一个女人的面影

[日] 有岛武郎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日〕有岛武郎著

一个女人的面影

张正立　赵德远　张云多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福州

闽新登字05号

一个女人的面影

〔日〕有岛武郎著 张正立 赵德远 张云多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3印张 4插页 314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534—416—7

I·370 定价：5.85元

出 版 说 明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等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目的是使我国读者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中主要流派代表作品的概貌能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明治维新（1868）以后，日本实行开放政策，小说、诗歌和戏剧，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探索文学的新方法，创造了具有民族风格的近代文学。从近代文学产生到今日的当代文学这一个世纪中，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无不在日本文坛搬演一遍。在近代文学中，反映明治时代社会生活的早期写实主义小说，追求个性解放但又缺乏叛逆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强调描写纯客观真实的自然主义。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白桦派。注重探讨现实人生而又讲究技巧的新思潮派，象征主义诗歌与新感觉派手法——日本第一代现代主义文学等，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苏联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革命现实主义杰作，揭开了日本文学史新的一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文学随着文学创作反映生活的日益广阔和深入，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试图进一步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汲取一些艺术手法，用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一批具有各类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阔步文坛。他

们努力探索文学的现代感，在审美观念上有些新的开拓，显示出不同于过去的新特点。

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汲取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留下了新的轨迹。

“社会派”现实主义文学和“社会派”推理小说，以宏伟的生活场景，五光十色的社会世相，生动地展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纵横交错的矛盾斗争，以及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战后的社会问题，抒发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战后流派文学的特点是：除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派和“战后派”（各类现代派）初期的文学外，基本上不再采取战前那种文学团体和同人刊物的方式；从而他们的流派特点，不如战前鲜明，有的难以划分，因此，个别作家只能根据其创作倾向的主要方面，暂且归在某一流派之中。

日本流派文学作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在目前情况下一时还无法全部翻译出版。因此，这套丛书暂时只能先选出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总之，由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个国家的流派文学代表作，在国内尚属首举，缺乏经验。尽管我们准备充分发挥编委会和各家出版社的有利因素，力争使这套丛书在选题、译文、序言和装帧等方面都达到高水平，但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随时给予指正。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月

动荡中的“温室”文学

——白桦派文学简论

刘介人

白桦派是大正文学的重要流派。从同人杂志《白桦》于1910年创刊到1924年停刊，前后不过15个年头，但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这个刊物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青年，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木下利玄、里见弴、柳宗悦、有岛武郎、有岛生马等人，均系此派中的杰出人物。

大正时期（1912—1926），一般被视为日本近代文学的成熟期，流派繁多、思潮杂陈，是它的特点。首先是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自然主义极盛于明治后期，明治三十九年(1906) 岛崎藤村的《破戒》问世，为自然主义文学赢得了声誉。然而，到了大正时期其势已衰，做为思潮，只呈傍流状态。其次就该属唯美主义文学了。唯美主义约略与白桦派同时兴起，但它所重者只是感官的享乐，虽不乏写作技巧，名家辈出，然而，囿于东方伦理的约束，难居主流。在这段时期里还有两个文坛巨匠独守自己风格别树一帜勤奋笔耕者，这就是夏目漱石与森鸥外，他们早从明治时期就已开始了文学活动。夏目漱石于大正五年（1916）逝世，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大正时期五年中也还是写下了几部名著。森鸥外此时则倾心于历史题材小说。当然以芥川龙之介为首的新思潮派（亦称新理知派）的活动，也是大正时期文学的一股重要思潮。

可是称得上是大正文学主潮的，无疑当属白桦派，这个派别的作家，以他们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自己的力量。

上面一段文字可以说是对大正文学状况的粗略描述。日本文学评论家中村光夫曾对大正文学做过这样的评断：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在宛如温室的文坛进行的自我解放与完成的”，我们可以它为线索去理解大正文学的特点。不过，对他提出的命题中的概念需做出特殊的理解方可。

这里所说的“温室”，当然指的是作家的创作环境，其实，这句话说反了。大正时代并不是温室，恰恰相反，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年代。大正三年（1914）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参战，对德空战并从中捞取了实惠。大正六年（1917）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日本居然也出兵干涉。在如此世界革命与变动浪潮的冲击下，大正八年（1919）日本发生了遍及全国的抢米风潮。由于经济不景气，城市中罢工频仍，农村中也是对抗甚烈。大正十四年（1925）政府发布了“治安维持法”，采取了镇压措施。

这怎么会是温室？！这分明是一块沸腾了的土地。那么这温室的感觉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温室中的自我解放的文学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这些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经过明治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之战，日本的国势似乎大振，出现了表面的繁荣，这大概就是温室一词的根据吧，然而，日本也恰恰是在这时走向帝国主义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也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那就是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所谓“自我觉醒”的知识分子与民众解放意识的增强。自由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西方自由思想的滚滚涌入，促进了日本思想文化界的活跃，文学中的反体制倾向日益明显。这些新萌发出的迹象，使明治政府日感不安，于是，明治四十三年(1910)进行了一次以所谓“大逆事件”为嚆矢的大规模镇压运动。帝国的矛盾暴露出来，残暴的

镇压使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时代风云的突变。石川啄木的著名论文《时代闭塞的现状》恰成于此时，文中指出："围绕吾辈青年之空气，如今似乎纹丝不动了。强权势力遍及全国。现在社会组织已极度发达，其发达几近完成的地步。这个问题会随着其制度所具有的缺陷之日益暴露而愈加成为明显的事实。"

这种强权暴力不能不在文学家中引起震动。在这暴力的现代社会面前，各派作家将如何作为呢？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岛崎藤村曾于明治三十九年写出过日本评论界一般称之为自然主义，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名作《破戒》，针砭时弊，道出了觉醒青年的痛苦与反抗。可是到了大正初年，他的《新生》却已变成了有如个人忏悔录的自传了。以文明批评著称的夏目漱石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写出了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我是猫》，以及《哥儿》。它针砭时事，品评人物。及至大正五年发表的《明暗》，则只是缕析人际的纠葛；以着浪漫主义先鞭的《舞姬》，深受日本青年读者青睐的森鸥外，进入大正期后，专心致志于历史题材的创作。在这种形势下，白桦派占据文坛主要地位是不难理解的。

他们中的多数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就读于专收贵族子弟的学习院。社会现实的动荡对他们无足轻重，不知民间疾苦，不为生计而担惊受怕。对于他们来说未来是绚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白桦派作家的小天地说它是温室并不过分。他们在动乱中，无忧无虑，在高压的政治气氛里超然物外。世间的空气"不再流动了"，但对白桦派作家来说，却永远流动如常。于是，他们仰望着湛蓝的天空，一切都是那么清新。外向社会的文学是要触动政府淫威的。可是面向内心，面向理想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于是这派青年崛起于众多流派之间，以其特有的身分，特有的性格，特有的地位，在文学领地上驰骋无阻，一往直前了。

文学这种现象，无论怎样解释，也都难以脱离社会，超脱政

治。白桦派的出现毫无例外也是特有社会、政治条件的产物。理解大正文学的种种情况，不能离开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政治风云。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大正文学的特点：它是在政治重压下变了形的、转换了方向的文学形态。白桦派概莫能外。武者小路实笃之追求乐观的结局，志贺直哉之向往和谐与宁静，都是在他们生活的特殊环境中，通过意志的扭曲而产生的幻影。

对于白桦派从来有一个评语，叫做“和而不同”，这句话一语道出这个流派的特点。既然同属白桦派，当然就有共同之处，但也不能排斥性格的差异，所以各具特性也无足为奇。

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等三人是白桦派中坚。他们在创作方法、题材等众多方面却都各具特色，可以说，他们各有个性，有“白桦三派”之称，这是指他们的“不同”部分，但他们在时代精神、文学观念方面却也有一个一脉贯通的地方，这是指他们的“和”。那么什么是他们的“和”，他们的一脉贯通之处呢？人们通常用人道主义或理想主义予以概括。其实它还可以简括为“自我觉醒”四个字。“自我觉醒”是近代日本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7）发表的、可以称之为浪漫主义先声的《舞姬》，就是以这个主题赢得了声望。《舞姬》主人公丰太郎是一个聪颖过人的秀才，官派留德学法律。离国前夕，他只不过是遵家教行事，按国命生活的一介书生。及至德国受欧风熏陶，渐至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与价值。于是他开始挣扎、觉醒而终于失败。

所谓自我觉醒是以意识到周围社会的束缚为前提的。明治期间的自然主义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伸张自我否定并冲击社会为指导的。《破戒》一书最能说明这种趋势。“戒”为当时社会束缚人的自由的咒符。部落民出身的丑松，虽然没能彻底“破”掉它，却滋生了这种意识。

这样的文学运动，这样的自我觉醒意识的运动，必然引发出对社会的反抗。明治政府觉察到这些，并在“大逆事件”中进行了镇压。那么，白桦派却又怎么能生存下去呢？回答是：白桦派的觉醒方式采取了另外的途径。

他们将过去自然主义那种伸向社会的触角转向自身，指向自己的意志，将尊重自我的社会内容转换为尊重意志的个人修养的内容。白桦派几个主要文学家都是尊崇意志的理想主义者。在武者小路实笃那里，个人意志、个性是直达人类意志的起点。他说过，“当今的人们很难理解通过个人或个性而发扬人类意志之类的观点。然而不了解这一层就不能理解白桦派。”（《白桦运动》）这似乎是白桦派运动的一个宣言，这些言词虽然显得空泛些，却也在当时的文学中增添了新意。从这一点而论，武者小路实笃确是一个观念论者。在现实中难以取得的东西，他均可在观念中获得，他的乐观主义也就是生发于此的。他曾在《友情》序言中喊出过，“失恋者万岁，结婚者也是万岁”，即自己永远是胜利者。志贺直哉本来是以细腻的感受性而著称的作家，他只是着重于描绘事物之状态，记叙一时之感兴，然而在《暗夜行路》这部长篇小说中，却也不时直接站出来（当然还是通过作品中人物之口）大片大片地表述对人类意志的崇敬。

“——人类的命运绝非是必须为地球的命运而殉死。它类动物固非我所知。然而只有人类要起而与命运抗争的。在男子汉对于事业的那执着的本能般的欲望之中，一定蕴含着这种执拗的意志。人类的理智承认人类的灭亡，但实际上人类那执拗的意志，却丝毫也不承认它。”

武者小路实笃和志贺直哉的这种思想观念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可以回答说：那是当时种种思潮的折射。

托尔斯泰思想的流行以及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可以看做是他

们这种思想的发酵剂。所以说是发酵剂，乃是因为他们并不只是机械地仿照这些思想。它们只是一个引子，起着催化的作用。在他们脑中形成的东西，有的只是一个影子，有的则采取了恰恰相反的形态。托尔斯泰的著作传入日本大约是在明治十六、七年。早在明治十九年(1886)《战争与和平》（第一编）就以《泣花怨柳北海血战余尘》的题名译成了日文。到了明治三十年（1897）前后，几乎当时所有的杂志都以不同方式介绍过托尔斯泰。

白桦派这些青年作家为托尔斯泰的非战思想以及宗教意识所感染。托尔斯泰的《我的宗教》、《我的忏悔》等书，在青年中十分流行，也是武者小路实笃的爱读之书。托翁的思想与言行在这个青年人身上投下了影子，他在宫崎县创设了理想主义的“新村”，并在那里生活了8年，这一时期也恰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小说《友情》、《幸福者》、《一个隐遁者的命运》以及戏剧《人类万岁》等均系此期之作。但从这些作品中透露出的思想却与托翁的世界不同。托翁的克己、禁欲与自我完善精神，在这个贵族青年身上只是一种刺激，而其反射的方向却是恰恰相反的。他表现出来的则是自我的扩张，情感的激荡以及对幸福的追求。

《友情》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典型的三角恋爱故事。但它的处理方式却是新奇的，具有白桦派武者小路的特点。《友情》发表于1919年，五年前夏目漱石曾写出《心》，漱石处理的也是同样题材，但却以悲剧告终。两个男人，一个已死另一个将死。可是《友情》中的大宫与野岛却各有所得：大宫得到爱情，野岛虽然失恋，却得到新的启迪：

“我一个人挺得住。我或许会感到寂寞，但这寂寞定能产生出什么来。我也是个男子汉，决不会垮掉。”

这就是《友情》的结束语。

有岛武郎也颇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他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得题材于日本现实社会，得处理方法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日本文学史上已成定论。《一个女人》中的叶子，实际上是安娜在日本文学中的投影。有岛武郎在白桦派中是社会意识最强的作家，他甚至企图放弃农场和私有财产谋求思想与生活的一致，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4岁时就随父亲住在横滨，那是一个外人外商集中的地方。他父亲大概是想把他培养成一个现代人，让他早早地就接触这个新世界吧。他曾是一个基督徒，虽然在游历欧美之后，脱离了基督教，但他的脑子却已经装满了基督教的观念。在他的一生中，人类的罪恶意识、神、魔对立观念以及灵肉冲突等，成为他行动和创作难以摆脱的框架。

他和他所属的白桦派同人一样，都相信意志的力量。这在他的《致武者小路兄》的信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有岛武郎又是处于重重矛盾之中的人物。灵与肉的冲突、精神生活与现状的矛盾深深地苦恼着他。他企图超越这些恼人的纠葛，于是设想了一个原则：依照本能去生活。《一个女人》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是一部女性解放的宣言。叶子追求生活的满足，追求解放的意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里也可窥得“依照本能生活”原则的痕迹。

《该隐的后裔》是有岛武郎作品中颇具异彩的一篇。在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写下了一些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小说，《除锈工》、《阿末之死》均属此类。《该隐的后裔》反映了农民的贫困与追求温饱生活的愿望。虽然在他的笔下该隐有些野性，但确实感人。就是在这个小说的书名中，也能看得出有岛武郎心中基督教的原罪意识。

志贺直哉于24岁之前曾受业于内村鉴三，因而得与基督教思想接触，但他的自我意识极强。他说：“除了我自己所有的那唯

一的道德之外，再不相信其他道德”。（明治43年4月23日日记）他十分重视自己的直接感情、直觉作用，他认为美的感受是不能来自分析与说明的。他说：我“接触艺术作品的喜悦，不在于对艺术价值进行客观的判断，而在于自己的心能直接感受到作者的感情。”他可以算得上一个唯我主义者。这种自信使他反对传统意识，反对父亲的权威。成为他重要的写作题材的父子不和，部分地来源于此。

他的作品很多，但构成其主题核心的内容不外是：和解、和谐。他希望父子关系的和解，心境的和谐，在大自然中求得宁静。

于是《大津顺吉》、《和解》、《在城崎》、《暗夜行路》等作品就以此为主题而展开。

《和解》以私小说的方式写出了与父亲和解后的喜悦；《在城崎》写心境的宁静；由于叙述简洁与描写细腻及感情真切，而被誉为心境小说的代表作。《暗夜行路》是志贺直哉的唯一长篇，全书以禅悟为至善之境。一个为凡俗所苦的灵魂——时任谦作，几经磨难，最后则以静谧的谐和的幻觉得到了解脱。

白桦派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时代的共同精神——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使他们结成为一个派别，然而，由于他们的各自经历与特点，又使他们有所不同。武者小路实笃重观念，并以此超越现实永葆乐观主义；有岛武郎重情感，挣扎于灵肉冲突的漩涡，终至连自己也难逃脱掉，而自杀身亡；志贺直哉重现实，但现实却难容其笔下人物，于是东方禅学成了他的护身灵符。

目　录

一个女人的面影……………………………………………………（1）
宣　言……………………………………………………………（157）
星　座……………………………………………………………（260）

一个女人的面影

一

过新桥的时候，在还谈不上是雾的九月的晨霭中传来了开车的二遍铃声。叶子若无其事地听着，车夫却飞也似地奔跑。叶子拐过叫作鹤屋的大街拐角的客店、穿过那个总是人喧马闹的公共水井附近时，看到一位青年一边同正要关闭车站入口大门的值班人争吵，一边站在已经关上八成的门口朝这边张望。

“哎呀，我来晚了，真对不起……还赶得上吧？”

叶子边说边上台阶，那青年脱下粗糙的麦秸草帽，一声不吭地递过蓝色车票①。

“哎呀，为什么不买一等车票？不坐一等车可不行，还是去换一张吧！”叶子话到嘴边，可值班人却心急火燎地催促快进去，叶子便默不作声地挨着青年迈着碎步，向只剩一个未关上的剪票口匆匆走去。剪票员不愉快地瞧着这两位旅客，伸出左手等待着。二人刚要掏车票时，忽然听到一句：

“年轻的太太，这是您忘的！”

只见刚才那位穿着香味四溢的深蓝色号衣的车夫，披着一块大花图案的薄斜纹哔叽的护膝布慌里慌张地追了过来，把橄榄色

①当时二等车票为蓝色。

的绸帕包着的小东西递给叶子。

“快！快！要不快点可就开车啦！”剪票员再也忍受不住，大发脾气了。

车夫在青年面前称叶子为“年轻的太太”，剪票员又大声训斥，一下子触动了叶子那针一般敏锐的神经，她索性拧起性子来。她忽地停下一直加快的脚步，露出不慌不忙的神色转过身对车夫说：

“噢，你辛苦了！你回去后说我今天也许要晚点回去，让小姐们去校友会好了。还有，横滨近江店的人——卖西洋化妆品小百货的，来了的话，就说我今天出门了。”

车夫瞟了瞟剪票员和叶子，慌得好象自己误了火车似的。剪票员的面孔越来越吓人，眼看就要关门的时候，叶子这才快步走了过去，说声“对不起啦！”便掏出车票，笑容可掬地放在剪票员的眼前。剪票员尽管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还是强忍着剪了票。

在站台上，值班人员和送行的人，凡是站在那里的人，目光都向这两个人射来。叶子仿佛一点也没有留意这一点，一边和青年亲热地肩并肩地静悄悄走着，一边说：“你猜车夫送来的小包里是什么”啦，“再也没有象横滨那样吸引我的城市了”，“把车票一起收起来吧！”还用音乐家那样纤细的手指，多次故意寻找机会触摸青年的手。列车里的眼睛都盯视着这两个人，青年羞得象一个未见世面的大姑娘一样，叶子却饶有兴味地望着这一切。

在挨着一等车的二等车门口站着的列车员，右手插进衣袋里，等得不耐烦似地用鞋尖敲击着路石。叶子一踏上车厢门外的地板，列车员便把哨子吹得震耳响。当青年（青年姓古藤）跟在叶子后面跳上来时，机车的汽笛在前方响彻上空，冲破了城市里早晨的喧嚣。

叶子等着古藤用力拉开镶着四方玻璃的入口的木板门，想进到里面，眼睛象闪电似地扫视一下两侧已挤得八成的旅客。当目光落到左侧中央附近的一位聚精会神地看报纸的瘦中年男子身上时，叶子一下子惊呆了。然而，叶子的惊慌转眼间就从头到脚消失了。她大模大样，宛如一位满怀信心的女演员登上喜剧舞台似的，只在右颊浮现出微笑，便跟着古藤坐在靠近门口右侧的空座位上。她一边故作娇态地回头望着古藤，一边用小指弯曲成形状非常漂亮的左手往上拢了拢鬓发，顺便摸了摸头上那条朴素的黑丝发带。坐在古藤前面的年纪在四十三四的胖墩墩的商人模样的男子，慌里慌张地站起来，放下身后的窗帘，刚好遮住了照在叶子身上的早晨的光线。

一位是穿着藏青色碎白点花布衣衫、趿拉一双书生木屐的青年，一位是面部和全身的复杂表情使人弄不清身分的女子，二人对照如此鲜明，甚至小姑娘都不能不加以注意。旅客们的目光从各个角落都飞到二人身上。叶子对古藤更显得亲热起来，似乎对自己与古藤的这种奇特的对照感到很满意似的。

火车过了品川，就要从一条短隧道钻出来时，叶子在眉梢上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狠狠地盯着自己，便缓缓回头朝那个方向望了望。不出所料，正是那位聚精会神地看报的瘦男子。男子名叫木部孤笻。叶子刚走进车厢时，这位男子第一个看到叶子，又第一个把目光移开，马上把报纸提到遮住大部分眼帘的位置，装作认真看报谁也没看到的样子。可叶子却早已觉察到了。当旅客们对叶子的好奇心开始减弱时，这位男子才认真打量着叶子。由于叶子事前早就想好怎样对付这一刹那间的局面，才没有手足无措。她眼睛睁得铜铃一般，脸上浮现出温柔的媚态，默默地轻轻地点头，把眉宇和面颊略向一边扭了扭，心情有点激动。这时，她心中产生一个闪电般的反响：这位男子对自己的善意未露出一丝笑

容！实际上，男子紧皱一字形的双眉，目光咄咄逼人。一看到这些，叶子心里就怒火上升，可还是用那双微笑的眼睛扫视一下男子的面庞之后，落到了左侧的古藤那红朴朴的脸蛋上。古藤正隔着玻璃窗望着劈开的悬崖发呆。

"你又在想什么？"

叶子提高嗓门说，好象故意给木部听的。

古藤被叶子突如其来的尖声吸引住了，直楞楞地瞧着她。这位青年单纯明快的心是否猜透了自己笑脸背后的苦涩表情呢？叶子不由得退缩回来。

"什么也没想，那背阴的悬崖的颜色太漂亮了……看起来有些发紫，已经带有秋意了。"

青年原来什么也没想。

"真是这样啊！"

叶子简单回答一句，又瞥了木部一眼。削瘦的木部，目光同刚才一样敏锐。叶子一边转身，一边望着木部，紧闭的嘴角流露出忧郁而凶狠的神色，木部看到后会为自己的态度感到后悔的。

二

叶子原是木部神魂颠倒的初恋对象。那时，日中（甲午）战争刚结束，一般国民中，不论是谁，对此次战争的好奇心都超过了与战争有关的人和事。木部当时很年轻，才25岁，以某大报社随军记者的身份到了中国。按惯例每月都有许多通讯报道，他的文章特别具有观察力，打动人们心弦，因而博得天才记者的美名凯旋而归。当时，叶子的母亲作为女基督教徒的先驱，担任基督教妇女同盟的副会长，与木部所在的报社社长有密切的交往。由于这种缘故，有一天，她把报社的随军记者邀到自家举行慰劳宴

会。席间，这位矮个子、白皮肤、悲壮吟诗感情奔放的随军记者的少壮派，第一次见到了叶子。

叶子当时虽才19岁，却被几位男子追求着。她十分巧妙地躲开这些人的纠缠，使自己心情愉快，充满活力。15岁时，她不用裤带扎裤裙而用卡子卡住，这种做法，一时竟在女学生中风靡开来。她使以严格而著称的美籍校长陷入意想不到的丑闻之中，据说她让老校长吻了她的红唇才名列榜首的。她到上野音乐学校练习小提琴才两个月就崭露头角，使师生为之啧啧称赞，这时，只有卡贝尔① 博士一个人露出不悦的表情。有一天，博士冷淡地说了一句：“是你的乐器使你出名的，而不是你的天才！”听到这话，她漫不经心地说：“噢，是这样啊！”便把小提琴扔到窗外，从学校退学了。她的母亲为基督教妇女同盟事业奔波，在社会上得到了比男人还坚强的好名声，在家中却根本不把情操高尚而意志薄弱的丈夫放在眼里，她把母亲的这个深藏的弱点紧紧地抓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一步也不肯退让。在叶子的眼中，似乎对所有的人，尤其是男子，从头到脚都看穿了。叶子在此之前钻到许多男子的跟前，可是只差一步的时候又推开了人家，叶子亲身感到恋爱之初女子总被捧得很高，可一到顶点，男子便利用某个机会突然把女子踩在脚下。因此，叶子十分清楚对任何一个男子与自己关系的顶点应在何处，快到那个地步时便毫不容情地甩开他。被抛弃的许多男子与其说憎恨叶子，不如说对他们的兽性感到可耻。而且，他们都似乎为看错了叶子而感到后悔。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叶子抱怨或流露愤懑的。那些略带偏见的人并不承认他们的愚蠢，而把叶子看成是年轻轻的早熟女子。

那是树木葱绿的很适于谈情说爱的6月的一天傍晚。日本桥

①1848——1923，俄国哲学家和音乐家，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执教。

钉店① 的叶子家聚来了七八位年轻的随军记者，他们的身上似乎还未洗去战尘。虽说年已19，看起来却象十六七岁的苗条可爱的叶子虽有点矜持，却也露出了才气。她和两个妹妹一起负责招待。她在众人的要求下，用那曾被卡贝尔博士骂过的拿小提琴的手演奏了一曲。木部的心完全被一眼就可以看得出的才气横溢的叶子吸引住了。叶子也莫名其妙地对这位矮小的青年产生了兴趣。于是，命运就开了个奇怪的玩笑。木部不仅性格，而且容貌——尖尖的颧骨、端正的脸型、充满才气的苍白滑腻的皮肤，仔细一看其他部位都很纤美唯有下颚突出——都有点同叶子相似，因而，自我意识很强的叶子仿佛从木部身上看到了自已的姿容，便不由得滋生一种好奇心。木部在容易激动的心中，象火烧一般抱住叶子，叶子又把木部的面影轻轻印在自已聪颖的头脑中，这一夜的宴会便不知不觉地结束了。

作为一名记者，木部的威信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研究文学的人，也是没有不认识木部的。人们议论木部带着成熟的思想步入社会时的荣耀。尤其是日中战争当时的日本，有着深刻的背景，因而，这位年轻记者甚至被某些人尊崇为英雄之一。就是这位木部，经常到叶子家作客。他那既有伤感情绪又显示出前途无量的气度，不能不抓住了叶子一家人的心。尤其是叶子的母亲老早就认识木部，夸奖他是大有希望的青年，在众人面前对待他象对待自已的孩子或弟弟一样。叶子一看到这些，心中感到好笑。于是，便打心眼里对木部表现出好感。自然，木部的热情也控制不住，越来越高涨。

那个6月之夜过去不久，木部和叶子的关系可以用"恋爱"两个字形容了。不用说，在这种场合叶子是多么善于把恋爱的场面搞得技巧化和艺术化。木部白天黑夜仿佛都在梦境之中。可以

①今日本桥室町一丁目一带。

想到，在25岁之前，以狂热的信徒、清教徒式的自豪为自己唯一立场的木部，如今陷入初恋之中，该有多么严肃认真。叶子也经常看到自己被木部火一般的热情打动的样子。

在这当中，二人的关系很快被叶子的母亲发现了。叶子的母亲看来早就因某件事甚至对叶子怀有一种敌意，恋爱事件发生后更是妒性大发，设置重重障碍，这是不足为奇的。如今，她早已超越了这一界限。这位精于世故、从容不迫的中年妇女由于内心深处烦躁难耐而策划出残忍的阴谋诡计，一步一步瞄准两位年轻人的致命弱点，穿肠破肚地刺了过来。叶子看到木部摆脱不掉情思而拼命挣扎的样子，心中萌发出纯真的同情和对男人无条件奉献的态度。叶子开始昏昏陷入自己设计的陷阱之中。叶子从未见过如此眼花缭乱的令人畅快的东西。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表现出女人的本能。而平时锋利得象手术刀一样的批判力，现在钝得象铅一样。叶子的母亲认识到用暴力达不到目的，便进行哄劝，甚至把丈夫都用作工具，让木部信任的神父作为权宜之计，绞尽脑汁地想出怀柔之策，但毫无效果。叶子的母亲越是顽固地推行冷静而熟虑的作战方案，叶子越是庇护木部，以柔弱女子的手段进行勇敢的战斗。叶子由于表现出如果不全部占有木部的身体和灵魂就痛不欲生的神态，母亲终于让步了。经历了5个月的可怕考验之后，在秋天的一个下午，于木部住的公寓的一间房子里，举行了双亲没有参加的小型婚礼。木部成为叶子一个人的了，那是与母亲斗争的胜利品。

木部当即在叶山找到一个很小的隐身之处，二人决定搬到那里。然而，不到两周，叶子的热恋开始冷淡下来。她是对一位不该与之进行竞争的竞争者赢得完全的胜利。日中战争的光辉也随着太阳的西沉而逐渐减弱。这些权当别论，最使叶子失望的是同居后才看清了男人的背后。木部确实意识到占有了叶子之后，开始显露出

迄今对叶子不敢打个嗝的懦弱性。从后面看去，木部只不过是一位叶子所不可取的平庸懦弱、精力不足的男子。他把笔丢在一旁，从早到晚缠着叶子，多愁善感却又很任性，连当天的生活都不善料理，一切都落到叶子肩上。他这种理所当然似的感觉迟钝的少爷生活方式，刺激着叶子的敏锐的神经，使她烦躁不安。开始时，叶子认为这是木部作为诗人特有的纯真，自己便提起兴致象个能干的妻子似的，不倦地干家务活。然而，对于内心深处特别讲求实际的叶子来说，她怎能永远忍受这种生活？尽管叶子在婚前一直表现很迫切，木部却象一位极端的洁癖家，甚至看起来很高尚，可实际上木部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贪婪卑劣的色情狂。叶子一碰到他那充满情欲的衰弱的身体，便感到不悦，仿佛从镜子里看到了过去从未看到过的自己。吃过晚饭，叶子总是在失望和焦躁不安中等待夜幕降临。木部对叶子爱得越深，叶子就越感到一生变得暗淡。因为自己原本不是为了死而生下来的。叶子开始郁郁不乐地思索着。这种心绪又影响到木部，木部开始以监视的目光注视着叶子的一举一动。同居还不到半个月，木部动辄就对叶子采取限制自由的高压手段。木部的爱虽然沁人肺腑，却把叶子已发钝的批判目光又磨快了。用自己尖锐的目光来观察，从木部身上看到与自己雷同的姿态和性格，这似乎是大自然安排的巧妙的讽刺。当叶子想到这一点并要说出口时，便感到自尊心大受损伤。

此外还有别的原因。然而，这些就足够了。二人同居后的第二个月，叶子突然失踪。原来她躲到父亲的朋友、所谓深明事理的叫作高山的医生的病房中，三天没进一口东西，懊悔自己的失策，被一个男人弄得两眼昏花，不禁落了泪。木部发了疯似的，好不容易找到了叶子的藏身之处，叶子故作镇静地见了他。叶子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我肯定不会对你的将来有什么好处的！"

看到木部没有觉察到这句话里露骨的讽刺意味，叶子露出一排整齐漂亮的洁白牙齿放声笑了起来。

叶子与木部的关系就这样在经历一段天真的场面后断绝了。木部虽然用尽一切手段哄劝，甚至逼迫，但都无济于事。叶子一旦离开木部，心里简直象任何人也未曾接触过的处女一样。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叶子生下了木部的孩子。此事本来就没有告诉木部，而且，甚至对母亲说孩子是其他男人所生。实际上，叶子在以后特意过着使母亲相信她所说的话是真的那样的生活。然而，母亲敏锐的眼睛发现了那婴儿身上有木部的面影，便试图把一个基督教徒不应有的恶意强加给这个可怜的婴儿。孩子被送到女佣人的房间，一次也未曾骑到外祖母的膝上玩过。只有生性懦弱的叶子的父亲因为疼爱外孙女，才偷偷地把孩子领到了叶子的奶妈家。这样，可怜的孩子由奶妈一手扶养，6岁时取名叫定子。

后来，叶子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去世了。木部与叶子分离后，生活象狂澜一般，漂泊不定。他又是想当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又想染指纯文学，又是过着云游四方的和尚那样的流浪生活，又娶妻生子，酗酒，还想发行杂志。但是，对这一切都感到不满。此刻，同叶子在火车里不期邂逅，他已把妻子送回故里，成为某位有来历的堂上华族① 的食客，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只在心中想入非非，沉溺于往昔的回忆之中。

三

木部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叶子，而叶子并不想转过脸去。虽说二等车票也没关系，那为什么不坐一等车呢？正因为叶子想到了

①能登殿的华族为堂上华族。

肯定会发生这种情况，上车的时候才想说换车票的事，可嘴不听使唤，竟没有说出口。近来常常是早晨起来的爽快情绪象秋天西沉的太阳一样时隐时落，脑子里似乎被人家用抽水机浇了冷血，紧绷得透不过一点气来。叶子真受不了，刚要从对面的窗子看看外面的景色，可窗帘放了下来，那位四十三四的男子微微咧着厚嘴唇，露出一张傻乎乎的面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叶子。叶子不由得怒火上升，不客气地用眼睛把那位男子从脑门到鼻子狠狠地瞪了一下。那商人模样的男子象被鞭子抽打欲哭的样子，又象是笑，又象羞怯不安，莫名其妙地歪着脸，到底还是把头转过去了。他那窝窝囊囊的样子又使叶子烦躁起来。叶子把目光向右移去，木部在三四个人前面。他那炯炯有神的小眼睛还在盯着叶子。叶子把几乎颤抖的兴奋的神经都集中到双手上，然后紧紧握在一起，按住膝上的手帕包，一动不动地望着自己的木屐鞋尖。叶子感到车厢里的人似乎商量好侮辱自己，甚至感到古藤坐在自己身旁是一种痛苦。古藤闭目沉思的天真的样子与叶子内心的想法及苦闷毫不相干，二人之间根本无法理解。想到这里，叶子感到在自己奇特古怪的处境中，这位青年仿佛就是偷偷窥视自己的侦探，甚至他那留着半寸头发的漂亮脑袋都变成了不屑一顾的木头疙瘩。

瘦骨嶙峋的木部还闪烁着小眼睛盯着叶子。

为什么木部如此侮辱自己？他现在还把自己视为女人而瞧不起自己，现在还靠他一丁点才华，鼻子上挂着比女人还可怜的热情，还想狗咬耗子似地干预自己的命运。自己刚才还想对这个没有自信的胆小鬼谄媚，他却把自己不惜丢掉自豪感赋予他的感情翻动一下眼珠拒绝了。

削瘦的木部的小眼睛还在注视着叶子。

这时，从正在热心谈论什么的两位中年绅士的口中，突然爆

发一阵爽朗的笑声。叶子十分清楚，那笑声与叶子无任何关系。然而，听到笑声后，叶子在感情上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把右手深深插在腰带中站起来，脱口而出地对古藤说了一句："也许是晕车了，我头痛呀！"说完，当即打开车门到车厢外面的地板去了。

已经升得老高的太阳一下子照遍了大森的农田，大海笑嘻嘻地闪着光，这些在林荫树的对面转动着，一齐跳入眼帘，甚至使人感到有点头晕目眩。叶子靠在铁栏杆上回头望去，知道古藤也跟出来了。他脸上分明现出担忧的惊异神色。

"痛得厉害吗？"

"嗯，很厉害。"

叶子感到这样回答有点麻烦，又补充说：

"不，请你进去吧！我不喜欢小题大作……没关系，没危险的……"古藤不想勉强她，便说：

"那我就进去了，您真有点危险啊……有事叫我一声好了！"说完便乖乖地回去了。

"这个笨蛋！"

叶子在心中这样嘟囔时，把古藤全忘掉了，好象烧完扔了一样。她把胳膊肘支在铁栏杆上发呆，在充满着夏末景致的沉闷空气中，任凭凉风吹拂面庞。她也不去想木部。除了绿、蓝和黄色外，眼睛里没有什么轮廓鲜明的自然丰姿。只有习习凉风吹拂鬓发，令人心旷神怡。火车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飞奔。叶子的心只是在浑浊和又黑又硬的东西的周围不厌其烦地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地反复旋转着。就这样，对叶子来说，好象过去很长时间的时候，突然发出一阵搅乱头脑的激烈声音，火车开始通过六乡川的铁桥了。叶子不由得吓了一跳，如梦初醒似地向前望去，只见吊桥的钢架纵横交错，从上往下跳动着，叶子不由得退缩到

车厢门外的壁板处，用两只袖子捂住脸，仿佛在思索什么。

叶子在闭目养神时，透过睫毛和衣袖，眼前清楚地浮现出木部那张脸，尤其是他那闪闪发光的小眼睛。叶子的神经宛如被磁石吸过去的铁砂一样，牢牢地集中在这个幻影上，又回到了与车厢内一样的紧张可怕的状态之中。火车快到站时，渐渐放慢了速度。田原里到处都立着一排排用难看的颜色涂成的大广告牌。叶子把袖子从脸上放下来，目送着一个个广告牌，仿佛要除掉令人不快的幻影似的。那牌子到处都是火一般地映入眼帘，而木部的影子还是朦胧地留在眼前。其中一块牌子上画着一位手持经卷、披着黑长发的贵族小姐。叶子无意中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小姐胸前写着的“中将汤”①，蓦地想起了自己的私生女定子。定子的父亲木部的影子成了叶子胡思乱想的中心，又历历出现在眼前。

叶子在心中望着木部的面影时，木部的胡须逐渐从鼻子下面消失，他那闪烁着光辉的眸子露出了柔和的肉感的温存。火车渐渐放慢了速度。叶子甚至清晰地看到，这位30岁男子有点粗糙的皮肤的光泽，变成一个神经质的青年的苍白肤色，乌黑发光的软发在戏弄着白得出奇的脑门。火车已开进川崎站的站台。在叶子的头脑中，似乎在火车完全停住前一定要把事情办完似的，刚才出现的木部变得越来越年轻了。列车还未停下时，叶子仿佛就在木部的身旁，带着一副茫然的面孔，下意识地抬起左手——小拇指轻轻弯着——把松软的鬓发往上拢了拢。这个姿势是叶子要引起人们的注意时总要做的。

这时，车门哗啦一声开了，从里面走出两三位旅客。

而且，叶子觉察到最后一位是披着色调明快的斗篷的木部，不由得吃了一惊，心扑通扑通直跳，血直往上涌。当木部来到叶子跟前刚要从身边擦过去时，二人的目光又一次意味深长地相遇

①一种妇科药。

了。木部的眼睛里充满善意的微笑，见到叶子后甚至嘴唇抖动着马上要说什么似的。叶子由于一直陷入回忆之中，面带微笑，可这一瞬间又从眼睛里射出冷酷而傲慢的目光，就象对待一个素不相识的路旁人似的。因此，木部的微笑便显得很可怜，恰似离枝的枯叶，从二人之间一闪而过。看到木部慌里慌张的样子，叶子感到一种自豪，在车厢里受他的侮辱终于得到了满意的报复。叶子心中觉得畅快起来。木部很恼火，习惯地耸耸他那瘦瘦的右肩，快步走到剪票口，站住从怀里取车票时，眉宇间胀满悲哀的神色，回头盯盯看了看叶子的侧脸。叶子明明知道这一点，但连侮辱性的目光都没有投过去。

木部从剪票口出来刚要走开时，这一次叶子倒是紧紧盯住了他的后影。木部消失之后，叶子的视线还不想从那里离开。叶子的眼睛里噙满了悲凉的泪水。

"还会见到他吗？"

叶子在心中这样嘀咕着，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悲哀。

四

列车离开川崎站，叶子又靠在栏杆上，脑海里五花八门地翻腾着木部的事。在泛着青色的田原前面，有一排松树，从树隙间呈现出东海道五十三次①式的平凡景色在低处波光粼粼的海水映衬下，电线杆好象在上面打个句号似的，在叶子的茫然若失的眼前忽隐忽现。如今正是红蜻蜓飞舞的季节，一群群犹如从火石里迸发出的火花那样乱哄哄的，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鲜红的印象。火车通过了看起来总象新开垦地似的神奈川，快到横滨站的时候，八点钟以后的太阳火辣辣的，使得红叶坡上的排排樱树都

①指江户时代，江户日本桥至京都三条大桥之间的五十三个车站。

变黄了。

火车停在煤烟熏得乌黑的砖墙后面，从里面最先出来的是右手拿着橄榄色包袱的古藤。叶子把阳伞当作拐杖，软弱无力地从火车门口的踏板走下来，在古藤的搀扶下出了剪票口，慢腾腾地走着。这时，旅客们都超了过去，二人落在最后面了。车站上接送旅客的十四五个车夫都聚在候车室前，看到显得很憔悴的叶子，在悄悄议论什么，这声音传到二人的耳朵里。在那些不礼貌的话语中，甚至夹杂着“窃贼”“外国人的小老婆”之类的字眼。开放港口的粗野的下流话使叶子感到神经发麻。

不管怎么说，叶子想很快找个歇脚的地方。古藤跑到车站前面河岸上的休息场所看了一下，回来时满脸不高兴，说一位车站工人模样的茶店主人打招呼时显出瞧不起古藤的那种书生派头。叶子和古藤只好赶走纠缠不休的车夫，渡过漂荡潮水香气的混浊的小运河，找到一家马路中心的狭窄污秽的小客店。客店古色古香的外观与横滨这个地方很不调和，在熏黑了的美浓纸制成的坐灯笼上，用粗笔写着“相模屋”三个字。叶子不由得对那灯笼发生了兴趣。喜欢恶作剧的叶子，能在这个似乎建在嘉永年间浦贺的客店歇脚，感到非常有意思。她眼睛里甚至出现了蹲在店头和掌柜的谈论什么的没羞没臊的女佣人。叶子刚要委婉地开口说点什么，古藤突然以满不在乎的语调冷冰冰地抢先说：

“请在什么地方给我们找个安静的房间！”

“嘿嘿，请到这边来！”

女佣人直勾勾地看着二人，不顾当着客人的面和掌柜的交换眼色，脸上现出轻蔑的笑，起身把二人领走了。

二人跟着女佣人爬上咯吱咯吱响的阴暗狭小的楼梯，走到西边堵头一间六铺席大小的窄房间，女佣人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显得有点粗野，好奇地打量着二人。古藤在西面有外凸窗户的脏

乎乎的房间里，一边从上到下望着可以想象得到脖子上浸满油渍的女佣人，一边回过头对叶子说："这地方还不如外面……另换个地方怎么样？"叶子没有理睬，以贵妇人那种深思熟虑的风度对女佣人说："隔壁房间也空着吗？……噢，在夜里以前都空着的……噢，你是照料这里的吧？……那么，你顺便让我们看看别的房间吧。"

女佣人对叶子的轻蔑神色消失了，好象心领神会似地，拉开了隔壁房间之间的拉门。这当儿，叶子敏捷地把一个大银币包在纸包里，说：

"我有点不舒服，少不了给你添许多麻烦。"说着，便把纸包递给了女佣人。然后，把排成一排的5个房间逐个看一遍，又把挂轴、花瓶、插扇筒、小屏风和桌子之类的，同自己选好的房间里的，全都换了过来，让女佣人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随后让古藤坐到正座，自己选个干净的坐垫坐下微笑着说：

"这么一来，还可以熬上半天吧。"

"我在什么地方是无所谓的"，古藤回答道，一边附和叶子的微笑一边松口气似地补充一句："这一下感到快活了吧！"

"嗯。"

叶子本想漫不经心地仍保持微笑，可就在这一瞬间改变主意似地皱了皱双眉。因为叶子无意中忘记了要继续装病。

"不这，还是这个样子，噢，心跳的慌。"

说着抖一抖藏在朴素的花纹纵横的单衣中漂亮的汗衫袖子，无力地把右手伸到前面。与此同时，用力憋一口气，把力量都倾注到心房附近。古藤摸了摸她那白得似乎透明的手腕，给她号号脉，突然惊异地瞪着眼睛说：

"怎么搞的？哎，脉搏太不规律了……光是头痛吗？"

"不，肚子也开始痛了。"

“怎么个痛法？”

“好象锥子狠扎似的……我常患这个病，真没法子。”

古藤轻轻地放开叶子的手腕，睁大眼睛凝视着叶子。

“不叫医生能忍受得住吗？”

叶子露出一丝苦笑说：

“要是你的话，一定受不了。……我是习惯了，忍耐一下看看。可你，永田先生……永田先生，喏，邮船公司的分公司经理……到那儿去找他谈谈船票的事好吗？麻烦你啦，连这点事也得拜托你……行啦，我这就坐车去。”

古藤的脸上现出一个女人竟能经得住身体如此不适的神气，当然坚持他自己去。

实际上，那一天叶子把身边的零用品和化妆品备齐之后，顺便把古藤领到这里，为的是让他买去美国的船票。叶子当时已和在美国的一位年轻学士订了婚。在新桥时，车夫把她叫“年轻的太太”，也是因为此事来往于叶子家的人无人不晓的缘故。

那还是叶子生下私生女不久的事。一个冬天的夜晚，叶子的母亲亲佐因为什么事刚上楼到丈夫的书斋去，这时女佣人从楼上径直跑了下来，从亲佐身旁穿了过去，几乎撞到亲佐身上，嘴里还急匆匆叨念一些叫人听不懂的话，一直跑下去了。女佣人的岛田发髻① 和腰带篷乱的背影，象嘲弄的话语似的映入亲佐的眼里，亲佐咬住嘴唇，放稳脚步上楼梯，同往常不一样地站在书斋门前咳嗽一声，然后有节奏地敲了三下门。

此事发生后不到5天，叶子家（也就是早月家）就象沙滩上的塔一样，轻而易举地倒塌了。亲佐以冷静而又令人可怕的态度主张夫妻分居。而且，把一反平时柔和的常态，象受伤的公牛一样嚷嚷着要恢复原来生活的丈夫以及到家中做各种劝解工作的亲

①日本妇女结婚时梳的一种发型。

友们的话，都干脆顶了回去，让丈夫一个人留在钉店的空荡荡的住宅里，自己领着包括叶子在内的三个女儿，搬到仙台去了。叶子早就听说木部的朋友们对叶子的冷酷无情很生气，不听木部的劝阻，叫嚷着把叶子从社会上抛弃掉，因此，平时本应袒护父亲批评母亲的地方，叶子也顺从地听母亲的话，便和母亲一起往仙台了。母亲毕竟是母亲，尽量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家出了叶子这样的女儿。亲佐从前一有机会就谈论女子教育啦，家庭薰陶啦，如今，不得不对这话的虚伪性付出代价。她有必要为了把一方打下去而对另一方突然发动攻势。早月母女离开东京不久，一家报纸就渲染早月博士的男女作风问题，吹捧亲佐对此事的苦心与贞操，附带解释说亲佐离开东京是因为热烈的信仰而产生的义愤以及一位母亲想努力挽救心爱的女儿免受父亲的不良影响。为此，她不惜放弃了基督教妇女同盟副会长这一显赫位置。

在仙台的早月亲佐严格地保持了一段沉默之后，眼看着周围又聚来一群人，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客厅成了年轻的信徒、慈善家和艺术家们的沙龙，宗教复兴、义卖会和音乐会之类，从这里脱颖而出。尤其是亲佐以仙台分会长的身份从事的基督教妇女同盟运动更是盛况空前，甚至不亚于当时以燎原之势开始扩展到全国的红十字会的势力。知事夫人和著名的素封之家的太太们也都参加了进来。这样，三年的岁月使早月亲佐成为仙台的不可缺少的名流之一。叶子也许因为在性格上酷似母亲，也许看上去很象而格调有所不同，或许因为她过于谨慎，外人是不清楚的，尽管处在这种眼花缭乱的气氛中，她沉默得令人奇怪，在公开场合并不常露面。尽管如此，许多对亲佐的客厅感兴趣的年轻人还是被叶子吸引过来了。叶子那种彬彬有礼的可爱风度越来越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谁都会想起叶子这个名字是位多才的感情细腻而美丽薄命女子。她那清秀的容貌甚至使那些浪荡公子为

之倾倒。于是，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便象霞雾那样迷漫在早月那清教徒式的简朴的破旧居室附近。

突然，小小的仙台市如遭雷击一样，注意力都集中到一天早晨的报纸消息上。那消息说，这家报纸的商业对手——某报社的社长兼主编某某，同时与亲佐和叶子有私通关系，而且，整个版面都刊登这种艳闻。人们都现出意外的神色，但心里却都相信。

这一天，一辆人力车上坐着一位头发浓密、大嘴、皮肤白皙的年轻人，车子在仙台市急匆匆跑来跑去，恐怕谁也不会注意。这位年轻人叫木村，平素以开朗活泼而闻名。他热心奔走，结果在第二天报纸的广告栏用两栏标题，以知事夫人为首的十四五位贵妇人联名的名义，为早月亲佐洗刷不白之冤。这个罕见的夸大其词的广告又轰动了小小的仙台市。然而，木村的热情和争辩都没能使叶子的名字出现于广告之中。

这场风波发生之后，早月亲佐在仙台的迄今为止的声望一落千丈。当时，留在东京的早月恰好抱病在身，每天离不开药，亲佐便趁机带着孩子离开仙台。

木村随后很快跟着早月母女到东京来了。每天出入早月家，象泡在里面似的，特别得到了亲佐的欢心。亲佐病危时，木村提出同叶子结婚，以了结平生的心愿。亲佐毕竟是母亲，临死前最放心不下的是叶子的未来，心想木村是能够服侍那个我行我素、不把男人放在眼里的叶子的。于是，便把后事托付给基督教妇女同盟会的会长五十川女士而辞世了。这位五十川女士采取了哼哼哈哈的莫名其妙的暧昧态度，木村虽感到有点靠不住，但还是有把握娶叶子为妻的。

五

邮船公司的永田说傍晚才能离开公司，所以，叶子决定把西

洋商店的人叫到客店买所需的东西。古藤说如果这样，倒不如闲溜到那里，便站起来从帽架上取下草帽。叶子这才回过头说：

“你刚才说阳伞是五根骨架的好吧？”

古藤以冷淡的口吻回答说：

“我好象是这么说的。”一边回答，一边在想别的事。

“你这么糊涂……为什么喜欢五根架子的？”

“我虽说不上是喜欢，可你总想什么都要与众不同哟！”

“不管在哪儿，你总好嘲弄人……太过分啦！你去吧。”叶子仿佛迎合对方心意似地说着，然后转过身来。古藤来到廊子时，又突然给叫住了。窗子上清晰地现出一位站着的人影，古藤说声“什么事？”但并不想返回来。叶子嘴边浮现出一种顽皮的笑意，说：

“你从前和木村在一个学校吧？”

“是的。班级嘛，木村……木村君比我高两班。”

“你对他是怎么看的？”语调里简直充满天真少女的稚气。古藤微笑着说：

“此事你应该更清楚呀……他可是个好心的活跃分子呀！”

“你呢？”

叶子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嘿嘿一笑，突然抬头朝上看一眼壁龛上的一蝶① 的仿制画。古藤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叶子看到他有点生气的样子很不愿意开口，便压低嗓门可怜巴巴地说：

“此刻太阳晒得厉害，你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尽可能早点回来，要是得了病坏了身子，在这种地方就令人担心了……所以，要好好……”

古藤回答一句平常的话，踏着廊子的地板出去了。

只在早晨晴空如洗的天，下午就开始阴起来，每当白云遮住

①即英一蝶，1652—1724，日本江户时代的画家

太阳时，热气就少了些，等到阴云密布时，皮肤都感到发冷，初秋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早就象阵雨似的忽停忽下的雨脚，又不停地落了下来。象蒸笼一般肮脏的房间里，更显得潮湿不堪。叶子叫来了租界地的以外国人为对象的西服匠和百货商，一狠心买了豪华的东西。买完之后，叶子不由得担心自己的钱包马上要空了。叶子的父亲在日本桥虽然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自成一派的医生，收入也相当可观，但完全不懂理财之道，加之妻子亲佐只顾为妇女同盟的事业而奔波，她那不凡的才能一点也没用到家务上，因此，叶子的父亲死后只留下了债务，遗产却少得可怜。叶子照看着两个妹妹，总算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了。这全亏了叶子，否则是办不到的。她对谁也未曾流露出丝毫的穷酸相，始终注意掂着份量，一分钱一分钱地花。而如今眼前出现了异国情调的丰富的奢侈品，她的贪欲使她象看到甜食的孩子一样，忘乎所以地把身上的钱都花光了。派人到正金银行兑换的金币象刚铸出来似地闪闪发光，可只能揣在怀里，因为毫无用处。叶子的心一下子暗淡下来，室外的天气也似乎在衬托着她的情绪。古藤能够顺利地从永田那里拿到船票吗？永田对叶子很反感，以致叶子都不能亲自走一趟，那么，他会怎样对待那个头脑简单而不灵活的古藤呢？永田会把叶子从前的种种事情告诉古藤吧？想到这些，叶子就滋生一种阴郁的反抗情绪，便让女佣人烧好洗澡水洗个澡，又让女佣人铺好床，端来上好的香槟酒，痛饮一通之后，不省人事地睡着了。

女佣人说的到晚上也许住上客人的那五间房仍然空着，此刻太阳已完全西沉了。叶子被女佣人拿来油灯的声音吵醒，勉强睁开眼睛，仰面朝天，呆呆地望着映在熏黑的天花板上的油灯的圆光圈。

这时，传来了古藤的湿脚上楼时咕吱咕吱的声音。听着从廊

子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古藤似乎因为什么事生气了，他突然站住，对帐房的方向大声吼道：

“还不快把窗户关上？……里面不是有病人吗？”

“天这么冷，您为什么也不嘱咐一声？”

这一次是一边对叶子说，一边拉开关不严的隔扇门，想一下子进到里面，可就在这一瞬间突然露出惊异的神情站住了。

香水、化妆品和酒香混杂在一起的热气，好象一齐扑到古藤的面前。油灯昏暗，看不见房间的各个角落，但光线所到之处，可以看清杂乱无章的艳丽的女服面料、帽子、人造花、鸟的羽毛和小用具之类，甚至没有下脚的地方。叶子背靠着壁龛，掀开郡内①的被子，从腋下披上薄棉睡衣，刚刚起床的样子。她穿一件漂亮的和服长衬衣，恰似东欧嫔宫中的美人，支撑着一支胳膊躺在那里。她把因洗过澡和饮过酒而略微发烧的脸朝上，迷茫地睁大眼睛，死盯盯地望着古藤。枕头旁边有端正地放在冰里的香槟酒瓶子，周围有喝酒用过的杯子、华丽的钱包、那个橄榄色的包袱，红腰带象条火蛇似地缠着这些东西。叶子那戴着两枚戒指的大理石一般的手，正在摆弄腰带的一头。

“太晚了，让你久等了。……喂，请进来吧。那些东西用脚踢开也就算了。”

听到这种音乐般的悦耳的调子，古藤仿佛如梦初醒似地走了进来。叶子一直伸着左手，直到露出双臂，把那里的东西扒拉开之后，好象挖出花坛的土一样，才露出半块肮脏的铺席。古藤把自己的帽子往房间的角落里一丢，收拾起剩下的一条细金链，一屁股坐了下来，从正面望着叶子说：

“我回来了，拿来了船票。”

说完，摸了摸怀里。叶子略带认真的神色说：

①日本山梨县郡内地方生产的绢织物

“实在谢谢你了！”便低下了头，又忽然带着不大在意的眼神说：

“噢，船票的事一会儿再说吧，诺，你冷了吧？啊。”说着，把喝剩下的酒漫不经心地扔到盘上，左手又甩动两三次，酒杯甩干之后摆到古藤面前。古藤的眼睛里放射出激动的光芒，说：

“我不喝。”

“哎哟，为什么？”

“因为不想喝才不喝哩！”

这种生硬的回答使惯于哄劝男人的叶子都感到意外。因此，叶子刚想怎样接古藤的话头说下去，稍微犹豫一下望着古藤时，古藤便口若悬河地说：

“永田这个人是您的朋友吗？可是个妄自尊大的人啊！他一开头就对我说，他没有理由接受我这种人的钱，可既送来，只好暂存那里，改日直接给您写信，叫我快回去。真是个没礼貌的家伙！”

叶子想乘古藤说这种话的机会改变一下不愉快的心绪，猛然间想开口说点什么时，古藤又盛气凌人地接下去说：

“您肚子还痛吗？”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之后，便坐定了。然而，此刻叶子已布好了阵势。她还象一开始时那样微笑着说：

“嗯，好一点了。”古藤又冷不防来一句：

“尽管这样，您还是显得很健康啊！”

“大概因为我把这东西当作药喝了一点。”叶子指了指香槟酒。

古藤被叶子从正面顶了回来一声不吭了。然而，叶子也没有乘胜追击。她看准时机后便改变了腔调，相当谦恭地说：

“你觉得我很怪吧。是我的不对。我虽感到来到这种地方喝酒实在不好，可心里一憋得慌，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药了。象刚

才那样一不舒服时，我总是把水烧热进去洗个澡，然后痛饮一番便睡觉。这么一来……”接着，又有点结结巴巴地说：

“美美地睡上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哟！……心情舒畅，什么痛苦都忘了……然后，脑袋便一下子痛了起来，心里也闷得慌，迷迷糊糊的不知如何是好。我象孩子似地哭了起来，那时又来了睡意，便打个盹儿。这样，精神感到爽快些。……父母去世后，我是无依无靠，又指望不上亲友的额外照顾和其他人的帮助，我只得一个人扶养两个妹妹。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我不同于其他人，我很古怪……喏，大概就象那把五根骨架的阳伞。”说完，叶子悲凉地笑了。

“噢，请原谅我吧！当我想大哭一场时，却强作笑容挺着，我就这样没个准脾气。不这样反复无常，我就活不下去。男人们也许不了解我的这种心情。”

叶子说这话时心中不由得泛起同木部的恋爱破灭时自然产生的寂寥、一辈子也见不得人的私生女定子以及今天出乎意料见到的木部的心灵憔悴的面影。还有，母亲去世那天夜里，平素连看也不来看的亲戚们都蜂拥而至，对早月家一点也没有同情心，煞有介事、故作亲切地大谈早月家的善后事宜，叶子听了后心想随你们说吧。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甚至想起来就使自己感到悲哀，从叶子脑海中象箭一般一闪而过。叶子脸上开始现出不亚于任何人的自信。

“母亲死后破七那一天，我一连喝了好几杯啤酒，弄得酒瓶横七竖八地倒在那里。到最后，好象在梦中似的，躺在常到我家来的医生的膝盖上哭着睡了，啊，半夜里一直睡了两个多钟头呀！听说亲戚们看到这种情形都一个接一个地回去了，什么事也没谈成。预先把母亲的照片放到面前，我连这种事都做了。你大概吃惊了吧？觉得我这个人令人讨厌吧？在你这种人看来，大概会觉

得讨厌的。”

“嗯。”古藤眼睛一动不动，生硬地回答一句。

“不过，你呀，”叶子难受地半抬起身子，打断古藤还想开口说点什么，说：“只从表面上评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有点不公平的呀……对吧？”说完一下子坐了起来。

“我不是想诉苦让别人怜悯我……要是那样的话，我想倒不如什么地方出现一个大炮一样的大力士，他当真发起脾气，说对叶子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就要给点脸色瞧瞧，把我按住敲碎我的心脏或脑袋。因为无论是谁都不会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而随随便便又动肝火又哭泣的。不管干什么，都会如此优柔寡断的。

“义一君（叶子这样称呼古藤还是第一次），我同你今天早上说的那个心地善良的木村订婚，也是那晚的事。五十川让我的亲戚们赞成，硬把我拉到众人面前，象是对罪犯似地宣布了这件事。我哪怕说一句话也好，可据五十川说这是母亲的遗言。反正死人没有嘴。木村真是象你说的那样人吗？在仙台出过那种事吧？那时知事的太太们说，母亲这方面会有办法的，可女儿那方面就不好担保了。”

叶子脸上胀满轻蔑的神色接下去说：

“可木村并没有把他的想法坚持到底，恬不知耻地在报上只点母亲的名字，做了那个广告。

“要是只有母亲才是好人，谁都会把我……对吧？结果，木村不害臊地说要娶我为妻。义一君，男人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噢，打个比方吧，因为用言语怎么表白也不顶用，是不是说在行动上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呢？”

说到这里，异常激动的叶子憋不住格格地放声大笑起来。

“我毕竟有个坏脾气，一点小事都要挑剔。不过，我也不是你那样直性子哟！因为是母亲的遗言，就得和木村结为夫妻。如

果不早一点成家安安稳稳过日子，就会玷污母亲的名誉。如果有人说我妹妹身无分文就不出嫁，那我就情愿堂堂正正地成为木村的妻子。而这时木村就要有点难受了。

“在你面前谈这种事，你会不高兴的。可我想你为人正直，才把一切讲给你听的哟！你对我的性格和处境是很清楚的。我既然是这种性格，又处在这种境遇之中，如果我的想法有什么不对，请不客气地指教。

“啊，真是叫人讨厌的事，义一君，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憋到现在，滴水不漏，可今天怎么的啦？我心里很寂寞，象出远门似的……”

如同松开弓弦一样，讲完之后，叶子低下了头。天不知不觉完全黑了，晚风夹杂着绵绵秋雨带来的湿气轻轻吹来，从潮湿松软的窗户纸上悄悄掠过。古藤好象避免看叶子的面孔，望着散放在那里的衣料和帽子等物，怎样回答才好呢？心中虽有该说的话，但说不出口。房间里寂静得令人窒息。

叶子由于说了那些话加之此刻的气氛，陷入一种百无聊赖的孤独之中。她孤苦得甚至想让男人的一双大手紧紧抱住自己的双肩。她把手深深放到腰下，那样子似乎在忍受着针扎般的痛苦。过了一会儿，古藤似乎打定了什么主意，刚要从正面看看叶子，可一看到叶子那种难受可怜的样子，便现出惊讶的神色，身不由已地蹭到叶子的身旁。叶子马上象豹一样敏捷地抬起身子，紧紧握住古藤伸过来的手。随后叫声：“义一君！”

叶子颤抖的声音听起来象是被泪水浸湿了似的。古藤哆哆嗦嗦地说：

“木村可不是那种人哟！”然后便不作声了。

这可糟了！叶子就在这时想道。原来叶子的心和古藤的心并没有想到一处。叶子轻蔑地想，这个人该多么无动于衷呀！然

而，在表情上却一点也未显露出来，象是风吹的铁线莲花蔓似的，抖动着从头到肩的纤弱线条，把头深深地点了两三次。

不大会儿，叶子抬起头，泪水一点也未留在眼睛里。然后，就象哄劝一个可爱的小弟弟似的，从被子上站起来说：

“对不起啦，义一君！你还没吃饭吧？”

说着，好象强忍着肚子痛，从古藤面前走过去了。她感到古藤的敏锐目光落到了自己用热水洗过后变得微红的脚面上。这时，她把拉门开个小缝儿，拍了拍手。

叶子感到那天晚上古藤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诱惑力。先不说天真无邪、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滋味的古藤和木村这种人，单说只知对朋友老老实实尽义务的古藤，对这种男人，叶子过去从不感兴趣，而且认为他们是无能的笨蛋，只是在口头上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看待。然而，那天晚上，叶子一心想让这位纯朴的已发育成熟的古藤走上犯罪道路。一夜之间，就迫不及待地想让他成为再也没脸同木村见面的人，而且，叶子非常嫉妒由别的女人来破坏古藤的这种纯真。叶子特别想用自己的魅力去勾起古藤的埋在心灵深处的裹着几层皮的欲念。

叶子尽管在未被觉察的情况下设了种种圈套，但古藤坚定不移，丝毫没有同意的表示，看到这种情况，叶子越发焦躁起来。于是，那天晚上叶子推说肚子痛，无论如何不能回东京，非要在横滨过夜不可。然而，古藤硬是不听，而且，自己还出去买回一条红毛毯，尽管他并不缺这种东西。叶子终于做了让步，决定乘末班车回东京。

一等客车里，除这二人外，没有别的旅客。叶子由于心生歹意陷害古藤的阴谋失败而对自己的征服力略感失望，同时很不愉快。虽然事前说好在车厢里还要好好谈一谈，可火车一开动，便在古藤的膝盖旁裹块毛毯一直睡到新桥。

到新桥后，古藤把船票交给叶子，雇来两辆人力车，自已坐上一辆。这时，叶子跑过来，从怀里取出一个纸包放到古藤膝盖上，一边轻轻地往上拢了拢左边鬓发，一边说：

“请收下你今天垫的钱，这里面……明天一定来呀……我等着你哟……再见！”

说完，叶子也坐上另一辆车。叶子的纸包里包着从正金银行取出的 8 枚50元的金币。叶子知道古藤没有心思拆开纸包取出这些钱。

六

叶子预定到美国的 9 月25日就在明天。此时正值立春后的第220天，天气简直一团糟，忽晴忽雨，很不正常，总让人捉摸不定。

那天早晨，叶子在天不亮时就起了床，来到被库房遮挡的自己的小房间开始收拾老早就整理过的衣物。衣料和花纹料子中，漂亮的都从一头打开再卷起，堆放在一角留给大妹爱子，可里面还有适合13岁的小妹贞世穿的大花料子，叶子便连忙挑了出来。这回又把准备带到船上的四季时装拿到壁龛前的旧得发黑的皮箱处，刚要打开皮箱盖时，忽然看到盖子中央写着“Y·K·”的白字，便连忙住了手。这是昨天古藤用颜料和画笔给写的，还微微散发着没有干透的松节油的香气。古藤当时笑嘻嘻地拒绝了叶子恳求写“叶子·早月”的第一个字母“Y·S·”，而是在写“叶子·木村”的第一个字母“Y·K·”之前，用小刀尖一点一点削去了原来的“S·K·”。“S·K·”是木村贞一的大写字母，那皮箱原是木村的父亲旅游欧美时使用的。看到皮箱的古旧颜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木村父亲那种宽宏大度的敏锐的性格和坎坷一生的

烙印。木村当时说把皮箱留给叶子用就走了。木村的面影忽然从叶子的脑海中掠过。在脑子里空想木村的形象没有使叶子感到同木村见面时那样讨厌，甚至使叶子感到一种亲切：一头黑发匀称而整洁地分成两半，那张中间突出的聪明的脸上，带着健康的淡红色，还有那个极度宽厚容易感情用事的勇于自我牺牲的性格。然而，实际上二人见面时很奇怪，连句话也没有了。他的聪明令人讨厌，他的和蔼令人生气。他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却又会打小算盘，真使人受不了。他血气方刚、铤而走险办事业的颇似其父的性格，甚至使人感到他少年老成。尤其是从他熟练得如同东京人一样的话语中突然闻到他那东北的乡音时，使人产生一种咀嚼欲吐的反感。叶子的思绪现在又从淡漠的回忆中转到了促膝面对面时感到厌恶的印象中。于是，手里拿的好衣服不往皮箱里塞了。开始变长的夜这时渐渐发白，蜡烛的黄火苗一动不动，宛如僵尸一般。夜间一直静悄悄的西风忽然打到拉窗上，在河岸市场送饭菜的年轻人大声吆喝着，牵着牛车哗啦哗啦地穿过了钉店的狭窄街道。叶子在心中算了算今天一天要忙得眼花缭乱的许多事情后，便急急忙忙把那里收拾一下，该上锁的都锁了，随后拉开一扇套窗，借着射进来的阳光从大文件柜里取出塞得满满的男人写来的书信，包入包袱里了。然后，拿起包袱，吹灭蜡烛，刚要离开房间时，发现姨妈站在走廊里。

“已经起来啦……收拾东西了吧？”姨妈寒暄这么一句，还想说点什么。叶子失去双亲后，姨夫姨妈和他们的一个6岁傻儿子搬到这里一起同居。原来，叶子的母亲风采庄重，有男子气魄，而姨妈却是一位头发稀少、满身穷酸相的女人。叶子朝她那只扎条细带子的不够丰满的胸部瞥了一眼，说：

“噢，您早……我大概地收拾了一下。”

说完，叶子就想到二楼去，可姨妈用那指甲里满是污垢的双

手在胸前不安地比划着，好象挡住叶子似地站在那里说：

"诺，你在收拾东西时我就在想，明天去送你，我还没有可穿的衣服呀！不知有没有你妈的衣服，我穿也合适的。只要明天借给我穿一下，以后就给你保存好，所以，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呀？"

叶子想："这不？又来了！"姨妈跟着没有本事的丈夫，15年里连一条宽腰带都买不起，她那没有教养的性格变得如此自私，不能不令人同情；但是，她胆子虽小，却利欲熏心，光钻人家的空子，叶子一看到她这个样子就感到直恶心。然而，叶子想也只有今天才会如此了，便把姨妈领到自己房间里。姨妈一边装模作样地说"太不好意思啦！""对不起啦！"之类的，一边让叶子把锁好的衣柜一个个地打开，说喜欢这喜欢那的，结果决定借一套时髦的服装，然后又对叶子的衣服品头评足摆弄来摆弄去的而不愿离开。这时，厨房里溢出的酱汤的味道、傻儿子没完没了的哭声和姨夫招呼姨妈的喊声，似乎把早晨清爽的空气都搅浑了。叶子一边对姨妈马马虎虎应酬着，一边侧耳倾听这些声音。她深深感到这就是早月家最后的离散。电话被在一家银行当董事的亲戚随便找个借口白白拿走了；父亲书斋里的家具和古董连同藏书一起被卖掉了，可是卖的钱叶子一分也没捞到；住房呢？叶子到欧美后，家族会议决定以微不足道的价格转让给了叶子双亲死后尽了一点力的一位亲戚；为数不多的股票和地皮，以充作爱子和贞世的教育费的名义，由某某保管。对这种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做法，叶子理也不理，一声不吭。如果叶子是个老老实实的女人，肯定会指望得到吃点剩余的遗产，然而，在家族会议上，叶子被当作难以对付的女人，让她最好嫁到别处去，与遗产之事毫不相干。这一点，叶子老早就觉察到了。叶子不能指望得到自己那份应得到的财产而默默呆在家中。可话又说回来，叶

子知道自己虽身为长女，而以女人的身份要求全部财产是无益的。于是，她早就打定主意，权当这些财产“都喂狗了。”如今，剩下的还有什么？表面上虽处理得很漂亮，实际上只剩下一点三个姊妹还不够用的衣类柜橱之类。而姨妈对这些还是毫不容情地下了手。白纸一般的百无聊赖的寂寥以及“要是一无所有的话，就让它彻头彻尾地一无所有吧！”这种燃烧起来的反抗心在忽冷忽热地折磨着叶子的心。叶子怀着这样的心情，拿起刚才包着书信的包袱站了起来，低头望着正在抚摸柔软丝绸的姨妈。

“那么，我还有别的事，就不上锁了。您慢慢看吧！那边拾掇好的是我要带走的，这边是给爱子和贞世的，所以，请另放一处。”

说完，叶子便匆匆走出房间。街上刮起了风，扬起了尘埃。

上二楼一看，原是父亲书斋的十六铺席隔壁的六铺席房间里，爱子和贞世抱在一起睡着。叶子一边麻利地叠自己的被子，一边叫起爱子。爱子吃惊地睁开美丽的大眼睛，半睡半醒地跳了起来。叶子突然厉声瞪视道：

“你从明天起就要代我当大姐了！光睡懒觉怎么行啊？你总是磨磨蹭蹭的，阿贞可是很可怜的哟！快梳洗一下，到下面打扫打扫。”爱子象个羔羊似的，难为情地用和蔼的目光瞟了姐姐一眼，换件衣服到楼下去了。叶子在这个总有点与自己脾气不和的妹妹下完楼梯之后，才悄悄走到贞世跟前。这个面庞酷似叶子的13岁的小姑娘，脸上汗津津粘个小辫子，脸蛋红扑扑地象发烧似的。叶子见了后，由于骨肉之情不由得莞尔一笑凑到床前，从小妹两腋下伸手把她轻轻抱住了。然后，仔细地端详着她的睡相。贞世微弱的呼吸柔和地传到叶子的胸间，每传过来一次，叶子就奇怪地变得心灰意冷起来。原来同一母胎生在世上的两颗心，潜伏着一种共鸣的不可思议的反响。叶子聚精会神，恰似被吸引住

了似的，最后只有冷漠的泪水扑簌扑簌地流个不停。

装作不知道一家离散的样子，一个女人只身漂泊到美国，对此，叶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怀。从孩提时代叶子就随心所欲地培养了她那倔强而机警的性格，不顾世间的一切坚持了25年，如今忽然回首往昔，不知不觉就想摆脱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恰似一个人伫立在空无一人的田野尽头。在女校和音乐学校时，姑娘们被叶子的强烈个性所吸引，把她当作理想的人物接近她，一方面胆怯地向她奉献出同性恋，另一方面又在她的鼓励下，不知不觉地采取了大胆奔放的行动。当时，在创办《国民文学》①和《文学界》②、提倡新思想运动的血气方刚的浪漫青年中，许多具有和歌素养的女子大都是受叶子影响的姑娘。伦理学者、教育家和家中的掌权者等人当时都以怀疑的目光监视这些姑娘们。叶子那颗多情善感的心由于自己也不清楚的、也可以说是革命的冲动而无目的地动摇起来。叶子嘲笑他人，又蔑视自己，被一股黑暗的巨大力量拖着，不自觉地在一条奇怪的道路上徘徊，最后一直跑了下去。没有任何人给她引路，也没有人告诉她哪条路是对的。如果说偶而有人大声叫住她，那些人也都是想让你彻底地上当受骗，从而成为同从前一样的女人。叶子从那时就想自己生在某个外国就好了。那种看起来很自由的女人的生活、和男人平等的可以自立的女人的生活……每当从前的良心折磨自己的时候，叶子就想看一看外国人的良心究竟是什么样。叶子在心灵深处也偷偷地羡慕着艺妓，甚至想：在日本能过上真正女人生活的，不只有艺妓吗？由于有这种思想，叶子随着年纪的增长，自然跌过许多跤，而且，自己还得掸掉膝上的尘土。就这样生活了25年。

①指国木田独步等人创办，早稻田同人出版的《青年文学》，明治二十四年三月创刊。

②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人创办的明治浪漫主义的同人杂志，明治二十六年一月创刊。

如今忽然回头看看自己至今走过的道路，发现原来和叶子一起跑着的姑娘们早已甘当一个寻常的女人，她们正在几乎看不见的远方，带着可怜而蔑视的表情眺望着叶子。叶子再也不能返回原来的路了。即便可能，叶子一点也没有回去的意思了。叶子想："听天由命好了！"又无缘无故地被一种奇怪的黑暗力量拖着。如今，到了这步田地，在美国也好，在日本也好，有点财产也罢，没有也罢，这些都已不足挂齿了。要是境遇变了，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会依然如故。由它去吧！从内心深处动摇叶子的东西，身边一个也找不到。

然而，找到了一个。叶子的眼泪不知为什么总是哗哗流个不止。贞世什么也不知道，还在无忧无虑地睡着。一个母亲生在这个世上的两颗心，突然潜伏着共鸣的奇怪的反响。叶子虽聚精会神，象是被吸引过去似的，但一想到这个孩子不久就要走上自己走过的道路时，心中充满了不知是可怜自己还是可怜妹妹的痛苦，便不由自主地抱紧贞世想说点什么。然而，又能说什么呢?！只感到喉咙里有个东西堵着。贞世由于被人紧抱着才睁大了眼睛。她直勾勾地望着已被泪水润湿好大一会儿的姐姐的脸，不大会儿便一声不吭地用小袖头去揩姐姐的眼泪。叶子的泪又重新涌了出来。贞世又痛苦地去揩姐姐的眼泪。最后，把袖头放到自己的脸上边说些什么，边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

七

叶子那天早晨收到了横滨邮船公司永田的信。永田用汉学家风格的漂亮的字体，在宣纸上开门见山地写道："自己从前虽与已故早月先生交往甚密，但我感到很遗憾，再没有必要对你保持过密的交往。"又极其冷淡地写道："不能参加你明天晚上（即

当天晚上）的招待会”，并以“又及”的形式写得很干脆：“前几天，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你没有一句介绍的话，来访问我，带来了钱，我不需要，奉还给你。据我所知，已经订了婚的女人在行动上不用说应当是慎之又慎的。”钱的汇票也装在信里。叶子带古藤到横滨也好，装病呆在旅店也好，说实在的，都是为了避免与这位船商中严格得出奇的永田会面的麻烦。叶子咋咋舌，想把汇票和信一起撕掉，但转而一想，只把那封看来认真研磨后一字一字深思熟虑写成的信撕成一条一条的，塞到废纸篓里了。

叶子换下睡衣，穿上朴素的外出衣服下楼了。她不想吃早饭，也不想看妹妹们。

姐妹三人住的二层房间，各个角落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与此相反，姨妈一家住在下面的房间却脏得油乎乎发亮。那个傻儿子象个刚出生的婴儿，晒在东边廊子上的尿布散发的臊气和被踩后粘在铺席上的饭粒，直接刺激着叶子的神经，使她烦躁不安。到门口一看，姨夫穿一件领子被汗水浸得乌黑的白花纹服，显得冷飕飕的，让傻儿子坐在他的膝盖上，从大清早就给儿子剥柿子吃。红柿皮和纸屑混杂在一起，散落在石子路上。叶子一边对姨夫寒暄着找草鞋，一边对跑过来的爱子故意板着面孔说：

“爱子，到这儿来一下，你瞧大门多么脏呀！你去扫干净好吗？——今天晚上有客人来哩……”

姨夫虽迟钝，却也似乎感到话里带有讽刺的味道，便慢腾腾大声叫道：

“噢，那是我搞的，我来打扫吧！没关系的。喂，阿俊——阿俊，你干什么呢？”系一条细腰带的姨妈走了过来，叶子想又要毫无意义地吵架了，可想到在泥巴里互相争斗的猪猡——没有好结果，便脚步不停地连忙从家中出去了。钉店的狭窄街道处的

位置好，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还洒了水，打扮得很讲究的男女们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叶子甚至想闭着眼睛从散落头发团和碎烟末而一点没有打扫的自家门前走过去，来到紧挨着的日本银行，把所有的存款都取出来了。然后，在银行前面叫了一辆常坐的最漂亮的人力车，顺便去买东西。给妹妹们买了衣料，还有送外国人的礼品、庄重大方的新皮箱等物，取出的钱就分文不剩了。下午，太阳稍偏西时，去拜访了一位住在大塚洼町的名叫内田的母亲的朋友。内田是一位热情的基督教传教士，恨他的人把他比作蛇蝎，喜欢他的人尊崇他为天才。叶子五六岁时常被母亲领到他家去，不怕见生人，总是滔滔不绝地从可爱的小嘴里说个没完，很喜欢这位总被人疏远的内田。因此，叶子一来，内田即使心中不痛快时也高兴起来，略微舒展开紧缩的眉头说："小猴子又来啦！"便去抚摸叶子的光溜溜的短发。那时，母亲参与基督教妇女同盟的事业，一下子就掌握了实权，把外国传教士、贵妇人都拉了进来，为扩大这一政治性的事业而奔走。这时，内田很不高兴，责备早月亲佐，大发雷霆地说这是一种无视基督精神的恶劣态度。可亲佐根本不予理睬，因此，两家关系很快就疏远了。即使如此，看来内田只对叶子爱得很深，经常议论叶子，还说可以收养"小猴子"，象自己的孩子那样扶养。内田似乎对已离婚的前妻带走的独生女总是恋恋不舍，叶子不知哪儿有点象那个小姑娘，内田一看到叶子便忘我似地露出一副天真的面孔。叶子虽怕生人，但并不怕内田，而且，当感受到内田刚烈的性格深处蕴藏着一点爱时，有时体会到从一般人那里得不到的温暖。叶子经常瞒着母亲到内田家。叶子来时，内田不管怎样忙，也要把她领到自己房间讲讲笑话。有时，二人还到郊外寂静的林荫道上散步。有一次，内田紧紧握住已经长得象个大姑娘似的叶子的手说："除神仙以外，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叶子听后，心中有

一种莫名其妙的甜丝丝的感觉，永远也忘不了。

与那位木部结婚的问题提出来后，内田有一天不容分说把叶子叫到了自己家。内田象一个谴责情人变心的嫉妒心很强的男子，从眼睛里迸发出怒火和泪水，发狂似地几乎把叶子打一顿。这时，叶子也很激动。她一边想着"谁还会到这种任性放肆的人这里来呢？"一边在小石川的路上走着，气得不住地咬牙。那条路上篱笆很多，房屋稀少，车轮的痕迹很深。那是秋末的一天天色将晚时分。然而，她心中不由得又涌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漠感，仿佛丢失贵重的东西那样，把自己吊在这个世上的那条线，啪的一声弄断了。当时内田说：

"我想起了给耶稣泉水喝的撒马利亚的女人①，所以，对你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稍稍想一想别人的失望和神的失望吧……罪恶呀，可怕的罪恶呀！"

此事发生后已过了5年，今天叶子去邮局取出永田寄来的汇款，刚想给扶养定子的奶妈家拿去时，叶子数着一捆钞票，突然想起了内田最后说的话。叶子怀着在本来没有东西的地方找东西的心情，雇辆人力车朝大塚方向跑去。

虽然经过了5年的岁月，房屋依然如故，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稀稀落落换了几块的屋顶板和墙脚下明显长大了的桐树。拉开吱吱作响的格子门，见到一位边整理腰带边走出来的温和的内田妻子，此刻，一种怀旧之情不由得在二人心中油然而生。内田妻子连忙说一声"啊，请进！"又忽然犹豫一下，赶紧走进内田的书斋。过了一会儿，断断续续地传来了内田的叹息声和说话声，只听到"是否把客人让进屋里面，那是你的事，但我不会见她的！"随后，"叭"的一声把正在看的书合上了。叶子一边盯着自己的

①故事出自约翰传。习惯上，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不来往。耶稣通过那里时，向撒马利亚女人要泉水喝，还同女人就信仰问题进行了问答。

脚尖，一边咬着下嘴唇。

过了一会儿，内田妻子哆哆嗦嗦地走了出来，先把叶子让到客厅。与此同时，书斋里传来了内田离开椅子的声音，不久，内田便大大咧咧地拉开格子门出去了。

叶子露出若无其事的神色，一声不响地忍受着想要悠悠晃晃站起来的心绪，哪怕领教一下内田的大发雷霆，找机会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倾吐出来。叶子不管到哪里也不搭理人，经常冷落人，也被人冷落，一旦被某种真正力量摧垮，她就想装成垮台的样子。她下决心来到内田处一看，感到内田比世上一般人还冷酷。

“我说这种话太没礼貌了，不过，叶子，有人对你说三道四的，他就是那种脾气吧。我也没法子说点什么劝劝他，我想内田刚才那样对待你，太不可思议了。最近，我家发生了不便对任何人讲的纠纷，弄得我心里乱糟糟的，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

在志气和素质上都被内田的刚强性格打得粉碎的妻子的俊俏面庞上，浮现出中世纪的修女般的失望表情，透露出不拚命就活不下去的生活底层的淡漠。她甚至对比自己年小、而且本应被丈夫恶骂的叶子都心肝欲裂，刚想以有气无力的话语寻求同情，可一见到叶子，又感到特别不耐烦。她感到叶子的眉宇间和嘴角上清楚地浮现出冷酷而轻蔑的影子，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叶子脸色忽然变得苍白，瞥了她一眼，那是一张看上去精于世故的三十来岁女人的脸（叶子具有一种奇怪的力量，感到她比自己大五岁或小五岁，她表情多变，象演员演戏似的）。

“不要急嘛！”叶子象反驳似地抢过内田妻子的话头说：“要是我的话，该怎么办呢？马上和大叔吵一顿就出去了。尽管我认为大叔是位了不起的人，但我生来就是这个脾气，也是无可奈何的。不能认为大叔的话全都是对的呀！大叔也有点太过分了。他对您这样的人自然不会那么盛气凌人……可不能不把我放在眼里

呀……。不过，正因为有了您，大叔才干得那么好。我虽是个被排挤出去的人，但我在世上也活得不错……。啊，即使如此，我已经被抛弃了，这是没什么可说的。确实是因为有了您，大叔才幸福。您很能忍受，大叔是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不过，大叔可能认为那是神的意志。……我也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不管是不是神的意志，反正和大叔是半斤八两呀。尽管如此，男人常常是任性放肆，而女人只能一意孤行，这真可悲呀！都是前世注定的呀……”

内田的妻子似乎认真地听着比自己小得多的叶子的话。到底是叶子，她不能不仔细打量着内田妻子的装束打扮。那还是前天梳的发型，没有卷的浓发上，落满了木柴灰，没有一点浆糊气味的单和服显得毫无生气。在碎花纹处，还散发着故乡的母亲穿旧的衣服味道。这位生在京都的名门士族①之家的女人皮肤很美，可看起来更使人感到她很可怜。

“不要去想别人的事吧！”过了一会儿，叶子这样自暴自弃地想。然后，抬高嗓门，声音有点走调地说：

“我明天到美国去，一个人。”由于太突然了，内田妻子瞪着眼睛扬起脸问：

“哎呀，此话当真？”

“噢，真的……而且，是到木村那里。木村，您认识吧？”

内田妻子点点头，还想问个究竟，可叶子若无其事地抢过话头说：

“所以，我今天才打算来辞行的。不过，此事怎么办都行，等大叔回来时请代我问好，您就说叶子说不定要沦落成什么样的人呢……请您多加保重。太郎还在上学吧？长大了吧？我原想带点什么礼物的，可我的事情这么多……”说着，把双手摊开成个

①明治维新后授予武士阶层出身的人的称号，现已废除。

环形给内田妻子看，爽快地微笑着站了起来。

内田妻子把叶子送到门口时，眼里噙满了泪水。看到这种情形，叶子想人总好流那种无意义的眼泪。可又一想，那眼泪也似乎是内田强给挤出来的，叶子一下子火上心头，以致心都要停止跳动了。叶子嘴唇颤抖着说：

"请您再对大叔说一句，纵然不会把七次扩大成七十次①，至少对别人的过错可以原谅三次吧！……不过，我可是为了您说的，我生来就不喜欢向谁道歉，压根儿就没想到向大叔道歉。这一点也请您顺便说一下。"

叶子嘴角上露出滑稽的微笑，说话时心中扑通扑通象巨浪翻滚似的，鼻孔堵塞，仿佛流出了鼻血。走出大门时，嘴唇还懊悔地颤抖着。西沉的太阳照在植物园的树林上，从早晨就刮的风到傍晚时分才平息下来。叶子把此刻的心绪与今早起风时在仓库旁打行李时的心绪相比较，连自己都感到大不相同。出门后刚要向左拐，不料绊到路旁的石头上，这才如梦方醒地环顾一下四周。到底还是25岁的叶子。不，从前确曾绊倒过一次。叶子这样思索着，象迷信家一样又回头看看那块石头。那时，太阳……仍在植物园树林的那边。路上已黑成这个样子。自己当时对内田妻子说了内田的坏话，还引用了彼得和耶稣关于宽容的对话的例子。不，那是今天做过的事。如同内田妻子今天流出无意义的眼泪一样，当时她也流出了无意义的眼泪。而自己当时才25……不会做那种事，不该做那种事……太怪了……。即使如此，还记得那块石头。那石头从前就明明白白地在那里。叶子想着想着，心中清晰地浮现出一件事：有一次和母亲来玩时，自己因为什么动了肝火，竟抓住那块石头不动了。记得那时是一块大石头，哪是这么

①源出《马太福音》。彼得与耶稣之间的对话，谈到原谅一个人的罪过不是七次，而是七次的十倍——七十次。

一丁点的小石头呢！母亲难为情地站起来的样子仍历历在目。这时，只见母亲的轮廓又光闪闪地再现出来，以致眼睛都不敢正视，可又飞快地毫不留恋地消失了。叶子只觉得自己的身体沉甸甸地从空中落到大地上。同时，鼻血滴答滴答从嘴角顺着下巴流淌到胸前衣服的合缝处。叶子不觉一怔，刚要从袖口里掏手帕时，只听一句：

"身体不舒服了吧？"

叶子吓了一跳，这才发觉自己身后跟着一辆人力车。一看，自己已超过那块石头八九百米了。

"流鼻血啦！"

叶子回答着，这才看了看四周。那里有个挂条窄小藏青色门帘的卖纸张的小店。叶子急忙进到里面，避开人们的目光，想洗洗脸。

四十上下的细心的老板娘亲自把水倒在脸盆里端来了，叶子尽情地洗了洗没有擦粉的脸。心绪略微稳定下来，便从腰带中取出小镜子照照脸，可不知什么时候镜子碎成两半，心想大概是刚才绊倒时打碎的，然而，摔倒一下是不会打碎的。难道是气在心头、怒火上升时破碎的吗？叶子想可能是如此。也许是预示明天上船不吉利之类的事，也许是告知与木村的关系前途不妙。又这样一想，叶子就象被别在领口上的针扎了一样，浑身莫名其妙地索索发抖。究竟自己会怎么样呢？叶子沉思着至今仍未看透的奇怪的命运，同时对今后的命运更感到可怕。叶子带着不安的忧郁眼神环顾着店铺。一位七岁光景的小姑娘靠在帐房坐着的老板娘的膝上，朝着叶子盯视着。那张因清瘦而显得异常大的眼睛而眼珠却又很小的苍白的脸，在香料和肥皂的气味中，仿佛是从黑糊糊的店里隐约浮现出来似的。看起来，这似乎与镜子打破有某种联系。叶子几乎完全失去了平素的冷静，心里怦怦直跳，坐立不

安起来。真蠢！叶子这样想着，感到被一个可怕的东西追逐似的。

由于这种奇怪的不安情绪，叶子站在那里，没有马上离开店铺。可是，当她自暴自弃地想到“由它去吧！”而振作精神时，便道了谢出来了。出是出来了，可没有心思乘车。本来老早想见见定子偷偷告别一下，此刻也懒得去了。见了定子又怎么样呢？叶子想连自己的下一步都没有着落，只去想别人的事——哪怕是自己心头肉宝贝女儿也好，也是愚蠢的。于是，又返回店铺买了信纸，借了砚台，以非常漂亮的笔迹给奶妈简单地写了几句，说出发前本想再拜访一次奶妈，可来不及了。以后定子就拜托给奶妈了，并寄几块钱作为一时之需。写完便把永田寄来的汇款装到信封里，从店铺走了出来。然后，迅速掀起等在那里的人力车上的盖膝毯，仔细地看看打在放脚处的钢印，对车夫吩咐说：

“我下面要走路去，这封信送到这里，不需要回信的……里面是钱呀，还不少哩，请路上留心！”

车夫这才滴溜溜地望着对一位陌生人交给一大笔钱而又满不在乎的女人，随后拉着空车跑了。叶子把旱伞当作拐杖，一边在小石川的暮色中走着，一边沉思，路上排子车络绎不绝地赶回乡下。

绵绵愁绪如同未散发的酒，使叶子的太阳穴阵阵作痛。叶子看不见人力车的去向了，她想径直地朝钉店方向奔去。可实际上，她似乎被一种眼睛看不见的力量拴在人力车上似的，脚步不知不觉向人力车通过的路上迈着。一下子清醒过来时，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奶妈住的下谷池头上的一个拐角。

于是，叶子吃惊地站住了。天变短了，太阳隐没在本乡区的高岗后，街道上飘着说不清是厨房的烟还是暮霭的薄雾，路灯已稀稀落落地亮起来了。这一带已走惯了，叶子感到特别亲切，

甚至感到吸引自己到定子所住的地方的，不是身心而是肉体。叶子巴望着把嘴唇贴在定子那热乎乎的桃皮一般的脸蛋上。叶子手上已有了抚摸薄毛呢的具有弹力的柔软感觉，膝盖上感到一种轻飘飘的份量，耳边回响着孩子的童音。透过拐角的已开始腐烂的黑木板墙，眼睛里硬是出现了木部那张带着笑窝的脸……乳房胀得发痒，叶子不由得浮出微笑，偷眼向四周看了看。她发现恰好从这里通过的老板娘围裙下面藏着什么东西，回头望着站在这里的自己走过去了。

叶子感到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似的，急忙收敛了笑容，而后悄悄离开这里到不忍池去了。她仿佛是一位既无过去也无未来的人，木然伫立在那里，目光盯在池中的一个莲子，一动不动地站了半小时。

八

天色完全黑下来，只能靠路灯走路时，叶子如同一位发高烧的病人，脑袋昏昏沉沉的，车子摇晃一次便紧皱眉头一次，就这样回到了钉店。

门口摆着各式各样的木屐和鞋子，但没有找到一双时髦的，至少是不落后时代的款式新颖值得夸耀的鞋子。叶子一边收拾自己的草鞋，一边想象马上到二楼客厅的模样，感到出席亲友为自己举行的告别会只能是瞧不起自己。如果这样，倒不如到定子那里去。本应这样做的，为什么又忘掉了呢？叶子哪里也不愿去了。她以离开木部家再也不回来那样的决心，刚要把拿起的草鞋放到水泥地上时，忽听到“姐姐，我不要……不要”的声音。原来是贞世颤抖着猛然间抱住叶子的胸脯，一头扎在叶子的乳房之间，象个大人似的抽抽搭搭地说的。

“我说过不要你走嘛！”贞世又带点滑稽的口吻说。叶子象块石头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贞世肯定是从早晨就满脸不高兴，谁的话也听不进，一心盼望自己回来。想到这里，叶子机械地被贞世拉上了楼梯。

到楼上一看，客厅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五十川女士的严肃的祈祷声。叶子和贞世象情人似地抱在一起，等到在座的人们喊完“阿门”之后才走进室内。排成队的人们还在虔诚地低着头，只有靠近上座的古藤昂然睁着眼睛，注视着叶子打开拉门安详地走了进来。

叶子以目光向古藤致意后，抱着贞世坐在最后的座位上，刚要为自己的迟到向大家表示歉意时，坐在主人位置上的姨夫象责备自己的孩子似地摆着架子说：“怎么来晚啦？今天可是为你开欢送会呀……不能让大家这么白白等着，这才请五十川女士做祈祷，刚要请她动筷子……你到底去哪儿啦……”

没有胆量把责备叶子的话当面讲完的姨夫偏偏要在这种场合炫耀自己。叶子目不斜视，根本不理睬姨夫的话，突然现出明快的表情，说：

“各位好！……我来晚啦。刚才因为有两三个地方要去，所以……”叶子不是对任何人说的，说完便轻快地站了起来，到对着钉店街道的大窗户前面的自己座位上，一边抚摸挤到妹妹爱子和自己之间的空当来的贞世的头，一边厌恶地避开了专门盯着自己的满场视线。随后，用一只手往上拢了拢蓬乱的鬓发，旁若无人地把目光投向古藤。

“好久不见啦！……明天就要动身了。给木村捎的东西，您一起拿来了吧？……噢。”

叶子以轻轻的口吻这样说，所以，五十川女士和姨夫想开口说的话都给巧妙地挡回去了。叶子对古藤说了这几句话后，回过

头对可以说是自己的对手的五十川女士说：

“婶母，我今天在半路上碰到一件怪事哩！是这样的。”叶子边说边用眼睛打量着男女共落座八个人的亲戚们，然后接着说：

“我是乘车路过的，不大清楚前因后果。我刚要顺着大钟的拐角到大街上时，看到拐角处有一大群人。我想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便看了看。原来是在马路上发表禁酒演讲，立着两三杆大旗，摆着临时赶制的桌子，一个人在拼命地进行宣传。光这件事倒没什么稀罕的，可那演讲的人……您猜是谁？是山胁先生！”

在场的人不禁露出惊异的神情，竖起耳朵听叶子讲话。刚才还装腔作势的姨夫，此刻象白痴一样咧着嘴，一边轻蔑地笑着，一边瞪视着叶子。

“他又和平常一样，红头胀脸，连脖筋都暴得通红，说了句‘诸位’之类的，便挥动双臂讲了起来，禁酒会的骨干会员们呆若木鸡，不声不晌地往后退缩，所以，看热闹的人更吵嚷着饶有兴味地围了上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当中，啊，姨夫，您倒是跟大家说一声动筷子呀！”

姨夫赶紧闭上嘴，又绷着脸，刚要说什么，叶子还是漫不经心地朝着五十川女士说：

“您肩膀酸痛完全好了吗？”这么一来，五十川女士想回答的话和姨夫要说的话都得难开口，二人只好无聊地默不作声了。房间里充满了不愉快的气氛，人们内心里虽感到很不痛快，表面上却故作笑容。叶子心中做好了准备：“喂，朝我来吧！”坐在五十川女士身旁的一位神经质般闪动着眼眉的中老官吏，不时向叶子射来锋利可憎的目光。他显得坐立不安的样子，正了正姿势后，生硬地说：

“叶子，你也快要成家啦，不过……”

叶子迎着他的目光，显出紧张而又毫不在意的神气，象是一有机会就进行反击似的。

“总之，对我们早月家的亲戚们来说，再也没有如此可喜可贺的事了。没有倒是没有，可今后还是要看你的。但愿你能给我们脸上增光，今后做一个好太太如何？木村君我也很熟悉，他信仰坚强，工作也颇有朝气，通情达理，少年老成。我连这种事都提了出来，不知是否合适，不过，象木部那样不务实的空想家，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一次，情况根本不同了。叶子从木部那里逃回来时，我也曾说过‘真不象话！’，可现在看来，叶子果然眼力不错。逃出来是做对了。胸怀大志的木村，肯定会成大业，成为第一流的实业家。今后不管怎么说，要靠信用和金钱。要是不入仕途，无论如何也要进实业界的。献身报国固然是官吏们的一个特权，但如果不让木村那样笃实的信徒创造大量财富，就不容易使神道在日本传播开来。你小时候也象口头禅似地说到美国去进修新闻记者专业这种怪论（说到这里在场的人无意中大声笑了起来，恐怕是大家为了打破过于拘谨的气氛，设法在这里松弛一下，可对叶子来说并没有起作用。大家的心情即使可以理解，但以这种浅薄的作法扰乱叶子的心，也太令人生气了）。不过，新闻记者总不是……干上那一行可就难办了（说到这里，在场的人又无缘无故地大笑起来），但去美国的愿望总算得到了满足。叶子一定会满意的吧。你走后的事由我们来承担，请你放心，发奋努力，能够成为你妹妹的好榜样……还有，财产的处理，由我和田中君负责搞好，一点不出错；照顾爱子和贞世嘛，五十川君，就拜托你了，麻烦你了。怎么样，诸位？（说完，他扫视在座的一眼，好象事前商量好了似的，大家迫不及待地点头同意）怎么样，叶子？”

叶子以女王听乞丐倾诉自己的请求那样的心绪，听完了据说

是××局长的这番话，感到财产的事怎么处理都可以，妹妹的事要作为话题谈谈，便转身对五十川女士。开始了追问式的对话。叶子知道，不管怎么说，五十川女士是那晚聚会的人当中最年长的，而且最让人顾忌的。五十川女士以她那四棱四角的健壮的骨架，牢牢地占据着正座，象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叶子。一看到这种情形，叶子心中便焦躁起来。

"不，您只认为我太任性就不对了，我的出生门第您是了解的，过去我总是让您操心，所以，我甚至不敢求您同别人一样看待我。"

叶子说完，一下子把手指间摆弄的牙签扔到老女士面前。

"不过，爱子和贞世都是妹妹，现在是我的妹妹。我想也许是我说大话，即使我在美国，也可以把这二人扶养成人，请您放心好了。赤阪学校也一定是一所不错的学校，我也曾在婶母的关照下在那里成长，所以，我不想说那里的坏话。不过，如果说我这种人不能使各位满意，……那可以说是天生的。虽说是天生的，可培育我的却是那所学校。不管怎样，现在经我考虑之后，我不想让两个妹妹进去。我不知道那所学校究竟把女人看成什么……"

说着，叶子的心中对往事燃烧着怒火。叶子不会忘记，在那所学校的学生宿舍，自己被当作一个中性动物对待。当时叶子才十二三岁，由于温柔、可爱、诚实、生来的美好愿望和欲念的唆使，她朦朦胧胧地爱上了神。学校试图强迫她进行祈祷、节欲、控制感情。十四岁那年夏末秋初，叶子忽然想出个主意，用丝线编织一条漂亮的四寸宽的男用腰带。花纹是蓝地配上白十字架和日月。容易沉缅于某件事的叶子，对这件事也象丢了魂似地拼命干。她本来就没去想织好之后怎样送到神的手中，只想快些织好让神高兴高兴，到最后甚至整夜不合眼地进行编织。苦苦熬了两周

多，基本上织好了。要是在蓝地上只简单地织个白图案倒也省事，但叶子还想做别人未曾做过的尝试，在图案周围编织一个有立体感的蓝白相间的小花边，又想用腊线编织，以便有良好的伸缩性，不致使图案变形或过于刺眼。就是接近完成时，叶子也不能把织针放下片刻。有时，听圣经课时，偷偷在桌子下面编织，可运气不好，让老师发现了。老师一再追问编这东西的用途。然而，一颗少女的羞怯的心，怎能说出这种比梦还渺茫的打算呢？老师从腰带的色调推断，肯定是送给男人的，断定叶子的心被早熟的恋情缠住了。于是，一位生来似乎不知道什么是恋爱的四十五六的相貌丑陋的舍监，对叶子如同监禁一般，一有暇空便责问叶子是给谁编织的带子。

叶子的心忽然亮堂起来了，她心潮起伏，一浪高过一浪，15岁那年春天，叶子已有了一位比自己大十多岁的漂亮的情人。叶子随心所欲地玩弄这个青年。青年不久自杀而死。此后，叶子心中充满了小老虎刚尝到过鲜血滋味那样的渴望。

“古藤君，爱子和贞世就拜托您了，不管谁说什么，也不要上赤阪学校。我昨天去过田岛先生的私塾，见到田岛先生，已拜托他了。所以，我稍微收拾一下，劳您的驾，请您把两个孩子带走吧。爱子和贞世也都会明白的。到田岛先生的私塾，可不能象和姐姐在一起那样呀！……”

“姐姐……你自己说个没完！”贞世突然抱怨似地一边摇姐姐的膝盖，一边打断姐姐的话。

“我刚才不知写了多少遍，可姐姐还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够呛的！”

在座的人带着“真是个怪孩子”的神气望着贞世，可贞世毫不介意，偎依在姐姐的膝盖上，把姐姐的左手放在长袖下，用食指在姐姐的手掌上写一个一个字母，然后又用手掌擦去。叶子默

默地望着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的字，连起来一读，只见：

“姐姐是个好孩子，所以，不要去‘美国’啦！啦！啦！”叶子心中不由得一阵发烧，强作笑容道：

“真是个不听话的孩子，简直没办法！事到如今，说这种话又有什么法子呢！”叶子以责备的口吻说。

“有办法啦！”，贞世瞪大眼睛抬头望着姐姐说：“你不去嫁人不就行了吗？”说完，把脑袋骨碌向后一转，扫视着大家。贞世那可爱的眼神里仿佛在说“对吧！”见到这种情况，大家都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冷冷地笑着。姨夫更是怪声怪调地放声大笑起来。从刚才就一声不吭低头闲坐在那里的爱子，以郁郁不乐的抱怨目光凝神注视着姨夫，这时忽然哗哗地涌出泪水，也不用双袖擦拭便站起来走出房间。在楼梯口，几乎和刚好从下面上来的姨妈打个对照面，二人似乎还争吵了什么。

在座的人又冷场了。

“我也对姨夫说几句。”

叶子打破了沉闷，声音里奇妙地带着一种杀气。

“过去一直承蒙关照，多谢了！不过，这个家既已不复存在，妹妹们就要如我刚才说的到私塾去，今后就不打算给您添大麻烦了。此事拜托给一个外人古藤先生，实在对不起。不过，由于古藤先生是木村的亲友，所以，也是个很近的外人嘛！古藤君，就算你不走运，不吉利，请照看一下两个孩子吧。可以吧？我在亲戚面前说得如此明白，所以，请各位不客气地认可吧。到那边之后，我一定还想办法，一定不长期打搅你们，怎么样，接受下来吧？”

古藤稍微犹豫一下，望着五十川女士问道：

“您刚才说还是去赤阪学校的好，不过，还是不妨照叶子说的办吧。为慎重起见，我想问问您。”叶子想这又是多余的话，

便焦躁起来。五十川女士以不象平时那样圆滑事故的口气，有点激动地说：

"我说的地方只不过是已故亲佐所想过的地方，叶子要是认为不好，我也不好再说三道四的。亲佐可是一个头脑非常守旧的人，所以，老早就不喜欢田岛先生的私塾……你们要是认为那里好……不过，不管到哪里，我可认为赤阪学校是最好的。"

她边说边轻蔑地盯视着叶子的胸脯。叶子抱着贞世，把身子猛地转了过去，脸朝着眼前的墙壁，恰似一个人站在那里不避开扔过来的许多碎石一样。

古藤想只有自己才知道其中某种奥妙，便紧紧地抱住胳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眼底下那快地方。

全场的气氛几乎僵死不动了。那时，最先改变情绪恢复常态的是五十川女士。她似乎憾到朝着小孩子发脾气，简直是白活这么大了，于是便改变心绪，爽快地站起来说：

"诸位，我要告辞了……分别前，再一次祝福你。"

"希望诸位不要为我祝福了！"

叶子对人们开始宁静的心绪一点也不放在心上，朝着墙壁的目光落在贞世身上，一边用手抚摸不知什么时候入睡的她那光滑的脸蛋，一边果断地说。

人们纷纷告别回去了。叶子借口贞世不知不觉睡在自己的膝盖上，没有站起来去送别。

最后一位客人回去之后，姨夫姨妈也没有到二楼来拾掇一下，甚至不想来问候一句。叶子脑袋朝着窗子，一边望着模模糊糊地伫立在砖瓦路上灯的折光，一边吹拂晚风，让发烧的脸凉一凉，抱着贞世默默地坐在那里。只有不时传来铁道马车①过日本

①明治十五年，新桥与日本桥之间开通了独道马车，即两匹马拉的车在铁轨上行驶。这是电车出现前的主要交通工具。

桥的声音，钉店街行人稀少，冷落异常。

虽见不到人，可听见了爱子在哪个角落里抽泣着擤鼻涕的声音。

“爱子……贞世睡了呀，给她铺床吧！”叶子对爱子说话时如此和蔼，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因为说不上是性情不合还是脾气不合，平时只要一见到爱子，叶子的情绪顿时就变坏了。爱子不管干什么，总是象猫一样驯顺，一点也没有感情，这一点尤其令人可憎。然而，只有那天晚上，叶子的话语亲切得令人奇怪。叶子也感到意外。爱子同平常一样，规规矩矩地站了起来，一边抽鼻涕，一边不言不语地铺床，这时，叶子从马路方向回过头来，眼睛望着那里，为的是能够听清爱子那轻轻的脚步声和手摸夏天薄被褥的铺床声。可这功夫叶子又死盯盯地看了看客厅，客厅里散落着吃剩的东西和铺着的脏乎乎的坐垫。只有立着父亲书架的那面墙壁四边颜色还很浓。书架旁边的西洋挂历，同从前一样挂在那里。从7月16日以后，再没有人往下撕。

“姐姐，铺好啦！”

过了一会儿，爱子在隔壁轻声说。

“噢，你辛苦了！”

叶子又柔和地回答了一句，抱着贞世刚要站起来，只觉得头昏昏沉沉的，一大摊鼻血流到贞世的胸脯上。

九

9月25日下午，灰朦朦的阴云没有一点缝隙，黑压压地遮满天空，东京湾上直到本牧海面呈现出可怕的草绿色，微波荡漾着。昨天的风停下来后，气温又突然回到夏天的闷热里，横滨街道上那些染上传染病极度虚弱的工人，看起来象是在潇潇细雨中

无力地呻吟着。

古藤一边用鞋尖咯吱咯吱敲着甲板，低头瞧着这般情景，边把手插进腰带间，自言自语地对叶子讲捎给木村的话。叶子虽然作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实际上并不那么集中精力，象个评论家似的，目光紧紧盯着自己眼前被许多欢送的人围着而应接不暇的田川法学博士那眼睑低垂的面孔，以及从他夫人削瘦的肩膀上体现出来的纤细感情。宽敞得可以散步的甲板上，拥满了田川家族成员和前来送行的人，象赶庙会一样热闹。本应前来欢送叶子的五十川女士，一直跟在田川夫人身旁，仿佛是一位热心助人的好心肠的大婶一样，与前来欢送的半数人应酬着。她根本不想转过脸来看看叶子。叶子的姨妈在离叶子三四米远的地方，让小保姆背着蜘蛛般的傻儿子，自己有气无力地提拎着叶子寄存的手提包和绸巾包袱，呆呆地望着熙熙攘攘的田川家族成员和前来欢送的人群。叶子的奶妈胆小怕事，脸色苍白，似乎在说多么大的船也总归是船呀。她站在客厅入口的门后边，用叠成四方形的手帕不住地按住发红的眼睛，偷偷地看着叶子。其他人都缩成一团，似乎被田川家的威严压抑着，聚在角落里。

叶子事前从五十川女士口中得知，田川夫妇将乘船同行，上船后将把他们介绍给自己。提起田川，在司法界虽有相当的名气，可毕竟是一位没有一点显著特点的政客，他的名字倒是因为夫人的名声而清楚地留在世人的记忆中。叶子对于十分敏感而在某种意义上必然成为自己敌人的人特别小心谨慎。因此，在叶子的脑海里，田川夫人的面目还是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叶子头脑中描绘的夫人虽固执、任性、野心勃勃，却老练异常，瞧不起丈夫，动不动就盛气凌人；另一方面却又摆脱不了丈夫，即所谓柔弱的好逞强的人。叶子刚瞥一眼背过身去的田川夫人的肩膀，如同在词典里查到注释那样，自己的想象得到了证实，不禁在心中

微微一笑。

"我的话似乎太零乱了，不过，就说这些吧！"

叶子突然从幻想中清醒过来，只听到古藤说这句话。叶子对古藤说的给木村捎去的话，大部分没听进去，却也没有装糊涂，而是诚恳地望着古藤说：

"一定……不过，请你以后再写封信详细说一说。我传错了，可不得了呀！"古藤不由得笑出了声，似乎想到"我传错了，可不得了呀！"这句话是偶而从叶子口中听到的充满魅力的孩子话。于是，古藤说：

"看您说的，传错了也没关系……不过，我已写了信，放在您床上枕头下了，您回房间时，收藏在什么地方吧。此外，和信一起，还有一个……"古藤刚想说"总之，请您不要忘记看看枕头下边"时，突然，从码头到甲板响起一个巨大的声音："田川法学博士万岁！"叶子和古藤话被打断，脸上都现出不快的神情，从栏杆向下面望去。只见眼底下，当时还聚集几个人的地方，一位不管出现在哪儿都能引起轰动的舞剑师或击剑师模样的健壮男子，身穿五个大家徽的黑短外褂和白鲣鱼条纹的裤裙，脚蹬朴木屐，把码头的木板踩得咯吱咯吱地响，拚命地喊叫。没有上到甲板的壮士风度的政客和某私立政治学校的学生们，也随声附合地一齐连呼万岁。甲板上的外国船客好奇地向叶子靠着的栏杆方向拥来，叶子催促古藤赶忙退到栏杆的拐角处。田川夫妇也微笑着，从客厅走过来致意。叶子一见到这种情况便紧靠在古藤身旁，轻轻抬起左手，一边往上拢鬓发，一边向左歪着脑袋，凝神注视田川的眼睛。田川当时还是注意码头方向，疾步向栏杆这面走来，但此刻他仿佛突然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紧紧牵着似的，回头转到叶子方向。

田川夫人也不禁把头转到丈夫的方向。叶子看到田川那缺乏

威严的眼睛中露出忽隐忽现的锐利目光后，才去看田川夫人。那夫人脑门狭窄，下巴呆板，满脸充满轻蔑和狐疑地望着叶子。叶子对此人老早就慕名，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带着恭谨和亲密的表情对待她，从她身边漫不经心地睁大诱人的眼睛，紧紧盯着她丈夫的侧脸。

"田川法学博士夫人万岁！""万岁！""万岁！"

这欢呼声比对田川本人喊得更响亮，从码头上挥动伞和帽子的人群中爆发出来。田川夫人急忙把视线从叶子身上移开，向众人露出难得的笑容，挥动着镶有花边的手帕。紧挨着田川站着的一位笑容可掬的年轻风流绅士，胸前别着一朵红花，穿一身合体的大礼服，随着码头上的欢呼声，在田川夫人面前高举帽子喊万岁。甲板上又轰动了一阵子。

不大会儿，甲板上除这种吵嚷外，又不知为什么忙碌起来。在工作人员和水手们急匆匆从人群中穿来穿去的当儿，到处可见走过来拉手道别的人群。从头等舱甲板上看去，为三等舱船客送行的人在招待班长的催促下，陆陆续续从舷门走了下来。与此同时，那些休班的下级船员们尽管帽子、上衣、裤子、领带和鞋子很不协调，可还要胡乱地穿一身西装，他们打着湿漉漉发亮的雨伞跑了过来。在喧嚷之中，一股热乎乎的腥味向甲板上的人扑来。当前甲板上起重机一直嗡嗡作响起吊行李的声音突然停下来时，人们的耳朵几乎嗡的一声反而什么也听不见了。水手们在相隔一定距离的地方大声呼喊，使人感到不安，仿佛这艘船发生了什么大危险似的。此刻正准备起航，亲友们因离别的痛苦而心情不平静，以致张不开嘴。那些走走形式前来送行的人总是环顾四周，找不到该送的人，真是忙乱不堪。在叶子面前突然聚来各种各样的人，各自说些道别的话后，走下了船。叶子意识到在这种混乱之中，田川的眼睛也不时看着自己。叶子没有忘记露出使其

目光惊呆的妩媚娇态和无所寄托的神色，对周围的人表示简短的寒暄。姨夫和姨妈恰似把棺材平安运到墓穴的工人那样，做了一般的问候之后，把保存的东西交给了叶子，迫不及待无表情地最先走下了舷梯。叶子瞥了姨妈的背影一眼愣住了：迄今也看不出什么地方和母亲相像的姨妈，竟把她的姐姐——叶子母亲的衣服穿在身上，腰带也借来扎上，叶子看到这些，吃惊得简直跟她姐姐一模一样。叶子不由得打心眼里讨厌。叶子对自己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还揪住这种小事不放也觉得奇怪。这个念头刚闪过，这一次是五六个亲戚嘟嘟囔囔地说些什么，向叶子投来可怜而又嫉妒的目光，同时又象幻影那样，从叶子眼前和记忆中消失了。四个学友，有的梳着发髻，有的梳成教师的朴素的西式发型，现在正使用那些与叶子的境遇相差甚远的字眼，还挤出几滴叛逆者的虚伪眼泪，把从前对叶子发誓过的话全忘光了。她们一边小心地保护着和服袖子免受雨淋，一边打着伞从舷梯下走掉了。最后是胆怯的奶妈来到叶子面前弯下了腰。叶子仿佛感到自己到底走到死胡同里了，回过头看古藤时，只见古藤依然靠在栏杆上，茫然若失地望着自己面前三四米远的地方。

“义一君，船好象就要开了，请拉着这位女人……我奶妈的……手下去吧。要是滑倒可不好呀！”

古藤听叶子这么说才如梦方醒似的。随后，独自漫不经心地说：

“我也想坐这条船到美国去看看啊！”

“请送到码头上，然后你也回去吧！……义一君，我们就此分手了。真的，真的！”说着，叶子不禁对这位青年一往情深地睁大眼睛盯望着，古藤也盯望着叶子。

“多谢你了。今后希望你照看一下我的妹妹们，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求那些人的……再见！”

"再见！"

古藤鹦鹉学舌似地冷冰冰说这么一句，猛然离开栏杆，把草帽拉到眼眉上，跟奶妈走了。

叶子为二人打伞，一直走到楼梯口上，目送着二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远了。叶子仿佛看到在东京告别的爱子和贞世从淋湿的雨伞边化作幻影时隐时现。叶子心中由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执著，终于未能见定子。爱子和贞世一定想来送一送，可被叶子申斥似地劝阻了。叶子刚要坐人力车离开家门时，爱子无意中从发髻中抽出梳子，刚要梳鬓发，那梳子"叭"的一声折断了。随后，爱子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贞世从一开始就气呼呼地从火红的眼睛里不住地流泪，一动不动地盯着叶子。这种可怜的情景又活灵活现地闪现在叶子的眼前，心中不禁涌出一个人孤苦伶仃远走他乡的寂寥感。叶子心中正如此翻腾时，匆忙之间，突然回头看了看田川那个方向。两个穿着中学校服的少年和一个留发辫、腰带交叉系着的小姑娘，正夹在田川和夫人之间话别。随身侍女抱起小姑娘让田川夫人吻了吻她的脑门。叶子看到这种场面，尽管是旁人的事，可感到自己被捉弄，象挨了鞭子似的。做母亲的可以把龙变成母猪！心中一直牵挂着定子的叶子，考虑的事情与田川夫人完全相反。叶子把目光从那种令人生气的场面中移开，转到舷梯方向。然而，那里已看不到奶妈和古藤的影子了。

忽然，船首方向响起一阵急促的锣声。船的上下似乎被最后的吵嚷摇动一下。拉着长缆绳走的水手一边用右手挡住快要掉下的帽子，一边匆忙从叶子身边穿过，那势头几乎使周围的空气都激烈地震荡起来。前来送行的人一齐脱帽，蜂拥向舷梯方向。当时，五十川女士好象一下子想起了叶子，对田川说点什么便来到叶子跟前。

“咱们马上要分别啦，上次我对你说的田川太太，我来介绍一下，请……”

叶子明明知道自己成了五十川女士亲切关照的牺牲品，还是为一种好奇心所驱使，便要跟在她后面走去。叶子第一次想看看田川的谈话风度。当时，突然听到一声“叶子！”，便有一只手搭在叶子的肩上。回头一看，一股醉醺醺的酒味扑鼻而来，一位眼珠都红了的不相识的年轻人凑到叶子跟前。叶子不禁一怔，连脱身的时间都没有，肩膀被这个醉鬼的湿淋淋的胳膊紧紧抱住了。

“叶子，还记得我吗？……您是我的命根子，命根子啊！”

说着，从他眼中轻轻流出一串热泪顺着他那嫩滑的脸蛋淌了下来。他膝盖下面摇摇晃晃的，靠住叶子支撑着说：

“您是结婚吗？……祝贺您……祝贺您……不过，一想到您不在日本……我心里就空虚得难以自拔……我……”

他再也说不出声来了。于是，他长叹一声抽抽搭搭地把脸伏在叶子的肩膀上，终于嚎啕大哭起来。

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确实使叶子吃了一惊，一切都乱了套。他是谁呢？何时何地见过面，叶子根本想不起来。和木部孤筇分手后，凡事都自暴自弃，对不分彼此靠近自己的男人，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难道他就是偶然邂逅又偶然分手的男人中的一个吗？难道自己以轻薄的态度玩弄男人的心中，也有他这颗心吗？总之，叶子一点也想不起来。叶子只想摆脱他，把手中的手提包和包袱扔在甲板上，想轻轻挣开年轻人的手，但毫无作用。叶子痛切地感到亲友们都向自己投来惊愕的目光。同时，叶子还感到他的眼泪透过自己薄薄的单衣，浸到皮肤了。他那又乱又亮的头发味道就在自己的鼻尖下，牵动着自己的心。看到这个不顾羞耻和面子，光天化日下哭哭啼啼的男人，叶子反倒隐约地涌出一种自豪感。奇妙的憎恶和怜悯交织在一起，在叶子心中翻腾着。叶

子严厉地说：

“喂，放开我，船快开啦！”又象谆谆教诲似的在他耳边悄声说：

“谁活在世上也都是心中不安的呀！”年轻人仿佛完全理解似地深深点了头。然而，他抱着叶子的手只是剧烈地颤抖，一点也没有松开的样子。

急促的锣声从左舷绕到右舷，又要传到船首方向去了。船员和乘客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叶子的方向。从刚才就闲得无聊、站在那里袖手旁观的五十川女士一狠心走了过来，想把年轻人从叶子身上拉开，可年轻人象个磨人的孩子直跺脚，越发挨紧叶子了。在船首一边干活一边看热闹的一伙水手们都哄堂大笑起来，其中一个人故意打个大喷嚏，让船里的人都能听到。开船的时刻一秒一秒临近了。叶子想：这岂不成了笑柄？便由怜悯变为强烈的厌恶。

“喂，放开我！喂！”

叶子的口气极其冷淡，象求援似地环顾一下四周。

一位在田川博士身旁谈论什么的彪形船员见到叶子十分难堪的样子，突然大步赶来。

“嘿，我把他带到下面去吧！”说完，不等叶子回答，便轻而易举地把年轻人抱住。年轻人对这一粗鲁举动勃然大怒，可那船员象提拎小包裹似的，把年轻人的身子夹在胳肢窝下，不费力地从舷梯下去了。五十川女士也没跟叶子道别，慌慌张张地跟下去了。不大会儿，那船员在码头的人群中把年轻人放开了。

震耳的汽笛突然响了起来。为田川夫妇送行的人听到这声音恰似起死回生一般，齐声欢腾，再次连呼“田川夫妇万岁！”把年轻人带到码头那位彪形船员，转动巨大的身躯，象猴子一样轻快，没有一点声响地只是顺着一条缆绳就爬到静悄悄离开码头的

船上。人们对他如此敏捷又是目瞪口呆了。

叶子的眼睛里充满怒意，从栏杆上望着刚才那个年轻人。年轻人发疯似地展开双手要跑到船上来，但被跟前的三四个人连忙制止了。年轻人还想挣脱出来，又被按倒在地。他右胳膊紧贴在嘴上，一边狠命地咬着，一边恸哭不已。他那牛一般的哭叫声传到船上，令人十分讨厌。送行的人不由得鸦雀无声，目光一齐射向这个狂暴的青年。可叶子还是没有回船舱，一只手搭在栏杆上站在那里，也注视着这个年轻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叶子并不是只想这个年轻人，她自己也颇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她注意到古藤并没有去看那年轻人，而是一动不动地盯着脚下；穿着已故姐姐的好衣服而洋洋自得的姨妈也映入她的眼帘；那背朝船的方向（大概不只是由于悲伤，肯定是那个年轻人的举动撕碎了她年迈的心），用毛巾紧紧捂着两眼的奶妈也没有逃出她的视线。

不知何时启航的船已离码头很远了。码头上黑蚁般的人群，随着展现在叶子眼前的巨大港口景色缩小而越来越小。叶子的眼睛里出现了叶子本人所难以相信的事。那眼睛不是从越来越小的人影中搜寻奶妈，也不是最后看一眼具有一种亲切感的横滨市街，而是凝视似乎蹲在那里的那个年轻人的小黑点。每当码头上一闪一闪地挥动手帕时，每当雨点从挂在叶子头上的遮雨帆布的一端滴滴答答打在叶子脸上时，叶子就仿佛断断续续地听见了那个年轻人的叫声：

“叶子，您能对我见死不救吗？……能见死不救……”

十

初次乘船的旅客也好，经常乘船的旅客也好，每当站在刚起

航的甲板上，心情似乎总是平静不下来。尽管妨碍船员们来来往往干活，旅客们还是带着由于某种兴奋而坐立不安的神情，一个也不剩地聚在甲板上，望着他们刚才还靠得很近的码头方向。仅从这种情况来说，叶子看来似乎同其他旅客一样。叶子也靠在栏杆上，任凭绵绵春雨般的雨点戏弄着面颊，眺望着码头方向，可眼睛里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大概是在眼睛和脑子之间的地方，熟人和陌生人动不动就急匆匆闪现出来，纷纷做出印象最深的动作后又消失了。叶子的知觉朦朦胧胧的象半睡眠似地看那些影子，已谈不上集中精力了。心中的某个角落还思忖着，一旦破坏这种半睡眠状态可就糟了。但也不是恐惧不安，只觉得浑身懒洋洋的，似乎麻木不仁了。

年轻人出现了。（我同他没有那么深的关系，他为什么如此缠住我？叶子象考虑别人事情那样想着）他那蓬乱的秀发在夕阳的耀眼光辉中闪闪发光，如同金发一般。从他咬着的左胳膊淌下滴滴鲜血。每滴鲜血离开胳膊飞向空中时闪现成彩虹色，变作“巴”字形飞走了。

“……抛弃我……”

叶子感到分明听到这个声音时，仿佛一觉醒来，蓦地又扫视一下港口。于是，趁着还没产生什么感觉时，好象从熟睡中惊醒的婴儿又陷入昏睡中那样，再次回到梦幻和现实掺半的世界中去了。港口的景色不知不觉消失了，自己咬自己胳膊的年轻人的影子仍历历在眼前。叶子边看边想：自己的心绪为什么如此奇特？难道是血缘关系吗？也许是患了歇斯底里，叶子在从容地思考自己的命运。在所谓悠悠闲闲、清澈见底的水边，连一张薄纸的界限都没有，却有一个翻滚的漩涡。叶子的心一面浮在这静静的水面上，一面又象看别人似的，眺望着失足落入瀑布中的自己。叶子虽对自己的淡漠发愣，却没有惊诧，靠在栏杆上，一动不动地

伫立着。

"田川法学博士！"

叶子又象个淘气鬼似地突然想起这个人。不过，叶子一个人想，田川夫妇肯定坐在同自己相反的船舷的藤椅上，正和船上走过来阿谀奉承的人开玩笑。想到这里，叶子便放下心来，又去幻想那年轻人了。叶子忽然感到右肩上有股热气，那是年轻人的热泪浸泡的。叶子带着梦游症患者般的眼神，头稍向后伸想看看肩膀，就在这一瞬间猛然想起把年轻人从船上带到码头的那位船员，在一直仿佛瞎了的眼睛里，清晰地映出了那张大黑脸。叶子睁开那双还在睡梦中的眼睛，把船员从浓眉到黑胡须看个仔细。

船已开得相当快，在断断续续雾一般的雨中航行。从船舷两侧吐出的水声哗哗地响，因而，从遥远的幻想中跳回现实的叶子看到眼前站着一位船员，那不是梦，千真万确是位船员，叶子不禁惊呆了。恰似初次见到亚当的夏娃①那样，叶子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本来并不稀奇的男子。

"路途很长吧，不过，这一下离日本可就远啦！"

说着，船员伸出右手指了指旅居地的鼻尖。他摇晃着结实的肩膀，从用力伸直的胳膊上，迸发出生活在海上的男子的旺盛精力。叶子一声不吭，轻轻地点着头，胸脯下面隐隐感到一阵奇妙的肉体冲动。

"您一个人吗？"

嘶哑而有力的声音又响了，叶子还是一声不吭，轻轻地点着头。

不久，船又加快了速度，使站着的船客脚下感到不稳。叶子虽然把目光从船员身上转到了大海，但无论如何也消除不了自己

---

①《圣经》故事中人类的始祖，亚当为丈夫，夏娃为妻子。后夏娃受蛇诱惑，采食禁果，又给亚当吃，二人同犯上帝禁令而被逐出伊甸园。

身旁站着一位男子这种强烈的意识引起的不安。对叶子来说，这已是一种奇妙的经验了。即使自己想开口说点什么，打破这种痛苦的压抑感，那也是办不到的。要是开口说点什么，肯定是非常不自然的话题。另一方面，对那位船员再来一次方才那样漫无边际的幻想也是不可能的。叶子突然感到不安，眼睛明亮得甚至想看穿濛濛雾雨的那一边，刚才内心中涌出的愁绪只能看成是一时冲动引起的。那船员目中无人地从衣袋里掏出写的什么东西，用铅笔在上面勾勾画画，还不时若有所悟地拉长脸，皱着眉头，用大拇指的指甲喀哧喀哧地抠掉衣领折缝里的污垢。

叶子非常焦躁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正象躲开一个慢腾腾毫无顾忌地向自己这边大步走过来的挡路人那样，叶子要离开那船员，便把手从栏杆上放下来，想下楼回到自己的船舱。

“您到哪儿去？”那船员一边从后面象看小东西似地把叶子从头到脚看了一眼，一边这样问道。叶子不能不回答：

“到船舱去。”那声音与叶子想的相反，异常柔和。于是，那男子大步走了过来，都快要碰到叶子的身上了。

“船舱嘛，永田君交代过，您好象是一个人外出，所以，搬到医务室旁边好了。可能比您见到的前面的房间窄一点，不过，倒也方便，我领您去吧！”

说着，那男子便从叶子身旁挤过来带路。一股美酒味和香烟味，恰似这个男子身上皮肤特有的气味似的，从叶子的鼻下掠过。叶子死盯盯看着迈着沉重的步子从狭窄台阶走下的他那粗大的脖颈和宽阔的肩膀，跟在后面走着。

从二十四五把椅子背靠饭桌摆成一排的饭厅正中穿过胡同般昏暗的走廊，在右侧门上挂个写着“医务室”的坚硬黄铜牌，对面的左侧门上挂一个粉笔写的“12号早月叶子”的涂漆牌子。船员们不客气地走过来，使劲地敲医务室的门，只见一位解开高翻领

脱掉上衣的船医模样的男子慌慌张张地把苍白的细长脸伸了进来，可一眼见到叶子站在那里，便连忙把脖子缩回去了。一位船员扯开嗓门大声说：

“喂，12号完全打扫好了吧？”这时，从医务室里传出女人般的声音：

“打扫完啦！我想是很干净的，请您看看吧！我这就……”船医没有露面这样回答着。

“这原是船医的房间，说是要给您腾出来，我吩咐男招待打扫了，也许打扫干净了。”那船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一边开门向里面扫视一遍。

“嗯，还可以。”

于是，船员走过来，从衣袋中掏出写着“日本邮船会社绘岛丸事务长勳六等仓地三吉”的大名片交给叶子说：

“我是事务长，您有什么事请找我好了。”

叶子又默默点头，把那张大名片接了过来。叶子刚要跨进给自己安排的那个房间的高门坎时，忽听有人问：“事务长在这里吗？”只见田川博士和夫人都站在走廊里。事务长刚要脱帽致意，穿一身西装的田川夫人，裙子发出沙沙声音，不客气地走过来，睁大眼镜片后面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望着叶子说：

“五十川君在下面说过的就是你呀？她说过你叫什么名字来着？”这句“她说过你叫什么”的话饱含着五十川女士怜悯那些没有名字的人的用意。在事务长面前一直很拘谨被动的叶子听到这话象受到强烈的冲击似地清醒过来了。用什么态度回答她呢？叶子一开始在脑子中象个小家鼠似地紧张活动起来，当即决定要谦恭地对待她。叶子先以惊讶的口吻吐出一个“啊！”字，而后毕恭毕敬地低下头说：

“到这种地方……真不敢当。我叫早月叶子，虽不习惯出门，

可还是一个人出来了，所以……”说完，把目光闪电般地移向田川，说：

“给您添麻烦了，请多关照！”又低下了头。田川象等不得叶子把话说完似地接下去说：

“噢，我妻子也一样不习惯呀！反正这条船上只有两个女人，彼此彼此嘛！”由于田川是脱口而出，因而在妻子面前有些不好意思，这次又一本正经地问事务长：

“在三等舱里有多少日本女人？”事务长又以嘶哑的声音说：“啊，登记本还没有算完，难以说准，不过，近来是多起来了，可能有三四十人。夫人，这儿是医务室。现在虽说是9月，但旧历仍是8月，而二、八月是不景气的月份啊！太平洋上有时有风暴，偶而这里也会遇到情况。让我给您介绍一下船医吧！”

“哎呀，情况这样糟糕啊？”田川夫人好象非常害怕地回头看看叶子，脸色都有点变了。事务长若无其事地说：

“情况相当糟！”说完，从正面看了看叶子微笑着，把恰好从房间里出来的叫作兴録的船医介绍给三个人。

送走田川夫妇后，叶子回到自己的房间。本来就很潮湿的船舱，由于今天下雨，里面更是闷热，轮船特有的西洋味儿特别呛鼻子。从叶子衣带里边的胸部到后背都渗出了汗，溽暑烦闷，感到很不愉快。因此，叶子在安顿好狭窄的卧铺、放好洗脸架后，便一边环视着堆成堆的小件，一边开始解衣带。在带有化妆镜的衣柜上面，放着一个水果篮子和两束鲜花。叶子边敞开衣领边想：是谁送来的呢？这时，她拿起一束鲜花，有一张厚纸片从旁边露了出来。拿起一看，那是一张四寸照片。那是一位似乎正在女子学校读书的梳成西式发型的姑娘的半身像，背面写着：“赠兴録。等着您的千代。”这种东西兴録是不会忘记收起来的，他却故意装作忘掉的样子，妄图借以煽起叶子的好奇心或轻微的嫉

妒心，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手法。叶子想到这里，轻蔑地把照片轻轻扔在地上，好象给狗扔个东西似的。船上的男人对一个外出的女人居心何在，这一张照片就足以说明问题。叶子满不在乎地在唇边浮现出带点讽刺的笑。

叶子把塞在床下的扁皮箱拉了出来，从里面取出浴衣，这时有人门也没敲就突然把门打开。叶子不由得羞得满脸通红，一边用拉出来的漂亮的浴衣遮住刚邋里邋遢脱下长衬衣的身子，一边起身回头看，原来是船医。叶子穿的鲜艳的内衣从浴衣的各个地方都可瞥见，也没有系腰带，无可奈何地使苗条的身子斜站在那里。在男人的眼睛里，这个姿势是个极大的刺激。似乎因为熟悉而没有敲门的兴録，也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是进去还是出来，显得非常尴尬。他一只脚踏在门坎上，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真没想到您来，请原谅！啊，请进吧。有什么事吗？”叶子笑盈盈地说，兴録越发慌了神，说：

“不，没什么事，现在不来也可以。本来这信是放在我原来房间的枕头底下的，可男招待又给我送来了。我想早一点交给你，这才来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两封信。他迅速拿起来一看，一封是古藤给木村的，另一封是给叶子的。兴録把信交给叶子后，眼角上浮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笑，脸上却一本正经地望着叶子。兴録肯定在想：叶子也在做自己做过的事。叶子这样思忖着，把那姑娘的照片从地上拾了起来。然后，故意转向里面，头也不回地说：

“这东西掉在这里了，是你妹妹吗？好漂亮呀！”说着，把照片拿了出来。

兴録解释了几句，从房间出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好象是事务长的大笑声从医务室方向传来。听到这笑声，叶子不由得吃了一惊，心想事务长还在这里呀！叶子把左手放在刚换的和服掩襟

上，低着头，斜着眼，竖起耳朵听着。事务长的大笑声又传来了。医务室的窗户好象“唰！”的一声开了，那声音马上加大了一倍：

“妈的，真是个自讨没趣的家伙！”粗野的声音传来了，同时又有擦火柴的声音。一会儿，便传来叼着香烟的含糊不清的声音：

“检疫船马上来了，准备好了吗？”说完之后，事务长似乎没等船医回答就走了。香烟的微弱气味也飘到叶子的房间了。

叶子一边听着，一边抬起低着的头，漫不经心地朝着正面露出了微笑。但马上又惊异地环顾四周，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才放下心来，便匆匆换上了和服。

十一

“绘岛丸”从横滨启航已三天了。一出东京湾便乘黑潮从金华山海面一带把航线转向东北，径直沿纬度而上，所以，气温从第二天便明显地下降了。大陆的影子不知不觉间从船的哪一侧也望不到了。灰背白肚的海鸥不时凄楚地啼叫几声，在船的周围成群飞舞，此外，再也看不到生物的影子了。冰冷的浓雾宛如野火的烟，濛濛向南飞去，刚一化作秋雾笼罩船身时却又突然消失，船又航行在晴朗的蓝天下。没有特别大的风，海面上却有起伏不平的浪，令人眼花缭乱。从第三天开始，船里开始送暖气。

叶子在这三天没有到饭厅一次，一直关在船舱里，倒不是因为晕船，对初次尝试远航的叶子来说，这只不过是一次简单得令人不可思议的旅行。甚至食欲比平时还有所增加。由于神经受到强烈刺激，很容易郁结的血液浓重而流畅地在血管里循环；从海面上来的一种力量传遍全身，使人产生一种急不可耐的活力。这

种无处发泄的活力从叶子不活动的身上传到心中，甚至仿佛觉得是一种忧郁。

即使如此，叶子还是不想离开船舱。生来第一次陷入孤独之中的叶子象个孩子似的，想以此为乐趣，而且，在船里同任何人相识之前，还想把过去的事、今后的事都装在心中思考一下。然而，叶子三天一直关在船舱里的心情已经有了一点变化。叶子早就知道船客们以十分好奇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主角不会在开幕时就出现在舞台上，在观众等得不耐烦时，才静悄悄地走出来，使舞台的气氛顿时活跃异常。叶子的心中就潜伏着开这种狡黠玩笑的念头。

第三天早晨，电灯象百合花枯萎那样熄灭时，叶子突然从沉睡中醒来，感到十分闷热。从通着暖气的散热器中流到已变得真空的管子中而冷却下来的水滴，发出很大声响，房间里热得使人汗津津的。这三天一直在狭小的房间坐得疲倦、睡得疲倦的叶子，发现自己不舒服地畏缩在狭小的床铺上，下半身感到有点麻木，便身子朝上躺着。叶子闭上刚睁开的眼睛，把两只圆溜溜漂亮的胳膊伸到头上，一边摆弄睡乱了的头发，一边又静静地回到刚睡醒时那种愉快的睡意中去了。但是，不大会儿，真的睡醒之后睁大眼睛一看，连忙坐起身来，用长袖擦了擦眼前被水蒸气遮住的眼窗，发烧的面颊贴在凉飕飕的玻璃窗上往外看。天确实还未亮，只见窗子对面呈现出一片昏暗无光的深灰色。只觉得自己的身子一直升起来，不久又落了下去，“哗”的一声撞碎在窗子附近船舷的大浪使船舱受到单调而深沉的震动，船轻轻向一旁倾斜一下。叶子一动不动，望着那灰茫茫的色调，仔细玩味着船的摇晃。叶子深深感到已经航行很远很远了。然而，叶子的眼睛里并没有涌出女人的眼泪。正在不断恢复生气的叶子仿佛感到做了一个哀婉动人的梦。

叶子就这样在两天的闲暇时间里梦幻般地一再重复自己萦绕在脑际的过去。没有联系又没有终结的画卷一张接一张地被翻开，又卷了起来。在她的幻想中出现了一位可爱的小姑娘为怀念耶稣而昼夜不停、聚精会神地编织一条有十字架图案的精美的腰带，她甚至不顾每天要做的事，忘掉了一切，以致编针把手指都扎出了倒刺。她甚至嗅到了宿舍二层窗子附近盛开的木兰花香，看到了国分寺遗址的武藏野一角的枹树林。她完全回到了少女般天真无邪的心田里，她把身心都投到木村孤筇的膝上，对于孤筇的声泪俱下的颤抖着的轻声细语，只是梦境般地"啊，啊"应允着，捉摸着。叶子头脑中浮现出这种甘美的场面与眼前的叶子相比，简直判若二人。忽然，轮船从左岸悬崖越过广濑川①，完全可以望见青叶山的仙台景色便展现在眼前。夏天的阳光洒满北国的晴空，一群赤身裸体的孩子们在从小白石块纵横的河滩流过的青青河水中嬉戏，看起来红艳艳的。她仿佛感到自己几乎蹲坐在草地上，打着华丽的遮阳伞一边遮阳一边默默沉思，她是一个这样的女人——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她当时都是个女人——怀着到哪儿也不满意的心情，一步步陷入被社会抛弃的境地。这就是她的命运。她感到确实走错了路，可是，是谁给指错了路呢？她甚至想责问神明。阴暗的产房也藏不住了，从那里的可怕沉默中爆发出婴儿的欢快叫声——难以控制的母性意识："我已经在世上获胜了！"——她感到一种欲说出口的奇怪的自豪；与此同时，她又突然感到压在心上的人生的暗淡。此刻，冷不防她又被自己抛弃的男子死死纠缠着。她看到了病榻上的母亲，母亲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还艰难地试图与叶子达成最后的妥协——母亲的面孔是如此真切，以致要打断叶子的遐想。然后是木村那张脸——眉宇间凝聚着思考问题的决心，一反平素快活的性格，露出与命运搏

① 广濑川为流经仙台市的一条河。

斗的严肃神气，在等待什么重大的结局。叶子本人对母亲的死不知是可怜还是可悲，眼里噙着泪水，怀着一颗冰冷的心低着头，一声不吭……这种种幻影或者一幕幕再现出来，或者层层叠叠在灰茫茫的雾中闪动。这时，记忆逐渐从过去移到现在，脑海中又出现了事务长仓地被太阳晒得黝黑的面孔和那宽大的肩膀。叶子不禁一怔，仿佛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似的，这个幻影便很快消失，记忆又回到遥远的过去。但记忆又逐渐回到现在时，最后眼前总是出现仓地的影子。

这使叶子变得焦躁不安，她好象如梦方醒时驱赶令人讨厌的东西似的，把目光从舷窗挪开，离开了床铺。叶子的神经从早晨就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之中。船舱里暖气很旺，空气几乎令人窒息。

上船之后她没有很好地进行活动，只是贪婪地吃那些缺少蔬菜的食物，所以体内贮存了大量热能，似乎一直通到头发尖上。叶子从床铺站起身来，只感到血往上涌，头晕眼花，真想一把抱住冰块一般凉的东西。于是，她摇摇晃晃地向洗漱室走去，把贮水池中的水倒满瓷脸盆，轻轻拧了拧浸湿的毛巾，不顾水冷，解开前胸便把毛巾捂在两个乳房之间。心怦怦直跳，一直窜到捂着的手掌上。叶子就这样来到前面的镜子跟前照了照自己的面容。此刻天还未亮，叶子脸在发烧，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映在镜子中的媚态连自己都吃了一惊。望着自己的面孔，叶子也难得地绽出了笑容。

尽管如此，叶子心中莫名其妙的跳动总算平静下来。随后，她又象刚才那样回到幻想的境界中。然而，此刻她不再是幻想家了，她那非常实际而又敏锐的头脑象针一样光洁而锋利。她把湿毛巾扔到脸盆里，轻轻坐在长椅上。

这可不是开玩笑。自己究竟想怎么办？叶子又把出门以来的

问题摆了出来。叶子自幼就不是那种要弄小聪明让周围的人讨厌、在同龄人中标新立异的女孩子，难道自己生前就被命运所诅咒吗？可话又说回来，一般女人顺利走过的路，叶子总是过不去。叶子不知想走过多少次，心想只这样走下去就可以了，可到头来自己还是意外地走错了路。而且，还绊倒了。周围的人露出一副不知怎样把叶子拉起来的神气，只是在那里傻乎乎地嘲笑着，叶子只能这样看待这件事。多次痛苦的经验使叶子变成一个固执的一点也不想依赖旁人的女人。于是，叶子只好本能地大步向前走去。事到如今，叶子才环顾一下自己的周围。不知不觉间，叶子从本应最亲密的人身旁离开，只有一个人伫立在崖边。在这里，把叶子拴在崖上的唯一一条绳索，就是与木村的姻缘。停在这里就可以了，否则，同世上的姻缘都将立即断绝。也就是说，活在世上，却要断绝同世上的联系。与木村订婚是世上对叶子表示最后的友好。对叶子来说，丢掉这个机会确实不那么容易。因为不接受木村这个枷锁，叶子的生活就完全没有保障。叶子的腰包里只有150美元了。叶子清楚地知道，只是定子的扶养费一项，一旦在美国落下脚，就必须马上靠木村供给。不仅没有一个给做后盾的亲戚，反而一帮子人故作善意，实际上想捞取叶子根本没有的东西。即使有些人偶然间得知叶子姐妹的真情而表示同情，但也都显出“让叶子去解决”的神气而不管这种闲事。只有木村——在情理上不会产生恋爱关系的这个木村，才是关怀叶子的唯一战友。可怜的木村刚迷恋上叶子就不得不背上早月一家的沉重包袱。

怎么办呢？

叶子摆脱了不知如何是好的窘境后，拿起兴録交给自己后放在那里的古藤的信，用她那漂亮的指甲小心地拆开白色西洋信封的一端，开始念起来。那字迹虽有功夫，但有些地方还是用钢笔

写得很潦草。

"木村叶子：

您会想到将成为一名女佣吗？您会想到女佣这个工作是女人干的吗？我见到您的时候总是这么想，心里就感到莫名其妙。难道世上有那种只使唤别人而一点不被别人使唤的人吗？能办得到吗？我想请您想一想。

您是一位给人以奇怪感觉的人；您做的事再有危险，也看不出有危险。看来当您碰了壁行不通之后，已经做好了这种精神准备了吧？

我第一次见到您是今年夏天您和木村君一起在八幡避暑的时候，因此，可以说我对您一点也不了解。一般说来，我对女人就一无所知。然而，从我多少想了解您的这种心情来说，女人对于我是个奇怪的谜。我想您走到某一处时总要停下来的。我觉得您既已结识木村君，就应停在那里。既然答应同他结婚，就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这难道不是一个女人当然应走的路吗？请您在木村君这里停下来吧！把您的一切献给木村君吧！作为木村君的亲友，这是我对您的希望。

我们本是同龄人，可在您眼里，我可能象个小孩子，因此，我说的话您可不必介意。不过，小孩子也有一种直觉。而且，小孩子总想直截了当地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您既然已答应做木村君的妻子，我想我的话就应当有权威。

我虽然这样说，但另一方面，我也羡慕您，憎恨您，可怜您。我觉得您做的事有悖于我的理性而唤起我的奇怪的同情。我不想把我内心深处的这种心理作用强行泯

灭而去强词夺理，固执己见。我不打算做那种道学家。所以说，您如果依然故我，我就不想尊敬您。因为我想作为木村君的妻子尊敬您，我才敢这么写。我希望这一天会来到的。

一想到木村君——那位爱着您并只对您寄予期望的木村君，我便不能不写这么多。

古藤义一 ”

对叶子来说，这些话只能当成孩子的话来听；然而，对于古藤，叶子确实不好对付。刚刚读过古藤的信，叶子虽感到信中说些无聊的事，但同时又感到古藤无意中紧紧抓住了自己的要害。叶子心中暗想，真的干这种事时，不能不陷入一种窘境：被自己看成孩子的古藤也来怜悯自己。想到这里，叶子不由得心情忧郁起来，眼睛盯着膝盖上的那封还未收起的古藤的信，在凝神沉思着。

古藤正因为接受新教育，喜欢新思想，不谙世事，因而看起来似乎摆脱了世俗而自由自在，可就连这位古藤也很怕叶子从现在伫立的崖边上向前再迈一步。这一点，古藤已表现得很明显。结婚对一个女人来说与生活这一实际问题有多少联系？女人在婚姻的束缚下有多少苦恼？叶子甚至想都不去想。可叶子此刻想到了这个问题。

对于即将去美国，并在美国土地上生活，叶子不能不做各种想像。美国人将怎样欢迎自己呢？总之，与狭隘的令人烦恼的过去决裂，来到一个与自己毫无牵连的社会，那是很有意思的。比起和服更喜欢穿西装的叶子，即使在这里的交际社会，在风俗上也不会让美国人嘲笑。在这里，一定会过上欢乐与悲伤这种水乳交融的现实生活；这里一定有把女人的魅力从习惯的束缚下解放

出来而自食其力的生活；一定有女人凭自己的才干不依赖男人而使周围的人承认自己的生活；一定有女人也可以挺起胸脯自由呼吸的生活；至少，在交际社会里，女人一定会得到这种生活。叶子在幻想这些时，心里乐得直发痒。叶子以这样的心绪来考虑古藤的话，感到真象一个老人的唠唠叨叨的话。叶子默默地沉思很久，一下子站了起来，走到镜子前去化妆。

嫁给木村还有什么顾虑呢？木村是自己的丈夫就如同自己是木村的妻子那样轻而易举。木村的假面具……叶子一边照镜子一边这样想着，微笑着。然后，仰面把额际上蓬乱的头发向后拢了拢，又熟练地向上拢了拢两鬓的头发，就象能工巧匠制作工艺品那样兴致勃勃地结束了早晨的化妆。当她用湿毛巾对着镜子擦掉眼睛周围的白粉后，又张开嘴看看一排漂亮整齐的牙，随后又把双手手指捏在一起象个壶嘴似的，查看指甲里是否打扫干净。回头一看，上船时穿来的朴素的单和服，象个遗弃儿似的，孤零零地耷拉在房间角落的衣帽架上。叶子从皮箱中取出漂亮的夹衣当作睡衣穿在身上，目光一落到衣服上，便想起了那个紧紧依在自己肩上哭喊的快发疯的青年。眼前随即又浮现出事务长从旁边把这位青年用胳膊夹走的影子。在濛濛细雨中，事务长也没穿外衣，象搬小件行李似的，把青年放到码头上，然后向五十川女士打个招呼，便抓住从船上扔过来的缆绳，敏捷地跳到静悄悄离岸的船的甲板上。想起事务长这个样子，叶子打心眼里感到好笑。

天不知什么时候亮了，舷窗外面仍是阴沉沉的，但夹杂着耀眼的光。一位白发苍苍的美国人和他的女儿每天早晨有规律地在甲板上散步，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听起来使人感到很快活。叶子化完了妆，缓缓坐在长椅上，双脚直挺挺地伸了出去，在想着事务长，当然还谈不上入迷的程度。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是男招待送来了咖啡。叶子不禁一

怔，仿佛感到在一个什么坏地方被人发现了似的，把伸出去的两条腿又缩了回来。男招待总是笑眯眯的，微微低着头，把银色的盘子放在椅子上。随后，男招待问今天的饭菜是否送到船舱里。

“从今天晚上起，请送到饭厅吧！”

叶子的口气好象是说一件好事让他听似的。男招待板着严肃的面孔说声“是！”向上翻动眼珠瞥了叶子一眼，便匆匆走出了房间。叶子仿佛清晰地看见了男招待走出房间的样子。叶子想男招待肯定是带着神秘的笑，迈着黑人步态舞的步子回到饭厅去了。不大会儿，叶子听到男招待们提高嗓门说的轻薄话：

“喂，这就要亮相了吧？”

“来啦！”

叶子一边听着，一边想事务长。她想到：自己关在船舱三天没到饭厅来，可事务长是干什么的？一次也不来看看自己，太不象话了！转而又想：自己同事务长不沾亲不带故的，为什么总是想起这个健壮的男子呢？

叶子轻轻叹口气，漫不经心地站了起来。她又坐到长椅子上时，便从搁板上取下事务长的名片看着。上面用明体铅字清楚地印着“日本邮船会社绘岛丸事务长勳六等仓地三吉”。叶子一只手喝咖啡，另一只手翻过名片看背面。雪白的背面好象写着很长的字句，叶子把丰满的双下巴颏埋在衣领中，微蹙双眉，眼也不眨地看了良久。

十二

那天傍晚，叶子到船上后第一次来到饭厅。衣服还是下决心选了一件朴实无华的，可面容却打扮得异常年轻。看起来二十来岁，大眼睛，深沉的表情，加上蓝色的衣领，使看到的人不禁为

之揪心。田川夫人坐在细长饭桌的一端、背靠食器柜的事务长的右侧，她的对面是田川博士，叶子的座位紧挨着田川博士。其他船客大体上都面朝桌子坐着。听到叶子的脚步声，招待们先交换一下眼色，接着，事务长对面的饭桌另一端的一位白胡须的美国船长显得十分不安。他连忙起身，右手提拎一条餐巾，让叶子从面前走过，然后红着脸又坐了下来。叶子在众人的好奇的目光下，沉着地绕着饭桌走到自己的座位，田川博士偷眼窥视一下夫人的表情，恰似有意挪动他那肥胖的身躯，让叶子在自己身旁坐了下来。

叶子正了正姿势的时候，从众人的注视中对田川夫人冰冷的目光感到极不舒服。一会儿，叶子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地朝着正面坐定，一边取餐巾一边先看看田川夫人并小声问好，这时，夫人也从尖刻的目光中勉强现出一丝笑意，正要说点什么的时候，一直断断续续生硬地进行交谈的田川博士也正要对事务长说点什么。这样，他们夫妇的话头不巧碰在一起，便面面相觑起来。在座的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都把目光从叶子身上移开而转向田川夫妇。博士只说声“对不起”，夫人略微低着头，用大家都能听得见的清脆声音说：

“您一直没到饭厅来，真叫人放心不下呀！是不是晕船呀？”

这确实是一句精于世故的聪明话，显示出了高人一筹的份量。叶子和颜悦色地默默点头，同时对自己这种降低一格的致意方式也没有感到不快。夫人和叶子的问候到此为止，所以田川博士又慢慢地对事务长捡起了刚才的话头：

“后来……那个……”

然而，话头并没有顺利展开。叶子当即看出在博士故作镇静的心中轻轻地涌起了波澜。好象印证叶子的自信似的，满场的气氛正如叶子想的那样发生了动摇，对此，叶子很是沾沾自喜。叶

子一边喝着男招待根据头头们吩咐熟练地端过来的汤，一边竖起耳朵听田川博士们的谈话。

事务长看到叶子走进饭厅，便厚着脸皮死盯盯注视着她的面孔，随后又一边漫不经心地摆弄着匙子，一边不时地照看着饭桌前的客人。此刻，他翻动下唇吸吮着胡须尖，粗声粗气地说：

“那么，门罗主义① 的本质？”事务长引出这个话头，从正面望着博士。博士稍稍低着头说：

“噢，这个嘛，门罗主义开始时只是对北美的各独立州主张不干涉欧洲。可是，它的政策内容年年都有所改变。门罗宣言在文字上是很冠冕堂皇的，但它并不是法律，条文也有灵活性，根据不同的理解，伸缩性很大。马京利② 等人似乎肆无忌惮地发挥了它的意思。不过，在这当中有位叫克里夫兰③ 的人可为先例，而且，在马京利之下还会有一个强有力的黑后台。怎么样，斋藤君？”

博士说完回过头看了看隔两三个人斜对过的叫作斋藤的年轻男子。斋藤是去华盛顿公使馆赴任的外交官助理，他胀红了脸，连忙把一直注视着叶子的眼睛转到博士方向看了看。他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回答不上来，脸更红了，显得十分尴尬。那种慌慌张张的样子说明他似乎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博士以轻蔑的目光看看这位慌了神的青年，不等青年开口刚要转向事务长时，船长突然从远处饭桌的一角胀红脸用英语说：

“你是说特德是个驯马的吧？”说着，脸上现出孩子般的笑。博士似乎未曾料到船长对日语的理解如此好，以致被他突如

①美国第五届总统门罗（James Monroe 1817—1925）提出的外交政策，主张美国不干涉欧洲的事务，但欧洲也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

②马京利（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25届总统。

③克里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1837—1908）美国第22、24届总统。

其来的问话感到不知所措，一时难以回答。可田川夫人当即接过去说：

“您讲的非常好，船长先生！”夫人的英语发音很纯正。

在座的人听了后，尤其是外国人都从椅子上抬起身子看夫人。夫人当时迅速瞥了叶子一眼，那敏捷的程度使别人都看不出来。叶子低着头，连眉毛都一动不动地埋在汤碗里。

叶子小心地拿起大汤匙，对那些想给自己留下一个突出印象而竞相做各种表演的人，内心感到好笑。实际上，叶子的出现使饭厅的气氛变了。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似乎开始引起强烈波动，他们在交谈时不知不觉都用那种激昂高亢的调门了。尤其有一位最年轻的生得标致的青年——因为坐在船长的身旁，叶子想他一定出生名门——和叶子目光相遇后，竟激动得发抖，头也抬不起来了。只有事务长看起来是纹丝不动的样子，而且，不知怎么搞的，与叶子目光相遇时，厚着脸皮恨不得把人盯死的神气，倒使叶子避开了视线。他那看人时显得懒洋洋的眼睛，从浓密的眉毛中放射出一种傲慢的光芒。叶子每当情不自禁地避开他的目光，对他感到一种奇妙的憎恶时，就想再一次瞧瞧他那可恨的眼睛，弄清楚其中隐藏的奥秘。叶子在这种心绪支使下，目光不时被事务长吸引过去，但每次又被他轻易而果断地逼开了。

人们在笼罩着这种气氛的饭桌上用完了餐。大家离开座位时，田川博士总是熟练地为叶子拉起椅子，此刻叶子虽对博士报以微笑，可心中总惦记着仔细观察事务长的举动。

“您可以到甲板上看看，虽然冷一些，心里却舒畅啊！我回房间取了披肩就来。”田川夫人对叶子说完这句话，便同丈夫一起回到他们的房间去了。

叶子也回到自己房间，从宽敞的饭厅回到这里感到狭小得透不过气来，尽管叶子至今一直关在房间里还未曾有过这种感觉。

叶子从长椅下拉出木村父亲用过的旧皮箱——上面有古藤用画笔写的“Y·K·”字样，从里面取出黑驼鸟毛的长围巾。一股柔和的西洋派头的味道扑鼻而来，叶子深深地围在脖子上后便到甲板去了。叶子顺着狭窄的台阶摇摇晃晃地往上走，刚要去开那笨重的门，外面的气流太猛，几乎把门顶了回来。刀扎一般的冷风从门缝里无情地向叶子袭来。

甲板上，五六个外国人穿着厚厚的大衣把坚硬的柚木地板踩得咯吱咯吱响，他们兴致勃勃地在那里默默来回走着。田川夫人还没有露面。叶子感到饱含盐分的冷气在一直蛰居室内的自己的肺里扩散，面颊恰似用针轻刺一般，血液一直涌到皮肤附近。叶子没有留意散步的客人，而是横穿甲板，靠着船舷的栏杆去眺望一望无际的连天波涛。落日的余晖在乌云层层的远处消失得无影无踪，黑暗宛如一股沉重的奇特的气体，把一切东西都用力压扁了。只有欲降大雪的海空才能和黑暗进行一点争夺，在南方残留一点暗得看不见的磷火般惨淡的光辉。在有节奏地忽高忽低起伏的黑涛远处，还有一片黑黝黝的无边无际的波涛。船比预料的颠簸得厉害。镶嵌红玻璃的桅杆灯在高空忽左忽右来回进行大角度的闪动。每闪动一下，船身就向一旁倾斜，迎着海浪猛烈冲击前进，叶子从脚跟到身上都感受到了。

叶子随着船身上下摇晃，昏昏沉沉的，一夜未曾合眼，注视着眼前交替出现的黑色波峰和浪谷。寒气透过浓密的头发一点点渗进脑袋里，开始时还感到特别舒服，可不大会儿便感到头痛发麻……忽然，一阵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的令人讨厌的寂寥感象邪风一样袭击着叶子。上船后萌发出的春草般的生机一下子被摧残掉了。她太阳穴阵阵作痛，恰似大哭一场之后不愉快的睡意中，心里泛起的呕吐感。叶子急忙看看四周，散步的人早已绝迹，可她再也没有力气回到船舱，便用右手狠狠按住额头，脸伏在栏杆

上，仿佛祈祷般地闭上眼睛，但是，无法形容的寂寥感仍是有增无已。叶子蓦地想起身怀定子时那种剧烈的痛苦反应，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回忆……定子……叶子摇摇头，似乎不堪忍受这种痛苦回忆的折磨，便睁开眼睛想不住地看那翻腾的波浪，以便驱散愁绪，可是看了一眼便感到头昏眼花，一会儿也支持不住，又趴下了。她极力想止住情不自禁流露出的深沉而悲伤的叹息，但也无济于事。当她感到是"晕船"时，身子已经因为要呕吐而索索发抖了。

"吐出来也好！"她这样想着，就在身子离开栏杆那一瞬间，浑身的力气都从腹部集中到胸前，脊背不由得抖得厉害。此后，她仿佛进入了梦境。

过了一会儿，叶子有气无力地掏出手帕擦拭嘴角，孤苦地看了看四周。甲板上也和波涛一样荒无人迹。原来漏出灯光的舷窗全被窗帘遮住了，漆黑一片，左右没有一个人。也许是心情不该如此放松，叶子胸中的痛苦突然又涌了上来。她再度靠在栏杆上，热泪刷刷地淌了下来。恰似砍落一块高悬的巨石，往事化作一个巨大的悲哀在撞击她的心房。从她记事时起到现在已25年，那颗紧张的心从未象现在这样尽情放松过，以致使她在悲哀中感到痛快。叶子一边浸沉在这种空虚的哀绪中，一边把额头放在重迭的双手上，靠着栏杆深深呼吸，又抽泣起来。她那患暂时性贫血的头部，凉得如死人一般，哭着哭着，叶子忽然感到被谁引入昏睡之中。当一下子被什么惊醒睁开眼睛时，又不知从什么地方袭来一阵深不可测的愁绪。真是在悲哀中感到痛快。叶子就是上小学时想哭也在人前咬紧牙关不哭，而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哭泣。在她看来，让别人看到眼泪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和乞丐讨饭、老人说胡话一样丢人。然而，叶子就在这天晚上想随便在什么人面前能够痛痛快快哭一场，甚至想在某人面前哭哭看。她想可能有人来

怜悯自己，便以这种心情，象个小姑娘似的天真地哭了起来。

这时，从甲板那边传来了皮鞋的声音，是两个人的脚步声。直到现在还一直想扑在谁的怀里哭上一场的叶子，一听到脚步声马上又紧张起来，连忙擦去眼泪，刚要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可是已来不及了。来的人已走了过来，认得出是穿一身西服的田川夫妇。即便是叶子也不能装看不见把他们让过去。她擦掉眼泪，抬起左手，向上拢了拢蓬乱的头发，这时田川夫妇已来到跟前。

“哎哟，是您呀！我们有点事来晚了，这么晚了还在外面，不冷吗？您感觉怎么样？”

田川夫人巧妙地使用了对晚辈常用的字眼，明明白白地说了这么几句，便瞅了叶子一眼。田川夫妇仿佛很快觉察到叶子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叶子对此感到非常不快。

“因为突然来到这个很冷的地方，我的头有点晕。”

“吐了吧……那可不好！”

田川博士做出非常同意夫人的话的样子，连连点头。身体肥胖的博士穿一件厚大衣，夫人穿一身暖和的苏格兰粗呢长衣襟服，头戴一顶俄式帽遮住眉宇，举止文雅的叶子在他们面前站着，个头儿虽很高，看起来却象他们的女儿。

“咱们一起走走怎么样？”

田川博士刚说完，夫人马上附和说：“很好呀，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的！”并催促叶子散步。叶子只好一边听着他们二人咯吱咯吱的皮鞋声和自己的拖鞋声，一边跟在夫人一侧在甲板上走了起来。船吱的一声倾斜得很厉害，叶子站稳中心刚要迈步时，心中又感到不快。她强作镇静，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博士每当与夫人谈话的间歇，就想做出一副同情的面孔，把话题引向叶子。但夫人总是把叶子该说的话抢过去说了，所以，

博士特意想好的话又告吹了。叶子倒把这看成是好事，边思考自己的问题，边跟他们走。过一会儿之后，大概是活动了的缘故，叶子逐渐不感到呕心了。田川夫妇自然不去谈叶子，他们二人开始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心里紧张得要命的叶子，对他们的聊天一点也没有兴趣，倒是听了他们那种无意义的废话象妨碍自己思绪的噪音一样感到讨厌。这时，她无意中听到田川夫人说声“事务长”，不禁如针扎一般吓了一跳，马上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竖起了耳朵。她对自己如此错乱的神经真是无能为力。

“他好象是个不好惹的人呀！”这是夫人的声音。

“好象是的！”博士的声音里带点笑意。

“听说赌博可是个能手！”

“是呀！”

关于事务长的话题谈到这里就完了。叶子不由得感到不满足，心里期待着再谈点什么，可没有往下谈的迹象，便遗憾地又自我沉思起来。

过了一会儿，夫人又开始谈事务长的传闻。

“坐在事务长旁边吃饭真烦死人！”

“要是这样，就让早月换个座位好了。”

叶子在黑暗中眼睛里射出尖锐的光，窥视着夫人的样子。

“不过，两口子在一张桌上并排坐着可不合礼节呀……对吧，早月？”

夫人开玩笑似地说，回头看看叶子笑了笑，这并不是等待叶子回答。夫人好象第一次发现叶子似的，询问起叶子身世方面的各种情况。田川博士也不时补上几句亲热的话。叶子尽管开始时还彬彬有礼地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回答，但话题越来越深，叶子想到田川夫人是一个不关心他人的人，与她自以为是上层社会的贵妇人很不相称。夫人问的事原本是世上常见的事，可叶子却认

为，自己在一个不沾亲带故的人的面前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便顿时心头火起。叶子想，夫人对一些明明知道的无聊事，甚至木村的事都追根刨底地问，究竟要干什么？如果一位老者对他人絮絮叨叨地谈论从前的事，那至少也许是一种安慰。常言道："对老人谈过去，对年轻人谈未来。"夫人连这点交际常识都不懂，真是个愣头愣脑的人。那充满血腥味儿的身世，甚至自己都想悄悄地不动声色地了结……自己又不是老人！叶子想这是田川夫人别有用心的恶作剧，由于充满敌意，叶子咬住了嘴唇。

然而，这时田川博士借着从客厅中透出的灯光看一下表，已是差10分到8点了，因而提议回房间去，叶子没吭一声。三人下台阶时，夫人似乎一点也未觉察叶子的情绪——要不，就是觉察到了，故意装作没有觉察的样子——冷不防问叶子道：

"事务长也去您的房间玩吗？"听到这话，叶子心中不由得涌出一阵难言的忿怒，本想对夫人尽情地施展一下自己拿手的讽刺挖苦的本领，可心情转而平静下来，故意沉着地说：

"不，一次也未曾来过……"听起来很象装糊涂似的。夫人还是一点也未觉察叶子的心情似的，小声嘀咕说：

"噢，是这样。他可常到我这里来麻烦我呀！"

"有什么可骄傲的！"叶子心中没头没尾地这样想着，但嘴里一字也未说。敌意——也可以说是嫉妒——从这一瞬间起就深深扎下了根。当时夫人如果回过头来看看叶子的表情，叶子就会情不自禁地把博士当作挡箭牌而不揣冒昧地用博士取代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叶子肯定会在瞬间闪电般地敏捷地做出一副坦率的面孔，但她却一言不发地默默告辞，与二人告别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室内热得如蒸笼一般。叶子已不再感到恶心，但心中憋得慌，便急忙取下大围巾扔在地板上，一头倒在长椅上了。

真奇怪，叶子的神经有时过敏得自己也难以对付：忽而对那种谁也未注意到的气味喜欢得不得了；忽而大不高兴，大不协调，就象人们穿的衣服颜色很不一致似的；忽而白白地去想周围的人都象个萎靡不振的木偶；忽而对空中静静行走的云脚感到头晕目眩，眼花缭乱。这些令人忍受不了的东西一个接一个，但她还未曾有过象这一夜那样神经过敏。她甚至感到神经末梢就象被大风刮的树枝似的沙沙作响。叶子双腿紧紧盘住，用足力气，随后把右手四个手指收齐，又用美如水晶的坚硬牙齿，狠心地使劲咬了咬指甲。她象打冷颤似地索索发抖，从两脚一直传到头顶。她不知是冷还是热造成的。她在焦躁不安中，呆呆望着打开皮箱也未盖上而弄得乱糟糟的房间。她两眼模糊得很，忽然瞥见事务长的名片在散落的东西里便弯腰拾起，撕成两半又扔到地板上。叶子把它撕碎了，没什么反应。她睁大眼睛环视四周，还要找到一个会有灵敏反应的东西。她忘记拉上窗帘，心中忐忑不安地想自己这种窘态是否被谁看见了呢？突然想站起来时，她感到窗外有人。似乎是田川博士，也象田川夫人。然而，不会是他们，因为他们已回房间了。事务长……

叶子仿佛是一个被人瞧见赤身裸体的女人似的，拘谨地伫立在那里。她抖得很厉害，便毫不犹豫地拾起地上的长围巾放在胸口上，接着又从皮箱里取出披肩，和长围巾一起抱着，象个逃犯似地仓皇地离开了房间。

船身摇晃时木板与木板摩擦发出的讨厌的声音，在大部分船客进入梦乡的寂静的夜晚，听起来格外地响。在自动平衡器上燃着的蜡烛在壁板上形成一个奇怪的角度，毫不晃动地放出暗淡的光。

叶子开门来到甲板上，甲板那边同刚才一样，照例是波涛滚滚。从大烟囱中冒出的煤烟，宛如漆黑的银河，劈开没有月亮的

天空贴着水面斜飘而去。

十 三

由于这儿没有星光，在黑夜也能知道哪儿有乌云。以为乌云就在头上，可抬头一看，离得很远，看起来令人目眩；以为乌云在远方，可一看，近得劈头盖脑而来。寂静的天空呈现出铅色，犹似低垂着数不清的羽毛，在与同样阴暗的海洋相连的地方涌起波涛，在黑暗中翻腾，没完没了地咆哮着。竖起耳朵一听，水与水剧烈撞击的深处，发出“哦依—哦依，哦依，哦依—”的一种奇怪声音，在船的两侧响着。叶子在前后左右大幅度倾斜的甲板上，一边斜着身子吃力地把握重心，一边摇摇晃晃地走到船桥跟前的船口背影处，用披肩把脖子以下深深围住，身子靠着白漆涂成的板墙站在那里。这地方是下头风，从桅杆垂下的钢索之类被风动，在头上发出声响，靠近阿留申群岛的高纬度的空气饱含霜气，冷得使人想不到是九月末。可非常要强的叶子身上并不感到那么冷，如果说冷，那也是一种畅快的冷。衣服里面很快凉了下来，心剧烈地跳动着，乳房忽而碰到衣服上，忽而又离开，感到很凉，这种滋味很不好受。加之站在那里渐渐从脚尖开始发冷，以致膝下失去知觉，心情兴奋得令人奇怪，终于陷入幼时的老毛病——梦幻般的音乐错觉之中。她感到全身及心脏有着奇妙的高烧，在一种旋律中摇动。她什么也不看，而是凝神注视眼前，只见无数星星随着船的摇动而闪烁，以缓慢的节奏在那里静静地翩翩起舞。这当儿，帆索的叫声变成紧张而急促的低音，那个“哦依—哦依，哦依，哦依——”的说不上是心中的声音还是波涛声又颤巍巍地夹了进来，而涌起后又跌碎的一个接一个的大浪则起了高音的作用。声音变成形状，形状变成声音，然后又混在一起，

叶子用眼睛瞅着，用耳朵听着。她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在寒冷的夜晚到甲板上来。她宛如一个梦游病人，蓦地陷入一个奇特的世界之中。尽管如此，她心里的某一部分还异常清醒。她恰似一只燕子，在这音乐般的梦幻世界中，忽而翱翔天空，忽而降到地面，陷入种种遐想之中。

屈辱、屈辱、屈辱——闪着寒光的屈辱充满了叶子的脑海，田川夫人、事务长和田川博士的影子合着旋律令人眼花缭乱地在面前跳动。叶子仿佛用脑海中的一只手，讨厌地把他们驱散，可是毫无效果。田川夫人那张略微发青的、以讽刺的斜眼看人的脸，犹如小泡从搅浑的水中消失那样，晃晃悠悠地跑到上面去了。叶子刚一想这一下可好了，忽然事务长那双傲慢的眼睛在低调的伴奏下，一边在一动不动之中用力眨动着，一边紧紧盯住叶子的眼睛，以致把视网膜都要看穿了。“为什么事务长和田川夫人等人如此使自己烦恼？可恨！什么缘故……”叶子尽管瞧不起自己，可是平素那种对待男人的谄媚的神情涌到上眼睑刚要应付这些人时，心中顿时零乱地充满了对着太阳闭上眼睛时斜着乱飞的各种奇怪的光线以及类似的东西。星星在以缓慢的节奏摇摇晃晃、静静地跳舞。“哦依——哦依，哦依，哦依——”……叶子不由得怒从心头起。在这忿怒之中，所有的幻影都“刷”的一声不见了。蓦地，连忿怒也眼看着模糊起来，下面就是一片冷冰冰的死一般的混浊世界。叶子一时昏沉沉的，什么也辨不清了。

不大会儿，叶子又缓缓地陷入冥想之中。

她的幻想好象从烟囱里的黑煤烟中冒出来的横竖交叉停停飞飞、冉冉上升的火星那样，从淡淡的记忆的洞穴中左右摇摆地向纵深行进。她沿着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最底层的迷路，战战兢兢地走下去，这时，在数不清人的面孔最后面，她看见了一位穿着长襟红衣的灿烂夺目的男子。回响在叶子心房周围的音乐，在这一

瞬间一下子都平静下来。在恐怖得耳底几乎嗡的一声的寂寥中，传来了船头破冰时那种寒冷的时钟声："哨哨，哨哨，哨——"叶子并没有想看几点钟了，只想辨认模模糊糊浮现在眼前的很象木村的那张脸，可不管怎样辨认，也是令人焦急地辨认不清楚。叶子烦躁不安地想，不可能是木村。叶子想："木村不是我的丈夫吗？这位木村怎么会穿一身红衣服呢？……可怜的是，木村大概是从旧金山来到西雅图，此刻正焦急难耐地等着我的到来，可我现在却干这种事，在这里盯着那位穿红衣服的男子。木村在焦急难耐地等我？大概如此。可我做了木村的妻子，其结果，我非常清楚那位焦急难耐等待我的木村会变成什么样的丈夫。可恨的是男人……木村也好，仓地也好，……事务长又出现在脑海里。对啦，到美国以后再冷静考虑一下怎样生活吧。就是木村，也是一位反应灵敏的人。要是在那里能筹措一笔钱，就把说什么也不介意的定子叫到跟前来。啊，要是定子的事，木村本来已经答应了的。即使如此，木村穿一身红衣服可太怪了……"叶子忽然又看了看穿红衣服的男子。事务长的脸和那身红衣服是非常般配的。叶子吃了一惊，又拼命强打精神睁开沉重的眼睛，以便进一步看清那副面容。

一看，正是事务长拎着提灯，穿着啡咖色大衣早就站在叶子的面前。

"阿冈，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这里？……今晚你有点怪呀！……你还有个朋友在这里呀！"事务长边说边打起精神，回头看着身后。在事务长后面，伫立一位面色苍白、看上去很胆怯的青年，他就是上次在饭厅里同叶子目光相遇时激动得发抖，头都抬不起来的那个标致的小伙子。

叶子眼睛分明睁开了，可还在梦境之中。从发现事务长那一瞬间又响起的波涛声，一点也没有刚才那样的音乐般的旋律，只

是变作狂热的噪音向船上袭来。然而，叶子现在头脑昏昏沉沉的，以致自己一点也辨别不清现在的境界真是现实的境界吗？刚才沉浸在奇妙的音乐般错觉的境界是梦幻的境界吗？她仿佛感到那个荒诞离奇的冒险心理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眼前因酗酒而胀红了脸的事务长变作一个蛊惑性的令人讨厌的幻影，试图胁迫叶子。

“我喝多了点，整天干那些没完没了的活儿，睡不成觉。我想出来散散步，转到甲板上，阿冈……”事务长边说边回过头说：

“这个阿冈这么冷还把身子从栏杆伸出去，呆呆地望着大海。我刚要劝阻他，把他带回船舱，不料又碰到了你。世上真有好奇的人，眺望大海有什么意思啊？不冷吗？披肩都掉了！”事务长不知说的什么地方土话，声音嘶哑，听起来与事务长的为人很相称。叶子一边这样想，一边听完事务长的话，这才感到分明是睁开了眼睛。于是，她简单地回答一句：

“不。”说完，仿佛在梦中用上眼珠看人似的，出神地望着事务长的倔强的面孔。随后，又沉默下来。

事务长还是用傲慢的目光瞥了叶子一眼说：

“年轻人需要照顾……喂，回去吧！”事务长加重语气说，一边旁若无人地格格大笑，一边催促叶子。在大海的凄凉呼啸中听到的这种笑声，恰似魔鬼的笑。。叶子虽想到“年轻人……”这句话是故作老成的样子，但她没有反唇相讥，仿佛事务长有权说这种话似的。叶子乖乖地捡起披肩，想照事务长的话跟在他后面，可她看来是在那里站的太久，双脚沉重得动也动不得，仿佛被磁石吸在那里似的。由于寒气，叶子想把开始麻木的膝关节弯曲一下，只感到痛得象断了筋似的。漫不经心地刚要迈开步子的叶子，情不自禁地把向前倾斜的身体吃力地向后支撑住，可怜巴

巴地呆立在那里喊了一句：

"嗳，等一等！"刚想跟在事务长后面的名叫阿冈的青年听到喊声后，很快停住脚步，回头朝叶子看了看。

"刚认识您，就不客气地麻烦您，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您的肩膀不知能否让我扶一扶？我的脚尖不知怎么搞的，好象冻僵了……"叶子皱皱眉头，显得很漂亮。阿冈感到这些话象拳头似的接连打在自己的心上，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便横下一条心，一声不吭地走了过来。青年身材苗条，个头与肩宽同叶子差不多，他在索索发抖，叶子在手未搭在他的肩上时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事务长头也不回，鞋后根发出吱吱响声，已走出四五米远了。

叶子伏在象马皮一样敏感的不住发抖的青年肩上，象对待仇敌似的盯视着又黑又大的事务长的背后，慢腾腾地走着。西洋酒芳醇的甘香犹如一团浓厚的雾霭，笼罩在尚未醒酒的事务长的周围。事务长那放纵的心扉，现在还大大咧咧地敞开着。在他那漫不经心地晃动着的肩膀的背后，会有一股可怕的欲火在熊熊燃烧着。叶子无意中受到原始人初次品尝禁果的欲望的驱使，只想把事务长的内心世界反复看穿看透。加之她搭在青年肩膀上的手，明显地感到青年在颤抖，尽管青年身材苗条，但其肌肉仍不失男性强壮的弹力。因此，这两位男子给她奇怪的刺激都凝聚在一起，使她产生一种恐怖之感。木村……你最好不要说那些令人讨厌的多余话，还是一声不吭地看着为好。她把心中闪过的片断的木村面影，象扫落叶一样扫掉，只想沉浸于眼前见到的蛊惑之中。她口干得要命，放在阿冈肩上的手由于生理作用变得又冷又硬。她睁大热泪润湿的眼睛，一个劲地盯着事务长的背影，身子摇摇晃晃、昏昏沉沉地紧靠着阿冈。她从口中吐出的气热乎乎地从阿冈的侧脸流过。事务长一边小心地用提灯照着两旁，一边走着，他在思考怎么收拾一下甲板。

叶子关心地凑到阿冈耳边问："你去什么地方？"声音不如平时那样清晰，却充满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女人才能说出口的那种娇滴滴的亲热劲儿。阿冈由于激动，肩膀抖得更厉害了。这位青年一时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过了一会儿，才怯生生地说："你呢？"问完便热切地等待叶子的回答。

"我打算到芝加哥。"

"我也……我也想去那里。"阿冈等不得似地颤抖着声音斩钉截铁地说。

"你也去芝加哥的大学吗？"

阿冈十分恐慌。怎样回答呢？他特别偈促不安。过了不久，他含含糊糊地嘟囔说：

"嗯。"然后，他不吭声了。这个天真劲儿……叶子在黑暗中目光炯炯地微笑着，很怜爱阿冈。

然而，就在怜爱这位青年的同时，事务长的背影从叶子的眼中斜闪而过。这岂不是怜爱青年的自己又被事务长怜爱上了吗？自己以憎恨的目光望着始终走前一步的事务长。叶子对这种未曾体验过的憎恨心理真是无能为力。

叶子同二人分别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几乎陷入神经错乱的状态。眼睛虽睁得大大的，但仍和瞎子一样，并没有看见房间里的东西，冰冷的手不安地忽而抓住衣袖，忽而又松开。叶子拼命地甩掉长围巾和披肩，不耐烦地只解开衣带，也没有打开梳发便倒在卧铺上，就那么躺着双手死劲地抱个羽毛枕头，把脸埋在里面了。不知为什么，泪水象决了堤似地流了出来，而且越流越多，浸湿了床单，而充血的嘴唇却在打哆嗦，浮现出可怕的笑。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由于哭累了，她什么也没盖便沉沉入睡了。刺眼的电灯光直到第二天早晨还照在这位娇媚懒散、和衣而卧的叶子身上。

十 四

不管怎么说，乘船旅行是单调的。即使海上的波涛和天空的云日日夜夜一刻不停地改变着姿态，不擅长写诗的普通船客也只能对此投以无可奈何的倦怠的目光。在完全与地面生活隔绝的船上，哪怕是芝麻大的一点小事，也可期望成为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大事件。在这种生活中，叶子自然成为船客的注意焦点和议论的中心，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每天冒着冰冻一般的浓雾小心翼翼向东驶去的小轮船这个社会里，人们饶有兴味地时刻注视着妖艳妙龄的叶子的一举一动，尽管人们不知道她的隐私，却感到她似乎有着凄凉的往事。

度过了这种奇怪的心烦意乱的一夜之后，第二天叶子又和平常一样，任凭别人怎么说，也不为其所动，尽管弱点险些暴露，但也一点未出破绽。她不再象初次到饭厅时那样谨小慎微，而是不时带着天真少女那样明朗的表情和船客们交谈。只是她来饭厅时穿的那身衣服，对于无聊之极的人来说，就足以给他们一种好奇的期待。叶子有时象一位深居简出的闺秀那样文雅，有时象颇有修养的艺术爱好者那样高尚，有时象超脱习俗的女冒险家那样大胆。她这种反复无常的极端变化，即使出现在一天，人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只能说明她的性格中潜藏着复杂的因素。当绘岛丸停靠在横滨码头时，人们的目光集中在田川夫人身上；如果把田川夫人拿到叶子这位宛如遇到海水而复活的美人鱼似的女人身旁比一比，那身份、阅历、学识、年龄等这些森严的资格倒使夫人陷入一种呆板陈旧的框框中，只能使人感到夫人象个没有供奉神灵的宫殿那样空虚乏味。田川夫人由于女人特有的敏感，似乎很快发现了这一点。传到夫人耳边来的，全是叶子的风闻，而关于夫

人本身的评论便很快销声匿迹了，甚至夫人有时感到连田川博士都表现出忘掉了自己存在的样子。在饭厅里隔着桌子对面坐着的两口子，露出一副互不相识的面孔互相偷看，这一点叶子早就看出来了。话又说回来，夫人一直象对待自己孩子似的对待叶子，事到如今也很难对叶子采取一本正经的态度了。显然，夫人的表情经常流露出戴着假面具陷害人这种女人特有的乖僻的妒意。然而，在实际处理上，尽管不心甘情愿也得强忍着，或把自己降到叶子之下，或与叶子平起平坐，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样，夫人对叶子的态度便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叶子却佯装不知，随夫人的便，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叶子本来就清楚夫人在仓促之中采取的措施对夫人是极为不利的，对自己则是意外的幸运。果然，田川夫人的让步不但没有给夫人带来任何同情与尊敬，反而使自己越来越走下坡路；叶子不知不觉抬高了自己，以致与夫人平等交谈都习以为常了。一蹶不振的夫人变得老而无用、语无伦次了。她忽而对叶子热情得可怕，忽而板起面孔说风凉话，忽而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象对待陌生人一样。叶子恰似观看玩蛇的把快死的蛇弄得翻滚一般，一边冷冷嘲笑，一边体察夫人心中的纠葛。

男人们对单调的船上旅行感到厌倦，急于寻找强烈的刺激，便无意中卷入了这两位女人为中心的漩涡中。田川夫人和叶子的暗斗虽然在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但也不能不自然地给男人们以刺激。平静的水面上偶然吹来一阵微风引起一点小涟漪，这点小变化在船内也是一个事件。看来，男人们会无缘无故地感到一种紧张和兴趣。

田川夫人似乎以女人微妙的本能和直觉来加紧探索叶子的内心世界，终于抓住了要害。在此之前一直对事务长流露出瞧不起神气的夫人，如今一反常态，在饭桌上与事务长亲切交谈，甚至

超过了挨着坐的两个人的关系，以致田川博士都迎合夫人的意思找借口经常出入事务长的房间，还在夜晚把事务长约到田川夫妇的房间来。田川博士本是轮船的上座客，事务长不会错过机会的。仓地事务长甚至让他们夫妇帮助船医兴録，以调节他们的旅行情趣。田川博士的船舱中直到夜里很晚还灯火辉煌，夫人的朗朗笑声一直传到舱外，这已不稀奇了。

叶子虽然忍受了田川夫人的这种态度，可在心中只是付之一笑。她意识到胜利在握，这反倒使她感到宽慰，至于夫人想把事务长俘虏过去，她压根儿就没当一回事。夫人胡乱猜测人家的心，那是打错了主意。问题在于事务长会怎么办。脱出母胎就没有受到任何训练而成长的粗野的兽性，连做了什么和该做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怎能引起事务长的兴趣？事务长要是被这种人勾引过去，自己早就高高兴兴地向木村求爱了。打主意也得看对象嘛！想到这里，叶子恨得咬牙切齿。

一天傍晚，叶子同往常一样到甲板上散步，只见阿冈一个人无精打彩地依在栏杆上注视着大海。叶子象个顽皮的小孩偷偷放轻脚步走近，冷不防站在阿冈身旁，肩膀都要挨上了。阿冈对突如其来的人非常吃惊，转过脸去刚要走开，叶子死乞白赖地拉住他的手，把他留住了。难怪阿冈想溜走，脸上还明显地挂着泪痕。小个子的阿冈带着从少年刚到青年那种腼腆的气质，在一切都显得粗野的船内，尤其使人觉得文雅可爱。叶子不仅同他开玩笑，也对这位青年感到一种淡淡的爱。

“你好象哭了吧？”

叶子歪着脑袋，好象一个小姑娘询问另一个小姑娘似的，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问道。

“我……没有哭！”阿冈脸上泛出红晕，说着就要骨碌一下把身子转向旁边，不管怎样，这个动作很象小姑娘的动作。叶子

真想把他的身体以及身体内部那颗心紧紧搂住，又靠近他说：

“不，不，你是哭了！”

阿冈无可奈何地望着眼皮下面的大海，感到无法脱身，便大模大样地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擦眼睛。随后，带点怨恨的眼神，才从正面看着叶子。阿冈连嘴唇都红得跟草莓一样。他那苍白皮肤中透出的红晕未能逃脱对色彩敏感的叶子的眼睛。不知为什么，阿冈非常激动，叶子把他那因激动而索索发抖的手连栏杆一起死死地按住了。

“喂，用它擦一擦吧！”叶子从和服袖口袋里掏出一块香气扑鼻的小亚麻布手帕。

“我有手帕。”阿冈不好意思地回头看看自己的手帕。

“你为什么哭啊？……哎，我净问些多余的话。”

“没什么……只是望着大海就不由得眼泪汪汪的了。我身体太弱，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伤感，真没办法……没什么的……”

叶子十分同情地点点头，阿冈非常喜欢就象这样地同叶子在一起，叶子对此也非常清楚。过了一会儿，叶子把自己的手帕放在栏杆上说：

“你方便的话到我房间来，咱们再慢慢聊聊。”说完便回去了。

在此之前，阿冈决不去叶子的房间，但自此以后，二人便经常亲切交谈。阿冈虽是个不善交际、寡言少语、涉世未深的纯朴青年，可叶子只用几下子很快就消除了隔阂。而且，深入谈心之后，感到他是一个举止文雅、纯真而聪颖的青年。他对一个年轻的姑娘过去未曾有过这样的腼腆羞涩，所以，对叶子亲热得难解难分。叶子也怀着同性恋的心情喜欢阿冈。

事务长接近阿冈正是在这时。阿冈不同叶子谈话时，总是和事务长散散步。可阿冈对好象是事务长的亲友的两三位船客，却

从不搭腔。阿冈经常对叶子讲事务长的事。他说事务长表面看起来粗暴，实际上是一位有头脑的没有年龄和地位隔阂的亲切的人，还说再同事务长处一段看看。他每这样说，叶子都激烈反对。叶子想阿冈与这种人谈得来真不可思议，嘲笑这种人哪一点长处与阿冈有共同之处？

被叶子吸引的不只阿冈。午饭后，人们聚集在沙龙里，大体上可分三种人。田川夫妇周围的人最多。这里有外国人团体，那些日本的政治家和实业家们无疑都争先恐后地跑到这里。那些年轻的留学生和学者们象一条细线似的拴在这里摆开阵势，随后这条线又变得粗大，招来叶子和一群少男少女们。在饭厅里被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张口结舌的外交官助理等人，成为第一个联络点。阿冈在众人面前不好意思，不愿露出和叶子很亲近的样子，便采取了不即不离的态度。在这里毫不客气地同叶子打得火热的是孩子们。穿着雪白的平纹细布、扎着大红发带的小姑娘们和穿一身水兵服显得很轻便的男孩子们象花环似地聚在叶子的周围。叶子轮流地搂抱他们，讲故事给他们听，这种样子在船内值得一看。有时，沙龙的人们都顾不上谈话，而对这般可爱的光景看得入了迷。

只有一伙人与这群人毫无关系，那就是以事务长为首的三四个人。他们总是围在房间一角的小桌旁，桌上备有喝威士忌用的小杯子和水。香味扑鼻的烟草味儿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他们每当窃窃私语时，便发出旁若无人的大笑声。不过，他们有时还聚精会神地竖起耳朵听田川那伙人谈话，还从远处突然插上几句风凉话。不管是谁，人们都把他们叫"大儒学派"①。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阿冈等人本能地讨厌他们。叶

①原指以苏格拉底的弟子为始祖的哲学一派，转用于敢于无视现实、讥讽世间的讽刺家。

子不知怎的，认为这伙人不大好交。他们看起来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其实对自己一直进行认真的观察和注意。

然而，无论如何，在船里所有的人中，叶子对事务长是最满意的。即使自己告诫自己说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但也一点不起作用。就是在沙龙里同孩子们玩耍时，叶子也意识到自己总是偷偷为事务长做出一种蛊惑性的姿态。事务长要是不在场，叶子甚至觉得提不起精神哄孩子们玩。这时，小孩子们必定露出一副无聊的面孔，或者直打哈欠。看到这种情形，叶子更感到乏味。于是，有时就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尽管如此，看来事务长并未对叶子给予特别的注意。这使叶子越发感到不快。夜晚在甲板上散步时，叶子听到从田川博士的房间里传出事务长的无拘束的大笑声，不由得心头火起，用那种仿佛能穿透铁壁的尖锐的目光注视着发出声音的方向。

一天下午，乌云密布，天气很冷。船客们受不了船身摇晃，大都关在自己的舱室中，沙龙里空无一人。叶子利用这个机会找来阿冈，在房间的角落里，二人几乎膝对膝地坐在摩洛哥山羊皮的折叠长沙发上玩起了扑克牌。阿冈平素对这类游戏一点也不感兴趣，可能和叶子单独在一起，似乎感到非常幸福，便十分快活地玩起来了。叶子一边饶有兴味地看他从细嫩的手中拙笨地丢牌和取牌，一边接着上次的话题聊了起来：

“那天晚上，你也说去芝加哥吧？”

“嗯，我说了。……我出这张牌可以吗？”

“哎呀，太可惜了……有没有小一点的？……你到芝加哥，去芝加哥大学吗？”

“这张可以吗？……我也不大清楚。”

“你说不大清楚，这可就怪了！你没有定下来到哪儿就到美国去呀？”

"我……"

"我要这张……我……什么？"

"我呀，……"

"嗯 "

叶子放下手中的牌，抬起了头。阿冈象忏悔似地低着头，胀红了脸，摆弄着扑克牌。

"我真正去的地方是波士顿，那里有一位我家提供学费的学生，他当我的监护人……"

叶子似乎听什么奇闻似的望着阿冈，阿冈更加难于启齿地说：

"自从见到您之后，我也想去芝加哥了。"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连词尾都听不见了。多么可爱呀！……叶子又凑近了阿冈。阿冈严肃起来，脸都变得苍白了。

"要是惹您生气了，请原谅！……我只是……想去您去的地方，什么原因……"阿冈要哭出来了。叶子不由得要拉住阿冈的手。

就在这当儿，事务长急匆匆走了进来。他没看叶子一眼，强拉硬扯地把阿冈领出去散步了。阿冈顺从地跟在他身后。

叶子火冒三丈，一下子从座位站了起来，准备狠狠批评事务长的不礼貌。这时，突然有一个念头从叶子的脑海里闪过："事务长一定在什么地方监视着我们！"

木然伫立在那里的叶子，脸上隐现出微笑，恰似一个被人瞧见乳房的小孩子那样。

十五

一天早上，叶子没想到起得很早。船快到美国，纬度逐渐下

降，寒气渐少，但不管怎么说，立秋的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叶子想从温室般的船舱中接触一下这种清爽的空气，便来到甲板上。绕过右舷来到左舷时，不料眼前出现陆地的影子，便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脑海里已经消失十来天的东西，从海面隆起，在这里连成一片。叶子闪烁着好奇的目光，不禁迈开刚才停下的脚步，来到栏杆附近眺望。那里是温哥华岛低缓的山脉，茂密的俄勒冈松树一直延伸到白浪剧烈冲击的岸边。远方熠熠闪光的湛蓝色不知什么时候变成波涛汹涌的沿海的青灰色，前面的暗绿的树林在阴沉沉的天空下显得十分荒漠。这副景象很惨。也可能离得太远，即使船再往前开，景色也是毫无变化，眼前总是一片凄凉。晨曦从旧棉絮般的薄云中透出，无力地照了下来，每当这时，那捉摸不定的变化着的光和影便轻柔地掠过山和海。叶子已习惯了漫长的海上生活，眼睛里对陆地的印象反倒有点不愉快，恰似看到什么脏东西一样。再过三天，船就要不情愿地在西雅图抛锚了。与对面的陆地相连的地方就是西雅图。在那块松林被伐倒平整一点的地方，稀稀落落盖了些小屋，小屋越往东越多，最后成为一簇房屋。那里一定是西雅图。在凄凉的秋风吹遍的小海港城镇的码头上，在各国野蛮的工人成群的地方，这艘小小的绘岛丸拖着疲惫的躯体到达时，那个木村就会十分机敏地以同美国人一模一样的态度，带着与周围景致很不相称的明快神情，爬到舷梯上来——这种景象叶子都活灵活现地想到了。

“不，不，无论如何也不愿和木村在一起。我还是回东京吧。”叶子象个缠人的孩子似的，事到如今才认真地考虑这件事。

水手长和一位男招待穿着皮鞋和草鞋，并排走了过来。走到叶子身旁时，叶子转过身来，二人这才有礼貌地说声“您早！”那神气真象对待亲热的上级一样，尤其是水手长还补充说，“让

您受委屈了，不过，还得等三天呀！这次海上旅行您可帮了大忙，从昨晚起，老水手就明显地好起来了。”

叶子不仅是一等舱客的话题，也不仅是上级船员间的谈论对象，而且，在漫长的海上旅行中，无意中成了下级船员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在海上航行的第八天，一位老水手在前甲板工作时，脚尖被锚链夹住而骨折了。叶子在甲板散步时偶然发现了他，比船医还快地跑了过去。只见老人把身子躬着象个肉瘤似的，痛得直挣扎。叶子跟在老人身后，到水手房门口时，跟来许多看热闹的船员和旅客。可走到门口时，连船员都不敢进去。那里面谁也不知道有什么秘密，反正在船上一直被看成比驾驶舱还危险，因此，连门口都有一种威胁人的恐怖感。可叶子看到老人痛苦挣扎的样子，早已把这些置之度外。叶子想：那老人要是被当做绊脚石看待，说不定就被杀了。这么大的年纪还在海上干重活儿，他可能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吧。这个想法不住地袭扰着叶子的心，所以，叶子好象被那位老人牵着走似的，一直走到台阶下的水手房里。一股污浊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在背阴处一群乱哄哄的人中响起一阵嘶哑声。在黑暗中呆惯了的水手们，一下子就瞧见了叶子。这时，一种兴奋很快弥漫房间的各个角落，随后变作奇怪的谩骂声，铺天盖地向叶子逼来。一个大汉穿一件肥大的裤子，上身一丝不挂，露出健壮宽厚多毛的胸脯，不慌不忙地从人群中站起来，很不礼貌地从叶子身边擦过去时，死死盯住叶子的面孔，大声叫骂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逗得那伙人哈哈大笑。然而，叶子象照顾快死的孩子母亲那样，对此不屑一顾，在老人身旁整理床铺，垫上枕头，以便老人能躺下。干完这些，叶子还未离开。老人被放在这种又脏又乱的地方没人管，叶子见到后不由得泪流不止。当离开时，叶子硬是把船医兴录拉到这里。然后，她象个有权威的人那样，对水手长做了明确指示后才放心地慢慢

走出房间。叶子对自己做的事很高兴，脸上现出孩子般的喜悦。她这种表情似乎在黑暗中也未逃脱水手们的眼睛。她出去时，再没有一个人骂她。自此以后，水手们不管是谁，都把叶子叫“大姐大姐”的了。谈起此事，水手长是很感激叶子的。

叶子向水手长热情地询问病人的各种情况；实际上，水手长告诉她之前，她竟未想起此事。水手长提及此事后，她又突然对那位老水手放心不下。水手长说老人的脚最后好象残废了，但不那么痛了。叶子这才放心，眼睛又望着陆地方向。水手长和男招待的脚步声在走廊那边渐渐消失了。叶子的脚下只能听到隐约的马达声和浪打船舷的声音。

叶子还想思考一下自己的事，便聚精会神地望一会儿单调的陆地。这时，叶子眼角忽然瞟见内着漂亮的西洋绸睡衣、外穿厚大衣的阿冈向自己走了过来。夜晚也好，早上也好，叶子单独一个人时，阿冈不知在何处怎样知道的，总是不知不觉来到叶子身边，所以，叶子好象正盼着他似地转过身来，对他露出早晨那种清新而温柔的微笑。

“早上还很凉呢。”阿冈说着，就象对人忸妮的小姑娘那样红着脸，来到叶子身旁。叶子不言不语地微笑着拉过他的手，二人便小声亲密地交谈起来。

这当儿，阿冈好象突然想起一件大事似的，甩掉叶子的手说：

“仓地先生说啦，今天务必求你办一件事。”叶子“那么……”一声，想略为表示理解的意思，但无意中发觉语气很不痛快。

“找我有什么事呀？”

“什么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们谈好了。他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一个好心人呀！”

“你还蒙在鼓里呢！那种傲慢粗野的人，我才讨厌呢！……不过，他既然说想见我，我可以见他，就让他到这里来，你马上跑回去把他叫来。想见面就得有个想见面的样子嘛！”叶子的话变得很激烈了。

“他还没起来呢！”

“不要紧的，把他叫起来好了！”

阿冈为两位对自己亲热的人有机会接近而感到自豪和高兴，于是便匆匆跑去了。叶子看着他的背影，心突然怦怦跳起来，眉梢上刷的涌上一股热血。叶子又感到很气忿。

抬头望去，一直遮盖着晨空的棉絮般的秋云已处处绽开，清澈如洗的蓝天从云隙中露出，十分耀眼。甚至脏得变成青灰色的乌云都很洁白轻盈，挂着美丽的花边，叫人认不出来。大海的波纹明暗相间，单调的岛影也不再坚守它那顽固的沉默了。叶子再也抑制不住，越来越轻松畅快。决战……叶子抖擞精神，内心这样叫喊着。头脑里老早就把木村连根除掉了，剩下的全是孩子似的快活的冒险心理所支配。她感到有一种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奇特的巨大力量，不断把自己拖到一个想象不到的地方，虽然感到害怕，还是想跟着走，不管到何处。不论发生什么事，自己都决心身居中心而吸引着对方。叶子迄今为止一直是决不想干甩掉自己的事，这样一种想法和此刻涌上心头的想法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那种坚决丢掉全部思想包袱、身心任凭某种巨大力量摆布的轻松愉快，使叶子完全陷入梦境，甚至不能对比一下前后两种想法有什么不同。叶子象个孩子似的，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等着阿冈回来。

“不成啊！他躺在床上门也不给我开，光说些胡话。”阿冈说着，露出困惑的神情站在叶子的身旁。

“你真不中用！好啦，我自己去看看好了。”

叶子眼中甚至没有站在身旁的阿冈。阿冈正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叶子有点反常的心神不定的样子。叶子随后把这位青年丢在这里，从危险狭窄的台阶走下去了。

事务长的房间和驾驶舱隔着一个狭小阴暗的走廊，对于习惯阳光的叶子来说，必须摸索着走才行。机器的震动声犹如地震，一直传到走廊的铁壁，加上暖烘烘的呛人的蒸汽味儿使人很不舒服。叶子手摸着涂满锯末的咯手的铁壁往前走，总算来到办公室门前，向四下看了看，也没敲门，突然扭动门的把手。她慌慌张张的，好象顾不上敲门似的。门未发出声，顺利地开了。"门也不给我开……"从阿冈的话里，叶子想门一定是锁着的，所以叶子感到意外，但又觉得理所当然。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叶子不由得怔住了。刚才叶子不想被路过的人看到，便顾前不顾后地在无意识地走进房间的同时，"叭哒"一声把门关上了。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好象听到阿冈的叫声，刚刚起床的事务长，穿一身粗条纹绒的筒袖和服，眼睛显得发肿，把小山一般的巨大身躯弯屈在床上，惊奇地注视着突然闯进来的叶子。事务长仿佛在心中老早就把叶子看透了，却显得毫不在乎，连话也不常说。叶子站在这个男人面前一时连该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她强忍住焦躁，极力不动声色，保持冷静，可由于到现在尚未感到的慌乱，脑袋昏昏沉沉的，脸上浮现出自己都觉得是无聊的微笑。叶子对自己的愚蠢真是无能为力。仓地事务长从容不迫，好象事前完全清楚叶子要在这天早上来到自己房间似的。他也没对叶子问声早安，就说："喂，请坐！这里舒服些。"话音里蕴含着平时那种有点瞧不起人的亲热，随后把白天当作长椅子用的床稍稍让出一点给叶子。叶子甚至带有敌意的样子站在那里有点拘束地说：

"听说您找我有什么事……"说完感到话太直截了当，又后

悔了。事务长好象接着叶子的话头似地说："事情一会儿再说，你先请坐。"事务长这么一说，叶子只得照办。"你终归是要坐到这里来的哟！"事务长的话里含有预卜未来的语气，这使得叶子感到有点自暴自弃。"我难道为你坐下吗？"叶子这种对男子的习惯性的反抗心理无缘无故地被压碎了。她毫不客气地走过去，和事务长并排坐到床上了。

这一举动——这一无所谓的举动，蓦地使叶子感到了轻松。叶子在这一瞬间急忙把过去失掉的东西拉到自己身旁。于是，她斜眼看事务长，面带微笑，相信里面没有刚才流露的愚蠢。叶子性格深处隐藏的可怕的本来面貌完整地体现出来了。

"您找我有什么事？"叶子娇柔造作的声音里略含亲切的话语，同她那两片嘴唇很相称——那是容易引起人们肉感的厚实、机灵而谨慎的嘴唇。

"今天船就要到检疫站，今天下午。可是，检疫医生这家伙……"事务长象对朋友交心似的，把粗大的食指弯成一把钥匙状，做个往回拧的姿势，叶子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事务长又说："所以，必须叫他喝酒，然后玩扑克牌时还得输给他。要是有美人的话，还得让他见识见识。"事务长一边接着做手势，一边拿起枕头旁边的结实烟斗，用手指头按了按烟灰，便点燃了抽剩的烟。

"此人只要见到船就干这种勾当，所以，真象个海盗。头光秃秃的，象个海蜇，可实际上是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医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见一面看看。我要是一年到头呆在那里，也会如此的！"事务长说完，把右手中的烟斗放在膝盖上，转过身子从正面瞧着叶子。然而，叶子当时表现出并未认真听仓地讲话的样子，而是好奇地望着对面办公桌上放着的几张照片。她轻轻地挥动右手，驱散向脸上扑来的紫色烟雾。事务长也确实推测到叶子

的心理：正因为你想把我不礼貌地当作诱饵使用，我才一声不吭呢。尽管如此，事务长一句也不分辩，还是若无其事地伸手从搁板上取下装璜漂亮的金嘴香烟的小盒，一边说："来一支吧！"一边拿到叶子的面前。叶子仿佛根本没去想自己是否吸烟，而是盯住一张照片问：

"那一位是谁？"

"哪一个？"

"那一个。"叶子只说了说，没有用手指。

"哪一个？"事务长又问一次，死盯着叶子的大眼睛，随后顺着叶子的目光看一会儿，才看清照片上的人。

"哈哈，那个人啊，那是我的妻子，是我的老婆和孩子们呀！"说完，放声大笑起来。可又忽然收敛了笑容，以阴险的目光瞥了叶子一眼。

"噢，您特意把照片摆在这里的，真是位温柔的女人啊！"

叶子有气无力地站起来，走到照片跟前。她装作欣赏好奇的东西的样子，可心中蓦地燃起一股强烈的妒火：我倒要好好看看自己的敌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兽类？这个女人也许从前当过艺妓或者为讨好丈夫故意打扮的，梳个歌妓那样漂亮的椭圆形平发髻，还有三个小姑娘，有的抱在膝上，有的站在身旁。叶子拿起照片站在桌前死盯盯地看着，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受的沉默。

"阿叶君！"（事务长第一次不称呼叶子的姓，而这样称呼）叶子耳边突然响起颤巍巍的低沉的声音，就在这当儿，被仓地事务长那宽大的胸脯和粗壮的胳膊紧紧抱住，一动也不能动了。本来叶子凭直感已觉察到那天早上仓地就要发动野兽般的进攻，自己索性在期待着，不仅心理，肉体上也好奇地期待着这种进攻。可万没想到如此突然，没有任何前兆就来了。因此，叶子一方面在女人出自羞耻本能地保护自己的贞操这种心理驱使下，

感到忽冷忽热的血一时都充满全身；另一方面，在仓地紧紧搂抱下，把自己遭到极大侮辱的表情都集中在两只眼睛里，斜视着仓地的面孔。这种冰冷的目光按理说可以使举止轻浮的男子不敢冒失。事务长的脸和叶子转过来的脸快碰在一起了，事务长还在盯视着叶子，可叶子冷酷的目光中却含有一种不屑一顾的疯狂的激动（最能煽起叶子感情的是男子早上刚起床时那张脸。休息一夜之后，一个健康的男子完全恢复了精力，脸上充满了不惜把女人的一切都吸收进去的力量，叶子始终都有这种感受）。叶子虽然向仓地表露出自己受尽侮辱的心情，但从事务长那张脸看到鼻子尖，不能不感到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那种男子特有的急促的喘息声象冰雹似地打在叶子的脸上，他身上燃烧起来的欲火迅速扩展到叶子的血管里，叶子由于异常兴奋，不由得索索发抖。

仓地突然松开手，叶子象被剪断了似地踉踉跄跄的，好容易站稳睁开眼睛一看，仓地正要锁房间的门。由于钥匙不合适，骂一声“妈的！”便转过身来。那声音好似最后的宣言，在房间里绝望地低声回荡。

从仓地怀里脱身出来的叶子宛如离开母亲的婴儿，感到浑身的力气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是没完没了、无依无靠的悲哀。比迄今为止感受到的一切悲哀更残酷的悲哀朝着她的心房袭来。这甚至使她忘记仓地还在那里。她突然蜷曲着身子倒在床上，脸朝下，抽搐着大哭起来。哭声使仓地站在那里犹豫一会儿。这当儿，叶子在心中反复叫道：

“你要杀我，就把我杀死好了。我可以被你杀死。即使被你杀死，我也可以继续憎恨你。我胜利了，不管怎么说，我也胜利了。为什么不在我如此悲伤之中快点把我杀死？我想永远沉浸在

这种悲伤之中，我想快点死……”

十 六

叶子陷入一种在死亡中徘徊的奇怪的混乱思绪里，从事务长的房间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船舱，累得精疲力竭倒在沙发上了。眼圈出现黑晕的脸上呈现出暗淡的铅灰色，瞳孔对光线已丧失调节能力。甚至轻轻张开的嘴唇露出的牙齿只是发白而没有一点光泽，那种使人联想到死亡的丑陋美，一直胀到耳根。心中涌起令人眼花缭乱的无限的情思，但深处只是沉积一层暗淡的悲哀。

叶子为了摆脱这种奇怪的心理状态，这才想起恢复头脑的功能，可是事与愿违，再努力也无大效果。而且，这种乱得奇怪的思绪，还未曾达到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叶子就这样忽而迷迷糊糊地试图睁开眼睛，忽而陷入假睡状态。就象一个剧烈的胃痉挛患者接受麻醉注射后，由于间歇性的疼痛，一边无意识地紧蹙眉头，一边在麻药的神奇作用下陷入奇怪的昏睡状态那样，叶子的心一方面由于勉强支撑着而不时现出惊人的混乱，另一方面突然又跌入可怕的萎靡沉滞的深渊中。叶子不管怎样想伸出手去，也够不到心灵跌落的深处了。她感到头发烧，眼前只是黄色的蒙蒙烟雾。那红火和蓝火不时刺痛神经，从眼前黄色烟雾中穿过。即使今天早晨那令人窒息的光景和往日的一切回忆零乱地浮现脑际，叶子也一点不能动心。那只是如同遥远的回声微微作响，然后就消失了。叶子无所畏惧地任凭过去的自我与如今的自我巨大差距的摆布，无缘无故地被深沉绝望的悲哀拉到任何地方去。在前面等着的是不愉快的忘却。由于泪水而变得沉重的眼睑，遮住了一点点睁开的眼睛，从微微张开的唇缝里传出轻轻呻吟般的鼾声。叶子朦胧地意识到这一点后，便脸朝下躺在沙发上，不知不

觉陷入没做什么梦的熟睡之中。

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突然心被吓得破裂一般，吃惊地睁开眼睛抬起了头。只觉得脑袋痛得一跳一跳的，房间里亮得火红，眼睛都不敢正视。叶子意识到已是中午，这当儿一声闷雷似的巨响震撼了轮船。叶子被这一瞬间的奇怪声音吓得心怦怦跳，便竖起耳朵听。也不知是船的抖动还是自己发抖，震动的样子象树叶似地戏弄着叶子的全身。过了一会儿，响声稍微减弱了，叶子这才想到那是船离开横滨以来从未响过的汽笛声。她想大概快到检疫站了，便掩紧领口，轻轻坐在沙发上，从舷窗向外面望去。直到今天早上还乌云笼罩的天空，一下子变得清澈如洗，那湛蓝色映着阳光显得异常深邃。长满美丽茂密松树多岩石的海岸就在眼前，大海泛起海弯那样可爱的涟漪，绘岛丸发出机器的震动声在上面徐徐驶过。度过几天惊涛骇浪的海上生活到这里一看，宁静得可以藏人。

在海岸深处可以见到白壁小房，旁边有英国国旗在蔚蓝的天空下迎风飘动。“那就是检疫官住的地方吧！”叶子刚闪过这一念头，感到脑袋生来第一次变得如此清醒。与此同时，忘掉的过去的一切，又都恢复原来的样子，历历出现在叶子的眼前。叶子很吃惊，那些往事犹如从刚看到的景色中跳出来的，她赶忙从舷窗缩回头，就象遭到强敌袭击的孤军，又踉踉跄跄地倒在沙发上了。头脑中为整理突然涌出的乱作一团的思绪，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她自然地从鬓发上按住太阳穴，稍向上翻动眼珠，看着镜子，同时准备随时迎送迄今一直停止活动的胡思乱想再度袭来。

叶子不能不考虑：自己已来到可怕的悬崖边上，而且几乎没有认识到，还本能地被拖着跳了进去。自己经亲友的催促，不情愿地来美国时，选择了好歹同木村在一起的道路。于是，抱着重新做人的想法，决心进入美国社会，去寻找早已找腻了的那个自

己。在妇女地位似乎与日本不同的美国体验一下作为女人的自己究竟处在什么地位。不管怎么说，自己也是在不该降生的时代，不该降生的地方生下来了。自己应该降生的时代和地方是在别处。在那里，自己即使登上女王的宝座，也有一种不感到羞耻的劲头儿。自己只要活着，就要找到这个地方。让那些缠在自己的周围又无意中背叛自己、而随时随地苟且偷生的女人们大出所料吧！自己还如此年轻，一定能办得到的。木村虽不是能帮助自己实现愿望的男子，可也不是不跟随自己的人。叶子想起一件事：从日中战争爆发时，就痛切感到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女人都怀着一种不安，一种幻灭，自己恰似一个叛逆，无意中对周围的姑娘们在感情上给以某种教唆，可当时自己也一点不知道怎样度过这种重大的转折关头。当时，叶子是事事不顺心，只是一味地着急。其结果，只能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自己没有从任何方面受到真正的训练，自己有干好工作的杰出才能以及应该成为女人长处（要说是弱点也可以）的出色肉体和激昂的情绪。于是，叶子不知不觉地认识了自己，便开始了盲目行动。特别是对于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时代觉醒了的叶子来说，可怕的敌人是男子。叶子不知为此跌了多少跤。可世上没有人当真要把叶子扶起来。叶子真想对世人说：“要是我不对，我就在实践中改正过来给你看看！”可是把女人完全打入奴隶境地的男子再也不象从前亚当那样诚实了。当女人坐着一动不动的时候就来献殷勤，可女人刚要站起来就摇身一变，成为可怕的暴君，而女人还恬不知耻地帮助男子。叶子在女子学校时代就尝够了这种苦酒。十八岁那年对木部孤筇倾注最初的纯真爱情时，叶子的心已不是处女的心了。只因反抗外界的压迫，一时火一般的什么都可以烧尽的暂短热情，随着压迫的减轻而脆弱枯萎了。叶子恰似一位冷静的批判家那样审视自己的恋爱和恋爱对象。怎能不感到失望呢？！自己的一生将被此

人拴住而凋落吗？想到这里，又被各种男人玩弄着，这倒使自己把男人的心翻过来倒过去的看得仔仔细细。这时，自己这颗心又不得不和木部——在想象中他勇气十足、生气勃勃，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身体瘦弱头脑简单得让人瞧不起的书生——联结在一起。想到这里，叶子浑身发抖，大失所望，终于和木部分道扬镳了。

叶子经历过的全部经验，都充满着受男子束缚的危险。然而，这是多么自然的恶作剧呀！同时，叶子又觉得没有男子又一刻也过不下去。好比一位误用砒石的患者明知其毒性可怕，但不借助它的效力就活不下去一样，叶子不得不把人生的喜悦求助于稍有失误就腐蚀着生命的男子，这真使她进退两难。

对于那些为满足性欲而聚来的男子们（叶子注意到这些男人来到自己身边的真正原因是自己撒下了诱饵），叶子一边冷笑，一边象蜘蛛那样张开了网。这使那些接近自己的人，一个也不剩地都挂在那个漂亮的网上了。叶子的心渐渐变得残忍了，她好比一个有妖术的黑地黄纹的毒蜘蛛，每天出于活下去的需求而张开那美丽的网。对于那些因不能接近自己而大吵大骂的人，则冷眼相看，就象对待与自己生活无关的树木和石头一样。

说实在的，叶子除了按照需要办事之外，并不知道干什么。

对叶子来说，再也没有比一点也不理解叶子的心的社会更愚蠢丑恶的了。那群亲戚们在叶子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些贪婪的贱民。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奄奄一息的男子。母亲——应该说母亲最接近叶子了。正因为如此，叶子感到与母亲是誓不两立的仇敌。母亲虽懂得把孩子培养成新人，却不知道对待的方法。当叶子的性格成长得酷似母亲的性格时，母亲就象憎恨超过自己的妖女那样，叉开双腿站在叶子前进的路上。结果，母女二人之间不断发生第三者难以想象的反目与冲突。由于这种暗斗，

叶子的性格中又增添了复杂的乐趣与丑陋。然而，不管怎么说，母亲总是母亲。尽管母亲对叶子的所做所为从正面进行过指手划脚的批评，但内心深处肯定是最理解叶子的。一想到这些，叶子对母亲就感到有一种奇特的温暖。

母亲死后，叶子感到十分孤独。叶子那颗始终紧绷着的心和失望中产生的快活，如同小鸟从这株树跳到那株树寻找食物一样，向每个人去寻求欢乐，可是不知打哪儿突然袭来的不安把叶子踢入深不可测的忧郁深渊。自己不是一株在汹涌的大海中飘流的树，却比那株树还孤独；自己不是一片随风飘去的枯叶，却比那片枯叶还寂寥。也许除了这种生活再没有别的生活。究竟什么地方有人能一心关照自己的生活呢？叶子不是没有深入地想这件事。可是，其结果总是失败。由于这种悲凉的心情，叶子忽而去找奶妈家，忽而成了大塚的内田的不速之客，可告别那里时，只能又增添一层愁绪。叶子没了主意，为了满足不正当的欲望，又挤进男人堆里了。然而，当男人在叶子面前暴露出弱点时，叶子恰似骄傲的女王，转过脸去不看她的俘虏，象做了场恶梦似地厌恶发生的事。叶子深深体会到，由冒险而获得的东西，一般都是不足取的废物。

尽管叶子受到绝望的不安如此折磨着，还是在这种不安的驱使下选择了木村这个投降者作为自己的丈夫。叶子甚至想过，只要自己设法与木村情投意合，一辈子夫唱妇随，是可以过上一般的夫妻生活的。然而，这种凑合的想法怎能永远医治叶子内心中的不安呢？叶子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到美国后的生活，感到自己确信只能这样过的生活中，木村或者被排挤出去，或者成为绊脚石，此外别无他路可走。叶子虽然是抱着和木村一起生活的决心上船的，但心里始终在摇摆不定。叶子总是犹豫不决，就好象一个小姑娘心中拿不定主意把缺胳膊少腿的玩具娃娃装在玩具箱里

好，还是丢掉好。

正在这时，仓地事务长突然出现在叶子面前。当绘岛丸还停在横滨码头、叶子在甲板上初次见到这个猛兽一般的男子时，就敏锐地感到这位男子表现非凡。要是时来运转，仓地可不是在小轮船上当事务长的人。他和自己一样，生来就怀才不遇。叶子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对仓地又怜悯又害怕。过去在任何人面前都我行我素的叶子，在这位男子面前无意中增添了并非由衷的娇饰性格。在事务长面前，叶子莫名其妙地做出与自己想法完全不一致的动作。她一个劲地想只对事务长做到无条件服从。因为被这个人彻底摧毁，自己的生命才能真正燃烧起来。叶子毫不奇怪地产生了这种不可思议的自己得不到的欲望，可在表面上，却装作一点也不注意事务长的样子。特别刺伤叶子的心的是事务长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当叶子谈到或做了多么吸引人的事时，事务长总是冷冰冰的，连看都不想看。每当看到事务长这种态度，叶子便把自己的事搁置一旁而非常恨事务长。叶子虽然对自己这种日趋严重的憎恨情绪感到很害怕，但也毫无办法。

然而，叶子终于碰到了今天早上的事。叶子从可怕的崖边胡乱跳下去了，眼前一直生活的世界一下子起了变化：木村怎么办？美国怎么办？必须抚养下去的妹妹和定子怎么办？过去一直缠绕着叶子的不安怎么办？曾经准备不受人凌辱的自尊心怎么办？凡此种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要是能得到仓地，什么事也干得出来，任何屈辱也会感到甜蜜。只要仓地属于自己一个人的……，这屈辱比俘虏们所得到的而自己尚未尝到的蜜还甜！

叶子的思绪并不是这样井井有条。然而，叶子一边用双手按住脑袋出神地照镜子，一边没完没了地体会这种心情。她的回忆经历许多迷途后，即将陷入奇特的假睡状态。她象一只母鹿似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对割断过去与未来的令人目眩的瞬息间变态一

边发抖，一边微笑。

这当儿，事务长没有敲门就走了进来，对叶子不寻常的样子毫不介意地打趣说：

"检疫官马上就要来了。刚才说的事，拜托你了。不用本钱办大事呀！女人可是个好东西哟！不过，对你可得花大本钱呀！……拜托你了。"

"嗯。"叶子没有任何痛苦，非常热情地作了回答。这一声中蕴含着自己都感到吃惊的诱惑力。

事务长出去后，叶子象个孩子似的在小船舱里轻快地蹦蹦跳跳转开了，一边跳跃，一边解开头发，不时地看着自己映在镜子里的面容，而后忍不住偷偷地笑了起来。

十七

事务长的暗中策划非常成功。检疫官把绘岛丸的检疫工作全都托给上了年纪的副手，自己在船长室和船长、事务长、叶子一边聊天，一边玩扑克。自然，英国式的检疫总要百般挑剔，吹毛求疵一番，但不费劲地结束了，浪荡汉似的血气方刚的检疫官来到船上约两个钟头，就要高兴地回去了。

不知不觉间已停止前进的绘岛丸，一边随风改变一点方向，一边等待载着两位医官的小艇离开船舷。穿着笔挺的长长深蓝色西服的检疫官站在小艇的舵座上，还在和从栏杆上与叶子一起探出身子的船长开玩笑。来到船梯下送别医官的事务长熟练地从衣袋里掏出几个钱放在水手手中，然后朝上面使个眼色，船梯便吱吱地卷了上去，事务长若无其事地敏捷地跑了上来。检疫官的目光匆匆向事务长告别后，似乎被一身华丽打扮的叶子吸引住了。叶子也对医官的目光送去情意绵绵的秋波。检疫官在匆忙之中还

想唠叨些什么，这时，急促的汽笛随着升向蓝空的一抹白烟响了起来，从船尾传来了发动机的巨大震动声。检疫官仿佛恋恋不舍地与这艘轮船匆匆告别，一边摘下帽子挥动着，一边讲些被噪音淹没的话，可叶子本来就没有听见。叶子只是笑容可掬地点点头，还把插在头上的小纸花出于一种戏弄的心理扔了下去，恰好打在检疫官的肩上滑落到他的脚下。检疫官一只手操纵着舵绳，得意洋洋地想把花拾起来。站在船舷上以好奇的目光望着陆地的三等舱的男女船客们看到这种情况一齐鼓掌起哄。叶子看了看四周，西洋妇女们都望着叶子，从神情上可以看出，她们很讨厌叶子花枝招展的打扮和那种轻浮的举动。田川夫人也夹在这些外国人中间。

检疫官在绘岛丸留下的白沫中，一边摇晃着身子，一边对说说笑笑的群众连连行礼。群众又谩骂哄笑开了。精通日语的白发船长听了之后，和往常一样胀红了脸，不好意思地向叶子投以羞涩的目光，可叶子对群众的下流话和船客们难看的表情毫不在意，笑眯眯地注视着小艇方向。船长看到这些，脸红得象个天真的小姑娘似的离开了现场。

叶子显得无忧无虑的样子，只觉得好玩，从逗得浑身都发痒的人生乐趣中，自然浮出了微笑，心里不管对谁都想表白自己的喜悦：“请看，从今天早晨起，我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当检疫官官邸的白壁和向那个方向开去的小艇越来越远象个小庭园的盆景时，叶子想起今天在船长室的事觉得好笑，便离开栏杆用眼睛搜寻事务长。事务长在离得较远的船舱门口，和田川夫妇成品字形站着，面色难堪地在谈论什么。叶子要是平常看到三个人的样子，马上会猜到在谈什么，可今天一颗天真的心只是高高兴兴的，总想对谁搭上几句好话，也希望对方报以同样的话。在这种冲动驱使下，叶子不由自主地刚要向那边走去，突然发现事务长

明显地使个眼色："不要过来！"仔细一看，田川夫人的脸上分明闪过一种恶意。

"这个女人又来管闲事啦！"叶子毫不踌躇地以男子的口吻这样小声嘟囔着。"不管它！"叶子这样想着，不在乎事务长的眼色，迈着轻快的步子急忙走到田川夫妇跟前。事务长对此毫无办法。叶子来到三人面前便轻轻弯下腰，一边往上拢了拢鬓发，一边浮现出满脸诱人的微笑寒暄着。田川博士露出了要抢先给予回答的温和神情。

"你也太胡来啦！"冷不防田川夫人毫不客气地以颤抖的声调说出了这句冷冰冰的话。因为充满心地叵测的挑战语气，声调才颤抖的。田川博士为了圆一圆这种突如其来的难堪场面，似乎想插几句话来缓和不愉快的紧张气氛，可夫人的用意越来越坏。不过，夫人再也没有什么说出口的了。

从女人之间的不可思议的心心相交之中，叶子已无意中觉察到田川夫人可能知道了自己和事务长今天早上发生的事，尽管还是个轮廓。叶子感到夫人虽然只说了那一句，但如果仅仅是责备自己和检疫官玩扑克，那就太过分了，心术太坏了。叶子感到刚才那种激烈的言词一方面是对那件事怀恨在心，另一方面是责备自己对检疫官的态度不检点。叶子好象把心里所有的酸水都吐完那样舒服轻松了，脸上现出有什么值得如此小题大作的那种不害臊的天真神情，歪着脑袋注视夫人。

"总之，我是受人委托在旅行中照顾叶子的！"夫人开始时本想说得文雅些，可越说越激动，话变得断断续续的，最后竟气喘吁吁的了。就在这当儿，夫人火一般的眼睛同叶子的从容得带有讽刺意味的目光一下子相遇而交上了火，但同时又都退缩回来转到事务长方向。

"说的对！"事务长那神气象是一只熊被虻蝇叮了似的，装

作与他很不相称的谨慎，这样回答一句。然后，突然一本正经地说：

“作为事务长，我对哪位船客都得负责，所以，不想做给您添麻烦的事。”说到这里，他如同一下子揭去假面具似的笑嘻嘻地说：

“此事用不着如此当真吧？充其量让早月献一两次殷勤，这样，检疫时间就会少两个钟头。要是往常，不是得浪费四个多钟头吗？”

田川夫人越发忍耐不住，想连珠炮般地讲一通，可事务长轻轻地遮掩过去，说：

“咱们办完事再谈如何？在房间里请教您好吧？当着别的船客的面如何？博士，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个狭小的地方，甲板上不能从容地谈，在那里还可以品品茶。早月，你看怎么样？”事务长笑眯眯地说完，一转身朝叶子方向闪出田川夫妻没有留意的疯颠的神色。

叶子在横滨跟着仓地下船舱的台阶时初次闻到威士忌和纸烟混杂的一股香甜味，此刻又从自己的鼻子下轻轻飘过。一闻到这种味道，叶子的欲火又被煽起，一个人们想象不到的念头旋风般地从脑海中掠过。叶子无暇顾忌会给男人们带来什么印象，也不避讳当着田川夫妻的面，不知不觉在眉宇间浮现出肯定使人感到自己是现丑了那样的微笑。事务长又显得不高兴的样子，回头催问田川夫妻：“怎么样？”可田川博士显出同情自己妻子的不够老成的深明事理的绅士风度，婉言谢绝了事务长，同夫人一起从这里走开了。

“请过来玩啊！”田川夫妇走了之后，事务长也没有转脸好好看看叶子便起身走了。叶子如同小姑娘一般，急忙跟在后面，到黑糊糊的台阶时，象被男人背着似的，匆匆下去了。穿过驾驶

舱和船员舱之间那个黑暗的走廊后，事务长打开他的房门时，叶子这才带着既畏惧又感到亲切的心情，在刷的一道明亮的白光中看清了一个大大咧咧的魔鬼般的男子。

一进入房间，事务长好象想起了田川夫人的话似地长叹一口气，把帐本扔在办公桌上，又从门探出头，大声招呼“招待！”关上门后，才转过身面对叶子。随后晃晃肚子，连连笑了几声，而后大声“哎”的一声，那腔调一半象是寻找什么，一半象是说“怎么样？”。随后叉开双腿，双手掐腰伫立在那里，还有点天真地歪着脑袋。

这当儿，男招待从门后探出头来。

“香槟酒呀！我让人从酒巴间拿到船长那里去了，还剩两三瓶哟！快！快！……有什么奇怪的吗？”事务长朝着叶子这样说，可那时男招待意味深长地嘿嘿笑了。

看到仓地过于不在乎的样子，叶子与自己的紧张心情相比，不能不感到男人的心真可恨。加上今天早上的记忆犹在眼前的这个房间，就使她越发激动得感情变得异常强烈，一种坐立不安的焦躁在心中升腾。那位迄今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田川夫人，三等舱女客中那两位说不上是处女还是人妻的二十岁的女人，以至始终纠缠事务长的那个小姑娘般的阿冈，连同照片上看到的事务长的老婆，都在叶子的心中煽起了痛苦的敌意。甚至男招待都嘲笑自己，自己岂不是这个披着男人皮的好色的野兽的玩物了吗？把自己的身心压得只剩一口气的那个恐怖力量，不正是在征服自己的同时，也对所有女人进行征服吗？他不正是把自己当成众多女人中的一个气息奄奄的女子来对待的吗？今天早上发生了对自己难以用任何东西代替的事情之后，他那种无动于衷的样子是怎么搞的？叶子自从懂事后，就一贯追求自己难以说出口的某种东西。这个东西虽近在咫尺，可叶子怎么也不能牢牢抓住它，反而

在它的力量作用下，象个木偶似地随时被它摆布。叶子自发生今天早上的事以来，无意中变得傲慢起来。这是因为那个东西已朦胧成形，手似乎已摸得到了。然而，现在看来，它仿佛只不过是个幻影。对于那个未曾特别注意自己的男子的不良居心，自己竟然主动去挑逗人家，这算什么事？怎样才能使自己从这种不可挽回的自我毁灭中解救出来？想到这里，叶子感到再也不能呆在这个令人讨厌的唤起记忆的房间里，哪怕一秒钟也好。然而，与此同时，叶子的内心深处与事务长的情丝又割不断，就这样离开这个房间比死还难受。无论如何，在摸清事务长的意图之前……叶子对自己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感到恼火，另一方面嘴边流露出蔑视自己的绝望而忿怒的神色，阴郁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一直使忐忑不安的叶子感到欣喜雀跃的喜悦，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事务长不知是否注意到叶子的表情，一会儿便坐在没有靠背的圆办公椅上，露出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神情，看着叶子淡淡笑了。叶子看到事务长这张脸，心想他真是个由于婴儿那样的天真干下胆大包天的可怕坏事的气质的男子。叶子再也不能陷入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中了，说不定先到一步的不安更使她心烦意乱。

“听说田川博士是个大混蛋，田川的老婆是个聪明的混蛋！哈哈哈哈！”事务长说完，把“啪”的一声打在膝盖上的手又抽回，抓住了桌子上的雪茄烟。叶子与其说想笑，不如说是生气；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想哭一场。她抖动着嘴唇，饱含泪水的亮晶晶的眼睛射出锋利仇恨的光盯视事务长，可事务长却若无其事地脸朝下专心点燃雪茄烟。叶子要道出心中压抑的怨恨，由于心太慌，口太干，所以只好咬住下唇，一言不发。

叶子想仓地觉察到了自己的心绪，可……心中涌起一阵被抛弃的难以形容的凄凉。

男招待进屋送来了香槟和酒杯，然后彬彬有礼地放到办公桌

上，一边现出刚才那样意味深长的微笑，一边偷眼望着叶子。然而，早有准备的叶子看男招待时，并没有使他发笑。男招待不禁一怔，现出干了一件想不到的事的样子，马上象个谨慎的侍者似的，匆匆走出了房间。

事务长被雪茄烟呛得皱眉头，斟上香槟，把盘子推向叶子一边。叶子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伸出了手，好象干那种心里本来没有的虚假的事情似的。就在这一瞬间，被迄今为止的事件搅乱了的心，由于可怕地预料到身体的毁灭终于来到而碎了，脑袋象缠一块冰似地又凉又令人讨厌。从胸中涌到嗓子里的忽冷忽热的圆球般的东西，即使用力咽下去，眼泪还是动不动就热乎乎地润湿了眼角。薄酒杯中冒白泡的金黄色的酒，在叶子的手里泛起细小的涟漪。叶子不想让事务长觉察到，一边轻轻抬起左手把鬓发向上拢了拢，一边和事务长碰了杯，就在这时，叶子过去一直坚持着的自制，犹如还愿似地连根崩溃了。

当事务长敏捷地把杯子放到唇部、仰起脸饮下那一瞬间，叶子把杯子拿在手中，紧紧盯着事务长蠕动着的喉头，突然把自己还未饮的一杯酒放回盘子里，说：

"亏您还这么坦然！"叶子本想用力地说这句话，但声音有气无力的，颤抖得几乎要哭出来，随后硬是忍住决堤般的泪水流出，恰似用她的犬齿给咬断了似的。

事务长似乎吃了一惊，瞪大眼睛刚要说什么，这时，叶子带着自己也未曾料到的热情抖动着舌头说：

"我知道，当然知道……您真是……一个残酷的人呀！您认为我什么也不知道吗？嗯，我不知道，不知道，真……"

叶子想说什么，自己也不清楚，只觉得强烈的嫉妒心越发厉害，以致头晕脑胀。心里乱七八糟地滋长着令人讨厌的想法：这个男子会在某个时候毫无创伤地离开自己……叶子生来还未曾被

这种悲惨阴暗的思绪捉弄过，其悲惨阴暗的程度之甚，几乎可以眼巴巴地看到自己生命逐渐消失。叶子蓦地想到，要是让这个人离开自己，那自己情愿去死。

叶子站在这里再也忍不住了，她一边不声不响地抑制着想倒在事务长怀里的冲动，一边吃力地坐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床上了。她那描成长长曲线舒展开的眉头可怜巴巴地凝聚在眉间，使人感到突然消瘦了的细鼻梁使面孔显得异常感伤而凄苦。甚至总显得年轻的束装打扮，也反唇相讥似地痛苦地折磨着修长的躯体。她在长袖口下把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几乎都要折断了，一边拚命抑制住想把一切都撕裂扔掉的歇斯底里般的冲动，一边发狂得连唾沫也咽不下去了。

事务长露出孩子们偶然看到奇怪东西那种好奇迷茫的神情望着叶子，从叶子掉下一只拖鞋只剩白袜子的脚，仔细向上端详到她那稍乱的发型，吃惊地问："你怎么啦？"叶子想抢着马上回答，可怎么也说不出来。仓地看到这种情况变得严肃起来，把拿到嘴边的雪茄烟放到烟碟上，站起来又一次问："你怎么啦？"就在这时，叶子一狠心冷冰冰地说："没有什么！"他们的话仿佛不投机似的，二人奇怪的感情也发生了龃龉。叶子感到再也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了，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压迫，便一边踢乱漂亮的和服底襟，一边要径直朝门口走去。就在这当儿，事务长挡住了叶子那纤细的肩膀。叶子只得伫立在办公桌旁，把自豪、羞耻和懦弱全忘光了，心中只嘀咕着：杀我砍我由你的便吧！她一忍再忍的泪水流淌下来，只感到事务长的大手搭在自己肩上，便抽抽搭搭地哭着，抱怨地站在那里。当她看到身边的事务长的全家照时，便气得火冒三丈，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抓了过来，双手用尽所有力气，恰似杀人的那股劲头，把照片撕成一条一条的。随后，揉成一团，对准事务长的胸部投了过去。她发狂了，恨不得把纸

团击中的地方咬上一口，便拚命扑了上去。事务长不由得往后退，伸出双手想阻止跑过来的叶子，可叶子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一头扎在事务长的怀里。随后，她一边用双手抓住事务长的肩掂起脚尖，一边咬紧牙关发抖，又逐渐变为抽泣，最后呜呜哭出声了。一时间，只有她那绝望的哭声打破了房间的宁静。

叶子突然感到仓地的手在自己的背上，便如触电一般吃惊地闪开了。边哭边抱住仓地的叶子虽然非常清楚要从仓地身上得到什么，可动作又象能交谈几句温存的话，叶子对这种矛盾的心理也感到愕然，害怕得用双手掩住脸，退到房间的角落。仓地马上走了过来。叶子宛如一只被猫盯住的金丝鸟，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从房间内逃出，可事务长一下子追了上去，抓住叶子的两只胳膊就势把她拉了回来。叶子当真使出所有力气进行了反抗，可此刻的仓地已不再是平时的仓地了。今天早上正在看照片时，从身后紧紧抱住叶子的那个仓地又出现在眼前。仓地浑身仿佛象暴风雨似地涌出野兽般狂怒的不可抵御的力气，一边呻吟，一边猛地抓住叶子。

“你再不要瞧不起我啦！”这句话象打雷似地从紧闭的牙缝里挤了出来，打动着叶子的耳鼓。

啊，这句话——这句毫不掩饰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充满激情的话，正是叶子想从这个男人口中听到的。叶子在粗野的拥抱中听到了这句话，心里一阵轻松，感到自己终于在某个角落里抬起了头，甚至可以对仓地的态度献献假殷勤。叶子虽然还象刚才那样不断抽泣，可眼泪里已掺假了。

“别这样，放开我！”叶子的话音里带有不自然的戏曲腔调。相反，仓地对叶子的一言一语都如醉如痴了。

“谁放开你呀？”事务长的话已凄惨得嘶哑而发抖了。叶子感到一个接一个失掉的东西又回来了。相反，她的态度却越发显

得百无聊赖和郁郁不乐。她被仓地紧紧地抱在那宽胸和粗臂之间，象只小鸟似地索索发抖说：

“真的，请您放开我！”

“我可不放！”

叶子对仓地的接吻左躲右闪，抽泣得更厉害了。仓地好象受了致命伤的野兽那样呻吟着，胳膊上流动着恶魔般的血，这一点叶子也感到了。叶子正在看火候，当事务长的情丝绷得太紧以致快断时，叶子忽然止住哭泣，猛的抬起头望着他的面孔，眼睛里射出了仓地未曾料到的尖利的凶光。

“真的，请您放开我！”叶子斩钉截铁地说完，便敏捷地从仓地稍松动的手脱开了。随后，迅速从房间斜穿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说：

“您今天早晨把这扇门锁上……那可是暴力呀……我……”说着有点动感情地低下头还想接下去说点什么，可又突然打开门出去了。

仓地在房间里呆呆地伫立一会儿，随后一边用英语顺口乱骂一通，一边迅速离开房间去追叶子。不大会儿，便来到叶子的门口敲门，叶子锁着门，一声不吭。事务长又接连敲两三次，突然大声说点什么，又到船医兴録的房间去了。

叶子暗中期待兴録可能会按事务长的指使来谈点什么，可兴録不仅没来说点什么，还不时从船医室传出不顾忌周围的大笑，事务长不象轻易走出房间的样子。叶子怀着由于兴奋而焦躁不安的心情，对事务长在房间里的表现做了种种猜想。其他的事一件也未钻进她的脑海。她对自己心情变化如此剧烈，不能不深感惊奇。“定子！定子！”叶子小声喊着，想把隔壁的人叫出来。即使呼唤这个最亲爱的名字，也根本没有反应，连早已忘却的梦也想不起来了。人的心怎么能变到这种程度？叶子与其说是可怜定

子，不如说由于可怜自己的心而饱含眼泪。于是，叶子无意中坐在小桌前取出了自来水笔。这支笔收藏在贵重物品中，当时在日本还很珍贵。叶子在桌上的纸片上信笔写道：

“钻女人懦弱心理的空子的人，太残酷而可恨了。我的命运虽说想与这艘船结下奇缘，可我现在已成为对过去的一切、未来的一切置之不理而沉湎于眼前可耻的思绪中的浮萍，我恨自己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死……”叶子不动脑筋、不解其意、一泻千里地写了下来，写到“死”字时，又折断笔似地匆匆涂掉了。自己把真实想法告诉事务长就等于让事务长随心所欲 地 玩 弄 自己。叶子气恼地在空白处乱涂乱写，弄得脏乎乎的。

这当儿，突然从船医的房间传出仓地朗朗笑声。叶子不由得抬起头，竖起耳朵听一会儿，随后又悄悄走进门口，可后来又恢复了平静。

叶子不好意思地回到座位上，在纸上想到什么就随意乱写，还画一些不成形的形状，又用支撑胳膊肘的一只手紧紧按住痛得一跳一跳的脑门，漫不经心地思考着。

如果自己能如愿以偿，那对木村和定子还有何用？只要抓住仓地的心，下面就看自己的了。是的，如果不能如愿以偿……不能如愿以偿……不能如愿以偿，一切都将化为泡影。这样的话，还是死得高尚一点好。……为什么……我为什么……可……叶子不知不觉真正伤感起来，为自己还有这样天真的想法觉得真可爱，甚至想抱起来摸摸它。她趴在小桌上，沉湎于同木村分别以来一直未曾体会过的这种甘美思绪中，象殉情的人为爱情而献身那样地心安理得。

不大会儿，叶子象喝醉酒似地抬起头时，早已夕阳西下，房间里已亮起华丽的电灯。

突然，传来了船医的房门被胡乱打开的 声 音，叶 子 吃了一

惊。这时，仿佛有人啪的一声碰到叶子的房门，“早月！”——这是事务长的混浊而嘶哑的声音。叶子激动得缩成一团，不禁站起来趺趺撞撞躲到房间角落里，全身都象长出了耳朵似的。

“早月，拜托您了，请开开门！”

叶子手疾眼快地把小桌上的纸扔到纸篓里，把自来水笔抛到隐蔽处。随后，慌慌张张地环顾一下四周，急忙拉下舷窗的窗帘，心神不安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外面还是用拳头的敲门声。叶子连忙掩紧和服前襟，一边越过肩膀看镜子，一边擦眼泪摸眉毛。

“早月！！”

叶子犹豫了一下，终于下决心慌慌张张地把门“哗”的一声打开了。

事务长酩酊大醉地走了进来。他是个怎样喝酒也面不改色的酒鬼，醉成这个样子还很少见。他象个金钢力士似地靠在关着的门上，一边死盯盯地望着冷冷站在那里的叶子，一边说：

“叶子，要是叶子不好，就叫早月吧。早月……我做的事是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的，我呀，自打横滨上船就爱上您啦，您大概不会不知道吧？暴力？暴力算什么！暴力是愚蠢的。您要想杀死我，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心甘情愿呀！”

叶子听了最后一句话，飘飘然几乎头晕眼花。

“我从横滨的支店长那里听说您要嫁给一位叫木村的人，我当然不了解木村是位什么样的人。不过，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我深深地爱您，喂，您不懂吗？我不顾面子什么都说出来啦，您还不懂吗？”

叶子目光炯炯，贪婪地听事务长说的话，咀嚼着，理解着。

对叶子来说决定命运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十八

这天晚上，船到了维多利亚，耸立一排仓库的长码头上，有个大白牌子，上面写着“去城里的车15美分。”就是晚上，叶子从舷窗也看得很清楚。被禁止进入美国的中国劳工都从这里上岸，还有相当多的装卸货工人来来往往，所以，船内船外一下子忙乱起来。事务长看来很忙，那晚到底没有到叶子的房间来。那里越忙乱，叶子就越感到无法形容的宁静。叶子自生下以来还未曾想到能从一直不安定的状态中摆脱得如此彻底。而且，这并非虚无飘渺的宁静，而是可以轻易地抑制住想跳起来的兴奋并蕴含着强大力量的宁静。象世间知足常乐的人一样，又象历经25年的长期苦战得胜后解甲归田的人一样，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感到令人愉快的疲劳，可以说一边仿佛在梦境中体会着这种疲劳，一边轻轻地靠在沙发上望着灯火。仓地不在这里，略感遗憾。可不管怎么说很放心。而且，微笑不时象涟漪似地从唇上掠过。

可第二天一等舱的船客对叶子的态度一下子都变了。叶子想象得到，除田川夫人外，没有谁能在一夜之间有如此大的力量引起这样大的变化。田川夫人虽有位走运的丈夫，善于进行惹人注目的交际，并且风华正茂，但毕竟在走下坡路；与此相反，年轻的叶子那许给谁都当之无愧的才貌，孤独无靠的身世，自然使接近这两位女性的男人们引起不同的同情。然而，道德总是处于田川夫人那种地位的人的有利武器，夫人又是那种不忘使用这种有利武器的人。而且，船客们在同情叶子的背后潜藏着野心，一种渺茫的谈不上野心的野心，换句话说，想在叶子的记忆中留下热情的男子、勇敢的男子和美貌的男子这样的野心。夫人懂得，让船客们对叶子感到绝望是可以不再同情叶子的。事务长摆脱夫人的

控制也是一件不快的事，事务长与叶子的关系肯定会因此事通过巧妙的手段在船内迅速传遍开。其结果，叶子很快被从船内的社交活动中埋葬了。至少，在田川夫人面前，大部分船客对叶子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其中，最可怜的是阿冈。不知是谁传的什么话，当叶子早上很晚起来后到甲板上时，阿冈象往常一样，靠着栏杆正在眺望海湾的碧波景色，一认出是叶子便迅速离开，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此后，阿冈便如鬼魂一般，人确实在船上，叶子总算设法找到了他，可一转身，他又不见了。叶子常常感到他肯定在什么地方意料不到地监视着自己。叶子连可怜阿冈这件事都忘掉了。

结果，叶子对船上的人把自己置之度外虽有些拘谨，但对这种结局还是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船今天该到西雅图了。在田川夫人及其他船客们“监视”下煎熬，也就是今天了。叶子坦然地这样思考着。

然而，船到西雅图，又不能不给叶子带来新的不安。叶子想到芝加哥后只能与木村过上半年或一年的夫妇生活，可与木部婚后还未同居两个月。但要是与仓地分开一天也受不了。不过，船到西雅图后还有三四天的功夫来考虑这件事。仓地一定会首先为我考虑的。叶子不仅不想因这个问题扰乱此刻的宁静心情，而且根本也办不到。

尽管如此，叶子还是非常不愿同船客打对照面，于是请事务长允许到船桥上。船现已平稳地驶进濑户内海那样狭窄的海湾中，船长和在维多利亚雇来的领航员并排站着，一见到叶子总是胀得满脸通红，摘下帽子寒暄几句。生有一副俾士麦①那样的面孔、白发比船长多一两倍的领航员忽然回过头死盯盯望着叶子，随后转过身去，用浓重的苏格兰腔问船长：

①俾士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帝国宰相。

“好漂亮的姑娘，她是谁？”他是不想让叶子听懂才用英语这么说的。船长连忙嘀咕几句，老人哈哈大笑，一边缩着脖子，一边转过身望着叶子。

老人的笑声并无恶意，不仅使人感到十分满意，而且和秋天万里无云的晨空异常谐调，叶子边想边听着，不由得想摸摸老人的脊背。船一点也不摇摆地从长着茂密美洲松的大岛小岛之间穿过，打到船舷上的细浪，声音也很柔和。快到正午时，船绕过一个相当大的海角后，不久便来到汤申德港。在那里，美国官方的检查只不过是个形式。用倒塌的悬崖土填成码头的小渔村，一排排宛如四方形的箱子上开个窗户似地涂成清一色鲜艳油漆的二三层建筑，沿着险峻的陡坡高低不平地连着，山冈上，水车在蓝天下转动着车翼，发出咯噔咯噔悠闲自得的声音。海鸥成群结队猫叫似地从船的周围贴着水面自由飞翔。看到这些，叶子倍觉新奇。甚至可以听到街上卖糖果的叫卖声。叶子靠在海图室的墙壁上，从头顶沐浴着秋天的和煦阳光，怀着宁静幸福的心情眺望着这个小镇的景色。叶子发觉在海上航行14天，自己的心不知不觉与大海融合在一起了。那放荡的、多变的、因意料不到的激情而痛苦得翻滚的大海——叶子恰似怀念失去的伊甸园的夏娃①那样，一边望着轻轻泛起的小水波，一边沉思着遥远的海上旅程。

“早月，请您露个面吧，在那里也可以。”这是下面事务长的声音。叶子犹如让母亲叫起的少女一般，高兴得心中直跳，从船桥的栏杆往下看。事务长正伫立在那里。

“看，还有个人在那里！”事务长一边说着，一边对美国税务官员模样的人指着叶子。官员点点头，在小本上记点什么。

过了一会儿，船离开了这个渔村，不久，事务长到船桥上来

①夏娃是《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之妻。夏娃因受蛇诱惑，采食禁果，后又给亚当吃，二人同犯上帝禁令而被逐出伊甸园。

了。

“喂，我们到了！现在好象已经到西雅图了。”事务长不知对船长还是对叶子说了这么一句后，和领航员握握手说：“谢谢你了。”随后，三个人快活地闲聊一会儿，忽然想起叶子，便回头对叶子说：

“眼下又要忙得团团转，在这之前有件事和你谈谈，请到下面来好吗？”叶子向船长道别后，马上跟事务长走了。即使下台阶时，也感受不到眼前事务长那结实宽大的肩膀中冒出来的不安来威逼叶子了。来到事务长门前时，事务长把手搭在叶子的肩上，打开了门。房间里有三、四个男子在香烟弥漫中站着坐着，显得很挤，兴録也在其中。事务长大模大样地把手搭在叶子的肩上走了进来。

这一伙人始终和事务长、船医抱成一团，围着沙龙的小桌子边饮威士忌，边不时地对其他船客的谈话毫不客气地加以讽刺或乱插嘴。这伙人穿一身日本人穿上很令人讨厌的美式西装，看起来不那么矫柔造作，多次往返于太平洋。他们从事什么职业，连具有超过普通人一倍的敏锐观察能力的叶子都无把握说清楚。即使叶子走了进来，他们也没有通名报姓。坐在安乐椅上的男子，把椅子让给了叶子，他自己尽量缩着身子坐到已经坐一个人的床上，弄得在场的人都放声笑了起来，但马上又和刚才一样，若无其事地聊开了。尽管如此，他们还似乎看了事务长一眼，而且，看样子他们早已从事务长口中完全知道了事务长与叶子的关系。叶子到底感到在这些人中间是不拘束的。他们给叶子的待遇是下级船员所称呼的“大姐”。

“到了那里以后，可要引起是非的！田川的老婆，这个人不拍她马屁不成。”

“生来就是个狠心肠！”

“那只有一切都从正面交锋，不让她挑拨是非就处理完！”

他们就是这样用开玩笑的口气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事务长不动声色地靠在桌子上一言不发，叶子想从这些话音里判断出在场的人的性格和爱好。除兴録外，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着甲斐绢①的棉袍。

“您最好不下船还是坐这艘船回去吧！”那位穿棉袍的处世有方的中年人一边察看叶子的表情一边说，事务长则有点担心的样子，无精打采地望着叶子问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知如何？”叶子只得含含糊糊地回答说：“这个……”叶子懒得在初次搭话的几个男子面前匆忙表态。兴録领会了事务长的意思，做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说：

“留在船上是最好不过了。您要是得了病，都没人照顾呀！虽说上陆了，可不能马上进行活动。而且，您这样的身体，检疫肯定是很严格的。前几天在检疫站发生了衣服全被脱光的事，听说都成为国际问题什么的，不好处理呀！您倒不如躺在船上，直到开船为止，这一点，我可以保您没事。不过，此事要是到快开船时还办不成，那我也无能为力了。”

“哪里，田川的老婆要是能向木村为我们多说几句好话，是最好不过了。”事务长不顾船医的话，生硬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木村不是因为那点事就放弃叶子的爽快的男子。从前有过各种耳闻，听木村说过：“我了解那个女人的缺点和弱点，我当然知道她有个私生女。我既然是一个基督教徒，就得设法把叶子救出来。想一想被救出来的叶子吧！我相信那时我可以得到最理想的妻子。”东北人这种不善交际、寡言少语的性格，对叶子来说是最难以忍受而厌恶的了。

叶子一声不吭地听大家的议论，感到兴录的战略最切实际。

①日本古代甲斐国郡内地方产的生丝织成的绢，后叫“甲斐绢”。

于是，望着兴録亲昵地说：

"兴録君，听您这样说，我可不是装病呀！从前几天起，我就一再想看病的，可好象有点小题大作，我就忍下来啦。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在上船前就有点，可……肚子常常奇怪地痛。"

坐在床上的男子边听边嘿嘿直笑。叶子瞥了他一眼，也跟着笑了。

"哎，我说的不是时候，肚子痛都得摸一摸……好吧，兴録君，一会儿给我看看好吗？"

事务长要商量的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剩下两个人之后，叶子说："那么，从现在起，我就是个真正的病人了。"

叶子捅一下仓地的脸，又吻了他的嘴唇。从西雅图市街升起的煤烟在远处隐约可见，叶子这才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换上西式白睡衣，把头发往下拢得长长的，便上了床。虽然开玩笑似地对兴録说了有病的事，实际上叶子从老早以前似乎子宫得了病。腰着了凉，或者情绪激动之后，下腹部肯定感到收缩般的痛疼。刚上船时，象忘了似的，可以暂时从不愉快的痛苦中摆脱出来，体会到了多年未曾有的难以言表的健康的喜悦，但近来又渐渐痛得厉害了。半身麻痹，头突然昏迷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叶子上床后，一边用手掌轻轻揉隐隐作痛的地方，一边想象船到西雅图码头的情景。预先要办的事似乎不计其数，可又不知道先办什么。叶子感到如果事前不随便抓紧做点准备。不显出自己一番苦心，就不会象计划的那样一帆风顺，因此，尽管她已躺下了，却又忽地起来了。

叶子首先把昨天穿的高级衣服叠好装到皮箱里，把躺下前穿的衣服用竹竿穿起来，故意露出漂亮的长衬衫和衣服里。又把事务长忘在这里的烟斗和小本子之类的，小心地藏在抽屉里，随后

取出古藤给木村和自己写的两封信塞在枕头底下，就象古藤预先放的那样。在镜子前，摆好两个妹妹和木村的照片。然后，发现忘了一件大事，便隔着走廊把兴録叫来，求他准备好药瓶和病床日记。从兴録拿来的药瓶里，把药取出一半丢到痰盂里，随后，又把从日本带来的人家托付交给木村的东西从皮箱里挑出来了。其中，许多东西是令人思乡的，甚至气味都隐约地使人感到是日本特有的。

叶子停下忙碌着的手，站在房间中央环顾四周，只有已萎凋的花束没有挪开，其余的又恢复了从横滨出发时的房间的样子。叶子一看到这些浸透着往昔香甜回忆的东西，心就不由得有些发软，可眼泪还未落下，便又淡淡地消失了。

只有前甲板有轻微的起重机声，叶子的房间异常安静。叶子的心恰似在无风的池面或沼泽上，只是一个劲地往下沉。身体无缘无故地变得懒洋洋的。

饭厅的钟连打三下，仿佛是个信号，汽笛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叶子想，这是船进入港口的信号。忽然，一直象脉搏似地微跳的心，一下子跳得加剧了，而且，向叶子想不到的方向跳动。这次漫长的海上旅行已经结束了，终于来到了自己十四五岁时为当新闻记者而想来求学的美国，自己虽想来而做梦也未想到真的来到的美国。仅此事就使得叶子百感交集。木村大概一边强按住疯狂的心，一边站在码头上眼泪汪汪地等着船到吧！叶子这样想着，目光移向木村和两个妹妹的照片上，甚至可怜地想到未能把照片并排地放在上面的定子。这女孩没有给予生活保障的父亲，又失去了抱在膝上亲亲吻吻的母亲，如今在那个池边寂寞的小房子里干什么呢？想像她正在笑吧？这是可悲的；想像她正在哭吧？这是可怜的。叶子心中突然憋得慌，泪水情不自禁地扑簌簌流了出来。于是，急忙跑到床头，拿起放在枕头上的手帕堵住了

眼角。纯朴而伤感的泪水还是一个劲地往下流。然而，在这种意外的感情的背面，又出现一个诱惑：那个渐渐沉入底部而悲哀的思绪，那个说不出名堂的深邃、孤寂、悲凉的思绪，彻底丢掉怨恨和忿怒，只是绝望地对一切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思绪。可爱的定子，可爱的妹妹，可爱的父母……为什么在这值得留恋的世界上，只有自己的心如此孤苦悲哀？为什么世上不知道怎样同情自己这样的人？这种零碎的思绪片断拌着泪水，一幕一幕紧张地从叶子心中闪过。叶子不知不觉想牢牢抓住这种思绪不放，可是毫无效果。每个思绪与思绪之间有一种无星的夜空、无浪的大海那样阴暗幽深的无限悲哀，把一切爱憎都染成一种颜色，朦朦胧胧地在扩大。一种与其诅咒生，不如说宁愿死的思绪，若即若离地萦绕在叶子的心头。最后，叶子把脸伏在枕头上，当真为自己哭起来了。

这样过了半小时，船好象系在码头上，第二次鸣了汽笛。叶子懒洋洋地抬起了头，手帕已揉成一团，几乎可以拧出泪水了。水手们传接缆绳的声音，穿着钉子鞋在甲板上来回走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头顶上吵得简直如失火现场一般。叶子象个哭干眼泪的孩子那样发呆，感到无聊，不动脑子地听着。

这当儿，突然传来事务长的声音："这就是她的房间。"这声音有点象打雷似的，听起来很吓人。叶子不禁怔住了。她本想预先做点准备，可又想什么准备也未做成。现在的心情还不是能够坦然与木村见面的。她心神不安地站了起来，可站起来又觉得无事可做，象个被追得走投无路的罪犯，双手按住头，一边揪头发，一边忽地趴在床上了。

门开了。

"门开了。"叶子仿佛向自己求救一般在心中嘀咕着，全身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早月君，木村君来啦！”

是事务长的声音，啊，事务长的声音，事务长的声音。叶子浑身发抖，脸转向墙壁。……是事务长的声音……

“叶子君！”

是木村的声音，这次听到了木村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叶子似乎发疯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望着两个人的面孔。叶子把背对着二人，一边朝着墙壁方向挣扎，一边在不哭的间歇狂叫，那忽高忽低的颤音听起来简直象笑声。

“出去！……你们两位都请出去……离开这个房间……求求你们啦，现在就请离开这个房间……”

木村十分不安地靠着叶子，把手搭在叶子的肩上。叶子一感觉到是木村的手，便由于恐怖和厌恶而缩着身子紧靠墙壁。

“痛啊！……不行……肚子……快点出去，……快……”

事务长把木村叫过去，好象悄声说了几句，随后二人放轻脚步悄悄从房间出去了。叶子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请出去……到那边去……”边说边哭个不停。

十九

木村似乎在饭厅与事务长谈了一会儿之后，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便再次敲叶子的房门，这时叶子仍然把脸埋在枕头上，那颗心浸沉在奇妙的感情漩涡之中。她发现是木村一个人进来后，才虚弱无力地侧过身躺着，伸出袖口卷到两只胳膊上的雪白的手，默默地与木村握着。木村看到叶子哭得很厉害，本来极力抑制的感情似乎更加激动，眼眶里饱含泪水，一边颤动着厚嘴唇，一边站在那里心痛地望着叶子的面庞。

叶子由于一直沉默的惰性，懒得首先开口，木村也不知道说

什么才好，二人就那么握着手，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然而，由于这种沉默持续时间太长，以致令人伤感，因而，叶子对外界的刺激过敏得可以忽高忽低的感情又从一直充满痛苦的波动中一点点恢复了平静，结果，自己都讨厌这种感情的加重。叶子感到一种冷冰冰的嘲弄渐渐涌上心头。她抽回了握得有点发痒的手，把被子盖到眼角，甚至产生了想从这里嘲笑一下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年轻男子的纷乱思绪。长时间的沉默当然使木村感到一种压迫而不知所措，总想找到能够冲破二人间不愉快气氛、表白自己苦闷心情的适当字眼。于是，木村终于热泪盈眶地又一次悄声呼唤心爱的人的名字："叶子君！"这与刚才的呼唤比起来，声音优美得简直判若二人。叶子甚至感到过去还没有谁如此情意切切地叫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明显地给"叶子"这一名字增添了传奇色彩。于是，叶子故意在握着木村的手上又用了力，还想让他接着说点什么。叶子的眼睛也在鼓励木村张嘴说下去。木村突然恢复了能言善辩的口才，流畅地说了一句：

"我这才体会到什么是一日三秋的思念呀！"叶子一听这话，感到正如所料，完全被木村耍了，不由得想对这种滑稽的场面噗哧一笑，可是由于她那迷恋事务长的残酷的心，又不能取笑木村的天真的诚实，只好在心中失望地痛苦地发发牢骚："我讨厌说这种话！"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叶子与木村一样，在房间里制造一种合适的气氛也很为难。与事务长分手后，叶子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心平气和地考虑对木村的善后对策，可由于未料到的感情冲动，怎么也考虑不进去，现在看来，怎样对待木村才好，叶子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主意。然而，想到和木部孤筇离异时，叶子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策略，那时只不过经常任性撒娇，可结果叶子曾被人认为似乎是一个诡计多端、耍手段的人。这样一想，叶子首

先不慌不忙地让木村坐在椅子上。木村拿起身边的垫椅，来到床前坐下，叶子又把柔软的手放到木村的膝上，仔细地端详着他的面孔说：

“真是好久未见了，您有点瘦啦！”木村被叶子的感情所打动，浑身发抖，一股热泪眼看着夺眶而出，顺着脸蛋一串串掉了下来。叶子看到有个泪珠一时挂在他低垂着的鼻尖上未掉下来。

叶子还想说：“想到您太受累了，我心里十分不安，可我的情况正如您知道的，这次为到这里来很伤脑筋，所有的东西都处理了，总算凑够了……”木村急忙打断叶子的话，说：

“我已经十分清楚了。”叶子看到他一抬头，泪珠“啪”地一声从鼻尖落到裤子上。叶子忽然担心木村哭得红肿胀大、闪闪发光的鼻尖，明知不好，还是死盯盯地看着。

木村现出不知谈什么、怎么谈的神情，搭讪着说：“您在维多利亚接到我的电报了吧？”叶子虽不记得接到电报这回事，却马马虎虎地应付道：“嗯，谢谢您了！”叶子正在思索着怎样才能早一点从二人这种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感情纠葛中解脱出来。

木村又说：“我刚从事务长那里听说您病了，到底什么地方不舒服？大概难为您啦。我是一点也不知道，一直祈祷您平安归来。听说您真是受到了考验，什么地方不舒服？”

叶子对于木村乘自己不备直接追问得什么病这种粗心感到厌恶，可又不想得罪人，便搪塞说从前的胃病由于船上的饮食和气候的变化又渐渐加重，以致起不来了。木村痛苦地紧皱眉头听着。

叶子对这种并不过分的交谈已经忍受不住了。她望着木村的面孔，痛苦地记起值得留恋的仙台时代以及母亲的死带来的烦恼。可是，为了改变话题，强装快活的样子说：

“话又说回来，您在这里的事业怎么样？”叶子寻问时没有

使用“工作”、“情况”这类字眼，故意用“事业”二字。

木村的脸色眼看着就变了。于是，掏出胸前口袋中露出的大亚麻布手帕，用一只手轻轻地揉成团，一本正经地擤擤鼻子，又敏捷地装回口袋里。

“不成啊！”木村用绝望的腔调说，可他的眼睛已在笑了。木村说：旧金山的领事对侨居美国的日本人的企业完全是冷若冰霜，视而不见；日本人之间嫉妒心非常强，使旧金山事业方面的计划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基本上都告失败；大的发展，仍如人们所料，不在美国西部，而是以中央、特别是以芝加哥为中心来筹划；幸亏在旧金山委托一位找到自己的可靠的德国人从事代办业务；在西雅图也正在开始找合适的店；要是去芝加哥，先住进有日本名誉领事头衔的铁器商的店里，学到在美国经商的本领时再动用那人的部分资本，与日本进行直接贸易；芝加哥的住房已定，应租的楼层平面图都寄来了；楼层似乎用不完，如把空房间转租出去，要付的房租也不会太贵，居住非常方便……木村一点一点说得非常细致，真是以企业家的口吻谈得井井有条。话题转到这方面来，叶子才感到从污泥中拔出脚来那样的轻松，一边直愣愣地盯着木村，一边心不在焉地听他讲。木村的面容一时间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原来的白皙皮肤用什么洗濯剂搓得里面发光，滑溜得想不到是个日本人；可是用发油涂得很漂亮的浓密黑发和他的白皙皮肤形成了西洋人的金发中所见不到的颇具情趣的对照，领子和领带的调配也十分讲究，以致使人们都察觉不出来。

“一见面就说这些真不好意思，不过，只有这一次我是苦战过来的。到这里来接您，甚至没有足够的旅费。”木村说着，想用苦笑遮掩过去。尽管如此，木村胸前挂一条沉甸甸的金项链，双手的手指上戴着四枚镶嵌宝石的亮晶晶的戒指。叶子边听木村说话，边看他手指上的戒指，发现四枚戒指中有一枚是订婚时交

换的纯金戒指。叶子想起自己手上并没有戴上那枚戒指，便佯装不知地从木村膝上抽回自己的手，把被子一直盖到下颚。木村象是紧追叶子抽回去的手似的，从椅子上站起，把自己的脸凑近叶子的脸。

"叶子君！"

"什么事？"

又是表演爱的镜头吧！叶子这么想着，感到很腻烦，可又不能不讲情面地转过脸去。正在为难时，刚好事务长走走形式地敲两下门进来了。叶子躺着不动，目光急忙迎着事务长说：

"啊，您来了……刚才对不起了。不知怎的，想起一些无聊的事便任性起来，真对不起！……您很忙吧？"叶子这样说着，事务长乘机半开玩笑地说：

"一见到木村君，我才想起忘了一件大事，木村君给您的电报，我在维多利亚时忙得不可开交，全忘光了。真对不起，瞧，揉搓成这个样子。"说着，从左边衣袋里取出了折缝里夹着烟末的揉得不象样子的电报。可叶子刚才确曾说看到过电报，因此，木村听完后露出惊讶的面孔望着叶子。事情虽微不足道，可关系到事务长，想到这里，叶子有点慌神了，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事。

"仓地君，您今天有点反常啊！当时，我不是明明白白地看了电报吗？"叶子边说边迅速递个眼神，事务长马上意识到事出有因，便巧妙地顺着叶子的话说：

"什么？您看了？……噢，对啦，对啦，……都怪我睡糊涂啦，哈哈哈哈！"

随后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放声大笑起来。木村轮流看了看他们二人，一会儿也放声笑起来。二人看到木村也跟着大笑，觉得太滑稽了，又大笑起来。在木村这个大绊脚石面前，二人竟能

通畅无阻地交流感情，乐得象个孩子似的。

然而，由于这种恶作剧，谈话一度中断了。二人对无聊的事爆发过了头的大笑，似乎有点损害木村的感情。叶子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避开仍想留在这里的事务长，与木村对坐在这里为上策，因此，不久便又板起严肃的面孔去摸枕头底下，取出放在那里的古藤的信，交给木村说：

“这是古藤君给您的，我得到古藤君很多照顾啊！不过，他笨头笨脑的，真叫人着急，爱子和贞世上学的事虽托给他了，可我还是不放心呀！现在准是气势汹汹要打架的样子，正和大家协商呢。我好象都看见了。”叶子用这番话诱导后，木村这才感到轮到自己说话了，脸色也恢复过来，以不搭理事务长的态度，仿佛自己对叶子有最先发言权似的，谈了各种问题。事务长察颜观色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突然从房间出去了。叶子当即偷看一眼他的脸色，感到非常难堪。

“对不起啦！”木村偏偏在这时还冷冰冰地说这么一句，随后拆开了古藤的信。那信是用钢笔密密麻麻写在几页西洋纸上，相当厚，木村要看完是很费时间的。这当儿叶子仰面躺着，一边听甲板上码头工人卸货的喧闹声，一边借微暗的光线看木村的表情。木村一边微皱眉头，一边专心看信的表情上，不时掠过痛苦和疑惑的神色。看完后，轻轻叹口气，把信递给叶子说：

“信上说给您看看也无妨，请过目吧！”叶子并不想看，可多少受好奇心的驱使，还是大致浏览一下。

“我还未曾尝到过此次这样的奇特经验，贤兄去美国后，关于叶子的个人情况我即使想承担责任，也是办不到的。让我明白点说，看来贤兄还没有完全占据叶子的心。

“我虽是一个一点也摸不透女人的心的人，但如果我想的事不幸是个事实的话，那么，您对叶子的爱——如果这种情况能称

得上是爱的话——我想还是大有商榷余地的。

“这里面似乎有女人的圆滑，不过，我不了解。

“我一到年轻女子面前就慌得连话都说不好了，可在叶子面前感觉完全不同，还能说出话。这是我想到的。

“叶子这个人，诚如贤兄所说，给人感到是一位很有天赋的人，不过，她在某些方面还有片面性。

“明确地说，我最讨厌这种人，可同时又最被这种人吸引住，我很想解决这个矛盾。请原谅我的单纯吧！叶子也许在过去的某个地方走错了路。即使如此，她还太不以为然了。”

“神佛没给恶鬼任何东西，只给了魅力。我也想到此事。……叶子君的魅力来自何处？对不起，对不起！我好象胡说八道了。

“有时认为她是个可憎的人，有时又对她可怜的不得了。叶子君看到这里时，恐怕要吐唾沫了。因为她虽是一个可怜的人，却偏偏讨厌人家可怜她。

“我一点也不了解叶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对仁兄选择她的决心感到吃惊。然而，既然如此，我想贤兄只有尽全力来了解她。但愿神明保佑你们的生活最后能如愿以偿。”

信中这样的片断文字渗入了叶子的心脾。叶子鼻翼上现出受到极大侮辱的样子，把信还给了木村。木村脸上现出急欲看透叶子读过信后内心在想什么的神气。

“你对信上写的事是怎么想的？”木村问。

叶子若无其事地咯咯一笑，说：

“没什么想法，不过，古藤君也在信里把男子抬高一等呀！”

然而，木村执意不肯在这类事情上受蒙蔽，所以，叶子感到太烦人，便阴沉着面孔说：

"古藤君说的事是古藤君的看法，您和我订婚时，您就相信我，理解我的吧！"

木村憋足力气说："那当然喽！"

"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古藤君等人说的事——要是古藤君明白过来，人也老了——您还是在某些地方怀疑我吧？"

"不是的……"

"你怎能这么说呢！我一旦做了决定就喜欢到哪里也要干到底的。我们是活着的人呀，到处吹毛求疵，那可就没完没了啦！再没有这么蠢的啦。我这种任性惯了的人被弄成那种样子可就得憋死闷死的哟！我变得这个样子也都因为大家一窝蜂地拥上来怀疑我的缘故。一想到您还是其中的一个，我就于心不安。"

木村的眼睛亮起来了。

"叶子的疑心太重了吧。"

随后，木村一再热情地说他来美国后备尝艰辛，刻苦奋斗，正因为有了叶子才办得到；假如得不到叶子的同情与鼓励，肯定在瞬息间就会连根枯死。叶子不感兴趣地听着，而后抓住要害说了一句："您说的真好啊！"过了一会儿，又忽然冒出一句："您见到田川的夫人了吧？"木村回答说还未见到。叶子露出挖苦的神情说：

"您一定要去见见她呀！我们都在这条船上，而且，五十川大婶还求她当我的监护人呢。您见她一次，肯定再也不想理睬我了。"

"为什么呀？"

"哎，你们还是见一下面吧！"

"您是不是受她责备了？"

"嗯，多着哩！"

“受田川夫人的责备？受到这位贤夫人的责备究竟为什么？”

叶子现出厌恶的神情说：

“这位贤夫人！”说着大声笑了。二人的感情又别扭上了。

“既然您那样信任这位夫人，我也对您说一说，您也有个准备。”叶子以半讽刺半认真的态度，把船开出横滨以来夫人对叶子暗中进行的压迫添油加醋地讲了起来。还象讲别人的事似的，把事务长和自己有某种不正常关系的怀疑，从容地讲了出来。话音里闪烁着叶子特有的火一般的热情，眼睛里忽而放射出光芒，忽而噙着泪水。木村犹如遭雷击一般失去判断力，呆呆地听着这一切过程。叶子的话音里始终都充满冷静的调子，谈完之后，叶子说：

“同样的关心也有出自内心和表面之分。两种关心突然碰到一起的时候，总是真心关心的人被当成坏人，被视为绊脚石，真有意思。离开横滨后，我一连晕船三天，正想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位热情的夫人大概故意回避我，她一天三次到饭厅，可一次也没到我这里，而事务长却几次找来医生，如果说夫人的怀疑有道理的话，那也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因胃病卧床不起后，船里的旅客都很同情我，从各方面帮助我，可夫人对此也大为不悦。只有夫人关心我，别人又一齐关心夫人时，才一切平安无事，可事务长这时又最不关心别人了。”叶子把话说完了。木村咬着嘴唇听着，随后气呼呼地点头说：

“知道了，知道了。”

叶子总是把前额的发际拉出来卷在手指上，一边翻动眼珠望着，一边在唇边浮现出讽刺的微笑，漫不经心地说：

“您都知道了？嗯，怎么样？”

木村现出若有所思的样子，变得非常伤感。

“都是我不好。我本想永远相信您，可多少也想相信别人的话，这是我不好……请想一下吧，我是不顾亲友们的反对才到这里来的，要是没有您，我的一生就无意义了。相信我吧！我一定要在十年内成个男子汉……如果我肯定得不到您的爱……我不敢想这件事……叶子君！”

木村说着，目光炯炯地凑了过来，叶子对他想也想不开的态度甚至感到一种恐怖。木村把男子的自豪感等等都忘光了，丢光了，在叶子面前信誓旦旦，这是巧妙的伪装，想到这里，叶子不能不在内心深处感到针刺一般疼痛。然而，更甚的是，在这一瞬间仿佛把叶子的心都挤扁压碎了的是那种没有尽头的严重的不安。不管怎样，也无意同木村结百年之好，对这位木村……叶子恰似一个溺水者渴望爬到岸边那样，脑海中浮现出事务长。事到如今才强烈地感到男人给女人的力量。事务长要是在这里，该给自己增添多么大的勇气啊！然而……由它去吧！要是不设法度过这一紧要关头，就无出头之日。叶子怀着无法无天的造反者的心情，准备接受木村的哄骗。

二十

船到达那天晚上，田川夫妇既没来探望，也没来话别，在众多前来迎接的人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下了船。剩下的人有几个特意来到叶子的房间，尽管叶子十分亲热地同他们道了别，但没有一人在叶子心中留下印象。那天晚上事务长来了，在狭小的闺房般的船舱中，推心置腹地谈到很晚。这期间叶子猛然两次想起了阿冈。阿冈是那样仰慕自己，可下船后没办法只好准备去波士顿方向旅行吧。不久，他大概就会不知不觉地忘掉自己的。虽然如此，他还是一位多么高尚而俊秀的青年啊！刚刚想到这里，心扉

尚未打开，回忆便又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了。现在心中总是模模糊糊地出现木村这个累赘的影子，而心灵深处则是纹丝不动地盘踞着事务长那魔王般不可战胜的潜力。

绘岛丸在装卸工人忙碌两天后，犹如被哭号连天的遗属围着的僵尸一样，变得鸦雀无声，冷冷清清地卧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

水手们用切成圆片的椰子果擦拭脏甲板发出咕哧咕哧的单调声从早到晚响着，听起来好象用钢锉慢腾腾地消磨时光一般。

叶子象个孩子似地想在这里快些告一段落回到日本，除此之外，对其他毫无兴趣，也不愿看一眼他乡的景色，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心等待开船日期。可木村每天都来看叶子，使得美国的气味在身边飘荡，几乎呛鼻子。因此，叶子不能轻易离开床铺。

木村每次来时都劝叶子务必请美国医生检查一下健康状况，如无大妨碍，决心接受检疫官的检疫，以便能离船上陆。可叶子总坚持说不成，所以二人经常保持可怕的沉默，这已不稀奇了。然而，叶子总是能够巧妙地应付当时的场面，随机应变地找到一些甜言蜜语，因此，使得一个月来混在陌生的人群里尝尽了贫穷、屈辱的木村很快对叶子的温存话语和表情如醉如痴。木村在叶子晨妆刚完时常来找叶子，手中提拎着盛有加利福尼亚的水灵灵的葡萄和香蕉的精致薄木片小篮子，或者拿着一束美丽的鲜花．而且，每天不厌其烦地向兴録询问叶子的病情。兴録总是支吾搪塞，一天天往下拖，木村忍受不住，便去找事务长商量，可事务长的回答比兴録还不得要领。无奈木村无计可施，又回到叶子身边，哭丧着脸央求叶子上岸。一到夜里，叶子就把当天发生的一切向事务长述说，成为二人的笑料。

叶子要让木村感到她想无缘无故地伤害和虐待木村的莫名其妙的残酷的心。她在事务长和木村面前欣赏事务长以第一流的阴险毒辣的手段随心所欲地玩弄着蒙在鼓里的木村，这简直成了一

种嗜好。而且，叶子竟想通过木村对自己过去的一切进行血淋淋的复仇。在这种情况下，叶子经常想起不知在什么地方依稀记住的克娄巴特拉①的逸闻：克娄巴特拉为自己的命运所迫决心自杀时，先把几名奴隶拉到自己眼前让毒蛇咬死他们，而克娄巴特拉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几名无辜的人挣扎而死。叶子想把过去的一切诅咒都集中于木村一人身上。母亲的虐待、五十川女士的权术、近亲的压迫、社会的冷遇、男人对女人的觊觎和女人的苟合等，叶子要把这些敌人都推到木村身上，并试图竭尽全力施展出一个女人所策划的残酷手段。

"您可是个快死的稻草人呀！"②有一次，叶子不合时宜地当面对木村讲这句话时，木村露出吃惊的神情，不解其中奥秘，叶子看他这个样子眼睛里不知为什么噙满泪水，歇斯底里般地笑了起来。

叶子想抛弃木村就可以象蛇脱皮而出那样把自己往日的一切都埋葬掉。

叶子又想对事务长炫耀木村是多么听自己的摆布，自己当着事务长的面让木村去胡说八道，甚至有时事务长都看不下去而对二人进行调解。

有一次，木村来到叶子房间，事务长碰巧也来了。叶子让木村坐在枕头边的椅子上，详尽地给他讲自己离开东京时的情况，一看到事务长，叶子便突然变了颜色，好象疏远木村的样子，说：

"请您到对面去吧！"说完，递个眼神示意木村到对面的沙发去坐，让事务长坐到木村腾出的椅子上。

---

①古埃及女王的名字。

②原文意为"将在丑时死去的稻草人"，为一句谚语。说的是一位嫉妒心很强的女人为杀死对方，在丑时（凌晨二时时分）去神社，把模仿对方制成的稻草人钉在树上，据说满愿之日对方即可死去。"替死鬼"之意。

“喂，您到这边来！”说完，一边仰面朝天躺着向上翻动眼珠，一边说：

“好象天气不错呀！……常听到轰隆轰隆打雷似的声音，是什么呀？……我真讨厌！”

“那是矿车呀！”

“噢……听说来了许多客人吧？”

“啊，有几位熟人呢。”

“昨晚那位漂亮的客人来了吧？他到底是没来聊天呀！”

在木村面前毫不客气地说出这种轻率的话，连事务长似乎都吃了一惊，也没有认真回答便朝木村转了话题说：

“马京利怎么样啦？听说发生了意外的事。”这艘船快到西雅图的某一天，当时的美国总统马京利被暴徒用手枪击毙，这一事件成了美国舆论的中心话题。木村通过报纸和传闻，对当时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本想兴致勃勃地讲一通，可叶子很冷淡地给挡了回去，说：

“您要说什么呀！把贵妇人的话头都给打断啦。您要这种花招是骗不了人的哟！仓地，那位贵妇人多美呀！纯粹的美国人是什么样？我想看看。下次再来时让我看看呀！把她领到这里来嘛！其他人虽不想看看，可我非看不可呀！我要是去那里，木村可就显得土里土气的了。”说完，眼睛朝下瞥了一下远处的木村，又说：

“木村君怎么样啦？到这里后找没找个女朋友？就是情妇？”

“找这种朋友象话吗？”事务长仿佛看透了木村的内心大声加以证实似地说。

“不过，找个情妇也可以解解闷，对吧？哟，仓地君还这样呢。木村来向我求婚时象块石头似地直挺挺地坐在那里，那种谈

判的方式简直是拼个你死我活的。那时，我妈重病在床，总得对妈讲一下呀，对妈妈。有句话我可不能忘呀！噢……对啦（把木村的口气模仿得逼真）：‘我要是对其他女人动了心，就天打五雷轰！’……木村是这么说的呀！”

木村脸上现出一丝怒容，从远处瞪着叶子，一声不吭。事务长哈哈大笑说：

“那么，木村现在就要遭到天打五雷轰的吧。”说完回头看看木村，木村无可奈何苦笑着回答道：

“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是把叶子的话理解为讽刺挖苦，在人前申斥自己，那还未到这种程度；要是理解为对自己开个玩笑，一笑了之，那就比这分量重得多，因此，木村总板着生硬的面孔，老是没个笑容。叶子只在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眼睛向下快慰地盯视着木村那张胀红的脸，仿佛饮下一杯苦涩的清凉饮料穿过憋闷的心房。

不大会儿，事务长从座位上站起来后，叶子又让皱着眉头很不高兴的木村坐到自己的身边。

“他可不是叫人讨厌的家伙呀！要不说那种话，他可就没什么话题了……您大概感到为难了吧？”叶子说着，象是给事务长看似的，向上翻眼珠谄媚地盯着木村。然而，木村的感情已受到严重的伤害，不那么容易恢复了。木村故意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想把叶子镇住，而叶子象个淘气鬼似的，内心觉得好笑，还是以善意的目光望着木村的面孔。木村心中本想说点什么，可又觉得自己的心思被人看透了，似乎难以说出口来，便吞吞吐吐地谈了半小时才出人意料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

“事务长，噢，到夜里还到您的房间来聊天吗？”话到最后，不由得声音都发抖了。叶子嘴角浮现出怜悯掉进陷阱的愚蠢的野兽那样的微笑，说：

"在这条小船上能做那种事吗？您想想看，刚才我是说前几天每天晚上一有空，那些人就聚在饭厅里，一边喝酒一边大声谈些无聊的事。我这里经常可以听到。昨天晚上，因为他没来，我只是想嘲弄他一下。近来，连那些品质不好的女人都成群结队地拥到船上来，真吵得慌！……哈哈哈哈，可不值得您劳神啊！"

木村被说得毫无办法，无言以对。叶子抬起妩媚的眼睛，露出天真的面庞，看看木村笑了。于是，把刚才事务长进来时断了的话头又一点也没忘地都拾了起来，继续细谈离开东京时的情况。

就这样，叶子与木村的纠葛全由叶子一手拨弄，忽而缠得紧紧的，忽而又都给解开。

叶子把一位男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象猫玩老鼠似的，不停地任意玩弄取乐，同时又不时地向木村瞥一眼，在讨厌得几乎呕吐的感情驱使下，有时连自己都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种时候，只是一味地借口肚子痛，一个人气呼呼地见到什么拿什么，然后扔到地上。叶子也想过，把一切都讲了吧，再用不着去接近那个不值得玩弄的木村了，只想把一切都挑明，心情爽快些。然而，与此同时，叶子又以战术家的冷静态度，没有忘记考虑实际问题。在没有把事务长紧紧捏在自己手中之前，不可过早地放掉木村。"不见兔子就撒鹰。"……叶子想起小时候母亲有过这样的教诲，不禁独自苦笑。

不错，还不能放走木村。叶子似乎已铭刻在心，翻动上眼珠这样想着。

还有一次，叶子收到一封贴着美国邮票的信函，心想不会有人往船上寄信的，刚要拆开，可又是恶作剧心理在作祟，故意让木村拆信。叶子无法想象信的内容，让木村去读就等于把武器交给对方，自己准备徒手格斗。叶子对此很感兴趣。她心中怦怦直

跳，担心会有什么意外的难题提出来，在那里等待结果。信原来是与叶子简单告别后就上岸的阿冈写来的。那字体拙劣得与阿冈的人品极不相称。信上说：听说叶子也许不上岸就那么回去，果真如此，自己也坚决回去。您也许会笑话这种作法简直象个疯子，可自己不管怎么想，除此之外再无路可走。离开叶子与素不相识的人为伍，那将只有发疯。过去一直没有对您讲明，自己本是日本屈指可数的豪商之家的独子，由于体弱，加之母亲为继母，由于父亲的怜悯，决定来美国，可自己不仅怀念祖国，更由于没有一个象叶子那样关心自己的人，因此，要是没有叶子，自己一刻也不想在外国的土地上停留。对于没有兄弟的自己来说，叶子好比自己的前世姐姐。但愿叶子可怜自己，把自己当成小弟弟吧！至少允许自己在能听到叶子的声音、看到叶子面孔的地方。只因自己想得到这些怜悯，才不顾家人及监护人的讥讽而回国。请您拜托事务长也能允许我这样做。阿冈就是用这种有点松散而直率热情的语调把信写得很长。

叶子对自己与阿冈的关系毫不隐瞒，木村问什么就说什么。木村沉思一会儿说，要是这种人一定要见见面并同他谈谈。木村看起来比自己年轻得多而竟如此宽宏大量，叶子对此颇为不快。也罢，那么就通过阿冈把自己与仓地的关系告诉木村吧。当木村怀着嫉妒和忿怒的心情天黑以后回来时，再随心所欲地玩弄他，然后重归于好。这样一想，叶子就对木村的话听之任之了。

第二天早上，木村带着非常感激的神色来到船上，详细地谈了他与阿冈会面的情况。阿冈住在奥连特尔旅馆的一间豪华房间里，只他一人，而田川夫妇也住在这家旅馆，阿冈说讨厌日本人出来进去的。听说木村来访，阿冈显得非常亲切的样子出来迎接，简直把木村尊为兄长，稍稳定下来后便毫不隐瞒直率地讲述了自己对叶子的憧憬。因此，木村从他人口中明明白白地听到了

自己想说的心里话，以致被这种真情所打动，也跟着流了泪。二人产生了同病相怜之感。借此机会，木村打算永远把阿冈当作弟弟而加以爱护。不过，木村说他劝告阿冈放弃回日本的决心。阿冈到底因为教养关系，似乎没有把事务长与叶子的来龙去脉按想象那样讲得很卑劣，而木村对此事也是只字未提。叶子的期望完全落空了。由于演技拙劣，特意安排的戏也没演成就流产了，叶子感到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然而，从此之后，叶子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阿冈的事，他那连女人也巴不得想看看的美丽的青春形象往往变作美好的回忆，潜藏在叶子的心中。

船到西雅图五六天后，木村似乎在制造与田川夫妇会面的机会。从那时起，木村突然聚精会神地沉思起来，有时甚至把叶子的话都听漏了而慌了神。有一次，看来再也不能一个人装在心中了，便象传闻的那样问起了事务长的事：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那种人接近？”叶子肚子有点痛，但她有意加以夸大，左手按住腹部的一侧，紧蹙双眉听着，煞有介事地点头说：

“正如您所说的，我虽不喜欢接近他，可他一直照顾我。而且，看起来他是一位对人特别热情的人，所以，男招待也好，水手也好，又怕他又亲近他。还有我甚至向他借了钱。”叶子显得很为难的样子说了之后，木村脸上也现出叶子那样的为难神色说：

“您没钱了吗？”

“我不是说过了吗？”

“真没办法啊！”

木村仿佛伤透脑筋似的，把攥着的手紧贴鼻子下，眼睛向下，一时拿不出主意，又问：

“您借了多少钱？”

"啊，看病和营养品也许快到100元了。"

"您是分文全无了吧？"木村又重复一遍，叹了口气。

叶子犹如对涉世未深的弟弟进行教诲似地说：

"再说我的病万一不好暂时先回日本的话，还得在回去的船上求人家照顾吧……不过，还好，虽然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要想得远一些，这可是外出旅行最要紧的呀！"

木村还是把攥着的手放在鼻子下，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思考着。

叶子仿佛无计可施的样子，觉得木村的表情很有意思，死盯盯地望着他。

木村突然抬起头，仔细地端详着叶子，仿佛读着叶子脸上写的什么字，随后一声不吭地深深叹口气说：

"叶子君，我什么都信您的，不知这是不是好事？我在想只为您个人着想不知好不好？……"

"那么，请您讲下去吧，什么都可以！"叶子以略含亲热的口吻开玩笑地答道，可她的目光足以使木村说不出话来。那眼睛仿佛在说：看你胆敢说那种轻薄的话，我非让你低下头来不可。

木村无意中不敢正视叶子，缄口不说了。叶子还是顽固地用目光死盯着木村的面孔。木村慌了神，仿佛感到叶子用鞭子一下接一下地抽打自己。

"喂，请讲啊！……喂！"叶子的话里总带着善意和信任，可木村仍在犹豫。叶子蓦地伸手把木村拉到床上，半抬起身子，凑到他耳边说：

"再没有您这样忸忸怩怩不爽快的人了，您在想什么就请讲出来好了……啊，痛……不，还不那么痛。您在想什么就请讲吧，嗯，喏！什么事？想问我的事呀！您太见外了……啊，啊，痛，噢，痛……请您把这地方给我按住……好象针扎着似的痛

……啊，啊。”叶子边说边闭住眼睛躺在床上，把木村的手拉过来按到自己的侧腹，痛苦地咬着牙，脸埋在床单里。由于呼吸很吃力，雪白的床单都在微微颤动。

木村慌了神，早把一直要说的话丢开去护理叶子了。

二十一

绘岛丸到达西雅图第12天，该解缆返航了。离开船还有3天的10月15日，木村听船医兴録最后宣布叶子无论如何还是暂先回国为上策。木村当时已大体上做好了精神准备，既已朦胧地看出叶子想回去的用意，就再也不能使她改变过来，便死了这条心。木村恰似听天由命的羔羊，然而又执著地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命上，决心忍受现在的不满。

严冬降临到高纬度的西雅图是令人可怕的。沿着海岸线一直伸到远处的洛矶山脉已被大雪盖得严严实实，常常出现在晴朗夕空的云峰宛如旧棉絮绽成色调寒酸的霰云，使人望而生畏的白东西马上就要铺天盖地降下来。只有沿着海岸生长的整齐的美洲青松黑黝黝地刺眼，阔叶树之类不知何时掉光了树叶，剩下针一般的尖枝锐利地指向空中。大概西雅图街道的那一边——从船停泊的地方看不见市街——突然升起煤烟，人们似乎在匆忙准备过冬，无把握地抵御不久向北半球包抄过来的雪白的冷空气。人们双手插在衣袋里，缩着脑袋，在码头的铺石路上转来转去，显得焦躁不安。绘岛丸就在大自然这样匆匆变化之中，开始了启航准备。卷扬器的齿轮发出吱吱的声音，从船首和船尾清晰地传了过来，十分嘈杂。

木村这天早晨就来访问叶子。尤其是那张苍白的脸，与他那上下翻腾的不平静心情极不相称，以致使看到的人觉得可怜。正

如他所说的，这是背水一战。他把已故父亲的财产都变卖成钱财，拿出来买进日本货，只要从这里发个通知，就可以随时从日本送货来。可他手头上已分文不剩了。叶子既然来了，金钱也好，心境也好，都指望木村，可如今全都落了空，叶子要回去，木村还得从所剩无几中设法筹措。在这种窘境中，木村在两三天内尚可空欢喜一场，而后就得在孤独和严冬中打发日子。

叶子感到木村最后只能向事务长求助了。

木村到底让人把事务长叫到叶子的房间，事务长马上就来了，可还是那身工作服，显得很忙的样子。木村说声“请！”，便给仓地一把椅子，今天不象平常那样冷淡，特地拜托仓地多方照料叶子。事务长与开始匆匆忙忙的样子相反，一屁股坐下，从正面大大咧咧地望着木村，认真地竖起耳朵听。这倒使木村显得坐卧不宁的样子。

木村掏出一个大钱包，把50美元的支票交给了叶子。

“您什么都知道了，在仓地君面前说这些太不礼貌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只能做到这一点，这，这个……”说着，一边冷漠地笑着，一边摊开双手，随后拍拍西装背心。只见胸前挂的沉甸甸的金项链，手上戴的四枚金戒指中的三枚全都不见了，只有一枚订婚戒指寒酸地戴在左指上。叶子也“哎哟”了一声。

“叶子君，我怎么都可以，一个男子汉流落到哪儿也成——这个体会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过，一想到您还缺乏这种体会，我就觉得没脸见人。仓地君，过去一直得到您的妥善照顾，真对不起！坦率地说，我和叶子二人搞得如此狼狈。只要到了横滨，下面就有办法，所以，要是旅费不够的话，还得请您帮助解决啊！”

事务长抱着胳膊直勾勾地盯着木村，听他讲完后问道

“您是一分钱也没有了吗？”木村故意装作快活的样子大声笑道：

"完全光了！"说着又拍拍西装背心。事务长还是以嘶哑的声音不大痛快地说：

"那可不成！什么，还需要船费吗？在东京您可以向总店支付，横滨的支店长也可以代办一切，用不着您担心。那个东西您拿着好了，在外国要是身无分文，心里也不踏实啊！"话音里蕴含着一种奇特而庄重的分量，木村又争论一阵子，结果，由于感到辜负了事务长的盛情而过意不去，便直率地拜托事务长在途中多加照顾，随后又掏出大钱包，把支票折叠起来放进去了。

"好啦，好啦，再没什么说的啦，早月君由我负责好了！"事务长脸上现出目中无人的笑，这才回头看看叶子。

叶子在二人面前，同往常一样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听他们谈话。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叶子常常是站在弱者一方。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看到强者恃强欺负弱者，叶子便火冒三丈，即使没理也愿帮助弱者取胜。如今，木村不仅是个弱者，还是个处境悲惨无依无靠的痛苦的人，自己虽完全清楚，可奇怪的是就是对木村产生不了同情。木村那青春年华、优美的形象、良好的环境和横溢的才能，这些男子的魅力在事务长面前犹如灰尘，一吹就飞了。木村暴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弱者的可怜相，不如说是丑陋面目。

多么不幸的青年啊！年轻时死了父亲以后，从一切都是我行我素的生活中一下子跌落到不自由的尘世的最底层，而他毫不气馁勤奋工作，为人处世只是没有受到人们从背后的指责，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才干、前途无量的人。可是，为消除自己心中惆怅而思念的情人却抛弃自己另求新欢了。自己又对此一无所知，反来求助那位男子，不想放弃肯定要告吹的婚约。……叶子这样想着，力求说服自己，可不但没引起切身之感，反而动不动就厌恶得想笑出来。

“好啦，好啦，再没什么说的啦，早月君由我负责好了！”事务长的这句话和他那目中无人的微笑轻轻地敲击着叶子的心扉时，叶子也无意中想报以微笑。可就在这一瞬间，一眼就发现木村正在望着自己，脸上再也未现出一丝笑意。

“要我办的事就这些吧？那么，因为忙，我去啦！”事务长生硬地说完，便走出了房间。剩下这两个人真是难为情，一时间都不好意思互相看一眼，在那里沉默着。

事务长一出去，叶子突然感到浑身没劲儿了。往事简直象看戏一样好玩，木村那种郁郁不乐的样子一下子向叶子逼来。叶子眼睛里不知不觉噙满泪水，也不知是同情木村还是可怜自己。

木村痛苦地沉默着，看了一会儿叶子，说：

“叶子君，事到如今您还为我落泪，我真受不了哟！高兴一点吧，好日子还会回来的。因为我信神佛——我不知道您现在是否还信——您母亲可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我想您在仙台时也确曾信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但愿您能带着对同一神佛的信仰和希望往前走。神佛是知道一切的……我将怀着不懈的希望向那里走。”

木村似乎已下定了决心，话说得如此坚强有力。什么希望！叶子对于木村的未来比木村所谓的神佛了解得更清楚。木村的希望不久只能以失望和绝望而告终。什么信仰！什么希望！木村认为叶子所走的道路——一条死胡同——恰似天使升降的云梯一般。啊，什么信仰！

叶子突然用同样的目光审视自己。具有随心所欲地玩弄木村的威力的自己，又将被谁、被什么人任意玩弄呢？一只巨大的手在某个地方冷酷无情地操纵着自己的命运。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希望不在木村的希望破灭之前而破灭呢？木村是个好人，自己是个坏人。叶子不知不觉恢复了纯朴的感情。

“木村君，您一定，最后一定会接受祝福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也不要灰心呀！象您这样善良的人不会总遇到不幸的……我一生下来就是一个被人诅咒的女人，神佛，与其真信神佛……不如说憎恨他们更贴切……啊，听着……不过，我讨厌怯懦，所以相信……神佛能把我这种人怎么样？我将睁大眼睛看到最后。”

叶子这样说着，心中不由得充满懊悔。又说：

“您可能会说您没有这种信仰，不过……我认为这就是信仰，崇高的信仰。”叶子说着，一边果断地用手帕一下子擦去眼睛里含着的火一般的还未淌下来的热泪，一边对垂头丧气的木村说：

“我们别谈这些吧！说这种话，越说前途越暗淡。真的，不走运的人断然不会把这种事乱讲一通的。诺，不，您是自己灰心丧气，我说这点算什么！亏您还是个男子汉！”

木村一声不吭，脸色苍白，低头看着下面。

这当儿，随着一声“有人吗？”门突然打开，有人进来了。木村和叶子由于事出意外而破坏了情绪，一看，原来是那天因锚链伤脚得到叶子照料的老水手，他到底变瘸了。他是来道谢并顺便告别的，因为再也干不了水手那样的工作，幸亏找到在奥克兰有一小块地并设法谋生的外甥，才决定寄居在那里。叶子有点不好意思地翻动着红肿的眼睛，对他说了许多安慰的话。

“什么呀，我都老掉牙了还干这一行，压根儿就不合适。可事务长和水手长说我太可怜了，给我雇人，我这才放心，真是报应啊！”老水手说着胆怯地笑了起来。叶子对这位老人的怜悯和照料，旁观者都很同情。叶子每当听说老人在日本连个捎话的亲人都没有时，就哭丧着脸深表同情，最后不顾木村的劝阻，从床上爬起来，把木村带来的水果全都塞在篮子里交给老人说：

“您上岸后可能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把这些带去吧！要是里

面不是水果，还装了别的东西，那也是给您的呀，当心别让人偷走了！”

老人进来后，叶子这才觉得象天亮一样恢复了平素的畅快心绪，脸上充满孩子淘气般的笑眯眯的可爱表情，说：

“多么直爽的人啊！我真想当这种老爷爷的老伴儿……所以，才把好东西给他了。”说着，呆呆地凝视木村紧绷着的脸，那模样只能让人感到是个大孩子。

“您给我的那枚订婚戒指呀，我给他了。所以，我也什么也没有了。”叶子那无法形容的讨人喜欢的下颚变成双重的，一排美丽的牙齿由于微笑在唇边忽隐忽现。

木村想叶子这个女子为什么情绪如此多变，表面如此光滑呢？他脸上胀满难堪的表情，心里似乎在准备该说的话，可突然改变了主意，一声不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叶子见到这种情况，迄今为止一直难得压抑的反抗心理又象旋风一样刮了起来。她心里焦急地想“此人真不爽快”，脑海里接着又闪过整整他的念头。然而，脸上总是现出刚才那样天真的表情，说：

“木村君，给我买点礼物吧。虽然家中只有爱子和贞世，可不给亲戚们和古藤送点什么，也不好见他们。此刻田川夫人的信已到五十川大婶的手中，东京方面肯定要大闹一通的。我离开时，让人家照看，可看家总是看家，让人放心不下，我要是装傻不带点礼物回去，人家要说木村怎么搞的呀！这样，我比死还难受，所以请您买点他们意料不到的东西。刚才的钱可以买些象样的东西吧？”

木村象劝磨人的孩子似的，故作老实地说：

“可以的，您说买就买。我在想您最好能把礼物凑齐带回去。一般人是到横滨后才买礼物的哟！这样，实际上很体面。我

想您要是不带点现钱就回东京，想想看，礼物怎么都可以吧。”

“只要到东京，钱怎么都好说，可礼物……噢，从横滨买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呀……请看看那个！”叶子说完，眼睛望着搁板上装帽子的厚纸盒。

“我让古藤君领着去买时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可来到船上一看，马上腻味了。而且，看到田川夫人那身西装，再也不想戴在日本买的帽子、穿在日本买的衣服了。”叶子说这番话时，木村从搁板上取下盒子往里面瞧，随后说：

“不错，式样有点过时了，不过，质量在这里也是上乘的！”

“所以我才讨厌呢！东西一过时就不如价钱贵的东西受欢迎了。”过了一会儿又说：

“不过，那笔钱您还需要吧？”

木村连忙辩解似地说：“不，那笔钱不管到哪里也是准备给您的……”叶子好象没听进去的样子，斩钉截铁地说：

“我真糊涂啊……说些不体谅人的话，这算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也不要那笔钱啦！我既然这样说，谁再说什么也没用哟！”木村本来就很了解叶子的平素脾气：话一旦出口，就决不收回。因此，木村明白只能不言不语地用那笔钱买些东西让叶子带回去。

那天晚上事务长办完事情来到叶子房间时，叶子显得不大高兴，没有很好地接待事务长。

“终于有了眉目啦，19日上午10点返航哟！”叶子对事务长这句兴致勃勃的话也没有回答。事务长露出诧异的神色看着叶子。

“坏蛋！”

过了一会儿，叶子只说这么一句，瞪着事务长。

“怎么啦？”事务长抬高嗓门笑着问道。

“象你这样残酷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请看看木村吧，那么可怜！你呀，即使不那么无情……也是个令人可怕的人。”

“怎么回事？”事务长又抬高嗓门大声说，随后走到床跟前。

“不知道。”叶子还想发火，可一看到事务长那张刻满皱纹简单纯朴而无他意的面孔，身上就感到被摇晃似的，于是，叶子有意紧闭的嘴角上不由得露出了笑意。

事务长见到叶子这种表情，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气说：

“什么呀，多没意思啊！”说完，把椅子挪到电灯跟前，伸出又大又长的脚，把晚报打开浏览起来。

与木村相反，事务长一到这个房间里来，房间就显得小了。叶子看他那脚尖朝上的大鞋子，几乎要笑起来。叶子用爱抚的目光把这个大小孩一样的暴君从头到脚打量一遍。室内只能听到不时哗哗翻阅报纸的声音，船舱已基本装完货，夜静悄悄地深了。

叶子这时又蓦地想到了木村。

叶子想：木村大概会到银行去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在商店未关门前买些东西夹在腋下，晚饭也没吃，回到杰克逊大街的日本人旅馆时，街上已华灯初上，会碰到许多工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寒冷的雾霭中走着。小火炉里多烟的煤炭大概会哧哧地燃烧着，只有刺眼的电灯光象用鞭子抽打似地把空荡荡房间里的污垢照得明晃晃的。木村大概会在灯光下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一边望着炉火，一边思索着。思索一会儿之后，漫不经心地环顾一下凄凉的房间，随后又望炉火。这时，肯定会从他那容易流泪的眼睛里，泪水再也止不住，哗哗地流了出来。

事务长翻报纸时发出了声响。

木村把手放在膝头上，手捂着脸哭泣、祈祷。叶子从仓地身上把目光移开，翻动上眼珠想听听木村的祈祷声。确实……确实听到了断断续续痛苦的祈祷声，里面还夹杂着泪水。叶子紧蹙双眉集中精力想弄清楚木村究竟怎样看自己的，可怎么也想不出来。

事务长翻报纸又发出了声响。

叶子吓了一跳，恰似沉入河底受阻的树叶又开始飘流那样，能够顺畅地想象木村的举止了。思绪逐渐转到了阿冈身上，可怜的阿冈！阿冈此刻大概还未睡吧？木村也好，阿冈也好，永远不睡而蹲在正在熄灭的火炉前，那是因为……夜深了，侵入的寒气沿着床铺悄悄地从脚尖爬了上来。事务长没有觉察似地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当所有的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当木村的叶子也被事务长搂着安然入睡的时候……

叶子想到这里，就象埋头看小说的人轻声叹口气，啪地一声把书扣过来一样，也不由得长叹一声，睁大眼睛看了一下事务长。叶子的心中如同看小说那样，只是微微感到一种无聊的哀愁。

"您休息吧。"叶子以铜铃般的声音小声对仓地说。因为四周静悄悄的，不便大声说话。

"嗯。"事务长虽这样回答，可还叼着香烟在那里看报，叶子也不吭声了。

过了一会儿，事务长也轻轻叹口气说：

"喂，睡吧！"边说边从椅子上站起爬到床上。叶子蜷缩着身子，紧靠在事务长那宽胸脯里，还有点发抖。

一会儿，叶子的嘴里发出孩子般安静的小鼾声。

仓地在黑暗中好长时间睡不着，睁大眼睛，过一会儿小声叫道：

“喂，坏蛋！”

然而，叶子有规则的轻快的呼吸声一点也未乱。

半夜里，叶子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虽未全记得，可记得自己一边想不许杀人，一边却把人杀了。那人的一只眼睛仍在眼眉下，可另一只眼睛却奇怪地跑到眼眉上边，从他的脑门流出大量污血。他死了还吓人地嘿嘿在笑。那笑声听起来是喊木村木村的。开始时声音很小，逐渐变大，次数也增多了。那“木村木村”的数不尽的声音开始烦人地纠缠着叶子，叶子一个劲儿地挥手想从那里逃掉，可手脚都动弹不得了。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木村

……………………………………

叶子冷得打个冷战，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可怕恶梦的情景仍留在怦怦直跳的心中。叶子很怕，一个劲地在黑暗中提心吊胆地用手摸着，摸到了事务长的胸脯。

“喂！”叶子小声颤抖地喊了一声，可事务长睡得太沉了。一阵难以名状的不快涌上心头，叶子一狠心去摇晃事务长的胸脯。

然而，事务长犹如木头人一般毫无感觉，在酣睡着。

（张正立　译）

宣　言

（A致B的信）

1912年9月15日于东京

B兄：

前不久接到来信，一直以为你已经回到东京，谁知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上课，但依旧毫无趣味。每学年开始时，我总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一年里，但每次都保准让我大失所望。○教授讲的那种课，只听半小时就让人再也听不下去了。C今年也十分难得地来到了课堂上。跟往常一样，长长的身体上方照例载着他那张令人发笑的面孔，神气十足地斜眼瞥着大家。

你的病究竟怎么样了？东京现在仍旧有点热，不过幸亏一直是晴天，空气还比较干燥，傍晚有时还相当舒服呢！你不能下决心回东京来吗？听说给我叔父看病的○○博士在呼吸器官疾病方面也很有本事，现实生活里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如果你能回来，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你介绍给博士看看。尽管我从小就基本上没和疾病沾过边，很可能无法设身处地地想象到你的心情，但我仍然有一个想法，觉得你是不是对自己的病想得太多、太过份了？总之，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是以不去想其他各种事情为好。盐原这个地方对你的病还适宜吧？我倒是觉得那里气温变化似乎很剧烈，凉气自然比东京也来得早些。

希望你此刻能呆在东京，其实也是出于我本身的需要。因为我感到自己对宗教也开始有所理解了。你知道，我们家原本就不是个尊崇神佛的家庭。而且也绝非出于某种自觉才这样干的。父亲好象是经过某种深思熟虑的，家里的其他人则完全是为了稀里糊涂地混日子。我也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与宗教打过交道。我把来源于某种科学偏见的浅薄的先入为主观念全盘接受下来，自认为对宗教根本不屑一顾，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没去顾过，完全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境地。然而我的生活好象出现了某种转折点。我开始感受到一种仿佛有生命力的东西，这种东西将朝整个世界充满生机的目标升华，以至于我无法用命运或别的什么可避讳的抽象词句来表达自己的上述感受。随着这种感受在脑海里的出现，首先吸引我的就是你信奉的基督教。我重新观察了我的周围。并且吃惊地发现，眼前展现的竟是一个迄今毫无察觉的神秘世界。由于着眼点的不同，人们的现实生活竟是如此变化万千的吗？面对这一丰富多彩的景象，简直把人吓得魂不附体。我最近睡觉前必读一段圣经，深感书中当时的神秘在我心里也全都存在，不禁为基督智慧的深邃和尖锐而震颤不已。我想，恐怕只有靠基督甦省过来的保罗才能做出那种犹如双刃宝剑般的深刻观察的吧！心头不禁有一种恐怖袭来，仿佛每前进一步罪恶就加深一步，每后退一步悔恨就加重一层。

迄今为止，我自认为自己是个相当有勇气的男子汉，不管怎么说，总还是个精力充沛的活跃分子。谁知如今一旦走入信奉宗教的人生旅途，竟好似把此前的自我认识连根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觉得十分寂寞，十二万分的寂寞！

脑海里不由得频频涌出一个念头：这种时候，若是有你在跟前就好了！

话题有点越扯越远了，你对恋爱这种事是怎样看的？幸亏

——真想说幸亏，说不定也许是不幸——我以前从未跟女人建立过恋爱关系，对此没有深入的体会。常常有这种情况，每当在一旁看到班级里那帮家伙围着火炉饮酒狂欢的奇怪举动时，尽管内心感到好奇和产生一种不好意思的吸引力，但我还是在头脑里某种纯洁力量的驱使下当即离开那种地方。逢到这种时候，我脑海里总是闪现出你那双透过金丝眼镜盯人的锐利而又明亮的眸子。就这个问题我也想听听你的高见。恋爱会不会妨碍潜心修行呢？一般认为只有堕入情网的人才能体验到的那种纯洁忘我，而且既寂寞又绚丽多彩的感情变化，难道是每个年轻人都必须经历一次的无上乐趣吗？在保罗和托尔斯泰就男女关系的论述里有勿庸置疑的充分理由。这一切我也是赞成的。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当真是经过透彻思考的人生的最后一条路吗？

写了这么一大堆含含糊糊的废话，也许让你吃不消了。不过，倘若在你身体情况允许时能将你的想法写信告诉我，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昨天放学后，本来说好大家到羽田那边去采集标本的，我因为不感兴趣，就没有去，结果是自己一个人到小石川的植物园一带去散步了。不知什么缘故，近来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反常。有时会突然觉得乏倦无力，仿佛浑身肌肉都瘫软了似的，实际上脑子里却正在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这也许是由于你不在东京的缘故吧！

那笔钱仍寄上。花费肯定比在校时要大。自己下厨房也未尝不可。但一定注意不要过度劳累。钱还有一些富裕，你尽管花就是了，不必客气。

今晚本想再多写一些的，但一因时间已不早，二来也怕影响你的病，还是就此停笔吧！

真是一个任凭谁都会留恋的夜晚呀！

还有……（以下抹掉）

（B致A的信）

1912年9月20日于盐原

在散步归来的途中，我又捉到了一只稀有的蛾子。似乎是个新品种。这个地方在采集生物标本方面还是蛮不错的。

你已经在恋爱了。最近我的神经也变得相当敏感了。

丢开你，还有谁能称得上恋爱的宠儿呢！你有健壮的身体，真诚的天性，和富有魅力的容貌。你天真纯洁得象一张白纸。你前程远大。而且身后还有一大笔不动产财产。

我这些话不是讽刺。仅仅是罗列了一大堆可能被认为是讽刺的有目共睹的事实。

恋爱是一种香味扑鼻的香料，它只有在充满韵味的仓库里才能发酵。

只要闻到这种香料，象我这样体弱多病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动心。倒不是出于羡慕。……不，是出于羡慕。完完全全是出于羡慕。

不过，世上有两种人，一种适合恋爱，一种不适合恋爱。

我要向你进一言。你务必要使这次恋爱获得圆满成功。我甚至敢说，你身上竟然缺少恋爱的经历，这完全是上帝的过错。

按说托尔斯泰正是一个泡在美酒酝子里大讲梦话的乐天派信徒。他那颗令人怀念的心是多么坦荡啊！

想把托尔斯泰和保罗同一而论的你，错误地将婴儿放到了魔鬼的身旁。

基督曾两次被绑到绞刑架上。第一次是由于犹大的出卖。第

二次则正是由于保罗的出卖。

第一次受刑使他升到天上。第二次受刑则使他被粉身碎骨地踩到了地下。

我最最讨厌保罗那些支离破碎的言论。不是说“由人说法”吗？算了吧！对“由人说法”的伪预言家还是警惕点为好。

至于我的病，已被诊断为名副其实的肺结核。〇〇博士真是位爽快的大夫。说是没必要对我隐瞒，把所有情况都向我公开了。你对我是了解的，听到大夫讲述的病情，当时我觉得浑身神经一下子凝固了，四肢变得僵硬，痛苦得连动都不能动一下。

但现在心情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不过，眼下恐怕还回不了学校。虽说时常怀念研究室的气氛，但也毫无办法。

钱的问题多谢了。我现在住的是你也熟悉的那栋靠河边的住有许多人家的长筒子房子，过往行人嘈杂不堪，准备过几天去租一间农民家的房子。

好象又发烧了。信写得很不连贯，实在不应该，还请多包涵。

补充一句，我的人生观并不值得大书特书。我是个非有所陶醉便不能过活的人，因而只是想陶醉于基督罢了。假如我降生在波德莱尔之前，就不会使他那首名叫《陶醉》的散文诗成为先驱了。

（A致B的明信片）

1912年9月22日于东京

刚从植物园散步回来就收到你的信。知道是肺结核，我浑身的血液也好似凝固了一般。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我的心事被你猜着了。为了取得帮助，我准备过几天再将详细情况坦白地告诉你，只是希望你心绪好的时候去读。盐原可能已经相当凉了。请多保重病体。

（A致B的信）

1912年10月6日于东京

B兄：

面对那不仅冷酷无情地剥夺一切希望、并使人陷入极度不安和威胁的病魔，你是以怎样的精神在顽强苦斗，其中的奥秘恐怕只有你自身才能了解，这是可以想见的。我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想到，你的烦闷里潜藏着某种令人畏惧而又神圣的东西，对于象我这样从没尝过病苦滋味的人来说，简直连看上一眼都好象过份似的。让我这号人来慰问病人，也许本身就是个错误。但我还是要按我的方式向你表示深切的同情，并由衷地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

从前一封信里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你的病是否略有好转？如有兴致，不妨将体温、饮食情况再详细地写信告诉我。你可能会说：写这些有什么用呢？不管怎样，反正我很想知道。

我下面狠下决心准备写给你的坦白，在究竟写不写的问题上简直不知犹豫了多少次。其中的原因，固然有担心影响你病体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我怀疑自己能否毫无隐晦地把真相全部写出来。

但今天我决意要写。内容就是得到你指教的我的恋爱问题。不过，还是得事先反复申明，请你在心绪良好的时候再来读这封信。

在正式剖白之前，我觉得有必要略追溯一番过去，把我在男女关系方面的体验先写一下。

尽管这种事情是所有男性都会经历的，但不知是由于没人公开谈论的缘故，还是我自己具有与别人不一样的经验，反正每当我想到自己以往的经历时，总是能回忆起在那神秘难解的幼年时代就已经对女性有了相当强烈的追求心理。我还记得，在我8岁那年，曾对住在隔壁的一位年轻太太产生过某种爱恋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从男人身上是无法感受到的。我那时还是一个受人宠爱的孩子，人们都管我叫“可爱的小宝宝”，但我却觉得那位年轻太太对我格外喜欢。当时那种高兴的劲头简直就别提了。我感受到了某种自恃和满足……跟眼下终日惶惶不安的我相比，其差别该多么大啊！而且那又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多么扑朔迷离的美妙图景啊！……我曾因此而大逞其强，当着那个女人的面，仿佛根本不把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放在眼里似的摆出一副高傲的架式。

突然，有一天，因为丈夫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那女人从我眼前消失了。自那以后我就有了变化，以前深信耳闻目睹的现实就是整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观发生了彻底变化，一个根本没有想到的另一个世界，一个空虚的世界，突然冒出来占据了我的心灵。如今回忆起来，我对不可知领域的憧憬就是从那个时候萌发出来的。当时的我简直无法在头脑里坚强地描绘出那女人消逝后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只是莫名其妙地觉得十分寂寞。到了傍晚时分，动不动就害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相思病，有时好端端的就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有时又冲母亲和女佣人乱发脾气，曾被轻易不发火的父亲狠狠地训斥过。人们都说我被女人迷上了。这句话恐怕没有讽刺的意思。事实上，从那时起，天真无邪的我也确实是被女人迷上了。

你该不是硬挺着病体在读这封信吧？还是注意点为好。

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至今我还觉得自己实在是可爱到了极点。一种类似怀念故乡时浸出的泪水不禁润湿了睫毛。

对那位漂亮女人的记忆，后来不知不觉地就淡漠了。我好象又变成了原来那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不过，尽管对内心的打击不小，但看来留在小小心灵上的创伤在本人毫无察觉期间，也还是可以指望有一种力量把它治愈的。在我12岁那年，有一次我妹妹曾带她的小朋友和那小朋友的姐姐到我家来玩。那小朋友的姐姐跟我同岁，名字叫阿艳。只看了一眼，我就喜欢上了这位阿艳姑娘，而且简直喜欢到了顶点。听到母亲夸她“跟漂亮的偶人一模一样”时，我的心脏不禁因感受相同而急剧地跳动起来。但即使打死我，这种话我也是说不出口的，对此心里感到十分焦躁。我曾试图竭力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去接近阿艳，但因当时的我已处在“肉体上的诅咒”正开始微微抬头的时期，那头是见不得人的，因而竟害羞得始终未能接近成功。不过，凡是当着阿艳姑娘的面，不论干什么事我都急着去争当第一号优胜者。出现在我周围的全是敌手。就这样，我又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爱闹别扭，满脸不高兴的孩子。

回忆起来还有这么一件事。当时我特别想和阿艳姑娘呆在一起，基于这种愿望，急切地想得到她的一张照片。为此，看来当时的我是这样估计的：要想办法先送一张我的照片进行交换，舍此别无他路。但若把我的单人照片送给对方，这样大胆的举动却又怎么也做不出来。后来终于想出一计，找几个朋友拍了一张集体照。洗好照片一看，我的头相照得实在差劲，朋友里倒有照得蛮理想的。尽管年幼，我当时确实曾犹豫再三，但重照已不可能。有一天晚上，当她姐妹俩和许多小男孩聚在一起玩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把那张照片扔到阿艳姐妹跟前。阿艳姑娘手疾眼快地首先捡起那张照片。妹妹也立即凑到姐姐跟前，

二人盯盯地瞧了起来。我赶紧以近似唱歌的腔调试探着说了一句：“那是送给谁的呀？”妹妹有一只眼闪着光说：“我要了！”稳重的姐姐却好象手里沾了什么坏东西似的，唰地一下把照片翻过去放到席子上。我一下子火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当着全场吃惊的小朋友把那张照片撕得粉碎。

在信里写这种事，可能会够你厌烦的。不过我还是请求你耐心地看下去。

我挖空心思地本想得到阿艳姑娘爱我的证据，谁知单纯文静的阿艳姑娘对谁都一样，因此我烦闷得简直要透不过气来了。从自己今天的处境来看，对当时折磨自己的那种专注、热烈的烦闷和苦恼，我仍无法自制地充满了怜悯之情。

那以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在妹妹上学的路上住着一个专爱欺负人的小淘气包，据说每当上学或放学时，他必定站在那里监视每个过往的学生，并吓唬妹妹说，若是踩了我家门前一粒石子，我就狠狠地揍你一顿！阿艳她们也害怕那个小淘气包，轻易都不到我家来了。我那一阵子特别偏爱妹妹，再加上特别想经常见到阿艳的心理在起作用，有一天就跟那个小孩大吵了一架。仗着我手里拿的竹竿长，把那小孩赶得到处跑，最后终于躲到家里不敢出来了。我得意洋洋地显示着自己的胜利，在他家门前转过来转过去地停了一会儿。突然，他躲在墙后瞄准投过来的石头正好打中我的右眼角，一下子流出了许多血。我气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哭大闹地冲进他们家。他家给我包扎好伤口，很快就被接回到自己家，然后又缝了三针，让我躺在床上休息。尽管如此，听说我讲胡话时，还一个劲地嚷嚷“胆小鬼！胆小鬼！”

大约过了十天左右，伤口基本上长好了，也能在院子里散散步了。但我的怒气仍然未消，使妈妈大伤脑筋，因此，妈妈就讲这讲那地想安慰我，其间还告诉我说：小林家的一位小姐为了祝

福我的伤早日痊愈，每天都替我去参拜五谷神。小林就是阿艳姑娘的姓。听到这件事时，我高兴得简直都要跳起来了。这样一来，我的伤就得到了充分的报酬。心想：这伤负得太好了！

“不过，”我的小脑瓜又思索开了，“妈妈说是一位小姐，究竟指的是哪一位呢？”我当时根本没有那份勇气向妈妈问明这件事。

我重新上学以后，阿艳姑娘和妹妹已从集体宿舍搬到店里去住，再也没有得到一次见面的机会。我有时甚至想：吵架那次为什么不死了呢？实际上，人的一生中，孩童时期是最能轻易下决心去死的。由此想来，如今的我距死之遥远已足够令人吃惊的了。

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姐妹二人里究竟是谁替我拜佛祈祷的。尽管后来我家也搬到了仙台，但我还时常到以前住过的那个小城市去玩。而且每次经过听说早先是阿艳家经营的茶叶店门前时，总要悄悄地留心观察一下。记得有一次，在一家稍大一点的茶叶店前见到了一个很象阿艳姑娘的人。我当时心慌意乱得好象被巨雷轰顶一般，赶紧把脸扭向正前方从那里走过去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已经伤心得将阿艳从断断续续的回忆之中抽取出来锁进胡思乱想的迷宫里，自己几乎成了敢于随意自我满足的小畜牲。

后来我也曾多次从自认为看见阿艳姑娘的那家茶叶店前经过。不久那家茶叶店就停业了。从那以后，曾使我神魂颠倒的阿艳姑娘就只在我心中留下并不完整的形象，跟那位年轻太太一起，从与我毫不相干的奇妙存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简直比死还令人伤心。细想起来，这件事至今仍使人觉得神秘莫测。神秘得令人可怕。对于曾见过一次面的人无论如何也不敢再看上一眼。……莫非这其中有

深不可测的命运奥秘吗？

B兄，你现在已经听完了冗长的序曲。我在两性关系上的问题当然并非到此为止，但因其他事情与这次坦白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把它留作后日闲聊的话题，下面具实向你讲一件最近发生的事。

你已经知道，今年夏天我跟母亲一起到北海道的登别温泉去了。母亲因长年操持家务，身体非常糟，再加上有人建议，也由于好奇心在起作用，我才硬把嫌麻烦的母亲带出来的。对于在北海道人所说的内地长大的我来说，北海道那满目荒凉的自然景色实在令人难以产生亲近感。山路凹凸不平，坐在马车上摇摇晃晃前进时，甚至担心前面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旅店，谁知走到头一看，竟有好几家超出想象的大旅馆。不过，大是大，却脏得不相称。更糟糕的是，来洗温泉的似乎全都是在最底层生活的公司职员或矿工一类人物，我即刻觉得十分扫兴。幸运的是，我们的房间订在便于观看外面景致的二楼。从房间里可以欣赏一览无余的绿叶，那景色美极了。当然没有令人感到不合适的东西，以至使健康的身体只能躺在温泉旅馆的房间里。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象你那样为养病而不得不住在那种地方，那情景恐怕更难熬吧！我前面写的不会使你不痛快吧？

吃罢晚饭，我沿着二楼的檐廊转了一圈。突然，在后院类似公园假山的下坡路上，我发现有两个身穿浴衣的人影蹲在那里，于是便停住脚步靠到柱子上。

其中一个是看上去又瘦又高的老人。老人对面蹲着一位姑娘，姑娘头上盘着日本式发型，腰里系一条橄榄色衣带。仔细看去，似乎正在摆弄一根刚刚拔出来的弯根竹子，一会儿折去枝条，一会儿又剥去外皮。姑娘也是细长体型，纵使站在远处，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也很显眼。我似看非看地观察着那二人的

情景，同时仿佛不自觉地在脑海里搜寻起过去的记忆来。当我猛然从幻想回到现实时，发觉自己正从那姑娘身上联想到阿艳姑娘。而且对自己头脑里的这种活动，我自己也感到很吃惊。

我不禁想到，在漂亮的十二三岁小女孩身上经常能看到的那种象小鹿一般优美轻盈的体态，还有也可以说是阿艳姑娘特点的发际非常美、具有让人忒想抱住细细品味魅力的头发，眼前这姑娘二者都兼而有之。我觉得自己以往的全部回忆一下子都涌上心来，激动得好象全身血液都沸腾了。

我在想，读到这里时，你脸上肯定会微微现出一种讥笑的表情。在象你那样洞明世事而又保持沉默的人的眼里看来，这段愚蠢可笑的插曲恐怕就跟儿戏一般。但是，对于毫无隐瞒地写到这里的我来说，却再也无法打住了。从你那微含讥笑的影子里流露出某种同情，凭着这一点，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写下去吧！

看来是受到我那种不寻常注视的感染，姑娘突然抬起头朝我这边直视过来。我也把全部神经都集中到眼睛上，很怕破坏掉这大白天里的梦境。转瞬之间，老人立刻察觉到姑娘的举动，目光顺着姑娘的视线朝我这边射来。姑娘慌忙低下头去。接着便在老人之前站起身来，背朝着我走开了。二人的身影随后就在假山对面消失了。

面对傍晚光线渐暗的景色，我这双一直盯着白色物体的眼睛就象得了夜盲症。由于同一原因，甚至连神志都有些模糊，差点都忘记自己是站在檐廊上了。不过这种错觉很快就消失，我又从幻境中逐渐清醒过来，而且清醒地意识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那不是梦，是现实。现实里难道还有这种事情吗？简直令人不敢相信。我高兴得坐立不安。失去的世界又重新回到我的面前。我脸上情不自禁地泛出笑容，起劲地在檐廊上来回走了起来。直到母亲来催促去洗澡，我闹不清时光究竟过去了一秒，还是永远消

逝了。我只是迷迷糊糊笑嘻嘻地跟在母亲后面。

看来是汤药的效力很快带来了瞌睡，疲劳的母亲洗完澡很快就进入了舒适的梦乡。我则试着去读随身带来的你的那本《关于蜻蜓幼虫与气管之研究》，谁知反反复复读好几遍也没有读进去。《圣经》也是如此。我困惑极了，因为傍晚见到的那姑娘的形象总是在眼前时隐时现。日记按习惯还是记了，但如今再来看看，发现只写了这么一段话：

“今天来到登别××旅馆。这里很脏。但却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从未感到过这样幸福。晚上简直想象（《圣经》上所写的）大卫那样光着身子跳一场舞。今天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对如此涌现出来的爱的力量，真不知如何是好。太宝贵了。母亲睡在那里的表情多么令人怀念啊！”

其实，那天夜里我根本无法入睡，只想着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得了，太宝贵了！听到打后半夜两点的钟声才一咬牙钻进被窝。床柔软而舒适。我完全从躺在被窝里所有青年都容易受到侵扰的诸多胡思乱想——野心、空想、悔恨、肉欲、自责、计划——中解脱出来，象个小孩子似的，转眼就进入深沉快乐的梦境中去了。

第二天醒来时，晴朗的阳光早已平射着照到檐廊上，因为北海道的习惯是用玻璃门，而不用木板门。我就象花蕾初放似的很自然地睁开眼睛，无意识地笑滋滋地躺在被窝里。而且把两只手轮换着伸到眼前，一会儿握起拳瞧瞧，一会儿又取过身旁的镜子，露出白白的牙齿照过来照过去，觉得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浑实可靠。又过了一会儿，象嫩竹破雪而出似的，我清清爽爽地起了床。这时，母亲早已换好衣服，正用眼睛爱抚地望着我。

我心里美滋滋的，开始动手穿衣服。不知什么缘故，就在这

一转眼的工夫里，脑海里突然冒出一股从未体验过的令人忌讳不安的念头。我手里系着衣带，心里就象忘了一件什么事似的，竭力在脑海里回忆着昨晚的情景。根本用不着去回忆。那情景牢牢地印在我脑海里，比当时看到的还要清晰。照理并不该出现令人忌讳的不安念头。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自己如此不安的呢？原来我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一种感觉，即由于看到了那位姑娘，自己的生命好象已被紧紧连到充满不幸和悲伤的人生旅途上去了。而且其中仿佛还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一种不可名状的凄凉感笼罩在心头。对于当时的这种心情，我也曾试着做过反省："哈哈，老兄，你真是太天真了，竟想把幻想硬变成现实呀！"然而，回味起来才知道，使我如今仍陷入苦恼的这种不安和烦闷，统统都是那次在脑海里冒出来的那个小魔鬼造的孽！

我心里一直盼望能与那位姑娘再见一次面。她和自己在同一个旅馆里。然而她住在哪个房间里呢？带着这个悬念迎来了当天的傍晚。天黑以后，想在睡觉前再去洗一次澡。我心烦意乱地拖拉着湿漉漉的、鞋带已经松动的木屐，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沿着很不保险的石头台阶走下去，来到悬崖下横跨一条急湍的小溪建成的浴室里。正在洗澡的人没有一个象客人，全都是各个旅馆的男领班或女招待，这些男男女女泡在一个池子里，热闹得简直象开了锅，彼此之间打打闹闹，嘴里还连珠炮似的吐出各种不堪入耳的下流语言。我大失所望，想立即转身回去。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昨天那位老人，他正在更衣室里准备脱衣服。我毫不犹豫地走进更衣室，并且抢在老人前面脱光衣服跳进浴池里。那些犹如古希腊神话里的彪壮的牧羊神和丑八怪般的仙女们被浴池里的不速之客大扫其兴，三三两两地先后离开浴池，没过多久，用木板隔开的两个大浴池就让那位老人和我给独占了。

按说，照一般常理，在这种场合应该由我主动向老人靠拢，

并以社会上通行的客套话向老人搭腔的吧？可是，这套把戏我却根本学不上来。再加上这位老爷子又是个老古板，看上去很难令人接近。嘴里似乎一直在嘟嘟囔囔地抱怨着什么，对我这边根本就不屑一顾。整个浴室里静得出奇，只能听到从净身温水池里溢出来的流水声和我们俩偶尔用毛巾擦脸擦手腕时发出来的轻柔声响。

突然，从门口方向传来了木屐走路的声音。我紧张得心头一紧，随即便产生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那位老人也仿佛竖起了耳朵。接下来又是一段短暂的沉寂。

本以为没指望了，这时浴室的门却开了一条细缝。我全部神经都集中到一点上去了。当时我正躲在被水蒸气团团围住的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只露出一个脑袋，两眼象猎人似地紧紧盯着走进浴室的那个人。“爷爷，就您自己吗？”一个娴雅平静、然而却细细嫩嫩的声音如炸雷般冲进我的耳膜。我暗自称奇：“多么甜的声音啊！简直超出想象。”我把听到的声音用力收藏到内心深处。

尽管明明知道还有我在场，却好象嫌麻烦讲出来似的，老人只“唔”了一声作为回答。那姑娘听到爷爷的回话便急步沿石头台阶走了下来。湿漉漉的石头地面很滑，她一面把右手平伸出去保持平衡，一面迈着细步朝这边走过来。啊，多么优美的姿态呀！很快她就来到与石头地面一平的洗澡水就要溢出来的浴池边，支着一条腿在那里坐下，一面用毛巾往胸口处撩水，一面透过雾气寻找爷爷的身影。但当她发现池中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男子时，立即显得浑身羞怯难当，情不自禁地蜷缩起身躯，把头垂了下去。啊，那样子多么令人可怜啊！我只是犹如身在梦境中似的呆愣愣地望着她那一系列的动作。过了一会儿，在老人的催促下，姑娘才下决心沉浸在浴池里。我真正痛切地意识到：她的肉

体就在隔着几尺水面的另一边。接下来便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猛然通过全身，好象自己周围的池水都通了电似的。我本身也对自己这种过分的天真幼稚感到惊奇和怅惘，尽管也曾竭力保持镇静，并试图狠劲说服自己继续留在这里，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我实在无法控制住自己，忙忙乱乱地移到紧挨着的另一个池子里去了。

那以后，我浸在仅有一板之隔的池水里，象只小兔子似地竖起耳朵，生怕听漏旁边浴池里发出的任何一点声响。老人和姑娘之间似乎保持着某种轻松愉快的沉默，这种沉默只有在彼此已经爱得无法再爱的人之间才能成立。我完全放下心来，脸上挂着充满宁静的微笑，整个身心都沉醉到那胜过千言万语的沉默之中去了。这是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只有从阒无人迹的深山里湍急地奔向人间闹市的那条小溪的潺潺流水声轻轻地传进耳底，形成一支与浴室里的沉默极为和谐的清澈悦耳的伴奏曲。

她不一会儿就到专供清洗的浴池里洗头发来了。尽管有隔板挡住看不见整个躯体，但她那带有处女风韵的两只纤细的手腕和浓密乌黑头发的一部分仍不时地刺激着我的感官，再加上飘过来的充满女性魅力的洗头粉的香味。简直使我的心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当这祖孙二人离开浴室，木屐声渐渐远去时，我才象个小偷似地一步步走近专供清洗的浴池，想偷偷地从那里找到她留有痕迹的东西。我摸到几个舀水的勺子，并从其中找到了沾有洗头粉的那只。这时我高兴得禁不住跳了起来。随即用那把勺子舀满清冽的山泉水灌进干渴的喉咙里，这情形简直就象痛饮一杯凯旋的庆功酒似的。我十分珍贵地攥着这把勺子回到了旅馆。

当天夜里躺进被窝以后，波提切利那幅《维纳斯诞生》的画面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首先映进眼里的是春天的大海，海面腾起的细浪含着微笑，欢快地跳跃着，闪出耀眼的光芒，同时在

抚弄着一朵刚刚摘下来的鲜艳的玫瑰花。接下来便令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展现在海浪上方的那片空虚而又充实的巨大空间。那空间正中央的画面虽说不是纯希腊风格，但却极其优美。上面画的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只见她微睁睡眼直视前方，略歪向一边的头仿佛支撑不住浓密的尚未干透的褐发，简直让人说不清那是水泡泡还是活生生的人，抑或是海里的妖怪？总之，那是一幅应当生出无限生灵和喜悦的处女的身姿。一种令人魂飞魄散的丰满而又甜润的肉感……

那以后，她和我就时常照面了。记得第二天她仍是把披肩长发束在脑后的。我有时想，她梳那样的头发就是为了吸引我，让我动心的。每遇到一次，我对她的痴情就明显地加深一步。它已经成了一股牢牢吸引住我的力量，纵使摆脱掉对阿艳姑娘的联想，这股力量也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我对它感到害怕。然而却丝毫也奈何不了它！

那姑娘实在太美了，就象一座用黑檀木雕刻的玲珑剔透的小宝塔——你看梳在她那漂亮脸蛋上方的乌黑的头发，因这浓密的乌发而愈发显得秀气、略有些发黑但却光艳照人的瓜子脸，深邃莫测的大眼睛，乳房尚未丰满的富有灵感般的胸脯，苗条的身段和修长的细腿迈出的轻盈步伐！我在心中暗暗地列出这些动人之处，一种相见恨晚的遗憾不禁油然而生。很可能已有不少年轻男子向她投去过火热的目光。难道那些年轻人身上会没有任何使她动心之处吗？肯定会有的。如果说没有，那才是奇迹，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她能做出一无所知、毫无所涉的样子，由此足见她的城府之深……啊，我遇见她实在是太晚了！我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萌生出强烈的嫉妒和羡慕之情。继而又莫名其妙变成一种黯然的心情，把母亲一人撇下不管，独自朝十来公里外的卡鲁斯温泉走去。

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一字一板地在大脑里轰响着：

你究竟在迷恋那女子的什么地方？你所了解的不就是她那浮在外表的容貌吗？漆黑的头发算什么？深邃莫测的大眼睛又怎么样？她那看上去似乎潜藏着某种疾病的贫弱的胸脯能抵什么？假如她那漂亮脑壳里装的全是低能的大脑细胞，你该怎么办？倘若她那双与天使般美丽的脸蛋十分相称的眸子极易为邪淫之相所吸引，你又将如何？她那看似纯洁天真的内心如果早已为某个男子所占据，你又该怎么办？说到底，你尚未接触到她的一丝一毫。你是一个典型的痴心妄想家！你始终孜孜以求的理智充实的生活，究竟在什么时候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也就是说，你将把自己的事业置于何地呢？尤为重要的是，你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女人的爱吗？如今你已22岁，在这22年里你干成过一件自己满意的事吗？你还是好好用镜子照照自己的模样吧！你这平庸度过的22年恰象一幅蹩脚的肖相画，它画得那样笨拙呆滞，既无力感，又无神彩！看看你那土里土气的举止和服装吧！你准是走火入魔了！想找女人的话，还是到你站稳脚跟的那个小王国的居民里去找为好。对于你来说，眼下的所有女子都属于素昧平生的陌路人！做美梦也得有自知之明呀！

我默然地咬紧牙关。面对内心的自责，我毫无反抗之力。但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宝贵的直觉。而且还知道命运是无情的。她那一束长发使我相信她是我的。而且让我感知到那一时机业已成熟。。我当然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我的容貌对女人也毫无吸引力。然而有一点我做到了，就是始终竭尽全力保持自己灵魂和肉体的纯洁，以便奉献给与自己一生荣辱与共的女性。我还年轻。而且，尽管现在还没干成任何一桩事业，但我并未失去勇气和理想。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勇气和理想都将是潜在于我内心的坚强、美好和尊重品格的体现。不是假定她已经懂得恋爱

了吗？那好，我现在就让她知道更热烈的恋爱。我要让她尝尝什么是真正的恋爱。我凭直觉知道，是命运安排我对她这样的。我乱七八糟地踏着气味扑鼻的羊齿叶子，蹬蹬地走在阒无人迹的林间小路上，一会儿如此这般地谴责自己一通，一会儿又如此这般地安慰自己一番。我的心既象经霜草木般的凄凉，又象春天原野似的充满着希望。我好似堕入了完全不可知的迷宫，每天每日都是在恍恍惚惚的梦境中度过的，因为上述那种奇奇怪怪、扑朔迷离的变化，一天里不知要反反复复地出现多少次。

8日26日，那场大飓风又凶猛地袭击了北海道。翻开第二天的报纸，看到一条补白消息，说是青森至东京的线路出了问题，火车已无法通行。又过了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听女招待讲：该走的客人因走不成都在那里急得团团转；又提到那位老人声言即刻就要出发，再大的困难也不在乎，因此那可怜的女孩子正哭哭啼啼地央求再住几天。我口里嚼着饭，心里却觉得一下子凉了半截。那女招待又不问自答地对母亲讲了下面一些情况，说是那位老人好象住在东京的小石川；之所以急着回去，是因为相当于他孙女的那女孩子所在的学校9月1日要开学；老人是这里的常客，每年都要带那女孩到这里来住一段时间；那老人是位纯粹的东京人，固执得令人生畏，等等。

那是一个暴风雨过后的极其美好的早晨，天空非常晴朗，被暴风雨清洗得瓦蓝瓦蓝，又好似带有秋季特有的光晕。一股犹如那万里晴空般的凄凉的空虚感也随即充塞于我的心头。

我上厕所回来，上楼梯时不经意地朝廊檐瞥了一眼，忽然发现那女孩站在自己房外的栏杆前，正低声“呜、呜”地叫着什么。手里好象拿着吃剩下的食物。原来她正在把那些食物抛向屋顶，喂给一只贪嘴而又长得极为难看的乌鸦。从侧面望去，她脸上好象漾着一种比平时更深沉更寂寞的表情。木板屋顶上的乌鸦

横着身朝食物靠拢过来，爪下发出仿佛并不感兴趣的声响。就在这时，她忽然朝这边望了一眼，发现我出现在昏暗的楼梯上。那双令人难忘的大眼睛这才盯盯地朝我直视过来。我被突如其来的事态吓了一跳，不禁朝后退了一步，但白白放过这最后的机会将留下终生遗憾，因此我又把扭向一旁的视线再次朝她的目光迎去。突然涌出的一丝莫名的惆怅使我的嘴唇哆嗦起来，我的视线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了。二人就象被一股命中注定的强大的吸引力给拴住了似的。不知是什么意思，女孩当场往后退了几步。我心里知道，此刻应毫无顾忌朝她走去。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应该过去跟她讲话。然而，你看我是个多么大的笨蛋啊！就象一个再也无法忍受满怀激情的胆小鬼似的，我竟顺着檐廊朝我自己房间那边拐过去了。如今写起来显得很长，其实那只是在不足几秒钟的极其短暂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不过，也正是从这一瞬间起，一种终生难忘的令人可怕的深刻感受永远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了。

我死乞白赖地催促大感惊讶的母亲，决定当天就返回仙台。母亲看着我那狂暴的举止，只是一昧地吃惊不已。

正在收拾行装时传来了马车到来的声音。我吃惊地趴到栏杆上朝下望去，只见一辆当地最气派的马车已经准备停当，那车身被大门屋顶挡住了一半。一大群旅馆的男女下人已开始往马车上搬运行李。我好象已把刚才的忙乱抛到脑后，茫然地全神贯注地盯着下面发生的情景。不一会儿，那位老人出现了，旅馆主人正在向他道谢。我情不自禁地用力抓住栏杆咬紧嘴唇。紧接着，那位少女出来了。紫色和服裤裙外面套着紫色外套，浓密的黑发没有任何打扮，这身装束实在显得过于凄切、过于伤感了，但在我眼里却是庄重而又圣洁无比的。我甚至清楚地看到那裤裙下摆有一处折皱到一起去了。我默默地乞求神灵：“让她抬起头来再朝这边望上一眼吧！”待祖孙二人登上马车坐定，中间用去好长一

段时间，尽管使人感到她已觉察到我的目光，但她却始终没回过头来望上一眼。马车起动了。我觉得自己干哑地叫了一声。而实际的结果却是，不要说叫一声，连身体都动弹不了，只顾呆呆地望着那辆马车的背影了。我一直目送着那辆远去的马车。那庄重圣洁而又显得冷漠的处女的头竟纹丝未动，最后终于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堕入无边无际的、凄凄凉凉的空虚感之中。

当我突然清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仍浑身颤抖地紧紧攥住栏杆。此刻我才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爱的狂暴，我真想把母亲和所有一切都丢到一边，就这样孤身一人的飞奔出去。由于这种爱的狂暴，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的残酷心理强烈地震撼着我的整个身躯。

（A致B的信）

1912年10月7日晨，于东京

B兄：

我从昨天傍晚起一直在给你写信。晚饭自然没有吃到口。极度的疲劳使我直打瞌睡，闹不清写到什么地方就装进信封里去了。一上床就进入了痛苦的梦乡，一个恶梦接着一个恶梦，直到今天早晨9点才睁开眼睛。

头疼得要裂开似的。不过告白既已开始，不写完我是不会罢休的。

如今，孤独就是我的食物，我的毒药，它既是我最大的慰藉，也是我最大的痛苦。有两种感受在折磨我的心灵，一种是类似沉浸于上帝之爱的婴儿所感受到的那种光灿灿的陶醉般的喜

悦，一种是犹如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所怀有的那种焦虑不安的苦闷。我从没想到人竟会是这个样子。我上个月写给你的信简直就是大白天里扯谎。

为了种族的延续，自然界所设下的陷阱难道指的就是这个吗？也就是说，这种刺破意识、刺透心脏、刺穿灵魂、再进而深入到最底层去随意动摇生存基础的可怕的力，难道仅仅是一副为保存生殖繁衍这一自然规律的工具吗？人类内部的这一神秘动态倘仅靠智能便被等闲视之并做出结论的话，我认为那正是对人生的侮辱。我最近一段时间的生活甚至可以这样来看，即无论抽取任何一个片断，都可以把科学的结构连根除掉。可是，这心乱如麻留下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呢？留下的只是在生机盎然的心包外表狠狠戳下的伤痕，……仅此而已。

啊，我也闹不清究竟写到什么地方了。总之还是写下去吧！

我把母亲送回老家便立即赶到东京。直到今天为止，我所干的事就只是在小石川区毫无目标地到处转悠而已。离开登别那家旅馆时，我曾把住宿登记簿拿过来看了一下，只找到了她的名字，却没有登记住址，这也许是他们每年都来的缘故。现在想来，有一件事委实令人感到奇怪：当时为什么不想办法弄清她的住址呢？这甚至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好象我对这一爱情并不十分严肃认真。真是窝囊透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跟阿艳姑娘一样，也是姓小林。一到女生上学时间我就晃晃悠悠地跑到外面去，简直象个梦游病患者，什么自我约束，什么羞耻面子，统统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接着就是漫无目的地到处瞎转。下午也是这样。夜幕降临。于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暗中追求为苦涩难言的内心烦恼所代替，并开始向我发出威胁了。我对自己做出不良少年般的可耻行径感到悔恨，对荒疏学术兴趣和践踏对学术的崇敬心理感到悲哀，甚至对自己过分杂乱的分散精力感到愤慨。痛苦

而又凄凉的自我否定的泪水每天晚上都要湿透我的衣襟。有的晚上我做出比任何人都要严厉的自责。有的晚上，在极度苦恼和烦闷之余，我实在支撑不住了，便默默地垂下头去做莫名其妙的辛酸的祈祷，自己也不知道是冲着她还是冲着上帝。而且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流个不停。

我只在开学的头4天到学校去了一下。

以前我老是顾虑自己其貌不扬，有时怀疑自己的能力，有时又担心她早已另有所爱。而现在的我则只有一桩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再见到她一次。这种愿望日益强烈，简直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

纯属偶然邂逅造成的这一奇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仿佛成了一个被抛进不可思议的光明世界里的盲人。眼睛外面是永远普照万物的朗朗阳光。而眼睛里面却只有万世永存的黑暗。

B兄，我很庆幸自己毫不隐瞒地写信向你坦白到这种程度。不过，如今连我自己也有些昏昏然了。希望和野心现在对我已经根本不存在。一个麻木不仁的虚无世界正在眼前等待着我。我和你的联系彻底断绝了。我已没资格，也没必要再与你保持交往。我写这些愚蠢透顶的信恐怕就是为了让你了解这一点吧！

假如这封长信使你感到不快的话，请看在我们以往交情的面子上，多多包涵。更重要的是，我担心会白白使你的病情加重。

我衷心祝愿这封信会在你更健康的情况下与你见面。

（A致B的信）

1912年10月10日于东京

B兄：

我6日晚给你写的信，本指望最迟今天会得到你的回音的，谁知这期望落空了。可是，细细想来，只能说一心盼你回信的我实在是太不知道体谅别人了。我又继续写这封信也许很不应该。然而堕入情网的心实在是不可捉摸，它一方面企望严守秘密，一方面却又寻求更广泛的张扬。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整个人类文化都好象完全改变了模样似的。什么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伦理道德，在我这颗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心灵里统统都成了带着假面具的把戏。所有这一切只能被认为是挖空心思徒有其表造出来的，它们只是那些不幸的人们为忘却难以排遣的寂寞而使用的一种脆弱手段。而这些不幸的人们全然不了解类似我已心领神会的那种内心动荡。

客观世界如今正展示出除我之外任何人都不理解的独具一格的姿态。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彻底查明这种姿态。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表达出这种姿态。没有任何一门道德能符合这种姿态。只有我才是这一姿态的主人。整个人类文化都只不过活跃于这一姿态的外围，唯独我才是生活在这一姿态内部的。我感受到了世界造物主般的自由和亢奋。

一切都在向我做出明白无误的暗示，我的恋爱命中注定会获得成功。为了报答这一无与伦比的特权，我准备爱所有的人。更值得一提的是，无休无止涌现出来的爱欲很快就会证明我恋爱的成功，这种无休无止涌现的程度已达到令人痛苦难忍的地步。当我把迄今竭尽全力神圣保护的心灵和躯体全部献给她时，当把她那全部与我溶合在一起的一切都抓在我掌心时，人类长期渴求的幸福就会在我们俩身上得到完满的实现。而且，我们会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并将全力以赴地建设崭新的人类文化。

她的目光在催促我，我已无法安然坐在书桌前写那些只带哲理味道的话语。我还有一件更重大更充满活力的事情要干。

B兄啊，再见吧！我的心情你也应该是理解的，若果真如此的话，你的病今天肯定会大有起色。

（A致B的信）

1912年10月15日于东京

B兄：

刚才（下午4时许）在御茶之水桥边，我觉得是碰见她了。那拢在脑后的披肩长发我记得曾经见过。身上穿着紫色裤裙。人瘦得叫人心疼。还有那走路的优雅而又气度不凡的姿势，使我更加坚信不疑。刚见到她的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不禁嗡地一下紧张起来，但很快就极度冷静了。一想到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马上奇迹般地镇定下来，仿佛即将进行一场真正决定胜负的决斗似的，脑子里立即严肃认真地思索起对策来了。……是跟在后面弄清她的住址呢？还是追上去跟她说话呢？……我不知不觉地停下脚步思考起来，理智明明告诉我第一个方法既安全又符合人之常情，可我的两条腿却加快速度毫无顾忌地直接朝那少女迈了过去。我强迫自己把飘忽忽的步子踏稳，很快就赶上前去朝她招呼了一声。喉咙里刚吐出连我自己都觉得难受的含含混混的声音，她立即吃惊地朝我扭过头来。原来是认错了人。她可能以为让小流氓给盯上了。脸上露出极为恐惧和憎恶的神色。当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竟迷迷怔怔不顾一切地跑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偏僻地段。

简直堕落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

上帝和所有人都来憎恨我、蔑视我吧！把我贬进十八层地狱去吧！

真真是太不象话了！

（A致B的信）

1912年10月16日于东京

B兄：

我在前天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滚开吧！不知羞耻的肉欲魔鬼！你难道还没发现吗？当我的灵性放出光辉并在天平的一侧加上砝码时，你那想用诱惑来加重另一侧的企图是永远也不会得逞的，就象在饥肠辘辘的老虎面前放上一只兔子希求老虎减肥一样！”

直到前天为止，肉体的诱惑仍是唯一使我打起精神的支柱。然而事实如何呢？昨天发生那起令人无地自容的事以后，当天晚上我便辗转反侧，饥渴难熬地一心想着肉体。我在梦幻中用双手紧紧抱住那少女的头，几乎都要把它压碎了，少女脸上充满惊恐和憎恶的表情。那少女竟然也一下子变成了真正的女人。我象只野兽似的在被窝里痛苦地胡乱折腾起来。而且直到东方破晓，一夜里极尽羞耻之能事，用尽了所有暴虐的手段，释放了所有的污秽。而且直到大脑成为白痴般的空旷之后，才精疲力尽地沉入昏睡之中。

我很害怕。我这是要往何处去呀？你的身体还没恢复到可以外出旅行的程度吧？我跟疯子一样，似乎需要有监护者啦！你若来不成的话，我就到你那儿去。

刚以为是升上了天，谁知却马上倒栽葱摔到了地下，我内心里害怕极了。

恐怖——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恐怖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B致A的信）

1912年10月18日于盐原

你9月20日以后写来的信，使我许久以来麻木得犹如死灰一般的神经又完全兴奋起来了。我甚至身不由己地产生出莫名的嫉妒心理。

你来盐原对事情的进展恐怕也毫无帮助。既然已经弄清姓小林、家住小石川区，相信我到东京后必能完成“蔷薇骑士”的任务。因此今天早晨我拍了封电报。适当的时候我将去东京。“适当”二字里也包括筹措路费的问题。因为钱已经花出亏空。

我还准备顺便给你介绍一位牧师。他是位真诚坦率的人，在讲道理和竭尽全力关心照顾别人方面，至少都不会比我差。

你想让我讲清什么是信仰，那可是找错了对象。你现在正处于追求生活的颠峰状态。而我当前面临的只是死亡问题。我不忍心拖着自己那苍白可怕的幻影来吓唬你。——即使我还有能使你改变人生观、使你成为颓废的悲观论者的透彻分析力。

尽管同是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河流，你是那条在两岸播下葡萄和玫瑰的莱茵河，我则是因紫杉和扁柏而变得混沌的多瑙河。从最后的结局来讲，人最终只有孤独。这正是人的十字架。而且也正是人的骄傲。

总之上帝是正确的。上帝的理论是绝不会有谬误的。可憎可恨也好，可喜可贺也好，正如早先所讲过的那样，你的恋爱乃是命中注定的。假使我是恶魔，可能还要在嘲笑声中掩饰自己所遭到的惨败。假如我是天使，则很可能放开喉咙高唱赞美歌。

你以前的生活太一帆风顺，它使我的友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如今你已处在无法填补的空虚之中。你的空虚本来是立即就可以得到充实的，这已为你的幸运所证明。不过，尽管时间很短暂，我尚能为你助一臂之力，对于我来讲，这已是最大的满足。

老弟，为你着想，我还是给你讲一下恋爱道德吧！这就是：勿有条理。勿可犹豫。唯有火一般的热情。火一般的爱！仅此而已。

（A致B的信）

1912年10月22日于东京

B兄：

你大概还在火车上吧？这封信要抢在你返回去之前到达。

老兄，对于我来说，用相信上帝这几个字来表达，那已是比登天还难的事了。但我现在仍相信上帝，祈祷上帝，靠上帝生存。因为我有所爱，上帝会使我得到满足。那天被你带到教堂门口时，根本没想到竟会第一个见到她！这怎么可能呢？这究竟是谁、什么时候、怎样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呢？你可能根本想象不出我当时的激动心情。你瞥了我一眼即露出一丝微笑，这笑暂且先不说，只说有一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当你淡淡地说道："啊，原来就是她呀？那位小林姑娘我早就认识。"同时又若无其事地把我介绍给她时，我差一点要狠狠地把你揍上一顿。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无比宝贵的重逢，你竟那样漫不经心地对待，当时实在让我难以忍受。尽管心里存了这么个疙瘩，我的眼睛却在仔细观察：她还记得我吗？至少还会想起我来吧？她满脸通红，因为好几个人里只挑出自己介绍给一个年轻小伙子，这使她十分惊讶，也十分害羞。当她目光跟我的目光在一瞬间相遇时，我就好象被人同时给泼了一桶凉水和一桶热水似的，整个身心都莫名其妙地颤抖起来。她还记得我。

接下来的情景，简直就象在做梦。当在场的人齐声合唱赞美

歌时，我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因为难得能听到一次众多的人在一起混声高歌。她肯定也在唱。想到这里，我也想加入到歌声中去。谁知由于太激动的缘故，我的歌声给憋到嗓子眼里了。牧师的传教只觉得有点晕乎乎的。我不时偷偷看你一眼，你那冷漠的表情使我深感吃惊。走出教堂后，你默默地伸出手来跟我握手，我真不知道当时自己究竟是一副什么表情。

我感谢你。感谢现实存在的一切。“死神哟，尔之刺在何方？”假若将我的手放在死者的额头上，他会不会再醒过来回到爱的世界里来呢？我可怜怀疑奇迹的人。因为世上万事万物本来就是用奇迹构筑起来的一座座漂亮的塔。

可是，且慢！我还有许多没干完的事情。你替我找到了她（现在不能这样叫了，应该用她那美丽的名字称之为Y子。）的住址。第一把钥匙已经拿到我手里。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第二，第三，一直到第七把钥匙，得怎样才能弄到手呢？你劝我给Y子写信。尽管我感到Y子确实对我抱有好感，但同时脑子里也留下一个可疑的阴影。为迈出这大胆的一步，我简直犹豫到了可怜的地步。我的爽快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请敞开大门吧，最佳的抉择！为此我请求所有人都能齐心协力地帮助我。

我该为你做些什么呢？我首先愿把自己多余的幸福全部献给你。

（B致A的明信片）

1912年10月22日于西奈须停车场

马上又要进入山区了。前方映入眼帘的全是满山遍野的火一

般的红叶。那鲜艳透明的颜色犹如正在点燃的灯火。

说实话，那位叫小林的姑娘很有点令人感到意外。她不还是个孩子吗？然而，你的眼睛大概是不会欺骗你的。因为孩子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产儿。而且，因为依我所见，她本身正是一位具有不少内在宝贵品德的产儿。

好，再见！马上就要靠人力车摇摇晃晃地前进了。

（A致B的信）

1914年1月3日于仙台

方才家里正在吃年糕小豆汤祝贺新年，却突然收到你的电报，一时间不禁有些生气，但同时也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只顾高兴了。自从前年秋天从西奈须寄来一张明信片后，再也没有得你的任何消息，那以后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

当时我马上就往盐原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谁知却被邮局给退了回来，附条上写的是“收信人迁居，地址不详”。你想想我当时该吃惊到什么程度吧！我再次向对方房东打听你的消息，结果却一无所获。按我能想到的地方四处打听了一遍。然而都毫无线索。对于你的失踪，我心里做过各种各样的猜想。并且曾猜想会不会因久病不愈而心灰意冷，回到乡下去了。尽管跟G君说出后曾遭到他的挖苦，我甚至还想到过会不会发生意外。后来实在憋不住，又到大学的事务所打听到你家的地址发了封电报，三天后收到回电，说“听说犬子平安无事，住址不详。”这下我才彻底放下心来。与此同时，内心十分痛苦地涌出一股怨气，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甚至要背弃对我的友谊呢？尽管是客气话，你不是说对能有机会帮助我感到高兴吗？然而你却偏偏在我事关重大的关

键时刻一声不吭地躲起来了！纵使有天大的理由，你也不该如此，这就是我产生怨气的原因。

那年冬天返回仙台时，为慎重起见，我又到盐原去了一趟。听房东讲，10月23日那天早晨，你租的那间屋子始终没有开门，他当时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到天黑后仍是静得出奇，他疑心出了问题，打开门一看，才发现你已经不在了。那天刚好下雪，屋子里冷得刺骨，来洗温泉的人已经绝迹，隆冬季节的温泉浴场一派凄凉景象。细心的房东把你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收拾到房间的一角，其中有旧和服裤裙，杀虫坛子、稿纸和餐具。那些东西上都明显地积了一层灰尘。看到这情景，一种无法形容的凄凉和虚脱感油然而生，我呆呆地站在昏暗暗空荡荡的屋子正中，两行热泪禁不住滚滚流下。内心同时又在捉摸你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闹不通的事情照旧还是毫无办法闹通。我大失所望，浑身瘫软无力。随后便独自冒雪蹒蹒跚跚地回到停车场。

那以后的整整一年零三个月里，你就像个死人似的毫无音讯，只在我脑海里留下一长串记忆。

我知道，那时你的身体很虚弱，思想也很低沉，整天在抑郁的气氛中打发日子。尽管如此，事前根本不向我打招呼就隐遁去向，整整一年多音讯全无，这使我颇感冷清和不安。回到东京你才知道我不在东京，恐怕也吓了一跳吧？因而才打电报来的吧？

你的身体后来究竟怎么样？我已经心平气和了。写到这里，满心只盼望与久无联系的你见面了。

有许多话要对你说，有许多事要跟你商量。不过，还是请你把那以后的情况告诉我一下，简单点也行。我很健康。Y子得了肺炎，现还在东京。我们俩已经订婚。我现在还有点事不能离开仙台。

（B致A的信）

1914年1月3日于东京

与你在东京分手后，回到盐原才知道，山中的严寒很不适于恢复健康。再加上对自己那浑浑噩噩的生活早已感到深恶痛绝。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上可有可无的行李到小笠原岛旅行去了。……趁着手头你给的钱还够用的机会。

为了真正体会到孤独二字的滋味，我毅然决然地切断了一切羁绊。为达到孤独的目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必须与你断绝联系。

小笠原岛真是一个令人喜欢的地方。天空中有一团白云，清晨和傍晚象一顶帽子似的罩在山顶上，到中午和深夜又清爽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碧蓝的天空和绿宝石般清澈的大海。有时转眼间便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随之而来，使人觉得海岛好似化成了蛟龙。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平静的海湾漾起一道道如花似锦的涟漪。清新而又潮湿的空气散发出甜美的味道。在这迷人的环境里，我就象个污点似的独自住了一年。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疑虑与日俱增。但我自以为还是更多地得到了自我净化。我将再不会容许自己坐在别人建筑的宝塔上。带着这些思想上的收获和多少得到些康复的身体，还带着自认为含有相当创见的六篇论文，我离开了那座留下许多记忆的岛屿。

美中不足的是，你不在东京。简直太叫人扫兴了！

Y子小姐情况如何？

（A致B的信）

1914年1月5日于仙台

B兄：

在我尚碌碌无为之际，你已像个凯旋将军似的进京了。不过，与6篇论文的伟大功绩相比，使我最最高兴的还是你那金子般的心能再次回到我身上。

首先让我对你的康复致以最最美好的祝福。

我是一无所为。只是客观条件使我的内部和外表发生了不少变化。

由于你突然失踪，在妥善处理恋爱问题上我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尽管毫无经验，我也只好一个人去克服。在如何迈出下一步的问题上，我简直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在人们眼里我是个纯真快活的人，可你绝想不到犹豫和苦闷当时把我害得多么可怜。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萦绕在我心头的却只有刻骨铭心般的思恋之情和愈来愈深沉的失望情绪。我每天晚上都到Y子的大门口去拜访。可是，一见到哪怕只有一点点象Y子身影的人，马上就象个小偷似的逃之夭夭了。惟有每个礼拜日在教堂能从一旁看到她是我的最大安慰。Y子去年4月以优等成绩从学校毕业。

那以后便不常在教堂露面。这使我愈来愈焦躁烦闷。最后在按捺不住的强烈感情驱使下，终于下决心在永生难忘的5月12日给她写了第一封信。

到下一个礼拜天，我抱着囚犯等待宣布死刑般的心情来到教会。所有人的目光仿佛都要把我内心穿透似的，我怀着这种心情一直留心Y子的到来。谁知Y子始终没有在教会出现。

当时我日渐衰弱，以至于能感受到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与躯体情况相反，神经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我日甚一日地变得认真起来。有的日子里认真过了头，痛苦得简直想去死，可是到第二天并不去死，常常因发现自己的无可奈何而大吃一惊。有时又对自己被女人迷到如此程度的孩子似的热情感到可怜，情不自禁地干搓着手在那里流泪。我那只想看上一眼的欲望又强烈得可怕

了。假如她已与别人订婚了呢？……每闪过这一念头，不管有人在场也好，深更半夜也好，我都会不顾一切地蹦起来。

有一次，我实在想不出主意了，出于难改的本性，不问成功与否，只好采取穷追到底的行动。于是便冒险拼命地继续写信。Y子那一阵子有时也到教堂来，但根本不朝男座席这边望一眼，总是悄悄进来悄悄回去，一个字也没给我回过。因此，照理我该彻底绝望的。可是我那变得高度敏感的神经，却从偶尔只能从远处望见的Y子的举动里感到有一种准确无误的回音，所以仍旧抱有一丝希望。Y子的脸明显苍白了。而且表情木然，象戴了假面具似的。仰起脸时给人的感觉好象在生气，低下脸时又让人吃惊地担心她是不是在流泪。我甚至迫不及待地想从她衣服的皱褶和披散开的头发上找出某种含义。她本人也并非无动于衷。这千真万确。她在一定程度上留心着我。这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为什么要那样暧昧呢？莫非她抱定主意不能满足我的爱吗？一想到这里，我的脑袋就感到一阵痉挛，眼前变得漆黑一团。

就这样，在所有不安和痴情的折磨中捱到学年结束，再加上从仙台来信催促，便做起了返乡准备，谁知有一天却被牧师给叫去了。牧师说，Y子四五天前来过，把我寄给她的信都公开了，由于苦恼至极，希望帮忙出出主意。我当即被弄得满脸通红。牧师谆谆教导地指出，我所用的办法是错误的；又以充满怜悯的语气严肃地说，你大概还不懂得，纯洁少女碰上这种出其不意的事情，会在心里引起多么大的迷惘和骚动。我现在愈发爱Y子了，简直到了不能自制的程度。此外牧师还讲了不少事情，其中包括：总之，希望把这件事情的解决委托给牧师；牧师还要进一步摸清Y子的心思；在我们俩的问题上，牧师永远是同情的，决不会给坏事，因此要我回老家去静等消息。

我没有完全照牧师说的去做。我提出强烈要求，希望无论如

何让我跟Y子见上一面，如果只我们二人不方便的话，请牧师在场。牧师好象拿不准主意，但最后还是叫我第二天再来一趟。

第二天即6月27日，当我赶到时，Y子早已经来了。而且出人意料的是，D教授也在场。牧师似乎原打算和教授一起在场让我们见面的，但根据教授的建议，决定让我们单独到另一个房间去见面。

尽管那是美好6月里的一天，但教堂里那间四壁白墙毫无装饰的屋子却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凄怆感觉。我走到窗户旁边，张开两臂支在窗户框上，动作粗俗地站在那里等候Y子的到来。在初夏微风的抚弄下，窗外白杨叶子在笑盈盈地翻动飘摆，好象与我毫不相干的充满幸福的年轻人正在翩翩起舞，映在眼里简直叫人嫉妒。这时Y子一个人走了进来。她全身僵直，紧张得连抖都抖不起来。只有毫无血色的嘴唇象人临死前那样在微微颤动。那令人心疼的样子实在让人可怜，简直不忍正面去看。我不由得强烈地意识到，眼前自己正处于超出预想的至为宝贵的关键时刻。一阵阵掠过全身的认真心理使我异常冷静下来。在冷静的背后，内心的热烈感情却象一团被压抑的火正在痛苦地猛烈燃烧。

我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但我们俩都知道彼此要说的话。

“我可以相信您吗？”

在责备自己不知所云的同时，我只机械地说了这么一句。石雕般垂首而立的Y子连忙答了“可以”二字，声音里毫无感情，甚至可以认为是反话。说完又抬起怨恨似的目光盯了我一眼，随即垂下头去。

我对自己的话和Y子的回答都感到远远不能满足。我内心清楚，原来准备说和做的并不是这种平淡无奇的事情。然而同时也觉得这次见面自始自终都象一场宝贵美好的仪式，且纯洁到再也不能纯洁的地步。

我把事情的经过向牧师和D教授做了简单汇报，然后立即走出教堂。这完全是一场梦。我就象一个23岁才降生到这世界上来的婴儿。

仙台老家方面的情况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一是父亲病得意外地重，一是为料理家务正在开宗族会议。因为有教授和牧师的提醒，我回家后跟谁也没提起Y子的事情。而且一面护理父亲，一面要出席令人极不愉快的宗族会议。有那么一种人在向我说明事情经过之前，还要先来上一句"A少爷是学者秉性，对这类事可能不大清楚"之类的开场白。我对这个会算是腻烦透了。很多事情根本没必要象那帮家伙那样弄得那么复杂。把不好处理的财产统统卖掉。换成债券什么的不就成了吗！我是这样一副清高的样子，可那伙人却非得把歪理讲够才甘心。

一天，我到花坛那边去散步。广濑川的河道分成几支，上面轻松自如地带动着几架水车。也许由于很久以来花就多的缘故吧，管这个地方叫花坛的确名不虚传，在刚刚长出鲜嫩叶芽的一片翠绿丛中，已隐约可见点点火一样红的花朵。我整个心思都陷在对Y子的梦想里，两条腿漫不经心地走在新鲜而又充满初夏生机的远离市中心的街道上，突然被一个正拉着人的车夫给叫住了。他问这一带是不是有这么个地方？我一听，这不正是我们家的地址吗？我又重新朝车上打量了一眼，坐在上面的是一位看上去有四十左右岁的妇女。第一印象就使我感到很不痛快。这是个典型的劣等东京人，一副老于世故的派头，要讲话时现出娇柔造作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根本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我告诉她自己就是那家的，女人脸上明显地露出吃惊的神色，但又使劲压了下去，同时急忙下车自我介绍道："我是Y子的母亲。"接着就是一会儿一鞠躬地开始了女人最拿手的那套连篇累牍的客套话，什么Y子这样啦那样啦地讲个没完。对此我大吃了一惊。与恋爱搅

和在一起的那套令人腻烦的规矩已开始初露端倪，这使我感到十分反感。那女人说有话要对我讲，因此就把她领到了家里。然而，她要办的事情写信就完全可以解决。她用探查的目光频频打量我和我们家的境况，不一会儿便好象十分满意似的满脸堆出笑容，忙不迭地说因为丈夫不能来，尽管女人不该露面，但自己还是来了，很对不起。然后对我母亲简单问候几句就急匆匆地起身回去了。我被她弄得极不痛快，简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出于按捺不住的心理，竟胡乱地想到，这可真多亏Y子，跟她结婚就得管这种女人叫妈妈了！

又过了两天，牧师来到仙台。我父母都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父亲提出把婚礼推迟到十二月份。其原因自然是父亲有病，但现在想来，父亲的苦衷也完全可以理解，当时实在拿不出让我结婚的费用。牧师毫不退让，坚持还是先把结婚仪式举行完为好，因此在请求把宗族会议推迟一周左右后，我便动身到东京去了。那天是7月14日。

接下来每天对我都是欢天喜地的日子。我得到了一切机会，因而也把一切爱抚统统都给了她，但唯独避开了发生由婚礼而自然产生的那种关系。一周后分别时，Y子仿佛已预感到某种不祥的兆头，情绪低沉得令人可怜。我也莫名其妙地萦绕着一层不安。然而这种不安使我极不痛快。这是试图给二人的前途抹上一丝可疑的阴影，它使我大为恼怒，出于一向爱发无名火的怪癖把Y子责备了一顿，然后便从上野乘车离开东京。

在火车上，我非常后悔那样责备Y子。我做了一番反思，何必要那样呢？实在是毫无道理。我曾多次产生一种强烈的念头，很想就这样中途返回东京去，把Y子那优美的脖颈再一次宝贝似的搅到怀里。

回家后我又不得不集中精力参加那无聊的宗族会议。父亲的

病一天比一天重。他老人家终于在8月31日离开我们回到上帝怀抱里去了。

B兄，我由衷地珍爱对父亲的回忆。他留给我许多东西。虽说出生在商人家庭，但他身上确有崇高品德。我认为在福泽先生的门徒里，父亲可称得上是深得先生精髓的人。从父亲的品行来推测，先生似乎属于那种不近实利主义的人。明治维新那阵子，从穷乡僻壤平步青云爬到中央的那些多巴佬武士们，纯属小题大做地嚷出个武士道来。先生对武士道这一枯燥做作的道德观念极为反感，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先生已站到平民一边，从而也站到了平民生活和平民职业的一边。从根底上来讲，先生大概原来就不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理想家吧！我父亲一生都是在经商中度过的，但从他所做过的业绩来看，经商只不过是他生活中最表面的东西，这是十分清楚的。父亲桌案上经常摆的是庄子、斯匹诺萨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父亲还是位善于约束自我的人。很多事情都让我想到，当需要控制住多余的热情和感情时，父亲当时采取的都是约束自我的态度。我知道父亲好大年纪后还有几个女人倾心于他，但他都以几乎不近人情的冷静态度不动声色地摆脱开了。回顾父亲的一生，我感到自己此刻的心情就象被秋风扫过的大平原那样凄清冷静。多么高尚纯洁的回忆啊！

父亲直到去世前两天才把经济上的失败全部公开。宗族会议上的谈判彻底破裂，自然毫无成果。因为父亲直到临死前仍在独自想办法采取重振的对策，所以谁也不了解真实情况。他受的挫折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具体情况现在已不值得对你细谈，总之一句话，连每月寄给我的学费两年前就开始让父亲感到为难了。处在这种境况下，他平时始终都没露出过一丝一毫的动摇。而无忧无虑的我却大大咧咧地浪费着比别人多出一倍的血汗钱。据说父亲常跟人讲，令青年人萎缩不前是最糟糕的事情。

自父亲去世那天起，我的整个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幕幕悲惨的情景出现在眼前，使我暗自担心会加快母亲的去世。在仙台颇有名气的、坚固耐用的房子被拍卖了。父亲珍藏的马溪观音、卢梭的小橡子丛林画、整整一库房的书籍，统统都东一个西一个地失散了。来了两名东北学院的教师，要买马克思的《资本论》。正在库房前昏暗的走廊上跟帮忙的人讨价还价，我听得实在忍受不住，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那书抢了下来。一想到盛夏季节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那场粗暴情景，我至今仍痛悔得热泪横流。

后来，在一个亲戚的宅地内租一间徒有其表的二层楼房，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就搬到那里去了。直到10月我也没有找到留学的办法。更何况，细心的父亲以使唤多年的一位老仆的名义给母亲留下一座面粉厂，为了赚取今后的生活费用，眼下还非得有我在才行。当然，这一切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Y子。Y子很快就给我写来了充满真情的回信。我对Y子的痴情与日俱增，以至达到令人痛苦的程度；她也在信中说，今后再长期分居说不定会使人病倒的。她还说，当知道无法拿出结婚费用的父亲借口有病才把婚期推迟到12月份时，真正感受到了长辈的一片苦心，每想到这件事时都要留下同情的泪水。但对于我来说，举不举行仪式根本不算问题，能同居就行，没有Y子我有时简直都要神经错乱了。因此我在信里说，你还是到仙台来吧！谁知牧师给我回了封信。记得当时是10月中旬。因为已是略有寒意之后了。信的开头先做了一番解释，说Y子终于并发成肋膜炎和肺炎，已经卧床两个星期。本应由妈妈写回信，但因不大会写字，所以才有自己代笔的。也可能是怕我担心吧，Y子从不在信里讲自己的病情。我的心好象被揉碎了似的。接下来又写了些什么，看也是白看，因而我就不看，匆匆忙忙地赶到东京去了。Y子瘦得几乎改了模样。

我们俩的心贴得更紧，仿佛世界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第二天和第三天都是在她床边度过的，现在不可能二人一块回老家，我又不能老是呆在东京，因此二人不得不再次话别。我刚到家就收到她的一封长信。信上说自己要想方设法使身体尽快恢复健康，然后到仙台去，所以希望我竭尽全力打开局面，然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她母亲的心思。最近的言谈里不时流露出疏远我的语气。虽说还不至于真的毁婚，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打主意找借口使二人分开。信上补写一句说，不过这当然丝毫也不能动摇Y子的心。我已清楚地看出这位母亲的居心。好，来吧！咱们走着瞧！我无论如何也要杀出一条血路。企图破坏我们爱情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这种人完全是为了自己那见不得人的打算，必将受到无法补救的惩罚，等着瞧吧！我下决心不再见这位母亲，直到那一天来临为止。而且，后来我就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家务上去了。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一是为心安理得地把Y子从那位魔鬼般的母亲手里夺过来，一是为使母亲能尽量安度晚年，最后一个是为了教育唯一的妹妹更有出息。

每天都要到面粉厂去，每天都弄得浑身是面粉，就这样一天天地到了年底。犹如从北极扑过来的冬天急匆匆地降临了，面对北国的严冬景色，我们的心该多凄凉啊！然而我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为达到那些目的去拚搏。而且前途光明。一旦发现妹妹出于对我客气要动手料理家务时，我立即火冒三丈地狠狠训她一顿。而且一到工厂我就全力以赴地工作。劳动生活也挺惬意的。不停地使劲干活，累得满身大汗，沸腾的血液象水管里流动的热水，在浑身上下痛痛快快地循环着，带着这种感觉站在工厂门口任凭夹着雪花的寒风去吹，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特别的痛快。有时也觉得作学问实在没趣。到了晚上，我就在家里做出欢蹦乱跳的样子。有时连整天在寂寞中度日的母亲也会放声大笑。以前一直受到男

女佣人干扰的母子、兄妹间的相亲相爱之情现在已经完全融和到一起，全家三口子齐心合力地维护着这一爱情的火种。然而这其中恐怕仍有一半强打精神的成份。当暴风雪在夜里把屋子吹得乱颤、靠暖炉已无法抵御愈来愈冷的寒气时，三个人就会不约而同地现出忧郁的神情。三个人各有各的心事，都感到寂寞。"B先生不知究竟怎样了？"每逢这种时候，妹妹都要这样问上一句。妹妹是在惦记你，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忍不住大发脾气地吼道："那种不近人情的家伙，我怎么会知道他怎样呢？"只有在这样的晚上，我的感情才会激昂得要诅咒人。

Y子不断有短信寄来，这些信看来都是带病写的。字句很有些从容不迫，有时令人感到可怜，有时又让人觉得面目可憎；还有时甚至想跑到东京去，以自己火一般的爱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可是一想到她那位母亲，就只好咬着牙忍耐下来，打消去赶火车的念头。这种情况曾发生过好几次。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送走生活内容相同的每一天之中到了年底。春天——寒冷北国的春天也终于来到我们家。本打算从正月初三开始上班的，所以那天早晨在吃年糕小豆汤。就在那时收到了你的电报。

B兄，对于我来说，你回来得不算太晚。因为你毕竟还是回来了。

贫穷的新生活决不会成为我们的累赘。随着境遇的急剧变化，有许多陌生的世界展现在我眼前。知识也好，习惯也好，穿衣吃饭也好，所有生活离不开的东西都是影响心与心交流的障碍，有时甚至完全起阻挠作用。在这过程中，我真正认识到一件事实，那就是在所有生活离不开的东西中，最能使人陷入孤独的就是财富。

我一无所有之后，曾在内心暗自鼓励自己，现在要从零开始

啦！我并不认为想当科学家就得把一切都抛弃。对于我来说，奉养母亲，教育妹妹，与妻子一起建起一个哪怕很小的安乐窝，所有这些新增加的生活内容都使我感到无限快慰。尽管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意识到，但这确是我生活中的一项失误。因为只有让更重的担子加到身上，我的胸脯才能挺得更直，心里也才会觉得更坦然。

然而，遗憾的是，在目前状况下，我还不能在经济上对你有所帮助。我还做不到父亲那样，既能从他那里要到我的学费，又能多少给你挤出一些。即使我想到了这件事，说句没出息的话，现在的我也做不到。有不少人对父亲的破产深为同情，求求他们肯定会有办法的，但我讨厌任何人任何形式的同情。我不想在对父亲同情的庇护下生存。

上封信里我对你说尚不能进京，但现在却不能不进京了。可能的话，我准备只跟你和Y子见面，不去见Y子的母亲。

其他等见面时再谈。现在已是中午，我马上要到工厂去上班。

（B致A的信）

1914年1月10日于东京

牧师在劝，你也劝过不少次。因此，今天我终于寄居到Y子小姐家去了。我被安排在朝北那间只有一扇格子窗的8铺席房间里，对我来说这是一间难得的书房，光线非常好。我运来的行李脏得特别显眼。这样安稳的生活条件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

我能到仙台去看望你，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值得的。我这个人生来就是这样，心里老是莫名其妙地害怕幸福的到来。从内

心偷偷害怕过分的酬答这一意义上讲，那种有失礼貌的好笑态度并不是害怕。因为我知道，幸福乃是能欺骗相当坚强性格的假面具。直接面对“真实”也会同时伴有一种快感，其感受程度就象喝了一大口不喜欢的酒。然而，碰到不得不忖度隐藏在幸福背后的“真实”的场合时，就会象忖度命运本身似的感到畏缩。出人意料的是，在位于广濑河畔的你那谦恭有礼的家庭里，“真实”正戴着幸福的假面在微笑着。“真实”在微笑。——我在你家发现了一个事实，即“真实”也会象人一样在微笑。尽管它与己无关，但非常令人愉快。你母亲是一位多么善良的人啊！而且，你妹妹又是一位多么令人可怜的少女啊！还有你，是一位多么正直而又充满活力的小伙子啊！你们三位所在的地方，看上去简直就象大自然已恢复了太古的本来面目。

跟你家相比，小林这家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父亲始终在外旅行，在规范家庭空气方面似乎与他全然无关。你在登别遇到的那位老爷爷看来就是一位可以理解的可怕的顽固派人物。即所谓的江户人。造成江户人天资的首要条件是善良。但其性格方面的极端造作和退缩使我感到很厌烦。男子汉再难也要挺得直，强者必然敢于斗争，一旦下决心就一定要实现。而这种以廉价的形式为生命的懦弱性格令我十分恼火。至于说到母亲，则完全属于最劣等女人的类型。她只会阿谀奉承。而且其阿谀奉承的对象就是她本身，简直让人受不了。她每个毛孔都散发出对享乐的盲目追求，这种追求象毒素似的缠绕着她。从她那发黑的嘴唇露出来一颗马牙，你注意到没有？不过，尽管丑恶，她身上也还有一股纯正劲儿。我有时在一瞬间里甚至会从她那里感受到性格上的压抑。最后，关于Y子小姐，只有一句令人惊愕的评语。她是大自然从丑陋泥土中蕴育出来的那么美丽的一朵玫瑰花。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诸如此类的不可思议，在人们的惊异面前也

就算不得什么了。我早先见到的她还是个孩子，还一无所有。如今她已是一位成熟的女郎，而且已拥有一切。她的性格正沿着从死板向活跃转移的路子、以科学思维无法测量的敏捷、巧妙和准确的方式在快速地形成。这实在是个谜。你把她那对大眼睛当成她的特征，可是有谁能从她那对明亮的大眼睛里解开这个谜呢？我早就有一条成见，即恋爱的成功将使女人从神秘的宝座上跌落下来。然而，人们现在看到的却是，Y子小姐那瘦弱的肉体里似乎潜藏着更令人捉摸不透的谜，而且正为这谜底在折磨着自己。它暗示即将有一种完满的性格要发芽。

就这样，小林家仍是一个七拼八凑的潘朵拉宝匣。倘若试着把它拿到手里摇晃一下，真不知会发出多么奇怪的杂音呢！至于掀开盖子来看，就更不是等闲之辈轻易做得到的了。

午饭后，我向她们全家详细讲述了你家的情况。母亲脸上现出极不耐烦的样子。Y子当然非常热心地听着，甚至可以说还带着略感好奇的兴致。当说到你妹妹时，她的热心程度达到了顶点。而且还不厌其烦地从容貌到性情都仔细问了一遍，那情形简直就象指挥官在仔细听取侦察员的汇报。这甚至使我有点不舒服。

从我自己的体验来看，Y子小姐的病决不可掉以轻心。东京现在非常冷。而且，当这种寒冷向暖和转变时尤其令人担心。我劝她还是先请××大夫给看看。随信附上Y子小姐的体温记录。

我已决定趁这次进京之机脱离教会。第一，我生性不会向别人宣传信仰。教会并不需要我。第二，我想避开以外界规约来限制自己思想行动的所有桎梏。我不需要教会。第三，坦白地讲，我的信仰就是异想天开。我害怕触及自己性格的根基，我要靠异想天开来忘却内心的空虚。总之，我的信仰就是应该恢复自我。第四，基督不是40天没退出荒野吗？既无基督的天才，又无基督

的年龄和经验的我，怎么能厚着脸皮与众人为伍而心安理得呢！第五，我现在认识到，《圣经》上记载的、由教会负责解释的那些事实似乎都是一本糊涂帐。为不使你误解，特在此说明。我决不是想否定横亘于万事万物基底的那种神秘。就是说，我准备肯定的是：迄今尝试做过的任何说明都无法解释这一神秘。我想说的是，只有置身于对这一神秘的切身体验之中，才能有所作为。第六，因为我讨厌对我的性格做出超过事实或低于事实的评价。身为教会成员则往往容易把这种错误评价强加于人。

你现在正身陷贫穷之中，我认为你的态度确实符合你的情况。面对外因造成的境遇，你毫不畏缩地迎上前去。而且将根据长久或短期的经验牢牢掌握住坚定的真理。世上有充满生气的迟钝、饱含纯净良心的满不在乎，这些你身上都存在。然而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那可是太迷糊啦！……话太啰嗦了。今天就写到这里。

钱的问题，因为在研究室帮忙和兼任博物学会会刊的编辑，学费足够了，请放心。

我现在正跟F教授商量，请他帮忙把我在小笠原岛写的论文在德国发表。但因经常发烧，内火尚不能尽如人意地退下去，很伤脑筋。

（A致B的信）

1914年1月12日于仙台

B兄：

你能到仙台来，对我们全家都是一件幸事。刚一见面觉得你内向，很不好接近，可母亲很快就透过表面现象从你身上找到了与自己共鸣之处。妹妹则只是一味地崇拜你。

对你能屈尊住进小林家，我发自内心地表示感谢。我在拜托你的同时，也有一件很过意不去的事，就是你不得不和Y子那位令人生厌的母亲住在一起。不过我想Y子会从中协调的。你观察Y子所得到的印象正是我准备讲的。确实不错，她身上是有一种今后将日益成熟的完满性格。但这种性格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也感到是个相当微妙（delicacy）的问题，因此把她一人丢在那种家庭里实在令人放心不下。我衷心期望在你的关心照顾下，她能顺乎自然的意志成长进步。与你来信的同时也收到了Y子的来信。Y子对你寄居进来感到很高兴，但似乎又觉得有点紧张。在你的眼里，谁的弱点都会暴露无遗的，这恐怕就是任何人都会本能地感到紧张的原因吧！Y子信中还提到从你那儿听说的N子（A的妹妹）的情况。说是从B先生那里听到N子妹妹的情况后，心里愈发涌出思念之情。还说能不能让N子妹妹跟B先生结成终生伴侣。Y子不厌其烦地向你打听N子的情况，从这里似乎也可以找到答案。

你说我的性格太迷糊，关于这一点倒真有必要听听你进一步的说明。你任何时候都能放眼未来，我则总是把眼前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不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所不同呢？我的想法是，把面粉厂的基础打牢，使母亲和妹妹的生活得到可靠保证，这样才能为将来的活动提供最有利的条件。明明处在可随心所欲得到别人帮助的环境下却不去利用，这或许是傻瓜作法。但我的傻瓜死心眼不让我这样做，实在是没有办法。说到底，这正是我无所做为性格的一种表现。

看到你退出教会的理由我不禁微然一笑，这也使我感到我们俩性格上的不同。我入教会时日尚浅，没有资格在大事上发表意见，不过我倒是有一种想法，倘若脱离教会的话，干脆以同样理由连家庭和国家都脱离开算了。我若有本事的话，就不脱离教

会，而是力所能及地去改造它。如果没有能力，那就先在它的怀抱里呆下去，慢慢地积蓄力量。我不想从既定的立场上撤退，直到能自然而然地征服周围的一切为止。从你的立场来看，摆脱教会的束缚也许是对的。但作为我来讲，不斗争便退出教会，无异于表明我自身的退缩。不管怎么说，由于你的离去，教会肯定会受到很大损失。对此我深为那所教会感到惋惜呢！

面粉厂的局面总算有了点眉目。估计很快我就能放手了。夜里就埋到书堆里去。目前主要在读有关孟德尔遗传学的东西，如果得不到很快进行实验的条件，这种实验性的东西是不充分的。不是听说今年4月份要召开多年未开的动物学会年会吗？届时我也很想能去。

Y子的事就多多拜托了。听说她的病竟意外地重，这实在令人放心不下。我有时动不动就想到她可能会死掉，每一次在一瞬间里都使我沮丧得完全失去勇气。一旦Y子离开人世，我的一切也就失去了目标。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她恢复健康。为此，如果需要的话……不过，唉，还是无能为力。

Y子肯定还有没对我公开的秘密。在信里自不必说，就是在二人卿卿我我倾吐衷肠时也多次碰到下面这种情况，即在极偶然的一瞬间里，她好象总要把自己躲进那个秘密王国里去。坦白地讲，这正是我感到美中不足之处。她心灵表面异常活跃的那种自我意识基本上是无法控制住的部分。或许这就是恋爱的心理常态吧！总而言之，我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她的内心深处去。我现在有时甚至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敢大胆去接触她的肉体。因为我甚至在怀疑，在肉体的掩盖下，我们俩很可能还没达到心心相印的程度。

眼下正是严寒季节，希望你多注意身体。你大概是不会因额外的事而弄得过度疲劳的。你体温变化的情况比Y子的要好一些

吧？如果不好，我想还是下决心暂时停止研究为上策。

今天从早晨起就一直在下雪。晚上临回家前跟一位上年岁的职工聊了一会儿。他有一件事闹不明白，过去是米便宜了日子还能过得去，可最近就不同，便宜也好贵也好，享福的人总是享福，受苦的人总是受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有生病的妻子，放荡的儿子，忠厚老实的儿媳妇，还有一大群小孙子。无论在哪儿问那些靠力气干活的人的家庭情况，到处都大体相似，但那位上年岁职工的命运至今仍莫名其妙地萦绕在我脑海里。

（B致A的信）

1914年1月14日于东京

你说你总是把眼前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我是放眼未来的。

还有一条也是想象得到的，你好似一位宽裕大方的现时消费者，我则犹如一个吝啬的未来的积蓄者。我自己有时也希望真能做到这一点。科学家理应承担起未来的积蓄者的任务。

然而，我又是个最没出息的消费者，这可如何是好呢？简而言之，人要么是消费者，要么是生产者。消费者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为生产而消费，一种是为消费而消费。生产者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为消费而生产，另一种则是为生产而生产。你属于最合理的那种类型，即为消费而生产的类型。我似乎只好属于为消费而消费的放荡不羁者的行列。换言之，从根本上讲，我乃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假如问我有什么可贡献于人类的话，那就只有一条，即以我的消费来证明人类迄今都积蓄了哪些东西。

为消费而消费的典型群体是艺术家之类的人物。他们才是全人类中最大的消费者。在这一点上，我的性格与艺术家有一丝共

同之处。

既然生性如此，我也就很想放荡一下，直到把人类用几十万年得到的积蓄全部荡光为止。

事业是生产，艺术属消费。就这个意义来讲，上帝是最大的事业家，恶魔是最大的艺术家。

话扯得远了。

你对现今科学抱有相当大的崇敬心理。我则对现今科学的自相矛盾嗤之以鼻。

科学宣布要阐明真理。而实际上是在整顿事实。

难道被整顿的事实就是真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岂不等于图书馆的卡片柜里包含着最大的真理吗？

大概只有科学从它篡夺的王位上退下来，以熟皮工作服和铁槌武装上自己时，它的权威才能生效吧！因为科学只不过是为生产而生产的现实生活的奴隶而已。就象普通劳动者具有钢筋铁骨和温顺服从一样，科学所具备的就是明晰的大脑和老黄牛般的忍耐。跟普通劳动者相同，科学也不知该怎样处置它的产品。普通劳动者在工厂干活。科学劳动者在研究室上班。

尽管属滥竽充数，我也还算当今的一名科学工作者。科学提供给我的是面包、部分好奇心和消遣寂寞时光的方法。科学家的义务是以科学名义考察什么是与人生密切相关的需求，但我回避这一义务，我能只埋头于引起自己好奇心的问题而问心无愧。而且这类问题离人生当前需求愈远，就愈能调动我的学者劲头。

不过，作这样一名消费者还不能使我甘心。我的心愿是，要消费就大张旗鼓地消费。我喜欢戴上假面具的消费。读了你的信才想到写这样一封回信。余容下次再谈。

（B致A的信）

1914年1月15日于东京

昨天有点感冒，体温略有升高，因此没去上学，得到Y子小姐的多方关照。而且因为母亲外出上坟（典型的自我欺骗！）去了，所以二人谈得比较深入。

我首先以过激的言词忠告Y子小姐，应该把自己的整个心灵都向你敞开。Y子小姐惊讶地望着我诉说道，恰恰是你不想敞开心扉。看到自己夹在一对情人之间充当傻瓜，我不禁苦笑起来。

我还没对你讲过，在小笠原岛那段时光里，我曾给Y子小姐写过两封不署名的信。那时你们俩的关系还没明确。所以，在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之前，Y子小姐只对你的意向和大致情况有些了解。据昨天谈话时讲，Y子小姐凭直觉马上就判断出那两封信是我写的。我问她何以见得？她用敏锐的目光瞪着我说："这种事我还是能分析出来的。"

Y子小姐既不是那位讨厌的母亲的孩子，也不是那位只知道玩乐的父亲的孩子，这件事你自然早就清楚，但我昨天刚听说时却吃了一惊。从她那并不见外的话语，我能把她过去的经历在心里清晰地描绘出来。首先出现在眼前的是一艘往返于东京大阪间的小轮船，此刻已驶离大阪码头。轮船三等舱的角落里躺着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失魂落魄的年轻女子。她肚子里正怀着一个饱尝流离之苦的小生命。她的样子实在让人同情，她的遭遇使人想起那些挣扎在东京这所动荡、混乱的大城市底层的劳动妇女，她们吃力地以自己不熟练的手艺谋生，整天疲惫不堪，历尽人间苦难。眼前又浮现出一个头很大、很难看的婴儿。这婴儿吮着后半夜才好不容易有点奶水的乳头睡着了。当母亲把婴儿象一件东西似的交给伯母时，婴儿发出了凄惨的哭叫声。接着出现在我眼前的是Y子小姐的形象，她已由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含辛茹苦地成长

为一位大姑娘。对Y子小姐那羸弱的体质、城府很深的内心，以及不时流露出来的如秋雾般哀怨美丽的忧郁神情，我这时才真正得到了答案。

听到她公开自己的这些经历，我心里才好似如梦方醒一般。你能给她全部慰藉，而我却要反过来从她那里接受慰藉，你我命运之间的这种反差使我内心感到震惊。我还痛切地感到，科学是无法解决此等人生大事的，就连笨头笨脑的老师对待学生的那种程度也达不到。于是乎便不由自主地写了昨晚那封信。

不过，由于了解到过去的这些经历，弄清了Y子小姐并没有眼下那位母亲的血统，实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最近一段时间还从来没有这么痛快淋漓过。

说实话，我的过去也有应对Y子小姐以往经历表示特殊同情的地方。这甚至对你也不能透露一个字。我们不应以暴露人生的不幸给社会抹黑。

我今天仍不能起床。天冷得简直要刺透我这有病的躯体。Y子小姐把自己的健康置诸脑后，亲切地照料着我。我为此十分担心，因为她也有病在身。

一股强大的生命力猛地掠了过去。那气势多么惊心动魄，然而又多么威武雄壮啊！我难道就始终作个旁观者吗？好吧，就算能插进一只脚去，肉体上的虚弱也根本承受不住，大约总要在某一短时期里肥皂泡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算了，这些不提也好。

请向你母亲和N子姑娘问好。

（B致A的信）

1914年2月3日于东京

Y 子小姐的成长并不需要我这种人。而且，对于她的健康来说，我的存在有害无益。我整天提心吊胆，担心我的病会传染。因此最近才再三与你商量搬迁事宜。你却不同意我这样做。然而今天牧师来到家里，突然劝我还是搬出去为好。我不知是因为自己退出教会还是别有理由。牧师只说是为稳妥起见。一句最轻描淡写的话。不过，一开始就是你和牧师让我寄居进来的。因此要跟你商量一下今后该如何是好。

Y 子小姐的健康状况怎么看都不能说好。想当初，不论是她那纤细的手背也好，手指和手指之间也好，都有一个一个的小酒窝。这些最近都不见了。在内部涨满某种力的作用下，她那虚弱的身子有时就象要摧垮似的，因而有时也给人一种不胜懊恼的印象。你最近传来的消息不多，Y 子对此似乎有点感到不满。你应该将你所有的爱和热、所有的同情和推测统统都写给她。

你能想象出她寂寞时满眼含泪的情景吗？那凄惨的样子几乎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与Y 子小姐的健康状况相反，最近我的身体情况却在一步步好转。我整天在研究室里狮子般地——真正象狮子似的——发奋工作。针对那些变异论的反驳者们，我要为得弗里斯助上一臂之力。对我来讲，得弗里斯所主张的突发变种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我的内在要求使我相信这种可能性。你不会笑话我来自先入为主观念的非科学态度吧？不过，作为新学说的倡导者，还从没有过跟我一样持先入为主观念的。达尔文自传对此有最好的说明。当他受到针对生物进化现象的暗示时，他的实验从未使他达到如此大胆想象的程度。——不仅如此，我还自信在所有动物群体中已收集到一些有利于得弗里斯的可靠数据。我当然不会忘记科学的良心、甚至冒否定事实的危险去做那种为暗示作辩护的蠢事。但

突发变种假说的成立既然是科学上的一大成就，对我来说是会完全得到性格上的满足的。

在德国发表论文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你从面粉厂利润中拨给我的钱已经收到，十分感谢。你猜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奇妙的事情？我是在腋下挟了个偶人回家来的。并且把它作为你赠送的礼物放到Y子小姐那不被注意的枕头旁边。

（A致B的信）

1914年2月5日于仙台

B兄：

牧师的独断专行让我大吃一惊。他的来信很简单，只说你和Y子尽管是同一种病，但住在一起对双方的健康都很危险，所以……如果是出于这种理由，现在根本不值得重新提起，因为你在去那儿之前我就清楚。恐怕牧师还有不便向我明说的理由吧！既便是这样，他也不该越过我自作主张地那样提醒你。那些无聊的风言风语也不是没有传到我的耳朵里，但讲这种话的人不是糊涂虫就是坏蛋，二者必居其一。我希望你能在小林家继续住下去，哪怕只为那些糊涂虫和坏蛋也好。我相信更深、更美好的友谊之情。

我疏远Y子？！说句近似倒打一耙的话吧，我倒是很想发一句这样的牢骚。以前，即使写得再短、她也几乎每天都有信来。而且里面充满真诚的感情和闪光的希望。每天傍晚下班回家后，我总是面对桌案靠妹妹所说的“情书学习课”来忘记一天的疲劳。“情书学习课”使我上班的劲更足。看着母亲就更可怜她老

人家。看着妹妹就更加怜爱她。望着信心中就愈发充满爱。而且我心里明白，爱已成为整个思维的牢固基础。谁知最近Y子那边传来信息的规律却彻底打破了。有时甚至一次来三张明信片。有时正在疑惑之中却又收到贴了两张邮票的沉甸甸的来信。但在等待的那段时间里必须忍受令人不愉快的焦急的煎熬，那段时间有时是两三天，偶尔有时是四五天。更可恨的是，在Y子不来信的那段时间里，你也不来信安慰安慰我，真叫人莫名其妙！收不到东京来信时我的那副不痛快的表情，你大概是想象不出来的。总之我还是坚持坐在桌前试着读已经在看的书，谁知竟会满脑子都是错觉，字里行间夹带的全是跟书本毫无关系的千奇百怪的句子。又恼又恨地忍受不住时，便铺上被子睡觉，岂料等在那里的却是眼睁睁的可怕的失眠，一股股钻心的刺痛仿佛要把脑袋绷裂似的。

到今天为止、已整整三天没接到Y子的来信。她最后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您所说的那种自我意识似乎在自己身上已经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不过，这一点却不象您所讲的那么快乐，我只觉得非常可怕。以前我只认为自己是传统习惯集大成的产物，可最近却时常出现背叛我自己习惯的东西。这种东西以前藏在哪里了呢？是一开始就脱离习惯而独立潜藏在我内心的呢，还是象圣母玛丽亚胎怀圣灵那样后天才跑到我身上来的呢？我最近有一种感觉，好象能朦朦胧胧地理解圣母那内心的苦脑了。这样下去，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觉得眼前甚至渐渐变得昏暗起来。我很担心，我甚至在想，您很可能已经完全了解我内心的想法。您是一位比约瑟还心地善良的令人怀恋的人。我……天哪！我觉醒到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自我意识呀！难道我非得清清楚楚地睁开眼睛吗？

但您却命令我这样做。我对您毫不怀疑。可我却真的害怕。

“我又卧床不起了。B先生学习很勤奋，几乎都是傍晚掌灯时分才回来。到晚上，想着他可能累了，我勉强爬起来给他送茶，他非但不道句谢，有时甚至连头都不点一下。第二天早晨一看，桌子上的茶根本没动，里面还飘着灰尘，遇到这种时候我觉得他真有点太过分。可是，说来也奇怪，我不好时B先生挺精神、B先生不好时我又有精神了。”

她已不单是少女和女人，正处在向成人过渡的痛苦时期，这大体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我怎么就无法理解她的心呢？至少Y子为什么不让我每天也能体会到她的痛苦呢？我对此非常不理解。知道你大概也很忙，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你能多少拿出一些时间帮助她振作起来。是我强使Y子具有自我意识的。如今想来，我好象把自己过多地强加给了Y子。但事到如今已不能再重新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去。我真想狠狠责备自己一通。并且要彻底实现自己强加给她的目的。不打破心灵深处的壁垒、并使二人的心紧紧贴在一起，我决不罢休。决战即将开始。我再不想退缩。Y子也已没有退缩的余地。我们正处在关键时刻。希望你能体察到这一点。

尽管如此，谁又能理解我今晚的寂寞呢？窗外是明月当空。我不顾寒冷，把窗子全部打开，耳朵里听着广濑川河水经庭院角落那棵大杉树笼音后传来的哗哗声响。庄严的流水声深深地沁入已有几百年树龄的大杉树的体表里。母亲今晚很早就睡下了。N子好象还在另一个房间里做活。不时发出凄凉的剪子声。刚刚透过隔扇问了声“哥哥有火吗？”之后便再没吭过一声。恐怕她那颗年轻的心也陷入沉思了吧！

啊，我究竟该如何是好？

你还在上班吧？还在一边跟疾病斗争一边奋发工作吧？我也

在上班，我也准备一边跟侵扰心头的不安斗争，一边工作下去。对，还是要工作下去。虽说不是雪莱笔下的罗伯特，但也要不怕撞得头破血流地工作下去。你平时头缠红毛巾、一面透过金丝眼镜盯着书本一面工作的情景，总是无法抑制地闪现在我的眼前。你也许会笑话的，我眼里现在噙满了泪水。

多么好的月光啊！

（B致A的信）

1914年2月6日于东京

既然如此，那就还在这家住下去吧！

我并不是在和疾病斗争，而是在和命运作战。这句大胆的话你早晚能想明白，值得庆幸的是那一可怕时刻尚未到来。

我不想让那种情况出现。

还记得吧，Y子有一次曾跟你提过，想建议让我娶你妹妹。我已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你肯把N子小姐嫁给我这样的人吗？

在德国发表论文的事我已彻底拒绝。因为我对自己那小小的虚荣心已毫无兴趣。所谓人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再大的事业说到底也不过是过眼烟云，都要和地球一起毁灭掉。

经过这样一番思索之后，很想写一篇小有创见的论文炫耀一下，这也许反而是对命运的一个大大有趣的讽刺。

你屡次三番催逼Y子小姐写信，这只能说是强人所难。东京现在正值严寒季节，Y子小姐身体很不舒服。连我也不能整天埋在书里。偶尔也和Y子小姐谈些严肃的话题。每次都令我吃惊不已。

各种力量都能在男人心中创造奇迹。然而能在女人心中创造奇迹的却只有爱情。如果把今天的她和三年前木偶般坐在教会学校角落里的那个她来进行一番比较的话，我真想再次大声宣布：科学的权威是根本不存在的！

前天，等于Y子小姐父亲的那个人回来了。而且今天早晨又不见了。那是个略显老态、只会耍嘴皮子的人。不过给人的感觉不象母亲那样丑恶。说到母亲，最近她对我的冷淡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正因为有这个缘故，有时我也就更想在这个家里继续住下去。

（B致A的信）

1914年2月7日于东京

A兄，我为自己内在的风趣劲儿恶心得要呕吐。

我惭愧地请求取消前一封信。请让我再度深入考虑一下N子小姐的问题。我恨自己。极端地恨。我为什么没有勇气正视现实呢？

Y子小姐没有吃早饭。我瞥了一眼，好象正在哭泣。

匆匆草于去研究室前。

（A致B的信）

1914年2月8日夜，于仙台

收到你6日和7日写来的信，我不知对你最近的心思该作出怎样的判断。只能想象你内心发生了某种严重纠葛。

我觉得，与其绞尽脑汁做这类想像去揣度你，还不如直截了当把我想讲的话说出来更为便当。当你写信来提到N子时，我的心骤然加快了跳动，仿佛我自己就是个接受求婚的少女似的。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失望。可爱的N子是我最心疼的人。她没见到你之前就听说过你，并对你抱有好感。见到你之后，正象我有一次提到的那样，就一心崇拜你了。她那颗水晶般单纯透明的心既然爱自己的哥哥，当然就不能不爱与哥哥心心相印的朋友。她心里早就明白，自己当然不属于能跟你打交道的那种人。所以她从来没向我表露过对你的爱慕之情。也就是说，她把对你的回忆深深地藏在内心最圣洁的某个角落里了。而且对这么一点点的爱慕已感到十分满足，干起活来始终兴致勃勃。假如不用爱情的眼镜去观察的话，恐怕连上帝也很难发现她内心的秘密。我并不是上帝。但因比谁都更爱她，所以能看透她的心思，因而也更可怜她。令人同情的是，她已清醒地认识到，做你的配偶并不明智，自己知识不足，还不够坚强成熟，容貌也不漂亮。而尤其令人同情的是，她心底里还抱定一种信念，只要是为了你，愿意把整个身心都贡献出去，在这一点上绝不会比任何一个女人落后。我跟母亲谈到你的时候，正在一旁做针线的妹妹总是情不自禁地丢下手里的活计，入迷地听我说话。她这时的表情美极了，我猜想即便在你眼里也会得出同样结论的。

上一次我之所以略提到N子几笔，是因为后悔写了那些话。我觉得自己越俎代疱地说过了头。因为我已经发现，撇开对你的爱慕程度不论，你是应该找一个远远胜过N子的人做妻子，你完全有这种能力和自豪。我至今对这点仍坚信不疑。即便你主动向她求婚，她也肯定会断然拒绝。而且这也是正常的。只有一点不会变，就是这正常丝毫也不会减弱我对她的怜悯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她比任何女孩子都清楚应该如何爱值得爱的人。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事呢？对了，是因为我想让你了解N子的内心，想请你对她寄予一丝同情。得闲时请你给她写封信吧！你的信肯定会给她带来深深的慰藉，而不会给她心灵带来一丝危害。我真心希望你能理解这点。

7日还收到了Y子的来信。最近她的字体越来越象你，今天差点都分辨不出来了。本以为两封信都是你写来的，拆开一看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以至于把信封又重新看了一遍。她以前用的都是白信封，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却变成跟你一样的淡绿色了。随之而来的是对你平素总能影响改变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感到吃惊。你那眼珠朝上听人说话的特征现在恐怕已经在整个研究室都流行了吧？好了，闲话休提，Y子近来究竟如何？Y子近来究竟在干些什么呢？她最近的信里每封都要提到死这个问题。她说，上帝的意志和人的生活之间确有难以掩埋的矛盾。生活的某种形式是必然要出现的，然而当它与上帝的意志不相容时，死大概就成了解决残留矛盾的唯一办法。她还写道：尽管自己对不负责任的死毫不同情，但根本不体现上帝意志的生活岂不跟随意把人折腾死的生活一样吗？被病魔缠身的自己老觉得不久就会被死神带走。世上再没有比被死神带走更悲哀的事了。她甚至写道：与其如此，让死变成自杀岂不更美好吗？死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将要重新回到一切皆无的世界。她在信里还说自己已捕捉到某一颗心。那颗心是不会忘掉自己的。自己在那颗心里能纯洁高贵地继续生存下去。我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Y子的心。跟某些人的主张不同，我也认为自杀并不是罪恶。我认为，不是根据自己意志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打破并抛弃那种偶然状态，是没有理由加以责备的。然而我不愿把Y子和自杀联系到一起来考虑。当然，纵使自杀死去，她在我心中的形象也永远是崇高、深沉、圣洁的。不过，在她内心珍藏着我的情况下，我肯定会两手

空空同她一起去死掉的，这一点可能她还没察觉到吧？她又提起上帝意志和生活之间的矛盾，但这矛盾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肯把这一点明明白白地告诉给我呢？我自信还不至于卑怯到无法遵从上帝旨意改变我们二人生活的程度。经过仔细思索，不能不使我感到Y子最近的态度里有种实在无法捉摸的不满情绪。比如说，有一种类似彼此有共同秘密的二人之间发生的不安和猜疑，这种不安和猜疑动不动就想来搅乱我的头脑。

我们不是跟春天天空一样年轻吗！不是都想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光明正大地交心吗？无论悲伤也好欢喜也好，不是都想尽情地悲伤、尽情地欢喜吗？为什么不能象光明磊落的大自然那样行事呢？请看看我窗外的大自然吧！

刚才开始变坏的天气愈发凶起来了。突然刮起的毫无下雪意思的大风，象锯条一样顺着窗缝直钻进来，转瞬间我家这犹如碎木块般的房子就吱吱嘎嘎地摇晃起来，仿佛就要被风吹跑似的。这声音太凄厉可怕了！然而它又是一曲庄严无比的交响乐！我马上得去工厂转转。真担心那泥砌的烟囱会不会倒塌。因为烟囱一倒，机器就危在旦夕啦！

多么凄厉可怕的声音。然而又是多么庄严的乐曲！

上帝在祝福你。还有Y子。

我最近将到东京去。

（B致A的明信片）

1914年2月9日夜，于东京。

飓风已袭至京城。

估计风力已达十级，狂风暴雨闹得天昏地暗。狂暴的声音何

等凄怆！而且又何等庄严协调！

多么令人可怕的大自然！多么值得真正可怜的人！

无论大自然如何狂歌乱舞、丑态百出，其中仍有庄严而又不可摧毁的动人乐章。人生本为大自然之一部分，何必事事如此巧于搅乱美妙乐章呢！

多么真正值得可怜的人！多么值得遭唾弃的我呀！

（B致A的信）

1914年2月9日夜，于东京

看完你的来信，漫不经心地写了那张明信片，然后又跌跌撞撞冒着暴风雨投到信箱里去。回来之后，剧烈的咳嗽把我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弄得浑身大汗。由于咳得太厉害，Y子小姐特地从床上爬起来照料我。好象从二、三天前就感冒了。发烧烧得晕头胀脑，心烦意乱到了极点。

方才和Y子小姐谈了一会儿。我开门见山地问她是不是对你还有没公开的秘密。Y子小姐以严肃认真的表情——她这种时候简直有一种神圣的美——断然否定说没有。

今天晚上总觉得心神不定，根本读不进书去。索性讨个清闲，把Y子小姐最近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吧！

我在外人眼里是个除读书外对什么都不关心的人。其实这不无道理，凡是看到我的衣服和房间里杂乱无章样子的人都会有这种看法。然而在我想来，若让极心细的人来看，他会马上得出结论：想不到我也是个凡事都很仔细的人。某学者家里新来一位女佣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忠心和克尽职守，她把那位学者的书房全部重新整理了一遍。那位学者面带难色地关照女佣人说：“我好

不容易按规则分散摆到各处的东西，你全都给收拾乱套啦！”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介绍是忠实可靠的。

回想当年在教会学校时的Y子小姐，她还是位普普通通的、与年龄相比略显忧郁的少女形象。瘦得可怜，若勉强说出特征的话，就是她那各个关节都很突出的身条、浓密漆黑的头发和充满好奇的大眼睛。她那对大眼睛当时曾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时间已经过去6年，Y子小姐当时才14岁。因为教会学校的老师生病休息了，牧师让我来给代课，于是我就上阵了。——呸！——上课的刚好是Y子小姐所在那个班。共有七八个学生，Y子小姐大概年纪最小。

当时正是初秋季节。我对女人凑在一起散发出的那种香味——我真想把它称作臭昧——极为讨厌，记得第一件事就是咣当一声把旁边的窗子打开了。在我和学生之间射进一条黄澄澄暖融融的光的河流，把我准备投向学生的视线给遮断了。学生们都坐在教室一角，我两眼正迎着光线，因而那里显得漆黑。我眯缝着眼睛，竭力在那一团漆黑中仔细分辨。当时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最前面有两只大眼睛正一眨不眨地朝我仰视着。其他学生的目光当然也应都朝着我，然而只有那对大眼睛最先刺激了我的视觉。说句大实话吧，再没有比阴影里闪着蓝光的白眼珠更显得阴森可怕的了。它让人联想起从贝壳中剥出的牡蛎肉，使人想到尸体快发霉时出现的那种毒气四散的惨白颜色。尽管如此，也许是因为她那对黑眼珠特别大的缘故，我却一点也没有那种感觉，反倒有一种柔情似水的感受，虽然还不算温暖。起初略近似于一条粗粗的直线，随着逐步接近末端而渐渐变细，同时形成一条往上方去的抛物线，这条抛物线就象在天上看到的月牙的曲线。我看着这条曲线简直入了迷，发觉自己被悄悄吸引住了。尽管表面上仍镇定自若，内心深处却掀起一阵强烈的波澜；虽说有各色物体在晃

动，这对眼睛却让人联想到说不清是夏末还是初秋的那个季节，总之是个静得万籁俱寂的季节。由于有这个联想，使得我至今还记得那时是初秋。我也盯盯地望着那双眼睛。一般女人的眼睛，特别是少女的眼睛，在男人特别是象我这类目光锐利的男人的注视下，往往都要躲闪或退缩，然而这双眼睛却毫无怯色。就象还不懂害羞的孩子似的，那张脸上毫无怯懦的表示。我的眼睛反倒没出息地感到内心有愧了。于是便首先移开了视线。一想起那时的失败，我至今还感到羞耻。这就是Y子小姐眼睛的魅力。

那以后Y子小姐便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而当前年在教会门口把你介绍给她时，也只不过重复了上次从她那里得到的印象。尽管已经长到17岁，却和她14岁时一模一样，这仅仅使我感到高兴而已。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我真心希望让少女都能永葆其青春。

话有点离题了，但请你还是耐心读下去，权当听废话吧！我在想，倘若女孩子十四五岁以后无论从生理上还是从性情上都不再成长的话，世界历史将会变得何等的美啊！这就是我所说的利己主义立场。每当看到或想到处此妙龄的美丽少女时，我总是眼里噙满泪水。……你也许会说，这种浪漫蒂克的语调从你嘴里流露出来实在不相称，实在不应该。然而，这既不是浪漫蒂克，也不是多情善感。我坚信这本是人们基于更深刻的人生真谛得出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情趣。当然，那些身心僵化、虚度此生的人另当别论。我至死也不愿失去内心的delicacy（灵敏、体贴、精细、微妙、纤细、脆弱、娇嫩等意），由于被译成纤细或别的什么意思，一个如此巨大的内心动力竟被明显误解了。作用细微并不等于力量弱小，尽管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但那些失去内心delicacy的家伙仍然不理解，简直令人徒叹奈何。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处于思春期的少女究竟有多大力量。比如，让我们来看看少女站立时从膝部到脚腕处的曲线吧！那是多么自然、多么美的线条

啊！其整体轮廓正显示出一种大白天也令人吃惊的神秘姿态。然而更令人吃惊的神秘还是其内心的流露。你不妨在少女身边放上一束鲜花。那少女会以无愧于那束鲜花的礼仪去爱抚它。少女总是做出许许多多可怜的伪装姿态，有时还发出令人捉摸不透的诱惑，即分明在大胆挑逗男人的心，却不许对方靠近变成事实。这两种表现正是能用来装点地上乐园的天下无双的花环。我常常产生由各式各样错觉造成的联想。比如，夜里上火车必定联想到自然死，呼吸早晨的空气就会联想起吹口哨的旋律等等。而且，只要望着少女，不论什么时候都会非常敏锐地联想到所谓人类的命运，尽管其概念极其模糊，并总是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而且我确信这两个对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且，由少女所联想到的人类命运始终具有两种无法逃脱的性质，一是美妙无比，一是惨不忍睹。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然而，如今的Y子小姐不管她是少女也好还是童女也好，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女人的旁观者来说，最吸引人的时期早已过去了。所有人生之门都和乐园之门相同。那些门上的折页均并非虚设。它们的使命极为单调，就是只对出去的人启动。不论是出于自愿也好，偶然也好，还是出于迫不得已也好，只要有谁开开门出去——除非他获得死而复生的奇迹——他就将永世失去再次打开门的机会。因而，明明知道失去的已不可复得，却还要回过头去望门兴叹，这样的人只能称他为感伤主义者。我完全了解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已愚蠢到何种程度。而且以这种态度去浪费精力是十分可怜的。我赞美永葆贞节的童女。但在知道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我也能成为现实主义者，立即改变视角去观察女人。我已站在应该对Y子小姐仔细刮目相看的立场上。

当我用那条红毛毯裹着仅有的一点行李搬到这家来时，Y子小姐的表情发生了急剧的根本性的变化。为使自己的心灵之窗能

适应她投来的观察的目光，我不得不花去很长时间。这一家的气氛围着Y子小姐极度摇摆，漂荡着谜一般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对此我心里感到很不舒服。我不知道这值得高兴还是应该感到遗憾。在决定让我住的房间的墙壁上，并排挂着两幅画，一幅是英国19世纪画家罗赛蒂《比阿特丽丝》的漂亮的复制品，一幅是类似少女杂志插页上的少女肖像，都嵌在格调不高的镜框里。我有意露出不满的神态，还没解开行李就先取下那幅少女像，在里面换上得弗里斯的照片。谁知跟《比阿特丽丝》配在一起却愈发增添了奇妙的情趣。当天晚上只好那样凑合过去，到第二天早晨却怎么也不踏实，于是把《比阿特丽丝》也从宝座上拉下来，换上一张约克夏州的地质图。一碰上这种事情，我生来就不顾及别人的面子，明知Y子小姐的一番好意，却不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过去。Y子小姐内心会想：这么一来，A先生也费了大劲啦！就这样，从房间开始，我按自己的意愿里里外外搞了一场改革。我不在家时Y子小姐替我收拾好房间，只要收拾得不合我心意，当着她的面也要满不在乎地重新改变过来。打扫房间的方法也常常不对我的脾气。其中有一条就是，打扫房间时并没有把每个角落的灰尘都抠干净。起初一直以为是母亲打扫的，所以有一次我指着房间角落里发出难闻气味的尘土对Y子小姐说："对您母亲这样的人来说，只好把房子盖成椭圆形的了。"这句话把Y子小姐弄得满面通红，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后来听说，Y子小姐当时曾把我看成一个冷酷无情、象女人一样爱讲挖苦话的人。但Y子小姐也常常做出令人大为舒畅的事，因此我总是默默地向她表示感谢。这类令人舒畅的事很多，比如说，她每次都把牙签放到开水里先烫一下；当戴着狮子头卖艺的人、侏儒或穿着褪色和服裤裙、尖声尖气劝人行善的孤儿院的女人们讨东西时，她脸上便现出仿佛悔不该降生到人世的表情连忙躲进内宅客厅里去；不论当

面或背后，都公然对她母亲露出瞧不起的神态；自己上厕所时从不让人看见；收到你来信时，脸上便现出不同往日的欢快神情等等。不过，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即我刚搬过去时，Y子小姐向我传送的秋波还只是处于未成熟状态的特殊秋波，这种秋波要靠预见到其成熟后的情景才能起作用。

话虽这样说，但我在那时也决不肯有意把Y子小姐看成低人一等。其理由记得那时确曾在信里给你写过，就是我有一种下意识的感觉，尽管Y子小姐本身尚有如此矛盾和不完美之处，但却蕴藏着相当多的宝贵的未知数。记得我还曾写过，女人常常因恋爱成功而变得平凡，但Y子小姐却有许多凭恋爱挖不掉的东西。在很多场合给我的感觉是，理应只想着你的她，考虑问题时却完全把你丢到一边去了！这不能只被看成是女人常有的那种不得要领的白日梦。你大概看过Y子小姐的照片吧？那些照片上的表情且不去说，有一个问题不知你注意到没有，连长相都各不相同，甚至让人怀疑根本不是同一个人照的。当纯属偶然与Y子小姐的目光相遇时，常常会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如同遇上了幽灵一般。人的表情跟大自然的景象相同，本来是无法确定哪个是某人的标准表情的，但因动不动就会碰上截然不同的表情，以至让人怀疑那究竟是不是Y子小姐，所以心中难免要暗吃一惊。不知是Y子小姐的祖先忽然借助她的瞳孔窥察当今社会呢，还是未来的Y子小姐尽管尚模糊不清但却抢先占据她的肉体并露出真面目来了呢？有时她的表情里会流露出极度的孤独和悲哀，有时又会象斩断铁锁的普罗米修斯似的，表现出极度的奔放和自由。有时她的眸子象一团燃烧着的黑色火焰，有时她的双唇又会象花一样张开让人接吻。而尤为可贵的是，她表情里毫无娇柔造作的痕迹。整天担心自己是否诚实的我已经敏锐地发现，在感知别人诚实的力比较强烈的同时，一种看穿其不诚实的力正在折磨自己。处

于这种境地的我，在Y子小姐上述那种表情里根本无法找出一丝一毫不诚实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这一点甚至感到腻烦了。然而，为了达到否定这一事实的目的，我在更多情况下都采取了科学态度。传统的定义上讲，女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我以前一直相信这一定义，并把它奉为公理，但在眼前这一系列事实面前却开始动摇了。我无法自制地感受到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变成不安时时在威胁着我。我有时在想，那种近似濒临死亡的高烧病患者无意识中盯着某个地方的、茫然若失但却很紧张的眼神，是不是由于反复袭扰Y子小姐的高烧所造成的呢？那段时间里Y子小姐时常出现近38℃的高烧。有时我还冒冒失失地责问过其中的缘故。遇到这种情况，Y子小姐脸上总是现出不安的神色。然而回答却必定是一句老话，即因为有病的缘故。或者有时反问一句“是那样吗？”便独自陷入沉思，然而我内心却明白那是在“撒谎”。

一种可怕的、不吉利的疑虑动不动就在我脑海里出现。明知Y子小姐是爱A的，但藏在她内心深处的诚实会不会背叛这一点呢？我曾吃惊地责怪过自己，但往往还是被同样的想法给拉了过去。不过，当她手里拿着你的信再去观察她时，内心里这种不祥的阴影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今天为止，我搬到这家来刚好一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办成了好多件事。刚来时，Y子小姐对我那种令人不好接近的脾气颇有顾虑，我则象方才写的那样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搅得十分苦恼，因此我们二人心灵上的交往进展得极为缓慢，慢得令人心焦。1月14日那天，母亲去上坟，家里没有别人，我们俩才第一次进行了朋友般的交谈，这件事前面已经给你写过。我和母亲之间一开始就明显地互不投机。连Y子小姐跟我说话时母亲都要投来鄙夷的目光。Y子小姐便以报复的态度故意做出跟我亲

切交谈的样子给她看。但因意识到她母亲就在近旁，这已足够使我小心翼翼的了，所以当着母亲的面无论如何也表示不出真正的亲密。14日那天她母亲不在家。而且那天天气不好，我没去上学。那是一个只有患肺病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的难熬的日子，从早晨起就下起冰冷的雨，那雨甚至可以称之为冰雹，简直象雾似的无孔不入。更何况头天晚上我还做了个讨厌的梦。

梦里的我好象在一个只有用豪华或富丽堂皇一类字眼才能形容的大厅里，不知从哪里来那么多人，毫不留情的石头从人群里起劲地向我身上砸过来。我并不是那种轻易蔑视自己力量的人。当时的我却一反常态地变得自卑起来，任凭怎么也鼓不起劲来。我强打精神昂首挺胸地站起来，蔑视地望着周围。然而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理睬我，全都背过身去非常感兴趣地一心一意在干一件什么事。我使出浑身力气也看不清他们在干什么。或许——或许我根本就没长能看到最关键之处的眼睛吧！这是当时在梦中的想法。而且这一想法正要把我引诱到无边无沿的失望中去。就象对付长着肉体的敌人似的，面对眼前的失望，我难受极了，伸胳膊蹬腿地拼命挣扎。人群里发出哄堂大笑。他们并不是看到我才笑。他们全都背朝着我在笑。看样子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我在场。我气得头都要炸了。又传来一阵与我毫不相干的哄堂大笑。我握紧拳头放声大哭起来。两眼盯着那伙人没有一滴泪水。就象不服输的小淘气鬼在寡不敌众时大哭大叫一样，眼里不流泪，只是哇哇地干嚎。又传来一阵与我毫不相干的怪有趣的哄堂大笑声。猛醒过来才发现，被窝里出了一身冷汗，好象所有毛孔都收缩了似的一阵又一阵地抖个不停。"我是流氓！我是胆小鬼！"这种自暴自弃的心声震撼着我全身的每一个部位。排除杂念瞑思苦索的思绪是没有尽头的。我把被子蒙到头上，思绪渐渐钻进越来越窄的迷宫里去。就在这时，Y子小姐静静地拉开拉门来到我

身边。而且，说来也巧，Y子小姐在我面前做出了最能体现她本色的姿势——小巧玲珑的身躯端端正正地坐下，上半身略向前倾，垂着头，以右脸蛋冲着我，双手自然流畅地伸在膝盖上，手心向上轻轻地重叠在一起。这是那天吉兆的开始。我的心绪还没有恢复过来，躺在被窝里向上看了一眼表示问候，随即以生硬的腔调说道："您为什么不进一步向A君敞开心扉呢？"而且，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暗恨自己脾气怎么这么怪！当时，Y子小姐脸上跟往常一样掠过一丝不安的神色，但那是只有我才能察觉出来的细微变化，随即象从内心对我的话感到诧异、又好象对偏袒你表示遗憾似的，把浓密黑发衬得又重又小的脸略歪向一边，面颊泛起红晕——一谈到你，Y子小姐眼睛下面总要发红——讲了下面这个意思："虽然不知是不是A讲过这样的话，但自己已无法再进一步表明心迹。反过来倒是自己盼望A能更不客气地把一切都明摆出来，然而男人总是硬装好汉，实在让人讨厌。"我没有作家那种模仿女人语言的技巧，但却能敏锐地感受出语言的弦外音。"男人总是硬装好汉，实在让人讨厌。"Y子小姐讲这个意思时，十分漂亮地流露出一缕柔情蜜意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表明，只要是为了A，自己粉身碎骨也甘愿承受重担。听了Y子小姐的这句话，我的心才豁然开朗起来。

接下来我相当细腻地讲到小笠原岛那件事和我所从事的专长，最后又讲了从恶梦中清醒后一直沉思默想的结论。如果你在东京的话，这些事本该是对你讲的。自从变成孤独一人之后，一想到何苦老是这样沉思默想，我就寂寞得无法忍受，因此才滋生出一个念头，即找个机会把这一切都吐露出来，不要让这种沉思默想的苗头再继续下去，不管那个人是否能帮我解除心病。我强压住内心的痛苦，以忏悔的心情吭吭哧哧、拙嘴笨腮地往下讲去。Y子小姐垂着头，一面摆弄放在跟前的装体温表的红皮匣，

一面很感兴趣地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股跟面对你时截然不同的热烈情绪涌上心头，我讲到Y子小姐根本无法理解的内心纠葛，以及我幼年时代断断续续的回忆，讲着讲着自己的感情就热烈激动起来了，这种现象连我自己都觉得稀奇。脑子里以为又发烧了，但却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我的语气越来越充满感伤的调子，谈话突然中止，二人都陷入短时间的沉默。就在这时，有一个极小的东西叭哒一声落到铺席上。我吃了一惊。原来那是Y子小姐眼里流下来的一滴眼泪。我浑身已沸腾到顶点的血液一下子象冻成冰似的凝固住了。眼里望着Y子小姐微微颤动的肩头，我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好象被践踏了似的。“您的利己主义也能变成这么小就好了。”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紧张得连气都出不来了。

Y子小姐已不再流泪，脸上充满诚实的表情。她说：“我不是在为您流泪。是您使我在为自己的过去流泪。我很痛苦，再也听不下去了。”接下来她给我讲述了自己的过去。她讲话条理清晰，这一点连男人也做不到，而且使人感到她确实聪明。随着所谈内容的深入，Y子小姐多次中途停顿，双肩颤抖不止。我从外表上看得出，为了不至失声痛哭，她是在竭力忍受着痛苦。这是一个你也知道的悲惨故事。那天的天气让人觉得简直就是这故事的背景。她所讲的故事表明，在和你订婚之前，落在她身上的所有问题——有时是艰涩难懂的、有时是丑不堪言的、有时又是惨痛无比的——问题，统统都得在她那幼稚而又微妙的少女心灵里一件件去处理解决，当我满怀同情地想到这一点时，由怜悯而产生的悲伤痛楚使我的心仿佛揪到了一起。而且，对Y子小姐的力量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我们俩的话好象永远也谈不完。尽管话题从头至尾没有一个是快活的，但我俩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就象对悲哀深有体会的人为互相安慰而彼此报以会意的微笑一样。尽管Y子小姐还不了

解，我是永远不愿Y子小姐离去的。剩下我自己以后，今天早晨胀满大脑的沉思默想又得继续下去，一设想到这一点心里就难受得不行。

谈了两个多小时以后，Y子小姐被她祖父给叫走了。然而，Y子小姐离开房间后的效果大大出乎意外。我心底里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温暖。而且，对你能得到这样的人做妻子表示衷心祝福，祝愿你幸福美满。世界在我眼里甚至显得更加美好。

然而，当天晚上我却产生出一股极强烈的逆反心理。这一点，只要你把那封信再重读一遍就能明白。也就是说，我的性格、健康和命运方面都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这些不足在深深地折磨着我。

A兄，我的脑子今天可能有点问题。本来该多讲一些Y子小姐的情况，谁知却动不动就讲起了我自己。但有一点必须请你原谅，因为我不是作家，不会完全脱离自己去描写另一个人，这完全是不得已的结果。而且我给Y子小姐照的镜子既无歪曲也无模糊之处。

从这天起，我们俩才彼此有了初步了解。又过了几天，我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心理状态也象暴风雨过后似的恢复了平静，对自己和工作重又涌起兴趣和眷恋之情。而且开始以善意和同情心理来看待Y子小姐的所作所为。自觉得对Y子小姐那不安的神情已能大体上做出想象。平静的心理进一步为我排除了内心的障碍。你经常成为我们谈话的中心议题。Y子小姐对你的理解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我们都把你那种质朴、坚强和充满爱心的性格奉为至宝。那以后又过了四五天。我们俩之间的和睦相处达到了顶点。

有一天，Y子小姐满脸煞白地从教堂回到家里。那天非常寒冷，我以为她又冻得受不住了，谁知Y子小姐却走进我的屋子，

说是有点事要跟我谈。她眼里闪出异样的光，嘴唇一直在哆嗦。她对我说，现在有人在造谣，说Y子小姐之所以经常在教堂缺席，是由于受到我这个异教徒蛊惑的结果。事情远不止如此。还造谣说，我的诱惑不仅限于宗教信仰方面，而且已走到更可怕的地步，说我们俩在性问题上已经结合，同时把一切伦理道德统统抛诸脑后，正沉溺于不应有的欢乐之中。Y子小姐好不容易讲完这些事，然后就沉默不语了。Y子小姐万万没想到自己会给我的名声带来损害，心里觉得非常过意不去。我这时才真正痛楚地感受到人们的本性是多么卑劣！我们俩尽管嘴上没有说，但心里都清楚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是她母亲。她母亲长期以来就想让Y子小姐跟你一刀两断。更何况Y子小姐最近对她母亲的态度已足够引起她母亲的憎恨和讨厌。我对这个可憎女人的愤慨已达到不可遏制的地步。沉默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站起身走进客厅。Y子小姐根本没想阻止我，她深知在这种场合是没有用的。那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幕。我痛快淋漓地把她母亲猛攻了一通。——尽管没掌握她母亲出卖我们的任何证据，但我觉得凭自己的意志和直觉就能轻松愉快地获得胜利。

然而，从那天起，Y子小姐的病情骤然起了变化。几乎每天都要咯血，体温变化也明显加剧。对于受疾病折磨的Y子小姐，我真不知道该把她比喻成什么才好。她那肉体的美令人痛心地遭到破坏之后，又奇迹般地出现了焕然一新的肉体美，而且简直令人无法形容。她是越瘦越显得漂亮。而且越瘦越显示出灵魂深处的力量。圣人因接受上帝考验而变得形容憔悴，就是这类圣人般的高尚情操在使她变得光彩照人。我的心情也有变化，知道现在不是帮助和鼓励她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应首先脱胎换骨进行一番彻底的忏悔。

不过，我更必须在常识范围内做一次反省。首先，患有同一

种病的我不应该呆在Y子小姐身边。只从这点来考虑我也有充分理由离开这个家庭。第二，Y子小姐并不需要我这样的人，她有勇往直前的力量。她最近的飞跃性变化使我吃惊。对万能者的信仰之类，对于我们这些不可思议论者来说，只能认为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怪物，即便从当今世上那些所谓信徒的标准来看，也只能得出这一结论。这类信仰本是从一切信条下解放出来的自由，而打破信条乃是进一步靠近万能者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因讨厌束缚才采取的行动。所以说，她的思想和行为纵使有悖于信条之处，也仍属于全能者理应嘉许和宽恕的范畴。她一开始就是在受教义严格约束的教会学校接受洗礼的，但同时也是在对宗教麻木不仁的家庭长大的，有着这种经历的她，究竟是怎样领会到上述真谛的呢？说不定你的感化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假如她的心灵本来就不象玲珑剔透的宝石，那她又怎么能在生命的底盘上开拓出如此圣洁境地的呢？在枝节问题上我或许能多少尽一点力，但对紧紧掌握着事关重大的因缘的人来说，这归根到底只能算瞎操心。只能是有害无益。当时我已下决心要离开这个家庭。总而言之，在抓到这些过硬理由的情况下，我当即把决心付诸实施，而绝不跟别人商量。然而我却写信跟你商量了。你当然回信表示反对。再加上我确实有点后顾之忧。第一，我相信Y子小姐的力量，但同时又觉得把她单独留在母亲身边实在太可怜。第二，我不忍心离开Y子小姐。当时的心情是，与其说Y子小姐需要我，还不如说我更需要Y子小姐。可话又说回来了，并不是我明知你会那样回信才故意写信耍手腕的，我想这一点你应该相信。那只不过是我留个心眼履行的手续。Y子小姐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神经变得极度过敏，以至让人怀疑是否都反应到第六感上去了。就在这种情况下，牧师来了。牧师首先要求和我见面，并劝我从这个家搬走。我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容我跟A商量一

下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看望卧病的Y子小姐。

Y子小姐面朝上躺在那里，两手交叉轻轻放在薄棉睡衣的领口处，睡得十分安稳。她睡得那样宁静，几乎分不清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她祖父盘腿端坐在枕头旁边，前倾着上半身刚好把两肘支在膝盖上，正煞是疼爱地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梢。她那乌黑的头发顺着洁白的枕头滑落下来，呈现出音乐般优美的旋律。我真想把这个镜头永远保存下来，以便仔细进行观赏。发现我们走进屋来，祖父慌忙丢下头发把Y子小姐摇醒。Y子小姐直楞楞地睁开明亮的大眼睛，朝四周望了一圈，当目光停在我旁边牧师的身上时，眼里立即现出只有我才懂的复杂神色，但很快就充满了热泪。谁也不愿在这个时候开口。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牧师似乎已吃惊地认识到，在第三者看来无足轻重的小事，竟会给当事者Y子小姐心里带来这么巨大的致命痛苦。牧师感到难以完成自己的使命，终于只字未提我搬家的事便匆匆离去了。这也使我对Y子小姐内在的坚强性格得到了一次实地验证。我甚至觉得自己有点浅薄。我这个人，只有真刀真枪地去干，才能感受到胜利的滋味。

牧师来过之后，我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才下了决心。只要你同意，为社会、为你着想，也是为我着想，我已下决心继续在这家呆下去。而且恢复了百折不挠的勇气。健康状况也与此相应地有所好转。工作兴趣大为提高，已达到手痒难耐的程度。

跟我相反，Y子小姐的情绪却一落千丈，简直令人目不忍睹。她对你的爱开始表示怀疑。Y子小姐曾毫不隐讳地对我讲过下面这些心思，她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爱。否则，便是自己不懂得真正的爱。以前自己相信，只要诚恳、认真地接受男人的爱，心灵里就能得到极大的满足，并尽一切努力沉醉到这种信念中去。请想象一下我没有得到相应报偿的失望和痛苦吧！无边无

沿的黑暗好象正在朝自己逼来。A先生的随便一封信都是莫大的爱抚。它支撑着自己的生命之光。然而，紧随其后的便是可怕的昏暗企图将自己吞噬掉。难道是自己还爱得不够吗？不，不是。对这个问题稍有怀疑，自己都感到是耻辱。A先生曾规劝自己要自我觉醒，可自己越想牢牢抓住这个自我觉醒，那可怕的黑暗就越是派昏暗为先锋朝自己逼近过来。然而自己该怎样把这一切向A先生讲明白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一句话，讲明白了是毫无益处的。倘若这一切都是自己想过头或想得不够而造成的，那就只会使A先生陷入徒然的痛苦。世上再没有比自己更孤独的了。自己付出爱的对象只有祖父和A先生二人。而且其中对祖父的爱，更确切地说应是怜悯。能够动摇自己爱的本质的，则只有A先生一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然而……以上都是Y子小姐对我讲的心里话。

事情还不止于此。日渐衰弱的病体还曾多次使她面对生与死的问题。对于势所必然要接触到这一生死关口的人的心理，以你的同情和推测是无法做出明确判断的。死的恐怖常因中间还有一段距离——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距离——而最后变成一场游戏。让死再离开一尺吧！世上的人也许面带笑容赞美死、蔑视死；玩弄死。然而，真能动手做到摒除那一尺距离，并或赞美、或蔑视、或玩弄的人究竟在哪里呢？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看人一眼就可以把人变成石头。死看人一眼则可以让人化为灰烬。我则只能象观看堆在倒立宝塔上的鲜花似的，紧张得手里捏着一把汗。

幸运的是，Y子小姐这有关生与死的可怕苦闷只持续三天左右便略微缓和了。而且开始表现出一种放心的情绪。在那段时间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俩一起读了梅特林克的剧本《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我读这部蕴含着神秘莫测力量的诗剧已是第三次，而Y子小姐才是头一回。正象我读到第三遍才感到吃惊一

样，Y子小姐刚读第一遍就吃惊不已。真实的命运被赤裸裸地摆到我们二人面前。真是美极了！进而，二人都失魂落魄般的变得惴惴不安起来，那情形就好象硬被逼着看到了某种真正可怕的东西。Y子小姐说道："明明三个人都是善良的人，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我接下来说："恶有善报、善有恶报之类的事实不会造成悲剧。这只不过是一场体面的闹剧而已。真正的悲剧只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成立，即在无数股背叛人们预见的可怕的力——我不知道是上帝的力还是魔鬼的力——的作用下，人会一步一步清醒地面对现实，随着一步步的清醒再渐渐彻底坠入痛苦的命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悲剧才能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奥狄帕斯远比哈姆雷特更伟大、更真实！"我俩就象莎士比亚剧中人似的，心情变得十分紧张，这心情很难断定是美滋滋的还是悲惨惨的。

Y子小姐的身体刚略有好转，马上又轮到我情绪低落了。我强打精神，其实是强打空虚的精神，顶着寒风出去搜集资料。从早到晚地学习。为了不给伺机而入的凶恶魔鬼以可乘之机，我咬紧牙关埋头工作。我后悔不该厚着脸皮继续在这家呆下去。平时一直认为自己身上有相当丰富而又特殊的优良性格，并始终为此暗暗感到自豪，尽管这种性格还没达到十分完美的地步。可如今我却对伴随这种性格的孤独寂寞再也无法忍受了。而且不再是理直气壮地跟人打交道，代之而来的反倒是畏畏缩缩地从人们面前躲开。十全十美的性格再不起眼也是完满无缺的。越是特殊性格越需要进行特殊补养才能趋于完美。倘若只是一味在现实生活中等待这种特殊补养的降临，那将是再愚蠢不过的傻瓜，因为现实生活是受时间、空间和传统习俗严重束缚的。或许有人会无视这种要求。然而对于强烈要求发展性格的人来说，这正是对命运的最大嘲弄。自由、平等的真正含义乃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人类生活

要从这一束缚中最大限度解放出来的愿望的结晶。说到自由平等，人们往往会以为这只是平凡而又无所作为的弱者的哀泣。其视而不见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只消举出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就会明白，这个事实就是：那些热烈主张自由平等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自由，自由，还应加上大声疾呼要求赤裸裸心灵的真正自由，我们不正是在追求这种自由吗？在这种自由面前，难道不正需要拿出能无条件服从的勇气吗？

炮兵工厂的汽笛拉响了。夜幕从窗户缝里露出一丝曙光。又一个苦闷的日子开始了。由于高度兴奋和发烧，浑身累得软绵绵的，我恐怕无论如何得搁笔了。

Y子小姐和其他人似乎还都在宁静的梦乡里。

我已经把所有的话都对你讲完了吧？关于Y子小姐和我相互交往的情况，应该讲的事还有很多很多。讲出这一切的机会还会有的。总之一句话，语言归语言。

再补充一句。我想跟N子小姐结婚的动机，完全是Y子小姐给促成的。因为Y子小姐认为，倘若我能跟N子小姐结婚，我那苦如胆汁的生活也许会变得略好一些。而且是她劝我无论如何要跟N子小姐结婚的。我一时也就答应下了。可是一想到自己那怪诞的性格，又对自己彻底失望了。对我的轻率举动还请多多包涵。

信就写到这里。这支钢笔已完成使命。折断丢进垃圾堆里去。

（A致B的信）

1914年2月11日于仙台

B兄：

今天是祭日。

暴风雨过后便是宁静的风和日丽。和煦的阳光仿佛在预示春天的来临。这阳光整天照着工厂的每一个肮脏角落，看来是要把所有东西都净化一遍才甘心。那位挂名厂长的老爷爷今天也稀罕地脱下兔毛背心，不辞辛苦地干这干那，同时贪婪地望着阳光，好象那光线会治眼睛似的。而且嘴里还一直在轻松地嘟囔着怪话。照理我也该兴致勃勃地全身投入到工作中去，谁知却根本做不到。不知为什么，就是做不到。越是做不到，手脚的动作就越是显得机械呆板。到了傍晚，只好拖着累得一塌糊涂的身子回到家里，脑袋里就象塞满了一团乱麻。仿佛有一种不祥预兆似的，一到门口就传来了母亲那煞是痛苦的咳嗽声。母亲两三天前突然气血虚弱，再加上患着感冒，一直卧病在床。N子还是老样子，因为突然有人来提亲，显得有点心慌意乱。家里好似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气氛，我愈发没有了兴致。抱着寻求一丝安慰的心理，立即朝自己的书案走去，一眼就看到那里摆着一封淡绿色的信，这颜色以前本是你来信的标志，但现在Y子也在用同样信封，而且用同一字体写字，所以只从信封上根本分不清是你们俩谁写来的。这个哑谜再次使我感到恼火。我迫不及待地先找发信人姓名。不是Y子发来的。坦白地讲，尽管对你有失礼貌，我感到大失所望，真正的大失所望。然后就瘫倒似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了。

晚饭是在卧床的母亲身边吃的，全家三口人喝的山药粥。母亲又挂记起N子的婚事，开口问到各方面的情况。提亲的对象是本城理科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的一位助教。我曾到他那里去请教过一次有关面粉的制作方法。当时他正在一家很脏的旅馆二楼上看书。我坐下后，他连头也没回，只说了句“请稍候”。便满不在

乎地背朝着我直到告一段落为止。谁知他刚转过身来，就一面用可爱的小眼睛盯盯地望着我，一面马上讲起了自己刚才正在看的原子论。我竟糊里糊涂地对他讲的入了迷，以后就彼此有了交往。他没有钱，同时也没有牵累。而且属于日本人里少见的那种类型的男人，既亲切又活泼幽默。对N子是蛮不错的配偶。N子对结婚问题似乎想的很多，也很苦恼，当然这并不等于对他抱有什么成见。从我的立场来看，我认为N子在现在这种状况下被人娶去并不理想。因为母亲老是在这个问题上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所以我终于破例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使母亲流下了眼泪。吃完饭后，我呆呆地坐在桌前，耳朵里听着厨房里N子洗东西的声音，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想。而且不时象突然想起来似的，把你那封沉甸甸的信在桌子上呼啪地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上一眼。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到了深夜。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旁边屋子里不断传出母亲的咳嗽声，N子好象也睡着了。在这种时候，贫穷会变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给人带来威胁。仿佛在摆好架式等待人心镇定下来一般。我犹如背着沉重的包袱，情不自禁地耸耸肩膀。接着又紧紧闭上眼睛。就在这会儿工夫里，我平时那股可爱的力量又重新回到身上。静谧的家庭在眼里又充满了和祥的爱。而且内心的力与外界的力已处于平衡状态，并很快战胜了外界的力。这时才有心思把你的信拆开来看看。

你的字迹是理解你心情的有力线索，因为随着感情的起伏，那些字有时变得细致漂亮，有时又变得粗大奔放。能把Y子近况那样详细地告诉给我，这比什么都宝贵。若说Y子最近一段时间的来信，真让人怀疑其目的是不是为了折磨我。我只能感受到她的心情正为什么事情变得越来越紧张，但这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由什么事情造成的，却根本没提过一句。这真让我急得坐立不安。相比之下，你的信却大不相同，简直有如霄壤之别。Y子

的心绪是怎样表现在言行中的，大体上可以相当逼真地想象出来了。这使我感到十分难得。

然而，这不等于说只凭这些我就完全感到满足了。不止是满足的问题。读过你的信后，不知什么缘故，在满足的背后竟莫名其妙地增添了一层深意。明说出来就是，你在画龙的同时却没有点睛，而这睛正是至关重要的。重复一遍也许是愚蠢的，但我还是要讲：我对她的深切的爱将只会有增无减。你也许会认为我是个可怜虫，因为除一人之外，我不想再认识任何女人。但如果你仍那样认为的话，那只是你能得出的结论，而我并不认可。她在我眼里就象根据上帝的意志夏娃在亚当眼里一样。亚当不可能丢下夏娃去和牝鹿结为夫妻。我也如此。我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可以面对上帝干干脆脆地承认自己本来一无所有，但若有人从我手里把Y子夺走的话，我能默不作声吗？因为我相信上帝的仁慈，但还没有相信到对这种事也要保持心平气和的程度。Y子已渗入到我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就象所有露珠上都映着月光一样。我有时甚至感到自己对Y子已经够了，不需要披着现在这身皮的Y子了。但这是在说谎。纯粹是说谎。不把Y子的心、肉体、每一根头发和每一颗黑痣都变成自己的，我决不罢休，也不能罢休。B兄，通晓各色问题的你恐怕还没有受到如此残酷责备的体验吧！否则的话，你那同情之心总会以适当方式对我的创伤略表安慰的。我迄今一直竭力使感情保持平静，并有意识地压抑住动辄就要从内心迸发出来的不满。我已做好了谦让再谦让的思想准备。我拚命工作，直到累得两眼冒金星为止。白天一心一意干活，夜里则读书直到睡倒在桌前。无法入睡的晚上就胡乱地祈祷。并且总算在战胜难以逆料的命运的同时，始终保持了快活。不过，一旦出现什么偶然情况，付出这么大代价的努力也将会付诸东流。一股可怕而又不祥的力量正伺机

猛扑过来。仿佛在注视难解之谜的那对大眼睛，令人恨不得使劲咬在嘴里的那一头迷人的黑发，在我嘴上和手上留下深刻烙印的她那两片嘴唇和十个指头——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喘不上气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鞭挞。那昏暗悲惨的过去、健康日衰的身体、在误解和恶意中逐渐成熟的心灵，这一切都把我这个男子汉的怜悯和同情激发到了顶点。我简直是坐立不安。而且，我几次、几十次地在心中大声发誓："我一定要让她幸福。我们俩不得到最大的幸福决不罢休。帮帮她吧！救救她吧！让她走上最好的正路吧！"我并没有感受到爱，而是爱感受到我、感受到了她。我只不过象遇上狂风一般，是被强拖着打转转的。我做的事就是Y子做的事。我已经不知道该写什么才好了。没有能替我表达心迹的文字。你是清楚的。但我还要写。天与地会毁灭。我们的爱不能毁灭。不毁灭。请不要去毁灭吧！如若去毁灭的话，请在那之前先把我杀死吧！然而我还不想去死。我还年轻，还有力气，还能生活下去，而且必须生活下去，因此我还不想死。我要把Y子叫到我的怀抱里，Y子会从我这里尝受到真正的幸福，在此之前我不想死，决不想去死。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旁边屋子里有什么声音。于是我吃惊地竖起耳朵。原来是一直以为睡着了的N子正在偷偷地啜泣。看看桌面才发现，我的手帕也被泪水湿透了。N子不知什么时候听到了我在哭。真是个讨厌的毛丫头。我感到浑身发冷，象个突然被斥责一通的孩子，愣怔怔地在那里发呆。

前边写的已没心思再重看一遍。但我相信，不管写了哪些糊涂话，你都会从中找出我的真情实意的。总之还是先放下笔冷静一下吧！

…………

我轻声责怪N子。N子乖乖地答应不哭了。看来已经强咽下

泪水。留心一听，母亲似乎也没有睡着。发现这一情况后，我的眼泪又立即止不住重新流了出来。而且好象凭感觉又知道我在哭似的，N子也再次哭了起来。连母亲也哭了。三个人互相背着另外两人在默默地哭着。我终于忍不住了，因此我再接着写下去。

本来是明摆着的，Y子的信连我期待的十分之一都满足不了。她的信从不直截了当地讲明事实真相。若追问她这一点，她总说没法多写连自己也闹不清的事情。由此可知，纵使没有达到我爱她的那种程度，她对我的爱还是做出强烈反响的。不过，她同时也反复在信里说过，担心自己没有资格接受我这种人的爱。我曾猜想她这句话是不是因为订婚后由于得病而产生的过分顾虑，但决不敢想她会把我的心理解得那样浅薄。要么，也许是她对我的能力已开始感到不满。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也不无理由。假如她爱我的基础是在我的能力上，那么，她对我失去兴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在守着一个又小又不起眼儿的工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兴旺发达的迹象。对于我来说，这就叫咎由自取。我对Y子的深情一直坚信不移，始终坚信会更深一些，至少能变得更深一些。现在我只好骂自己是傻瓜了。你这封信充满了与你不相称的感情色彩，因而可以比Y子本身的信更清楚地想象出Y子的烦恼、苦闷和痛苦的处境。但我还是想说，在关键之处没有得到说明这一点上，跟Y子的信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知道，凭你那么理智的头脑是应该了解Y子故意含混其辞的地方的。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不论对我是多么不愉快的事，了解到真实情况总是一项莫大的快事。你不顾感冒发烧的病体，彻夜不眠地给我写信，对你这种关怀和同情，我一定谨记在心。我对此不仅深表感激，而且想衷心劝告你再不要这样勉强了。我丝毫也不想再促使你做出那种事来。今后务请不要再那样乱来了。只希望你能简单明了地将Y子的心绪告诉给我。希望

将光线都集中到一个焦点上。请你能体察到我内心的痛苦。

我爱光明。请光明正大地使我受折磨吧！象蝙蝠似的在昏暗中扇动翅膀，这是我性格所不能接受的痛苦、谴责和惩罚。

我现在已提不起精神再给Y子写信。不幸的是，你的信，你的怀有好意的信，在对Y子给予更普遍理解的同时，又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问号。一旦对别人起了疑心，自己的心就会变成犹如阴沟里的污泥浊水。

坦白地讲，出于相恋情人的本能，我内心曾有几次闪出意想不到的猜疑。然而我毕竟还有点男子汉的风度，每次都从内心里把这些猜疑一扫而光。因此，恐怕也就没有必要把具体内容告诉给你了。

你的身体后来怎么样？最可怕的是偷偷侵入的冷风。你要当心这一点。前几天来暴风雨时，我家这破旧的房子到处透风，弄得毫无办法；暴风雨过后，我赶紧让妹妹帮忙，钻到檐廊下用茨城县产的那种“西内纸”从里面把木板缝糊严实，结果沾了一身蜘蛛网。尽管如此，母亲好象还是受了风寒。但愿Y子的身体也能逐步好转，以免在心灵的重担上再添加一个肉体的重担。

朗朗晴空下的北国严寒简直要刺入骨髓。明天可能还是一个好天。这天气跟我的心情多么地不相称！母亲和妹妹不愧是女性，看来已经忘掉悲伤睡着了。一个多么令人可怕的夜晚！一种不可思议的命运已经或正在降临到她们和我的头上，这命运的不可思议令人想起来就心惊胆战！

这封信，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就请让Y子看看。因为我目前还不想直接给Y子去信。

这是一个很想衷心祝福的夜晚。一个苦不堪言的夜晚。

（B致A的信）

1914年2月14日于东京

你正面临危机。

悬崖上应该有支撑住双脚的泥土，你必须珍惜它。

悬崖下则没有泥土。那里是死亡。而且空无一物。你必须诅咒它。

如今，在这一瞬间里，你要紧紧抓住Y子小姐！失去现在就等于失去Y子小姐。

你所谓的心情，你所谓的猜疑，其代价并不等于值得把Y子小姐拍卖掉。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你自己理应最清楚。哪里会有您这样以珍珠去换土块的人呢？哪里会有连根拔出蔷薇去换刺儿菜种子的园丁呢？

你这恋爱确实让我吃惊。然而，你那与爱情不合拍的牢骚尤甚让我吃惊。

恋爱是两根麻绳。只有双手用力去搓才能把绳子拿到自己手里，把一根麻绳放到那边，把另一根麻绳放到这边来吧！一根可能是悲伤，一根可能是怨恨。而且将同时朽烂得干干净净。

你应该到东京来一趟。不然的话，Y子小姐应当到仙台去。只有这一个办法。危机已迫在眉睫。临近急流险滩的水会突然加快速度。面临危机的命运常常是首屈一指的暴君。

再也没有象你那么光明磊落的男子汉了。然而也再没有象你那么拘泥的男人了。你为光明磊落拘泥住了。你拘泥于自己是个男子汉。富户人家独生子的经历把你拘泥住了。你还为骤然降临的贫穷所拘泥。你还被Y子小姐的母亲给拘泥住了。尤其糟糕的是，这些拘泥都是抱着光明磊落的胸怀做出来的。所以说，你甚至把自己的缺点认成了美德。现在的你只要把Y子小姐抓住就行。问题是你去不去抓。此外还有什么值得你拘泥的呢？

你的神经必须更敏锐地钻到人情世故里去。你只了解一个女人的心，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能成为你不那样去做的理由。你应当更多地到东京来。而且要与Y子小姐刚好相反，应该把更多的消息写信告诉给她。记得这件事我以前曾劝过你多次。然而你却根本没听。很可能是你那光明磊落的性格促使你不这样做的。你爱Y子小姐。这种爱是始终不渝的。同样，Y子小姐也说爱你。她的爱也应该是专一的。这才是光明磊落的结局。但现在的问题是，你是一棵业已枝叶丰满的年青榆树，而Y子小姐则是一棵幼小的白桦，她正为今后如何伸展枝杈而迷惘。你的光明磊落最终必将为你带来辉煌的胜利。然而，在胜利到来之前你却退缩了，你大概害怕为抱住这个宝贝非得跌上几跤不可。因此我才敢于这样说的。

我的身体因为发烧而十分难受。我的灵魂由于内心发烧而尤其难受。总之是浑身发热。火一般的热。这热的动力是什么，目的又在哪里？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我很想把它弄清，但又拒绝弄清。不，是在我强烈意识到内心发烧时，那烧起的火焰竟好象变成了钻进死灰里去的萤火虫。

在无意识状态下，那火焰将一直燃烧下去，直到把我的肉体和灵魂全部烧光为止。我这是急不可待地要干一件什么事。而且你看，现在还一事无成。我早已忘乎所以。已无法正视自己。我的心就象古罗马神话中那位门神——伊阿努斯的脑袋。面向西的脸看不到面向东的脸。面向东的脸看不到面向西的脸。就象过去与未来互不照面一样，我的心也不了解我的心。

真该千刀万剐呀，这带有双重性的生活！

大自然全都过着双重性的生活。我诅咒这一切。

（B致A的信）

1914年2月14日于东京

把上封信投走刚回到自己房间，发现Y子小姐早已进来等在那里。

Y子小姐已经看过你的来信。她刚才一直在哭，眼里还含着泪水，那双大眼睛真象映在水里的月亮。只能用这句话来形容。（能从她那对大眼睛里得到泪水的心真值得羡慕。）

N子姑娘的婚事又被提了出来。Y子小姐强烈主张我应和N子姑娘结婚。

我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被动摇。但就在那一瞬间里我下定了决心。我还是想跟N子结婚。不论你认为我这是开玩笑下的决心也好，不是也好，只要N子姑娘答应，我就同她结婚。这是并非乞求的宣言。我们之间交流的语言全都应该是宣言。取消宣言并不是耻辱。我们必须以不能做出宣言为耻辱。

潘朵拉宝匣终于被打翻了。我俩正谈话时母亲走进屋来。我对母亲也劝说还是把Y子小姐送到仙台去为好。母亲立即接过这个话头冲Y子小姐和我来了。她说：他们俩并没有真正结婚。（她洋洋得意地补充说，听Y子小姐讲，你们俩根本就没有发生肉体关系。）在这期间Y子小姐又得了病。这对对方肯定是件麻烦事（她以坚信不移的语气武断地下了结论）。对方又有家境败落的情况。照理A先生现在是不可能考虑结婚之类的问题的（她又不知羞耻地做出结论）。所以考虑到双方彼此的情况，在双方困难得到解决之前，把这件婚事延期还是名正言顺的。（她还说：反正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还是白玉无瑕的嘛！我不会学女人腔调，但这些近似无赖的话语简直就象一道道丑恶的烙印，至今还死死地烙在我的耳膜上。）她还没忘记进而再加上一句。说是你跟Y子的关系如果暂时中断的话，我这个人呆在这里的理

由当然也就不复存在。听到我们在大吵大嚷地争执不休，祖父这时也急忙赶了过来。我采取了最得意的斗争态度。讽刺挖苦和恶言恶语象一串串子弹似的不停地打到他的脸上。郁积在心头的热火犹如火山爆发般的迸发出来，真是痛快极了！即便现在想起来嘴角上也会堆满恶魔般的微笑。祖父讲的完全是所谓纯粹江户人的语言。说是不管对方家里是百万富翁也好，一文不名也好，讲好的事就不能再变！孙女的病，连最关键时刻都管了，但说到底还是我们照顾得不周到。因此，如果对方先提出中止，我们也就只好乖乖地退出来；但若说“还是给我们吧”，那就是烧是煮只好随对方的便了。现在纵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孙女说到底还是A家的人。B参与这件事纯属多管闲事。当妈妈的在B面前讲这种事，本身就不应该。这位老人对Y子小姐极其溺爱，没有Y子小姐简直就活不下去。看到老人咬紧牙关强压抑住自己感情的情景，心里简直不是滋味。我反正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再也不想耐住性子，也没有特殊理由在这个让人神经烦躁的家里呆下去了。请你替我想个办法吧！佛门信徒会怎样说且不去管它，总之，我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客观存在。不论是否能转生，我的命根子就是现在。我不能破破烂烂地裹着这条命根子。

再说一遍，我想跟N子姑娘结婚。还要再补充一句，Y子小姐正在忍受倍遭谴责之苦。只从旁观者的立场来看，也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变成漆黑一团。请给想个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吧！

（A致B的信）

1914年2月15日夜，于仙台

B兄：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了。我到东京去也不会有什么象样的结果，这在你信里已经讲过。仙台正伸出双手等待Y子。虽说还很虚弱，她现在的身体也还是能允许她到仙台来旅行的。

Y子正在备受谴责之苦，是吗？而且甚至不写信把这一切告诉我，对吧？难道是我有什么对不住她的地方吗？她连这一点也不想说。究竟让我怎样对她做出判断呢？爱憎只隔着一张纸。难道是要让我体验这可怕的真理吗？

你总是采取这种居高临下的讲话方式。即便你采取对等的方式讲话，只要符合情理，我也是能懂的嘛！你还是个善于发表漂亮宣言的人。当然，取消宣言也并非耻辱，正象你讲的那样。只是把一旦取消的宣言又不知羞耻地作为宣言宣布出来，这总不是件光彩事吧？你以为如何呢？

正如你所说，我是光明磊落的。我不知道除光明磊落外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即便不等你来，这钻牛角尖的性格已使我多次尝够了苦头。后来曾多次尝试把性格变得复杂一些。但每次都以失败和屈辱告终。我现在并不糊涂。该爱的就爱。爱不成的就憎恨。同时倍尝了憎恨之苦。作为对这种痛苦本能的逆反心理，我真心祈祷要去爱所有的一切。因为我爱过，又因为我也憎恨过，所以什么东西从我这里失去我都不后悔（即使要经受极度的悲哀）。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的。我将只纯属正当地要求我的爱所能得到的东西。对于我来讲，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真实可靠的。我的爱只能得到真正的果实。我的脚只能站在真实的基础上。因此我才有所拘泥的。第三者又怎能评论其是非善恶呢！对我来说，这样做好也好坏也好，都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条件。我的这一信条是生性难改的。只要不毁掉我，就休想毁掉我的信仰。你对我的观察是有缺陷的，以至我不得不摆出这些显而易见的理由。聪明绝顶的你也会有头脑发胀、失去理智的时候的。还

是当心一点为好！

（B致A的信）

1914年2月17日于东京

出于你是N子小姐哥哥的一条理由，我主动提出要和N子小姐结婚，但你对此却表现了毫不关心的粗暴态度。

我已不寄希望于你。

请把随信附去的致N子小姐的信转交给她。

你是个颇能胡搅蛮缠的人，但总还不会不尊重我的人格，相信你会把信转交给N子小姐。

（B致A的电报）

1914年2月17日于东京

“由于Y子小姐的哀求，致N子小姐的信作废。”

（A致B的信）

1914年2月17日于仙台

我要求你把事实真像全部讲出来。采取粗暴态度的是你们。

N子不是木偶，我不是邮差。出于对N子人格的尊重，我要说，你是在耍弄她。万幸的是，电报比信先到我手里，N子实际上并没有看到信，但事实上N子确实是被耍弄了。我作为N子的

哥哥，在没弄清正当理由期间对你是抱有敌意的。

对了，我根本不需要你全部讲出来。迄今为止的非礼事实已经雄辩地做了说明。你、Y子（以下抹去）……可怕，太可怕了！我的脑袋为什么还有思维能力？干脆把这个脑袋砸碎算了！

请你记住，把我折磨得甚至怀疑自己情人和朋友的，正是你自己！你若把这件事看成是区区小事将会铸成大错的！

（A致B的电报）

1914年2月19日下午7时，于仙台

"Y子今日到达，停一、二天，后有信。"

（A致B的信）

1914年2月20日晨，于仙台

B兄：

我只能低着头坐在那里。奇怪的是我的呼吸还在继续。Y子也垂首坐在我的一旁。我们俩已是欲哭不能。暂时报告这些。

（A致B的信）

1914年2月20日晨，于仙台

B兄：

Y子说昨天清晨没跟你打招呼就离开了东京，因此才发去电

报以免担心。想必你已经收到。估计挂号的短信也到了。

昨天夜里我俩一直坐到天亮。有一阵子觉得我的脑袋嗡嗡直响，好象炸开了似的，谁知现在反倒异常清醒平静了。趁这个机会提笔把全部原委尽可能冷静、公正的写出来。时针已指到十一点半，由于光线的缘故还以为大约才九点左右。

我昨天也到工厂上班去了。而且发疯似的投入工作。十点左右，妹妹拿着一封电报慌慌张张跑到工厂来。知道是Y子发来的电报，N子脸上现出极度的不安，这不安马上使我心头一惊。妹妹望着我。我望着妹妹。在那一瞬间里彼此都奇妙地现出互相怜悯的神色。我竭力使内心镇定下来，使劲稳住情绪到窗边把电报拆开。

映入眼里的电文是：“今日去坦白，请做好思想准备。”我吩咐妹妹回家做好迎接Y子的准备，然后拍掉浑身灰尘，套上旧军大衣一块离开工厂。分手时妹妹问：“不会发生什么令人担心的事吧？”我大吼了一声：“住嘴！你赶快回家准备就是了。”妹妹如果再磨蹭一会儿的话，说不定就要揍她一顿了。

剩下我自己后，便不顾一切地朝车站跑去。她的车自然还没有到。这时才想起应把电报重看一遍，从口袋里掏出来一看，电报纸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揉碎，上面湿漉漉地沾满了油汗。事到如今只好再看看时刻表，这才发现最早的快车也得过12点才能到达仙台，浑身的力气一下子就跑光了。我十分反常地跟行人碰碰撞撞地走出车站，到煤气公司南边的河堤上坐了下来。那里一个人影也没有。这时才发觉今天也是一个大好晴天。寒风刺骨。尽管不知道要坦白什么，但还是必须做好承受非同小可打击的思想准备，我努力使自己心情平静下来。我准备把思绪从头到尾一件件理出个头绪，突然发现自己正呆呆地望着掉在面前的一块桔子皮在出神，反复几次结果都是一样，而且当时心里并没有对此感到

太恼火。就这样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就在这呆呆出神过程中，脑海里逐渐腾出一块空白地方，我一边不眨眼地盯着桔子皮一边做梦似的回忆起在教堂另一个房间跟Y子会面时的情景。房间角落里放着一幅教会学校用的挂图，挂图上的颜色花里胡哨的，尽管在视野之外，但凭神经还是感觉到了。我甚至能把当时的那种心情再现出来。Y子低头立在那里，表面上象一尊冰冷的石雕，身体一动不动——是不能动。我则立在她的对面。二人不需要讲话，对彼此的要求早已充分理解。然而我却非得说出最最美好的话语才觉得甘心。二人就这样站在一起该多好啊！天使见到这情景也会现出微笑的。我眼里一酸，涌出又甜蜜又感伤的泪水。当这泪水涌满眼眶时，觉得它马上变成一滴水珠，顺着冰冷的面颊热簌簌地流了下去，无声无息地掉到地面上。我好似魂飞魄散一般沉浸到这淡淡的欢乐和哀婉之中。

真是乐极生悲，眼泪竟扑扑簌簌地落个不停。而且取而代之的是又热又苦的泪水。Y子那清净纯洁的少女姿容不知什么时候从我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意识朦胧之中眼前变成空洞洞的一团漆黑。尽管身在朗朗乾坤之下，却被黑暗裹了个水泄不通。我陷入漆黑一团的绝望之中。身体根本无法动弹。为什么要遇上Y子呢？我为什么要遇上Y子呢？我被这难题压得透不过气来，嘴里哼哼唧唧的曲身俯到河堤草坪上。

在那以后的一个极短暂的时间里，我是似活犹死，似死犹活。突然旁边响起公司的气笛声，我愕然一惊，回到时间世界一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但那块表从昨天起就没上弦儿，早已在时间世界里止步不前。发现这问题后，明知已失去Y子的我还是急忙往车站跑回去，希望至少还能找到肉体的Y子。旅客正又拥又挤地从剪票口络绎不绝的出站。在最后出来的人群里我找到了

Y子，她身体显出病态的消瘦，带着旅途的劳顿，阴沉的样子简直不象个处女。这时我突然觉得好象被猛地往后拉了回去，极度的爱恋和极度的憎恨使我的头仿佛裂成了八瓣，我眼前一下子变得漆黑。

然而，当时所处的环境把我向Y子跟前拥去。Y子的目光看上去很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当发现我这副叫花子般的模样时，仿佛有些迷惘和吃惊，随即又做出十分从容的样子，盯盯地望着我。尽管她目光所表达的意思跟过去全然不同，但可悲的是那双大眼睛跟过去仍旧一模一样。

彼此做过生硬的问候之后，我俩便一起走出车站。大约默默走了三百多米的样子，我无可奈何地胡乱说了一句：“B身体还好吧？”Y子随口“嗯”的应了一声。这使我们俩既不痛快又很别扭。接下来二人一声不吭地走到家里。

迎候在门口的妹妹脸上显出十分担心的样子，一见到我们俩马上又加进了一层惨白。我心里明白，我和Y子脸色的难看程度肯定已超出妹妹的想象。Y子一见到N子就不失嫂子身份地满面含笑亲热地想说：“你就是N子妹妹吧？”谁知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就低下头颤颤微微地哭了起来。N子睁大眼睛感到十分意外。Y子哭着被迎进里面屋子。进去后又把脸俯在席子上憋住声继续哭。妹妹端来茶具，跪坐在拉门外面，正犹豫着是否进来。全家都充满了悲伤气氛。我默默地望着Y子，一丝怜悯涌上心头。Y子继续哭个不停。不停的哭泣使得怜悯渐渐变成了烦躁。我的烦躁逐渐变成火气。但又不忍心大发雷霆，猛地站起来胡乱脱掉大衣，不耐烦地挂在衣钩上，又不耐烦地重新坐到铺席上。Y子仍一个劲儿地在哭，好象根本没发现我这些举动。我只好默不作声地望着Y子那颤动的头发和细长的脖颈。望着望着恼怒又变成了怜悯。一种深切的怜悯之情——使人想到欲叫不能、只有

眼睁睁守着即将死去的唯一孩子的母亲所能体会到的那种怜悯之情，一阵阵地涌上心头。我把涌进鼻腔深处和泪囊里的那种东西多次强咽下去——内心里死死咬住一个念头：要冷静，冷静！

仿佛已经死心踏地、痛下决心一般，Y子用手帕使劲擦了擦眼角，共擦了三次，然后重新坐直身子。这时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二人隔着火盆面对面坐着。无法烤手的火盆犹如一道屏障放在中间。Y子似乎在用一点时间把脑子里要讲的话理出头绪，很快便以略带颤抖、然而却清晰明确的语调开口道：

“我感到实在对不起您。您以往的心情我都痛楚地感受到了，其痛楚程度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但时至今日，我对您已经没什么话好讲。我在内心里再三再四地考虑，已经考虑腻烦了。不过，还是在前天硬要求B先生取消跟N子姑娘结婚要求时，我才好不容易下决心的。因此，紧接着又在昨晚一直到深夜赶写了这么一份东西，今天早晨天还没亮就从家里跑出来赶到您这里。字写的这么潦草，实在不好意思，请您担待点读吧！因为我一张口可能又会哭个没完。”

Y子从怀里取出写好的东西放到我面前，她用的是我熟悉的浅绿色信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

这种故做陌路人的客套很使我反感，但我又不能不拿起来看。估计Y子会把它带回去直接给你看的。

（Y子的亲笔信）

A先生：

终于到了不得不向您讲出连自己也不清楚的心里话的时候了。我觉得向您讲这些话还不如干脆去死，谁知这虚弱的身体还始终有一口气。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再也无法活着欺骗自己。下面写的问题，务请您把它看成是我的坦诚相告。写这封信的人是

相信您的，这一点无论如何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我从小就认为自己可怜，并一直陷入这怪异想法里无法自拔，待到十五六岁时，又陷入了对未来始终提心吊胆的悒郁心理。特别是面对男人时，总是毫无道理地感到害怕。就是在登别旅馆发现您正从二楼投过来的视线时，我心里也曾嗯地一下感到很紧张。当时曾暗自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突然冒出来的男人肯定会把我拖入更深的不幸之中去。即便是对祖父，因为他是男的，由于过度害怕也常常毫无理由地顶撞他。甚至听到上帝二字时，我内心里也想到他是男的，只觉得惶恐不已。

但有一件事您也许还不知道，那就是在离开登别的三天前，我曾躲在谁也注意不到的地方许久许久地看您在院子里跟小孩子们戏耍。

那是我感到最害羞的时刻。每当您偶尔把头扭向这边时，我的心就嘣嘣乱跳，但同时却无法下狠心从那儿退回去。回到房间后，每次跟祖父视线相遇时都感到有种说不出来的内疚，但当时看到的情景却无论如何也忘怀不了。我想把它珍藏在内心深处，让它原封不动地成为过去。只想到夫妻这个字眼就害怕得不行。我准备把这件事永远埋藏在心底。可是当祖父提出明天要离开这里时，我却不想走了。我以水灾为借口，甚至流着泪坚决主张不走。

在教会跟您约会那次，实际上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因为我当时非常害怕，至于做您的妻子、并把自己未来的命运完全交给男人这类问题，当时更是连想也不敢想，尽管我宁死也不愿看到您跟别的女人结合在一起。

举行订婚仪式后的一个星期天，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当时，我确实死心塌地认为再也离不开您，我的心就象处于漩涡四周的水流。尽管害怕得不行，我还是被您给吸引住了。请原谅我讲出

女人不该说的话。因为我现在不应再讲虚伪的漂亮话。当时我内心的性要求已经觉醒，已开始深深体会到寂寞、凄凉和苦恼的滋味，而这一切又是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的，因此我的心就象突然被从高档拉入低档似的变得阴沉郁闷起来。我为在上帝面前羞得无地自容而苦恼，也曾痛哭流涕祈祷恢复原来的自我。但这一切都毫无结果，最后就落了个表里不一的内心。跟您分别时我曾悲观得歇斯底里大发作，您还狠狠地责备了一通，这些您还记得吧？我则认定好似被出卖了一般。女人的本能使我忘掉了世上习惯之类的东西。不过还不止这些。那时我就有一种莫名的预感，觉得势必要跟您永远分手。现在想来这并不奇怪，可在当时满腹心事的情况下，我究竟是怎样朦胧预见到未来的呢？把您送上火车走出上野车站时，我的心流着泪在说："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

这种奇妙的心情好久好久也没有摆脱掉。后来我又变成一个比以往更恐惧未来的女人，常常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或是一连几天都头疼难忍。不久就接到您父亲去世的消息，又传来了那可怕的破产的消息。我焦急万分，真想立即赶去跟您一起痛哭一场，但当时我这虚弱的身体正得着可怕的病，而且母亲又坚决不同意我去。牧师也说我去了反而只会添麻烦。我烦躁不安地闷在家里，只挂记着您的情况。但在此我也不得不讲老实话。我内心深处藏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就是并不想去仙台。因为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预感，如果稀里糊涂去仙台的话，肯定会发生比以前更伤心更可怕的事。只是在仔细读过您那些宝贵的来信之后，我才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自尊自贵。无论多么伤心的时刻，在接到您来信后的一段时间里，心情总会突然变得豁然开朗，恨不得马上就提起笔来给您回信。

就这样由夏到秋、由秋到冬，在这段时间里我慢慢地也意

识到了您所讲的心灵成长这个问题。并在不知不觉之中随着害怕男人心理的逐步解除，一点一点地对女人的力量也有了认识。我试着在内心里思索自己亲生母亲和养母所做过的事情。我开始对养母抱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憎恨，正因为有了她这种人，女人才永远处于丢人现眼的境地；对生身母亲我感到非常可怜，她还没来得及醒悟就带着对男人的恐惧和憎恨窝窝囊囊地送走了一生。尽管如此，轮到自己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时，我却毫无主见了。听说您家的情况后，母亲突然想方设法要使跟您的关系疏远再疏远，这样一来，我也不能象以前那么温顺老实了。也就是说，知道不能再温顺老实了。

新年过后，B先生突然从小笠原岛回到了东京，只写出B先生这几个字，我的心就已经象要碎了似的。

B先生曾到教会学校来跟我们谈过几次话，从那时就认识他了。在那段时间里，我认为男人里再没有比B先生更可怕，更可憎的人了。当得知您是B先生的好朋友时，甚至连您也觉得更可怕了。不过您还有令人感到可亲之处。而B先生当时则只让人感到可怕。跟您约会之前，我曾收到两封没署名的信。可不知什么缘故，我马上就猜出那是B先生写来的。那两封信毫不掩饰地写了您的性格和您的心意。看过这两封信后，我才下决心把您的信全部拿给牧师去看。倘若没有B先生的这两封信，我大概还只会每接到您一次来信就愈发认为男人可怕了呢！我强烈地意识到B先生讲的全都在理，所以当听说B先生要搬到我家来住时，背地里感到十分不痛快。因为我那老毛病还没有丢掉。

刚搬进来的B先生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事事都得按他自己的主意去办。由于他的这般禀性，我倒放松了许多，不必处处小心了，说到B先生搬到我家，我还是觉得能跟N子姑娘结婚最好。不过我始终对B先生敬而远之，甚至从心眼里反感。

有一次——那是一个雨天——B先生曾恳切地跟我谈了许多事情。尽管B先生毫无觉察，我那时却突然爱上了B先生。——请原谅，原谅我这样明白地讲出来。因为讲得再委婉也还是要讲出来。——我当时就象被妖魔缠住似的，一口气把所有心里话都讲给B先生了。不过没有把我对B先生的爱吐露出来。B先生还从来没从我嘴里听到过一句这样的话。我说从那时就爱上了B先生，也是现在回顾起来才意识到的。当时——我向上帝起誓——我还是想、还是下决心要做您的妻子的。

B先生的话越沁入肺腑，我就越感到茅塞顿开般的畅快，知道自己已在逐步觉醒。自从对B先生有了真正了解之后，对自己内心燃起的性欲也莫名奇妙地愈发感到自然，并且不再感到内疚。我本身的信念之类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对世上的虚伪和真实已洞若观火。但这些话都是回顾当时的情景。在那个时候，我一心要永远做您的妻子，拼命抵御来自B先生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后来的日子实在是痛苦难熬。每次接到您的来信我都觉得象是迎来强大援军似的，但内心深处也仿佛增添了一缕被套上苦难枷锁般的惆怅。话虽这样说，但我对您并没有一丝失礼和怠慢之处吧？至少现在我认为是这样的。从那时起，B先生也变得动不动就郁郁寡欢起来。我们都各自陷入痛苦之中。我刚想出办法疏远B先生，B先生的病肯定马上就恶化。B先生的郁郁寡欢稍有缓和，我马上又变得寂寞难耐，不是咯血就是发烧。但当时我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请您相信我是诚实的。我是用全身心去抗争的。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死也不能跟B先生讲这些话，我永远永远都是属于A先生的。我出于万般无奈才多次劝B先生跟N子姑娘结婚。这完全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是在为N子小姐的未来着想。总之，我是急于想办法从B先生跟前躲开。B先生也下了跟N子小姐结婚的决心。然而我却紧接着就发起高烧，于是立即撤消这个

决定。您每次来信都责备我写信不说心里话。我实在无法做出回答。一想到您的痛苦，您要抚养孤苦伶仃的老母亲，又要从早到晚为生活而奔波；一想到把我当成唯一希望的您所不得不忍受的痛苦，我不知多少次地想还是自己死了为好。不过我已经完全变了样，不再象以前那样意气用事。我已获得一种力量，知道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再痛苦也要坚持生存下去。B先生和我已彼此倾心到痛苦的程度。不，是我已倾心到痛苦的程度。因此才又一次地硬劝B先生跟N子小姐结婚的。B先生的决心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大，于是才给您写出那封信。

我这才象从真空中被救出来似的喘了一口气。谁知马上又同时碰上了另一个真正深刻的现实问题。我究竟该以怎样的心情到A先生那里去呢。B先生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去娶N子小姐呢?想到这里，我在自己灵魂深处发现了一个卑鄙、丑恶、比自己养母还不如的居心。那以后我便忘记睡眠、忘掉了疾病。一分一秒也不间歇地只顾考虑这件事。而且终于再次硬要求B先生给您打电报取消跟N子小姐的婚事。而且下决心直接来见您，把所有一切都坦白出来。

我现在心乱如麻，讲的问题可能前言不搭后语，也可能有过头和不足之处，但估计大体情况您已经了解了。

坦白地讲，我的心是爱B先生的。

我并不鄙视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您对于我都是可尊可敬、清白坚强的男子汉。我永远深深地敬重您。希望您允许我献上对您的永久的敬意。只是我那并不虚伪的性格指使我对您表示尊敬，而对B先生则是爱恋。

我跟您订有结婚的契约。契约本是双方的事情，如果您主张履行这一契约，那也毫无办法。我将只好带着一颗空虚的心到您那里去。

我爱B先生，但还从未把这件事讲出来，而且当然也还没做过只有热恋情人才准许做的举动。

恳请您将详情告诉给N子姑娘，请她务必不要产生误解。如果允许的话，我愿意当面向她道歉。

Y子

A先生

我的眼睛一边看信一边多次在纸上快速扫视一圈。其间曾一再返到前面反复重看，看到结尾时已经日落西山了。

无论收到Y子电报时，还是把她接到家里时，我都已做好思想准备，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但暗地里也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至少还能有点回旋的余地，现在这一切全都落空了。命运直截了当地一下子把我推进黑暗的深渊。使人痛楚地联想到你最近那封来信。

读过Y子这封亲笔信，你大概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吧？同样的道理，我现在也把一切谜底都解开了。你们以前的信每封都含有极大逼人的味道。我常常在应该笑时怒火中生，而在怒不可遏时却又笑了。势单力薄的我简直被弄得啼笑皆非。

Y子的苦衷我完全能够理解。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认为她已突飞猛进地远远超过了你，而且并没有踏上危险的迷途。Y子的觉醒再低级一些就好了！Y子的举止哪怕有一星半点的空子可钻就好了！我为什么不再生得更卑劣一些呢？这样本来还是有办法把Y子重新拉回我的怀抱的。

N子蹑手蹑脚进来加上炭又退了出去，这时我才毅然决然地抬起头。而且以令人佩服的语调斩钉截铁地说：

“全明白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Y子也严肃地抬起头听我把话说完，可转瞬间脸上又流下了两行热泪。我的心反倒死一般地冷静下来。这冷漠之中包含着我最后的嫉妒和自尊。我现在还为此而感到耻辱。

除了偶尔传来母亲的咳嗽声之外，屋子里一片沉静，母亲和妹妹尽管不了解具体情况，但都感到事情重大，心惊胆战地不敢出口大气。我们俩人则只是面面相觑地坐在那里。Y子不时想起什么似的抽动肩膀窃声在哭，此外便没有任何动静，就这样一直坐到深夜，很快又迎来了黎明。二人默默地望着寂寞而又无精打采降临的曙光。

今晚Y子就会回到你的身边。我在等待你的宣言。

顺便说一句，Y子跟N子见了面。这两位女性的可悲会面大概已无详细报告的必要。N子总算原谅了Y子。

（B致A的信）

1914年2月21日夜，于东京

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支持她顶住命运的。

命运的波涛毫不留情地把我们三人推到真正的悬崖顶上。谁也休想从那里逃掉！

三人都受到伤害。而且是痛苦难忍的伤害。你不得不流泪。Y子不得不流泪。我也第一次流出了实实在在的眼泪。

千百万人看着这三个人都会放声大笑。不节制，不知羞耻，欠考虑，轻佻，缺德！

三个人都发现了赤裸裸的真实、毫无掩饰的诚实。三个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同时又是情同一致的殉教者，三个人不得不准确无误地、毫不犹豫地走各自的路。

你的失败包含着祝福。

Y子的甦醒包含着同情。

我的胜利包含着悲伤和眼泪。

我在Y子身上找到了我的正当的补偿。这个好消息要第一个献给你。

我发誓——为了我和Y子，为了你，也是为我们应该培育下去的人生——我将和Y子一起英勇顽强地迎接一切可能到来的挑战，而且将毫不回避地战斗下去。

你那金子般宝贵的友情，你那实质性的补助，你的信任，你的痛苦遭遇，N子姑娘的好意——这一切我都敢于把它牺牲掉。这就是我如何爱Y子、尊重Y子的佐证。

但我们这羸弱的身体恐怕不会允许我们永久地站立在战场上。人生任重而道远。你将不得不带着悲伤与痛苦奋起在我们倒毙的地方。请接受我们对你那悲怆、然而又应是勇往直前的未来的永不枯竭的良好祝愿。

宣言到此结束。到了应该拿起刀剑的时刻了。

（A致B的信）

1914年2月23日晨，于仙台

B兄：

Y子：

从与病势日重的母亲和失恋的妹妹共同居住的小小窝巢里，……

我桌子上此刻跟你们来信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块用旧的手表。

手表好似同情主人似的，正停在十一点半上。真是个蠢货。

但看上去又是个有点可怜的家伙。

我现在简直莫名其妙，实在懒得给这块表上弦。

我这颗心哪，还是忍耐吧！

在东方放白的地平线上，2月23日的太阳此刻已冉冉升起。

我凝视着冉冉升起的红太阳。

（初稿于镰仓，终稿于镰仓。）

（载于《白桦》1919年7月～12月号）

（赵德远　译）

星　座

这一天也和往日一样，拂晓前看上去似乎天要下雨，但不久大地却又铺满了令人心旷神怡的秋日晨光。

不咳嗽的时候，还是仰面躺着舒服。清逸仰面朝天躺着，只把头微微扭向窗户方向。黎明时分，他同往常一样咳嗽得很厉害。实在睡不着觉，他到厕所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他想顺便看看天气。有块防雨套窗没有关上，拉窗上透进一束三尺宽窄的黄色光带。这使房间显得格外的幽暗。

隔壁房间恐怕早已门窗大开，如同户外一样明亮了。若不然，柿江和西山是不会这样大声说话的。看来，喜欢早起的西山终于把爱睡懒觉的柿江叫醒了。两个人似乎正在匆忙地做着上学的准备，但是嘴上还是不慌不忙地继续着昨天晚上的争论。过了一会儿，分外真切地传来了西山的声音：

"喂，把那条傻子马① 给我扔过来。"

清逸心里不禁微微一笑。

昨天晚上，他见过柿江穿的那条裙裤。在当今世界上，裙裤再无聊不过了。在他看来，穿上裙裤就象傻子骑马一样，腰部以下简直就不是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清逸记得西山当时说的就不是"裙裤"而是"傻子马"。

这时，只听隔壁的房门突然开了，同时马上有人叩响了清逸

①：日语中"裙裤"一词的谐音。

的门扉。

"星野，今天怎么样？还是不能起床吗？"

西山站在走廊上大声问道，那声音大得简直没有必要。清逸两眼注视着拉窗"嗯"了一声，根本没有考虑西山是否能够听到。他一大清早就发烧，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而且，他实在有许多事情需要仔细思索。

然而，等到西山等人的脚步朝大门方向远去时，清逸却又产生了一种轻微的美中不足的感觉。这使他甚至感到有些奇怪。于是，他极力把自己的视线集中到一只刚才一直在拉窗上歇息的苍蝇身上，以便迫使自己消除美中不足的心绪。但是，就在这时候，清逸想起了一件需要叫住西山的事来。这件事是否真的需要叫住西山呢？反正清逸大声喊了西山一声。听到自己喉咙里发出的是一种老人一般嘶哑而空虚的声音，他感到很是痛心疾首。

"哎呀，阿园那家伙还在不在呀？"

西山大声自言自语着，飞步上了楼梯，但很快又一阵风似的从楼上下来了。

"星野，阿园还在，我跟他说好啦！"

这声音是从大门方向传过来的。只听他同柿江的一阵旁若无人的笑声过后，野心家西山和空想家柿江就双双朝大街走去了。

这小小的一阵风波过去之后，清逸的心重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他把一度朝向天棚凝神倾听动静的脸膛又转向了拉窗方面。

眼下是十月初。然而，在扎幌却早已是晨寒袭人的时节。清逸把重重的棉被拉到颈部，轻声咳嗽了几声。室内空气冷冰冰的，大概拉窗附近稍微暖和一些，那只苍蝇正在那里静静地移动着。拉窗上泛着昏黄的晨光，那只苍蝇如同黑痣一样点缀在拉窗上面，它那六条腿的些微动作都能映入清逸的眼帘。苍蝇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一种动作：一会儿象作揖一样抬起前面的两条腿摸

弄一下脑袋，一会儿又抬起后面的两条腿整理一番翅膀，接着便不知是出于什么必要快速离开原来的位置，向上方移动两三寸的距离。每当这时清逸的耳际总有一个微弱干瘪的声音掠过，随后便可以看见苍蝇原来所在的位置上现出一个雪白通亮的影像。这影像引起了清逸的格外注意。户外生活热火朝天，清逸房间里却象秋天里一样索然。清逸似乎在房间空气里体会到了自己心灵的清静。

还是把阿缝委托给阿园好。柿江不行。西山本来不错，不过他性情粗鲁，和阿缝不配。而且，西山为人轻浮滑稽，叫人放心不下。他要认准一件事就会不顾一切地去付诸实现。别人都以为他办事敷衍，但关键时刻他却能提纲挈领击中要害。他对阿缝也许会打什么主意的……

苍蝇敏捷地换了一个位置。

我并不需要阿缝。阿缝不止一次对我投送过热烈的目光。阿缝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向异性暗送秋波。正因为如此，她才往往毫无顾忌地看我。看我的时候，阿缝总是面带红云，一对大眼睛炯炯发亮，其中虽然带着几分羞怯，但却始终不想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她的眼睛对我说着：请你相信我对你发自内心的信赖！总之，阿缝的眼睛不受阿缝指挥了。阿缝对此毫无觉察。

苍蝇又挪动了一下位置。声音轻轻……

对我来说，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让阿缝意识到她的眼睛所表达的深情厚意。而且，这一点对我一直也是颇有诱惑力的。

想到这里，清逸眼前的拉窗和苍蝇一下子全都不见了。他那空想的翅膀一旦展开，眼前便出现一朵洁白如雪的百合一样的大花，而且眼看着越来越大，就象太阳一样光辉灿烂。清逸把头伸进幽香荡漾的花蕊中观看。那香气既让人产生激情又让人感到嫉妒。既令人神往，又令人遗憾……那朵花散发着一种任何人都不

曾嗅过的芳香……清逸一时听任自己陶醉在空想之中了，但是当他突然感到一阵激烈的心跳之后，眼前那空想的花朵便一阵风似地消声匿迹了。

这时，苍蝇已经改变了位置向右作了移动。

清逸心中依然缭绕着一种留恋之情，但那万花筒一样的花朵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阿园没问题。阿园纯真无邪，就是把阿缝送给阿园，我也没有意见。他们两人相爱，看着也令人舒服。他们双方肯定会自然地张开心扉，最后又惊又喜地相互拥抱起来。而且，这再好不过了。总之，我应当避免诱惑。即使诱惑力再强，我也不能在此徘徊。况且，现在阿缝只是以其处女的美妙纯洁牵动我的心弦。它总有一天是要崩溃的。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它毕竟使我以如此程度的好奇心领悟了阿缝的心意，尽管它不过是一种诱惑……

清逸意识到自己正在为无聊小事而煞费苦心。而且，试图象先前那样，要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停落在拉窗上的那只苍蝇身上去。

而且，阿园……清逸完全有可能把握住的一个机会将……把一个曾给清逸一直不再感兴趣的学业和阴暗凄凉的内心带来过唯一一束清静纯洁光芒的处女拱手彻底让给阿园……清逸总是有一种轻微的恋恋不舍之感。而且，这种恋恋不舍之情，哪怕再轻微，也是痛苦的，简直叫人不堪忍受……清逸突然想起了最近刚刚读完的小说《悲惨世界》，想起了老态龙钟的冉阿让把科赛特交给马里尤斯时的心情。

这时，传来一阵既有规律又很轻微的下楼的脚步声，接着便有人轻轻敲门。

清逸顿时为自己深感羞耻起来。刚才一直折磨他的依依不舍的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阿园相貌年轻，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而且带有一种相当规矩的年轻人的特点，但同时又具有刚刚二十二岁的人所难以具备的稳重性格。眼下，他那瘦小的身体，已经在清逸床边端坐下来。

清逸知道阿园来到自己跟前，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他一改以前事事嫌麻烦的态度，赶忙翻身，把脸从窗户方向转向门口。但是，因为他的眼睛刚才一直看着耀眼的阳光，现在他在门口方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碍眼的黑暗。在那黑暗的某一点上，闪现着他刚才注视的那只苍蝇的小小的形象，简直就象一颗宝石。

"没上学去呀？"

清逸闭着眼睛，脸朝自以为是的方向说。

"第一节是吉田先生的课……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是阿园的声音，虽然低沉但却清晰。

"是吗？是五角形① 吉田啊。他那微积分学教得也太草率了，真叫人头疼。高等数学应当深刻领会，可是……"

清逸这样说着，避而不谈眼下急待解决的问题。说着他又觉得有些对阿园不好意思了，因为他称呼吉田教授时使用了"五角形"这个绰号。吉田这个人还很年轻，头脑也聪明，但他似乎对让他到北海道这种地方来供职有些不满，所以他动不动就撇开正课，讲些据传是发生在旧诸侯后宫中的妖魔鬼怪的故事，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就是对这样一个人，阿园也绝不使用绰号加以谈论。

"实在是没办法。不过，在这个学校里，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要说没什么，这倒也真没什么……你今天好一些了吗？"

阿园的话语既温情文静又清澈深沉。在清逸的眼里，阿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每当旁人寻问自己的健康状况时，清逸总会

①：吉田教授的绰号。

无缘无故地产生一种焦躁不安的心理。他想避开阿园的问话，只好说出那件一时有些难以出口的重要事情。清逸微微抬起头，朝桌子方向看了看。同时，让阿园替他把抽屉中的一封信拿出来。

阿园马上把手伸向桌子，准备打开抽屉。这时，清逸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睁大了双眼，向阿园投去了分外尖锐的警觉的目光。阿园把信拿出来的时候，信封背面朝上，上面写着“星野”二字，因此阿园根本不可能知道收信人是谁。然而，清逸却觉得阿园脸上突然现出了某种心慌意乱的神色，同时又觉得阿园脸色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清逸感到很不自在，悔恨自己又计较这种事情，而且，不由得心烦起来。

“我明天要回千岁去见我的父亲。说不定要在那里多呆几天。如果可能，我想秋天……入冬之前到东京去。这类事情和父亲商量，恐怕也商量不出什么结果，因为他实在太穷了。不过，这是个规矩，我还是先和他说一下……因此，请你替我把这封信送给阿缝。我感到自己好象有些发烧，去不了……如果阿缝问我在千岁的地址，你就告诉她……要是她不问，你也不必特意告诉她……另外，我在信里已经写了，我不在此地这段时间，请你关照一下阿缝的英语学习问题。”

清逸心急如火，一口气说了这么许多。在此之前，清逸对阿园从来没有谈过这么深。对清逸来说，这番话里带有许多折磨和鞭挞自己的成分。

清逸下意识地把视线从阿园身上移开，仰面望着天花板。那块用廉价的白色的西洋纸裱糊的天棚上，到处是云状污垢，就象老鼠尿出来的一样。其中，有的形如大象，有的既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又象两条背靠背的大狗，有的则象人的胳膊上咬着一个不倒翁，有的象丑女的脸形……清逸依次凝望着这些早已司空见惯的奇怪形状。

阿园也似乎有些吃惊了。阿园不是不知道清逸的为人：无论什么事情，他总是藏在心中，直到最后一秒钟；一旦说出口来，便一定要贯彻到底。然而，阿园觉得一切非常突然：他那样的身体明天还要突然返回千岁，还让阿园去教阿缝学英语。清逸的视线从天棚的大象形象移向既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又象背靠背的两条大狗形象上去，接着又移向了如同人胳膊上咬着一个不倒翁的形象上去，最后则停留在丑女脸形上边。这时，阿园说话了：

“这么说，你也要到东京去啦。”

而且，顺从地把阿缝的信放进了西装内衣口袋。

阿园让阿缝给吸引住啦！他对阿缝不是只字未提吗！……清逸马上产生了这种想法。难道他对阿缝是毫不介意吗？总之，没从阿园嘴里听到她的名字……这使清逸感到很不满足。清逸原本希望能够发现阿园的感情会多少有些冲动。

“西山君也说要去的……”

隔了一会儿，阿园又说了这么一句，简直是勉强在作补充。

清逸根本不知道西山抱有这个企图。清逸在内心深处为之一惊。自己想做的一件事，却让西山之类的人抢了先。这使清逸产生了一种轻微的落后于人的不快之感——他的脾气就是如此。

“不过，西山君说话没准头儿，也许是顺口胡说的……”

过了一阵子之后，从阿园嘴里又说出了这种可以说是看透清逸心思的话语。清逸不禁露出了苦恼的神色。

阿园借口第二节课就要上课而起身告辞后，清逸产生了一种简直要唉声叹气的冲动。这对他的身体很不利。他没有感到平时唉声叹气之后所能体会到的那种特殊而寂寞的宽慰。他向阿园消失而去的门口方向投去了忧郁的目光，深切地意识到：这空旷肮脏的房间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啦！

突然，清逸感到全身有一股热量从里向外慢慢散发着。这种

热感每每都会使他领悟到自己的肉体正在遭受病菌的侵蚀。每次咯血之前，都必定会出现这种感觉，就象一种先兆一样。

清逸故意残酷地把身体快速转向了窗户方向。太阳已经相当高了，使得拉窗比刚才更加黄亮了。

然而，那只苍蝇已经不在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Magna est veritas, etpraevalebit."

这是钟铭。当天夜里，阿园翻阅拉丁语字典，彻底弄清了它的含义，感到这段话说得很好。

楼梯台阶之间间隔很大而且狭窄，连个扶手也没有，阿园四处摸索的手指满是灰尘，沿楼梯弯弯曲曲向上爬去。那长长的方筒形的墙壁上没有任何窗户。阿园就在这种黑暗之中向上爬去。就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打算干什么。他左手拿着雪莱的诗集。头顶上，是一架主要用硬木制做的由大齿轮和杠杆组成的简单机械，上面黑黑的满是灰尘和油污，它正一分一秒地转动着。阿园勉强在架设在方箱型机械室四角的横梁上坐定之后，便战战兢兢地伸手去开小窗。阿园清楚地记得，从外面抬头望去，那个小窗装在指针盘针座的紧右边。窗户轻而易举地打开了。窗户朝西。放眼外望，使人觉得位置格外的高。正下方是地方法院那红黄色的砖瓦屋顶，再往前则是道府的红色砖房，刚刚抽出嫩叶的白杨象问荆一般簇拥在那座红色砖房四周，显得又细又长。它们的头顶上则是春天的太空。阳光和温情的空气，透过小窗，争先恐后地钻了进来。

从机械室到地窖一般黑暗的下方，拖着两条粗粗的麻绳，一条在下，一条在上，微微摆动。麻绳摆动，是挂在麻绳末端的重锤重量不同造成的。麻绳每一摆动，齿轮就转动一次，同时低低

地“咯噔”一声。

阿园左脚站在楼梯的最上边的台阶上，但右脚却不得不悬在空中。就是在这种坐不稳定的情况下，他翻开了诗集。当题写在《钟赋》这首长诗开头的著名钟铭映入眼帘之后，他便想知道一下这个钟楼的钟铭。他猛然抬头一看，一座高达二尺的大钟就挂在眼前，上面满是灰尘。“Magna est veritas, etpraevlebit.”……阿园怎么也弄不懂这最后一个字的意思。象在照片里见过的美国“自由钟”一样，这座钟的下部斜着向外突伸着。这座钟告诉人们它那向外突伸的方式和倾斜的曲线都并非普通工匠所铸。

农校练武场的一角建起这座钟楼以来，究竟有谁产生过不怕危险，不嫌灰尘爬到这个高度的好奇心呢？也许除了修理工之外不曾有过任何人。而且，最后一个修理工恐怕也是在好几年以前到过这里的。

来到扎幌以后，牵动阿园心弦的东西并不很多。唯独这座钟发出的钟声使他心驰神往。也许是生在寺院长在寺院的缘故，阿园喜欢钟楼挂钟的钟声。在上野、浅草和芝的诸多钟声之中，他认为增上寺的钟声最为沁人肺腑；敲响自己所在寺院的钟声，甚至能分辨出钟声敲响到钟声停止之间的些微的声音变化。在他那听惯钟声的耳朵里，练武场的钟声同样是美妙动听的。

尤其是冬天，这里的中午也和傍晚一样天昏地暗，除了呼啸而来的暴风雪之外没有任何别的音响。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听到排除风的干扰传送过来的清澈钟声，阿园的心便顿时产生一种镇静肃穆之感。而且，有时甚至觉得眼泪就在眼圈里含着。

阿园聚精会神地读着雪莱的诗。这时，一种意外的不安，驱使他把视线从诗集移开，进而定睛凝视起机械来了。刚才一直轻松而单调地争分夺秒的齿轮，突然从黑暗的角落里跑出一根细长的铁棍，哨哨敲起了眼前那座钟，钟声顿时占据了整个狭小的机

械室。阿园的身体立刻陷入了空气的强烈而又细微的震动的包围之中。钟敲了一次又一次，总共正好11下。敲过11下以后，齿轮的嘎吱声又持续了一会儿，然后便恢复了原来那种有规律的声音状态。

异常的严肃气氛使阿园一时茫然若失起来。明治三十三年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这个时间既不在永劫之前也不在永劫之后，它一边出现一边消失……阿园从来没有如此真切地目睹过时间这种玩艺。

阿园心感后悔，把诗集倒扣了起来。确定在这所学校学习之后，阿园仍然怀有对难以告别的文学的憧憬。虽然心里也总想放弃它，但在此之前却一直温顺地让它牵着鼻子走着。人必须专心致志于一件事。一个科学工作者并不需要诗。以科学作为诗和歌吧！阿园象供献牺牲一样把久读不厌的诗集丢在机械室的房梁上，接着慢慢地下了很难踩稳的楼梯。

"Magna est veritas, etpraevlebit."

当天夜里，他彻底弄清了这个钟铭的含义。他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他把它作了这样的翻译："真理万能，真理统治一切。"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加可贵的箴言了。而且，阿园下了这样的决心：既然决定作为科学工作者生活下去，今后对自己热中文学一事便不能姑息。

阿园拿出动身来扎幌时母亲送给自己的那块小型银壳表一看，已经快四点半了。这块表经常出毛病，很不可靠。不过，不管他如何调节反射镜，都没能清晰辨明染色体排列情况，故而知道了大概的时间。阿园恋恋不舍地给显微镜盖上了玻璃罩。不知不觉之中，助手和学生都离开研究室了。薄暮的阴影已经显现在房间

的某些角落。

阿园戴上了他那戴了近三年的大黑帽，穿上他那稍显肥大的深棕色现成大衣，然后便无所事事了。阿园来到走廊，迎面遇上担任动物学教学的野村教授——他两只手习惯地在大衣口袋上擦着从自己的研究室走了出来。野村教授文质彬彬地摘下他戴并不相称的小礼帽，深度近视镜的后面现出两只浑浊愚笨的眼睛，羞怯地招呼道：

“从莱比锡送来一些书籍，如果有必要您去看看吧！”

野村教授两手手指大开，不停地在大衣上搓着，然后匆匆忙忙地走开了。他毫无抵触地专心从事研究工作。目送着他的背影，阿园不由感到一阵羞愧。尽管这种羞愧是含糊暧昧的，甚至不知道是针对教授还是针对他自己的。

他走出设在钟楼正下方的房门。这里路上铺着石头，石头都踏损了，每块都象磨刀石一样弯弯曲曲。钟的紧下面挂着一块据说是明治天皇巡游东北时岩仓具视书写的陈旧木匾，上面写着“练武场”三个大字。

校园里作为草坪栽种的牧草长得相当高，眼看就要割第三遍了。不过，和割第一遍时不同，牧草茎体细瘦，在不时吹起来的微风中无可奈何地摇曳着。而且，天又阴了，似乎马上就要下雨。一种不禁荒凉的感觉已向北国世界袭来。

阿园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他的手已经打开了大衣和制服的扣子，摸到了内衣口袋里那封星野托他传递的信。那正面写着“三隅缝收”背面注明“星野”的信封，使他的手产生一种摸到西洋纸的光滑之感，而且，上面还有一种体温造成的暖意。阿园顿时感到一阵悲凉。同时冷静下来，加快了业已缓慢下来的脚步。

阿园沿着扎幌那棋盘一般整齐宽广的大道向南走去。一度光亮耀眼的夕阳余晖，很快就被藻岩山那黑色的躯体吸收了，只有

稍带雾霭的空气在预示傍晚即将来临的微风中微微飘动。店铺里都点上了光线昏黄的灯盏。这些点了灯的低矮房屋就座落在街道两旁，顺利结束一天工作的人们来往相当频繁。从道府下班的人，从邮局和法院出来的人，这些幸运的人腋下夹着包着饭盒的小包，有的和阿园擦肩而过，有的则被阿园甩在了后边。还有一群一群是制麻公司和啤酒公司下班的职工。在这些人当中，阿园不能昂首挺胸地走路。因此，他不时地低下头，越走越快。

来到中央大道之后，阿园这才感到从研究室的气氛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庆幸自己摆脱了必须避讳的人群，无所顾忌地眺望着宽度百米的防火道路。每当这种时候，他往往都不会放过那耸立在北二条和中央大道交叉点处的唯一一棵大榆树。那天傍晚也不例外，阿园来到中央大道之后，眼睛立即朝东方望去。榆树依然耸立着。孤独地、安静地、高大地、寂寞地……树上满是黄叶，显得异常繁茂，仿佛正向人诉说曾为原始密林的扎幌荒原的过去……阿园每次望见这棵树，都会联想起它所经历的漫长岁月，都会联想起那漫长岁月必然赋予给它的威严。它给阿园一种难以从人类历史上获得的高深莫测的悲壮之感。每当看到这棵树，阿园都要把右臂弯成钩形高举过头，象打什么东西一样使劲地挥动几下——阿园激动的时候总是这样。

这天傍晚，阿园同样产生了一种要挥动右臂的冲动，但是某种顾忌的存在使他没有那样做。冲动使他心如刀绞一般，他快步如飞，沿大道朝南而去。

在三隅家门口，阿园又一次伸手摸了摸衣袋里的信。然后，把扣子全都扣好。而且，打开擦拭得干干净净镶着格窗的门，默默地站到了门口的水泥地上。

简直比事先等在那里来得还快，入口拉窗里面的草席上立刻响起了一阵不大但却急促的脚步声——阿园有些不好意思，急忙

把眼睛从脱在水泥地角落里那双红带草鞋上移开——接着拉窗便开了。阿缝双腿跪坐在草席上，眼睛稍向上翻，微笑着仰脸看着来客。她左手彬彬有礼地伏在草席上，其手指温柔地翘着，简直象珊瑚一样红。

她仅以眼睛流露出了极其轻微的感到意外的神色，脸上闪现出了来者不是必定该来的人的表情。这一切刚一表现出来便立即又消失了。阿园意识到：总之自己是让阿缝感到有些失望啦！这是理所当然的。阿缝对阿园的欢迎根本不可能超过星野。何况当天又是星野君应当前去教授英语的日子。

“呀，……请进。”

阿缝说着把身子躲到拉窗后面。她的言谈和举止毫无夸张地表明她对阿园也抱有十分亲切的感情……。阿园在房间入口处坐下，伸手去脱那双已经走了样的高跟鞋。

每次到这里来，阿园都意识到这一家全是女人。阿园访问过的所有家庭当然都有女人。但是，同时又却有男人。然而阿缝却同职业为助产士的母亲相依为命地生活着。

那客厅兼居室的八张铺席的房间，给人一种椭圆形的感觉。女人心细，屋里已经安上暖炉，而且暖炉涂着铅墨，相当光亮。柱子上的翻动式日历指着10月5日，在日历的空白处用红铅笔详细地写着当天要做的事情。甚至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大字是母亲写的，小字是阿缝写的。安放在房间中央的栲木食桌上倒扣着一本打开的，中途放下的英语书，封面上用布料厚纸整齐地包着皮。在这个房间里，作为一个男人，阿园总觉得自己是个异邦来客。

然而，这种感觉不但没有使他不快，相反却使他感到一种快慰。不过，从阿园的性情上说，如果年纪轻轻的阿缝是个普普通通的处女，那么阿园可能就很难同那样的处女长时间相对而坐了。因为心中没有的事，他是说不出口的，不管事情何等的无足

轻重。而且，他根本没有办法能使处女所特有的娇羞自然缓和并悠闲自得地同他面对面坐着。同时，一般说来，日本处女所共有的话题没有一个带有可以进入阿园生活范畴的性质。阿园身为童贞但对女性并不过度腼腆。然而当对方羞怯的时候，他却只有默不作声，甘拜下风。

不过，在阿缝这里，上述担心是多余的，因此阿园很感宽慰。他在给他拿出来的坐垫上坐了下来。阿缝并没有慌忙收藏桌子上那本中途放下的书，而是轻轻拿起它放到屋子角落去了。

“您是在学校遇见星野的吗？”

简单的寒暄之后，阿缝问的是这样一句话。她首先询问星野的情况，这使阿园感到格外高兴，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何在。

“星野今天也没有上学。听说他这几天身体状况又不好了。”

“啊……”

阿缝的眼睛和眉毛之间显然现出了极为痛心的神色，她那容易变化的面颊也染上了一层微微红云。阿园对此同样很感高兴。

“因此，今早我离开白官舍时，他托我把这封信带给你，他说今天不能来上英语课了……”

阿园说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星野的信。取出来以后，他发现信封上带着自己身体的热气。他犹豫了起来，没有马上把信递给阿缝。而且没有直接递过去，而是把信放到了食桌那冰凉的桌面上。

阿缝毫不介意，稍显慌忙地把手伸过来。显然阿缝心情的微妙变化使她慌了一下神，但还是把伸过来的手的方向一改，迅速从桌面上把信拾了起来。阿园心想：尽管她迅速就把信拾了起来，但自己身上的热气可能早已从信上消失啦！——阿园这样认为。于是阿园目不转睛地望起自己右手食指上在研究室所沾的阿

尼林染色素来。

阿缝在阿园面前毫不犹豫地拆起信来。她用指尖轻轻地揪住信的一角，拔下插在刚刚挽好的日本发型（极其普通的一种发式，但阿园不知叫什么名称）下部的扁平银簪，用其下脚刷刷地把信的一头割开。那熟练自如的动作使阿园联想到：她肯定这样拆开过星野的许多来信。然而，这对他来说，也决非不快之事。

阿缝站起身开了电灯。阿缝顿时象变了一个人一样，在所有各个方面。房间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暗夜的灯光之下，没有任何改变的恐怕只有阿园一个人。

阿缝那看上去甚至有些发蓝的黑眼珠敏捷地上下翻动，一行又一行地看着。而且，嘴里还不时地发出“哎呀”之类轻微的吃惊的声音，这个动作简直是在同眼睛的活动进行相互配合一样。信读到一半时，阿缝坚强地抬起头，然而却又十分沮丧。

“星野明天要回老家去，是吧？”

“他是这么说的。”

阿园说着也正面看着阿缝了。

“他能行吗？”

“我也不放心。”

这时，阿园和阿缝深切地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好象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显然，他们两人是相互同情的，他们都在为一个不幸的朋友的境况而担忧。阿园没有能从阿缝脸上发现什么别的东西，那么在阿缝眼里阿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当阿园开始向其它方向胡思乱想的时候，阿缝的目光重又转到了信上。于是阿园又看起了沾在自己手指上的红色生色精。

阿缝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她脸上那极薄而又白嫩的皮肤变得红色斑斑了。红色斑斑，这在一些女人来说，会显得极其丑陋而淫荡。但在另一些女人来说，则会增加一层婴儿所特有的天真烂

漫的色彩。毫无疑问，阿缝属于后者。那简直就象夕阳照在高低不平的积雪表面上一样美妙动人。

信读完以后，阿缝按照原样把信折成两折，接着手握信件按在膝盖上低头沉思了一会，随后又把信连同信封一起放到了桌子上。而且，用两手使劲按了按涨红了的双颊。她那相互接近的肩肘，使她的肩膀形成了一条无限温柔的对称曲线。

阿园在阿缝的劝说下读了星野给她的信：

三隅缝君：

前略。今请阿园君送上此信。连日来干燥异常，健康状况不佳，前两日连续喀血。今日不能进行英语学习，敬请原谅。另外，不拘健康状况如何，吾明日定动身返乡。且在乡停留日期不定，何时能再学习亦不得而知。日后之事，已尽拜托阿园君，请追随阿园君百倍努力。如您所知，阿园君系本人情投意合之挚友，数年来共同生活，其性格与学识您亦应知悉。他具有诸多我辈乖僻之人望尘莫及之长处，亦能成为您的良师益友（读到这里的时候，阿园察觉到阿缝抬头看了看自己，但他依然往下读去）。总而言之，我以为时局转换时期已经到来，我相信，青年男女无所事事坐食山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明治维新之气魄已随同元老而老化，今后之事要靠朝气蓬勃的新人成就。吾等业已到了必须自力奋起之年但却碌碌无为，实在痛心疾首。特别是我生来病弱，事与愿违，实感此乃苍天罚我无为者也。您还年轻，又深知我国女子境遇之不幸，从传统成规上说，恐怕难以理解我的主张，不过，您一定对她们寄予无限同情。我希望您能毅然决然，不满足女人所处现状，艰苦奋斗为争取光明而一往直前。时下正值晚秋黄落之时，请多加保重，并请代向您母亲问好。

星野

一八九九年十月四日夜

阿园感到这篇枯燥得近为古板的文字背后，燃烧着一种决意超越任何境况奋勇向前的气概，显现出了一种多少带有东洋特色的志士仁人的形象，表达了一种对阿缝抱以厚望且以毫无掩饰的亲切心情进行说教的师长态度。

与此同时，阿园的心又向着自己都不曾预想过的方向活动了。看来，这是因为有了某种新发现。星野和阿缝的关系似乎并不象阿园想的那样。阿缝毫无顾忌地在阿园面前打开了那封信。而且，信的内容就是刚才他所看到的那些。如果以前星野写给阿缝的信内容与此不同的话，那么阿缝打开这封信的时候决不会对阿园的存在如此满不在乎。

阿园已经发觉自已又让一种无聊的东西迷住了心窍，但他实在控制不住了，只觉得在内心深处，存在一种淡淡的喜悦之情。这喜悦是何等的温情甜蜜呀！这喜悦带来的心花怒放的情绪简直传到了他的脸上。阿园感到了一种愚蠢的羞怯。

阿园有些犹豫，他不敢把视线再投向文静地坐在自己面前的阿缝了。他深切地意识到，由于一种过去所不曾有过的不可思议的原因，自己过去对女性所持的态度正在发生剧变。至少对阿缝这位女性是如此。

星野对阿缝的态度也许就象你所认为的那样。但是，你毕竟没有彻底弄清阿缝心里对星野是怎么想的……

阿园不禁一惊。同时，把内心深处突然萌发出来的喜悦之情又掩埋在内心深处了。这本来是痛苦的。但是，阿园觉得这并不难以做到。因为，这一切都如闪电一般，转瞬之间在阿园内心深处突然发生而又突然消失了。而且，阿缝根本就不可能觉察出来。

然而，两人刚才所进行的无拘无束的对话毕竟奇妙地一下子中断了。阿园顿时觉得房间突然明亮了起来，觉得阿缝好象坐在很远的地方。

这时，农校钟楼方向传来了5点的钟声，那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异常清晰。

阿缝家所在的地区，是个人称贫民区的地方。因此，傍晚比白天还要热闹，甚至达到了嘈杂的程度。此刻，人声和其它音响在空中响作一片，尖锐刺耳。那5下钟声就是越过这种骚音清晰地传到阿园耳际的。

那钟声带有一种沁人肺腑的魅力。听到钟声以后，阿园便觉得自己刚才所想和所做的一切都并非出自绝对的必要。自己并不是来到了自己必须来到的地方。并不是正在会见自己必须会见的人。并不是在说自己必须要说的话。自己不过是来了轻浮的兴致。对这种态度，将来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后悔的！如果能当一个勤奋的科学工作者，阿园就会心满意足的，然而如今却要教一个同自己并无特别因缘的少女学习英语（尽管这是受自己如兄长一般敬重的星野的委托），而且要以某种豪迈气概甚至是要以欣喜若狂之情去为不合自己身份的启蒙性工作耗费时间。——这难道不是一件应当诅咒的令人懈怠的工作吗！……阿园感到自己的处境可悲极了。

过了一会儿，阿园以忏悔的心情竭力把情绪稳定了下来，同时恢复了自己原有的文静的谈吐，他说：

"我们的谈话中断了……这是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听学校的钟声……一听到钟声，我就能想起自己的家事。我们家住净土宗寺庙里。因此，自幼听惯了庙里的钟声和按其教义所采用的念经钲声。那声音至今依然留在耳际难以忘怀。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一听到钟声我便会思绪万千。特别是，对学校那座大钟，我曾有过

一段难忘的经历。……对啦，不说这些了……总而言之，一听到钟声，我就会想起自己为到这里来学习而百般央求父亲和哥哥的情景……”

谈话好不容易才进行到这里。这时，阿园产生了一种自责的心理，觉得自己似乎又讲起了完全可以不讲的话。阿园今天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反常。于是，他决计挽回自己刚才所做的蠢事，他极其简明扼要、干脆利落地说道：

“因此，我这个人适合呆在研究室里，而且必须呆在研究室里。所以，虽然星野君同我说了这封信里所说的事，但我还是想谢绝邀请，请不要见怪。”

这时，阿园看到阿缝低头往下看着，额头上的留誓都在微微颤动；而且，阿园也觉得她很令人同情，很想再补充说明一下。然而，阿园胸中孕藏着一股力量，这股力量终究没有使他那样做。

阿园文雅地喝过茶。接着，把星野的信推给阿缝，随后拿起了用一块破旧的黑色羽缎包着的书籍。此刻，他已经没有任何要做的事了。他站起身来。

阿园疾步如飞地行走在黑暗的夜路之上，眼睛看着地面，不停地用力挥动着右臂。

突然，远处传来了天下骤雨的声音。眼看着骤雨声音越来越大，一直向他袭来。转瞬之间，阿园所在地方便大雨倾盆了。而且，骤雨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留下的只是阵阵轻微的风声。

随后，第二场骤雨和第三场骤雨又先后袭了过来。

来到中央大道时，阿园突然停下了脚步。这是因为，离阿缝的家愈远，她那微微颤动的留誓就愈加清楚地呈现在自己眼前，最终使他再也不能径直朝前走了。星野即将离去一事，已经足以使她那多愁善感的心难过了。阿园对此是一清二楚的。虽则一清

二楚，但自己却谢绝邀请最后说出了那样的话。不过，自己说出最后那样一句话，责任在谁呢？只是让阿园代教英语的星野没有责任。其实，责任也不在阿缝。显然，那是自己心情变化的必然结果！——在那个客厅里，自己的心始终在想入非非。显然，本应鞭策自己的皮鞭仅以语言的形式打在了阿缝身上！而且，告别的时候，阿园还没有把星野在千岁的地址告诉阿缝。阿缝没有询问星野的地址。星野曾经说过，如果她不问，就不必告诉她。因此，阿园觉得似乎也可以毫不介意。但是，阿园最后扔过去那么一句话，阿缝还能再打听星野的地址吗？……其实，阿园直到最后一刻始终等待着阿缝询问地址。他对这件事自始至终一直放心不下……并不是不存在某种好奇心……而且最终也没有告诉她。难道能说这种举动的背后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吗？……阿园顿时觉得似乎有一只大手重重地扣住了自己的胸口。

等以后有机会再告诉她吧？……那不行。良心上过意不去。阿园矗立在黑暗的中央大道上疑视着漆黑的地面，用力地把右臂接连摇动了三次。

阿园当即转身朝原路走去。

札幌——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坡道”的市镇。西面背靠手稻藻岩的山颠，东面则有丰平川蜿蜒奔流，市区座落在一片广阔的原野的一角，看上去简直不是一个殖民地的首府，倒象一个和衣而卧的年轻寡妇，显得疲惫不堪而又不甚检点。

白官舍座落在接近这个市区中央的一条街道的拐角上。这是一栋四户长房，原系开拓使时代为下级官吏所建的住房，但美式的规模和丰富的木材最终使这座长房变成了一座坚固而高大的外墙为木板的二层建筑。而且，上面涂着进口白漆。这座建筑高高

地耸立在其后建造的犹如小棚一般的葺木屋顶房舍之中。

然而，漫长的岁月和房主的玩忽职守已经将其破坏无余。滑落下来的砖瓦都担在房檐上面，木板墙皮都翘了起来，木纹和木节都用油分业已尽消的廉价白粉胡乱地抹着，看上去如同沙鱼表皮的皱纹和肿胞留下的伤疤一般。但是，每当夜深人静，不管天多么黑，这座建筑总象浸在磷里一般放着青白的光辉。那可能完全是风化作用带来的某种化学现象。这正如圣经所说，是个“涂抹成白色的坟墓”。

重重卷云封闭着天空。黑暗之中，雪糁时停时落，它们来自手稻山，掠过已带秋意的大地，最后消失在白石方向。夜静更深之后，札幌的板房都发着欢喜雀跃的音响，然而却显得异常冷静，这同那喧嚣的骚音成了鲜明的对照。雪糁……恐怕任何在北方雪国住过的人都会体会到这个傲慢的冬天的先驱者的脚步声带给人们的凄凉之情！

白官舍的窗户(其西洋窗户已经改造成了带格子的半身拉窗)大都象死人的眼睛一样没有光亮了，只有东头的三个窗户还有灯光。快到12点的时候，星野房间的套窗关闭，熄了灯。不一会儿，西山和柿江所在房间的那个破烂拉门开了，西山探出头来仰望着天空，大声向柿江说了些什么。柿江走过来，同西山一样探出头来。两人大声笑了起来。然后，关上套窗。熄了灯。

二楼上，阿园的房间一直关着套窗，但窗缝泄出了灯光，一线如同衣针的上下细长的灯光。

雪糁不知不觉之中停了。只有那简直要渗入大地深处的寒冷的凄凉之情依然巍然不动。

农校的大钟打了一点，打了两点，又打了三点。可以听见远处有狗在叫。这时，阿园房间的灯灭了。

疲惫不堪的年轻寡妇这才彻底进入梦乡。

"阿竹的克娄巴特拉① 妹妹的眼睛已经打起架来啦！该回去啦！星野不在期间把你带来，星野回来以后会吃醋的。"

"柿江，你知道把劳兰的脑袋砍下来的那个死刑执行人叫什么名字吗？"

这前一句话是人见对满脸陪笑的阿竹说的，他边说边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用手抚摸着他抱在怀里的克娄巴特拉的小脑袋。那后一句话则是西山发出的，而且似乎是想冲淡前一句话的内容。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西山却很愉快。阿园一直在一个角落里翻着西山从图书馆借来的卡尔里勒的《法兰西革命》一书，这时他不禁突然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看西山。满屋子烟气腾腾，到处是吃剩下的苹果和点心。

柿江将腹部折成两截盘腿坐着，膝部不住地摇动着，翻着眼睛在咬手指甲。

远处传来的沉重的炮声、其间不时发出的清脆的枪声、口唱快拍流行歌曲在大路上胡乱起哄的主妇和孩子、志士和流氓出没的咖啡馆、大道演说、三色旗、自由帽、长裤衩、模仿断头台制作的玩具和点心、囚人马车、民兵的游行队伍……这些东西一直缭绕在西山那兴奋异常的脑海之中。还有一同演讲的那些人的表情、声音以及西山自己的手势、声音……

"喂，柿江，你说两句呀！"

"你的演说最好！"

柿江照旧咬着手指甲，他先把眼睛朝上翻了一下又向旁边斜了一斜，然后看着西山说出了这么一句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来。

猴样子。显然有些嫉妒。西山对此决心不予理睬。

①埃及女王（前69—30），绝代美人。此处是对阿竹的妹妹的爱称。

"我不是问你这个。你要是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人名叫参孙。"

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动听的高亢而又稍带野趣的笑声。大家都把视线转向了阿竹。人见正微微弯着身子跟她说话。绰号冈布①的渡濑就在旁边，他默不作声，丑陋的脸膛上堆满了笑。

"大家注意听，现在由人见学学西山的派头……可棒啦！"

冈布高高地举着双臂，不停地摆手，向大家打"招呼"。房间里顿时鸦雀无声了。

尽管声色迥然不同，但人见确实把西山的怪癖完全学到家了。

"不过……法国革命的血并没有白流。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全体民众的解放。也许只是商工业者利用了普通民众。不过……贵族、富豪和僧侣确实从这块土地上，从这块土地上被一扫而光啦！……"

"混蛋！别那么厚颜无耻！"

西山不禁骂了起来。虽说今天的演说也有活跃气氛的目的，但人见活跃气氛时却以一个女人为前提，对他这种轻浮的态度，西山极为气愤。最使西山恼火的则是人见学得过于逼真了。

"不过……学得实在太象啦！"

冈布这样说道。而且，在大家哄堂大笑的同时，他自己的脸上也笑了个一塌糊涂，简直就象独眼牡蛎眨着瞎眼一般。

西山急了，险些又说出个"不过……"来，但他马上把话咽了下去，并且说：

"我对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今天，我发表演说，完全是为了练习嘛！玩笑话和正经事，要有个分别才好。"

阿园又把视线移到书上，他似乎对西山的激昂情绪有些看不下去。阿竹则把身子从人见身旁挪开一段距离，动作显得很不自

①法国政治家（1838—1882年），容貌怪异，但深受群众欢迎。

然。西山刚才那种高兴劲头也顿时无影无踪了。此刻，西山对自己心情的剧变也感到有些不安，不过……

“这话有理。我们讨论一下西山所讲的问题吧！”

在房间里也总不摘掉帽子的森村，胆怯地皱着眉头谨慎地开闭着干瘪的嘴唇。

“我该回去啦！”

阿竹突然彬彬有礼起来。她两手自责地捂着那肉乎乎地堆在腰带上方的乳房。看来，西山的气势汹汹使她产生了一片慌恐之感。克娄巴特拉则无精打采地眨着她那刚满七岁的水晶一般的大眼睛，逐一打量着在座的每一张脸。

“谁去送送她吧。”

西山知道人见想送，所以这样说。他是不想让人见去送。让西山这么一说，人见也不想自告奋勇了，刚才的失策似乎使他有些怯阵了。

于是，六个青年人便就送人资格问题开了一阵子玩笑。这里说的是六个人，但阿园什么也没说。冈布则说：

“请大家听听我这个最没有资格的人发发言。人见这小子不动声色，但心怀鬼胎！柿江中途肯定会走错路的。西山，你压根儿就不是这块料，你不可靠，半路上没准儿会变成一条恶狼的！阿竹，最保险的是小个子森村，最能体谅人的是圣人阿园，你选哪一个吧？”

阿竹说声不用送，然后则不偏不倚地温情地望望森村和阿园。西山对这件事完全失去了兴致。最后决定由阿园相送，他和阿竹一同起身走了出去。这时，他把星野写来的明信片递给了一直坐在自己身旁的柿江，同时说了几句话。

总而言之，当选为一个姑娘的护送人，这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名誉而已。

“阿园倒是很有资产阶级味道呀！”

西山觉察到自己的话说得有些瞧不起人。

“喂，这是个门第和出身问题！对你这样一个信州山沟里的土包子和我这个二木匠的儿子来说，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说到这一点。森村虽然是乡巴佬出身倒是很有资产阶级派头呀！”

冈布毫不客气地这样说。

然而，阿竹退场之后，屋子里的气氛显然冷了一成。不过，每个人似乎都更加接近自己的本来面目了。谈话也能自然而然地集中到正题上来了。人见因无处施展自己的小聪明而甘拜下风了。西山的情绪又复原了，激动得简直坐不住了。

“是吗？”

8点过后，森村这才自言自语地答道。他眯缝着困倦的眼睛，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

马拉在他租借的自称宫殿的破筐似的房间的浴室里，把身子浸泡在水里写东西。他眼前的墙壁上皱皱巴巴地贴着一张似乎是学校用旧了的法兰西大挂图。突然，他听到他的情妇在大门口激烈地同一个说话声音生疏然而动听的女人争吵起来。马拉眉紧眉头竖起耳朵听了一会，仰卧在水槽里大声呼叫情妇。于是，她才得知，那个说话声音生疏然而动听的人是位年轻的女人。她从昨天开始一直要求同他见面，而且声称是为了密告吉伦特党员的阴谋诡计而特意从卡恩前来拜访的。马拉对这位女人产生了某种好奇心。她得到了破格的会见。

然而，马拉已经不在那里了。他成了一具难看的尸体，他上半身露在水槽之外，胸部插着一支短剑躺卧在那里。那位自称来自卡恩的妙龄少女夏绿地·科尔兑颤动着失去血色的嘴唇说道：“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下一步工作该由你们做了。”说完便在杀气腾腾的群众簇拥之下被送进了保安法院……

在法国革命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当中，马拉是西山特别崇拜

的人物之一，他临死时的形象常常可以清晰地浮现在西山的脑海之中。而且，他能把上述错综复杂的情景集中到某一瞬间充分想像出来。对西山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马拉的形象都是无限神圣而壮美的。它不时地牵动着西山的心弦。

“是吗？”——森村说完这句话之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下来。这时，上述强烈印象占据了西山的脑海。

“西山，你真打算去东京吗？”

森村的眼睫毛已经张不开了，他皱皱眉头，朝西山说。这才些许打破了房间里的沉默。西山没有作声，而是重重地点了点头。于是，人们一改刚才无谓争吵的状态，脸上都现出了同刚才那无谓争吵迥然不同的认真和紧张的神色。

“学习费用怎么办？”

渡濑的表情看上去象是要哭又象是要笑。虽然次数极为有限，但他有时也能摆脱他那古怪的性格，脸上显现出美好的东西来。现在，他的表情就是如此。

西山发觉了这一点，心里不禁为之感伤起来。

“我作好了当工人的准备，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你大概不是在作梦吧！”

渡濑终于认真地开口了。

“我今天一边听你的演说，就一边想。其实，社会运动是生活充裕的人干的，它带有资产阶级情调。我连想都不敢想它。就连搞学问，我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有大学水平的学问，否则前途就是一句空话。什么学问的尊严，根本没那么回事。那是生活宽裕之辈谈论的问题。要想一辈子安安稳稳地养家糊口，这是一条投资最省的捷径。我没有余力考虑得更多。老实说，没有精力考虑解救同我处境相同

的人，也没有时间考虑即将到来的时代应当如何的问题。……你让这位卡尔里勒迷上，是要大错特错的！你的思想是非常随和的，不过，观点……不是思想，应当是观点……观点上带有某些资产阶级的味道！”

人见是个古怪的人。他在西山面前总是顾虑重重的，但对西山常常招架不住的冈布渡濑却能毫无顾虑地直言不讳。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之间是一种互相牵制的关系。

“动不动就到新井田的妻子那里喝得醉熏熏的，还说没有时间，可真不害臊呀！”

“所以说，你不行嘛！我干那个也是从个人利益考虑的。你等着瞧，马上就会有好处的。”

“那么，到这里来闲聊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吗？”

“你胡说八道！告诉你，我……我也……总而言之，你这种伪君子，没有一个例外的，全都不怎么样！……西山，你说是吧？”

他把视线转向了西山，那牡蛎一样的一只眼睛显得格外光亮。真是不可思议。西山简直要哭出来了。

森村几乎就要睡着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且，大概是等得不耐烦了，他慢慢直起身来，连个招呼也不打就离去了。显然，快10点钟了。因为，森村这个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到10点肯定要睡觉的。是他提议要以西山的演说为主题进行一番讨论，但现在他却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冈布说的是不是太伪恶啦？是吧？我今天所说的思想，任何阶级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的。——我这样认为，不，我敢断言。我本来是想让星野听听我今天的演说的。总之，我要试一试。我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在这个地方莫名其妙地忍耐下去了。你说，当个懂几个外文字母的农民，那又有什么好处呢！到东京去，首先

我可以为所欲为大干一场。人干什么都是一辈子。要是不到一个叫人感到充实的地方大干一番，心里总是别扭。不过……。如果以五角大楼为对手的话……柿江也不要满足于在乡下小报上发表几篇自以为是的稿件，眼光要看到大处高处。……总之，在这一点上，星野是通情达理的。”

实际上，冈布有他稳健的一面，他的稳健一经化成语言，就是难以轻易应付的。对他刚才那一番话，西山就有些顶不住了。因此，尽管他没有具体明确谈话对象，但毕竟又进一步把心里话和盘端了起来。这反而使他心情清爽多了。而且，他感到自己走上讲台演讲以来一直控制不住的热血又沸腾起来，正在皮肤下面一往无前地奔流。

西山知道，老师和同学都把自己作为一个奇特行为较多的荒唐人物对待，在他们眼里自己是一个用功学习但并无特别创见的青年。他感到这其中带有某种轻蔑污辱的成份，因而每每特意作出一些足以否定人们上述印象的言行来。当他意识到自己今天的演说和刚才这番讲话清楚地道明了这一点时，不禁感到心中顿时增添了某种原动力。他感到自己人生道路的出发点终于确定了下来。他周围的人对他的重新认识将导致他对周围的人进行重新认识。例如，对阿竹。有一天晚上，他发现阿竹对星野抱有特别的好感。当时，他曾一夜没有睡觉。蠢愚的屈辱……但是，今天看到人见在阿竹面前学他演讲之后，他感到人见实在是个应当唾弃的人物，根本没有对他产生任何令人不快的羡慕之情。女性——等待他的女性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人在任何方面都难以同阿竹等人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急于开辟他的未来早日走上自己目标的焦燥情绪愈加激烈。在任何事情上，他的心情都在这样变化着。

突然，柿江变得能言善辩了。他变得能言善辩，这是一种病

态发作，如同一条无害于人的狗突然得了恐水病一样。他那躲在一旁默默思考问题的眼睛突然亮了，他那几乎要冒热气的扁平的汗手在空中不停挥舞，作些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手势。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其他同伴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默默地等它自行消失。他把自己摇动着大腿从阿园手中接过来的星野那张明信片弄得满是手汗，一会将它揉成一团，一会又把它展开。现在，又把它当作棒子一样挥动起来。

你所谓的要看到高处大处究竟是什么意思？——柿江的话首先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他叫道：所谓高处，札幌到处都有；所谓大处，就连妓院的联房里都有。他的身子渐渐朝西山那里靠去，嘴里连声叫喊：你听着！老实听着！西山坐在自己的桌子上，非常被动，只是呆呆地望着这一切。

“教授手里的讲课笔记沾上手垢，那并不是光彩的事；象念咒一样高呼这所学校创办者克拉克的名字，不是光彩的事；不考虑当代学问最终会起什么作用，不是光彩的事；不了解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在哪里，不是光彩的事；知道这个中心问题却又去谈论其他问题，那就是更不光彩了。日清战争以来，日本登上了可以大显身手的舞台。在这种形势之下，老人若是指导不了我们青年，就应当由青年指导老年人。二者必居其一。绝对不会停滞的。……讲起话来，我比你强。不过，你也是讲了类似内容的。但是，你那是一种漫骂。你到底提倡什么？你不过是告诉我不要在这个停滞不前的微不足道的小村落里呆着，因为这里太无聊了。不错，你就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紧迫性作了大声疾呼。但是，你的大声疾呼的背后不是空空如也吗？完全如此。我告诉你，那就象冈布的眼睛一样。神经的联系……大脑和眼球之间神经的联系……（‘你这个鬼东西’——冈布说着挥起了他那自以为力大无穷的拳头。柿江真地害怕了，作出了类似猫用前腿作揖的动

作。）不要胡闹！你的理论里根本不存在足以将理论统一起来的哲学背景。轻浮的……”

“轻浮什么？所谓轻浮，就是指你这种人，能说出一大套连自己都弄不清楚的高深道理，但却根本不准备加以实行。不过……，我无论如何是要干起来！哲学随后就会诞生的。”

西山半带威胁语气地这样说，目的是想结束柿江的长篇大论，当然他听到轻浮一词也有几分恼火。

然而，柿江几乎成了一个近似酩酊大醉的人。那薄薄的嘴唇飞快地动着，简直就象一把能巧妙削出言谈话语的锋利的小刀一样。此刻，人见已经人不知鬼不觉地偷偷回到自己二楼的房间里去了。

这时，阿园文静地走了进来。他双手捂着因夜寒而冻得发红的双颊，似乎想对大家笑一笑，但他好象马上就发现屋内气氛有些杀气腾腾，于是便小心翼翼地绕过房间一角到窗旁坐了下来。

柿江还在讲。西山实际上已经不耐烦了。他感到习以为常了，就象自己身旁存在一种同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的空想生活一样。

“冷吗？”

西山根本不理柿江，他用下巴指着窗外问阿园。

就在这时，柿江突然不说了。如同伏在他身上的神灵突然离去一般。而且，难为情地看看在场的三个人，接着便慌忙咬起指甲来了。

“渡濑君还在呀！我想，你若回去就糟了，所以，急忙赶回来了。”

“阿竹小姐托你带什么口信来了吧？”

“不，不是。”

阿园笑嘻嘻的，简直象个温顺的孩子。

"柿江君，刚才那张明信片哪里去啦？给渡濑君看了吗？"

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星野那张明信片，在柿江手里揉来揉去，成了一堆灰色的破烂，叫他给扔到苹果皮一块儿去了。

"糟啦！那上面写的是要把三隅阿缝小姐学习的事拜托给你……我不是告诉你把明信片交给渡濑君吗？"

"拜托给'你'，这里的'你'是指我吗？"

阿园两眼注视着冈布的脸，可冈布却半滑稽半真不理解地这样反问道。因为，冈布是个吹牛大王、头脑灵活无比、不懂礼仪、最能喝酒、学习忽冷忽热、生活越轨有名、厚颜无耻的浪子……（至少他知道别人都是这样看他的。）

"是的，就是指你。"

听到阿园这样说，冈布把手指短粗而且手掌很厚的两只手"啪"地一拍，跪着跃起身来，脸上笑得不成样子。

"西山，星野这家伙还是比你们厉害呀！"

西山一反平时说话随便的常态，一时没有答上话来。西山推崇星野的武器反被冈布当回马枪使了。星野根本不把大家的议论放在眼里，他能一针见血地看透事情的核心所在，西山正是对他这种高超的思考能力感到畏惧。无奈，他转移了方向。而且，采取了从后路包抄冈布的作法：

"阿园君，最初是拜托你的吧？"

"不，哪里，我只不过替他把一封信送给了阿缝。"

阿园沉着冷静地这样回答。

"我要是留在札幌，这出戏根本就用不着你们出场啦。"

西山说着极不自然地旁若无人地高声笑了起来，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解脱了。

柿江依然咬着指甲，眼睛不时看看其他三人的脸色。西山突

然想起：柿江如果一直那样下去，说不定会发狂的。总之，夜已经深了。房间里出现了一种令人茫然的气氛。西山似乎来到了一个必须同六年来亲如兄弟和睦相处的男友们分别的十字路口上……他产生了这种淡淡的人生无常的感觉，突然从桌旁站起身来，停止了高声大笑，同时打了一个大哈欠。

当时，清逸正和母亲一同坐在饭厅里，母亲正在给阿静缝制棉衣，她放下手中的针线迎了过去。清逸则膝盖上托着新井白石的《烧柴记》读着。此刻，年迈的父亲正在往钉子上挂他的麦杆帽子。那顶十月份还戴用的麦杆帽子呈深棕色。而且，它再清楚不过地向人们表明了父亲为自己家人付出了何等的辛劳。对于这一点，清逸心里是明明白白的。不仅如此，他还清楚地意识到：父亲今天要办的事根本没有办成；对方说了些令人感到屈辱的话，所以父亲闷闷不乐地回来了。这一点清逸是早就预料到了的。

父亲先是故意咳嗽一声，然后拉开隔扇，在他经常坐的地方（那块草席看上去都要坐坏了）坐了下来，接着两只手便一个劲地搓脸，然后说了一声：“哎，挺好！”父亲心情快活的时候总是这么说。可是，他今天这样说显然是另有苦衷。

母亲站起身来，顺便把灯提了进来。并且，把灯挂在悬在房间正中的那条粗笨的铁丝伸缩钩上，接着问道：“没让雨淋着吧？”

“什么？”

父亲说着又搓起脸来。随后，他突然瞪大眼睛向母亲投去了怀疑的目光，补充说：

“下雨的时候，我正在对方家里，没淋着。”

这期间父亲没向清逸看过一眼。

即便同札幌那种安静的地方相比，这个七里之外的山乡也是令人寂寞和忧郁的。尤其是黄昏的时候。只有千岁川的流水在屋后淙淙作响。清逸深切地体会着屋内的难以捉摸的气氛，耳朵听着河水流动的声音。他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是主动寻找一个话题让父亲知道他的失败并不值得特别放在心上，还是借大家都不说话的机会让事情不了了之。父亲每每外出归来，总会带回许多闲谈的笑料。他爱反复讲述过去的往事，所以对上述闲话也是不厌其烦地讲。对此，清逸似乎已经有些忍耐不住了。即使父亲不讲这些，他都常常心焦如焚，而且消耗体力的高烧使他越来越难忍，因此他生怕父亲说起闲话来。清逸心中浮现出了白石的父亲的开明形象，尽管他知道这是无济于事的。他心中浮现出了这样一种父子关系：父子亲密交谈，蚊子叮在自己脸上都不打，以致于蚊子吸饱血掉在了膝盖上。这段话刚才一直强烈地牵动着清逸的心。

父亲抽完一袋烟，不停地敲着烟灰筒。母亲也默默地拿起了针线。

店上有人来买东西。母亲马上过去了。

"看来还是北海道大米不出饭呀！将来，得进一些内地什么地方的大米才是啊！"

虽然听不见买米人说话，但却清楚地听到了母亲的声音。父亲用他那警惕的目光向店堂扫了一眼。同时，父亲似乎感到这个机会难得，这才慌忙同清逸搭起话来，而且说话时一直极力想避开清逸的视线。

父亲告诉清逸说，他没有见到中岛，见的是中岛的养子。中岛的养子回答说，老头子年岁大了，他说他讨厌这类事情，不想出来接见。依我来看，当今到东京就学要花无计其数的钱。当然，我们经过协商也不是筹措不出来，不过学问这东西毕竟和种

田人没有缘分，而且如果你长期为还债作难，我们以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交情也会出现裂痕，事情反倒不好。所以，如果你儿子真的是个有才华的人，可以和公司或银行谈一谈，提出毕业后要予以录用的条件，这样它们是会乐于提供学费的。而且最好是先通过校长从中交涉一下。

这时，母亲用手拍打着沾在围裙上的米粉走了进来。父亲犹豫了一下，似乎一时不知该把谈话停止还是该把谈话继续下去。不过，他还是接着讲了下去，只是突然改变了说话语气，把中岛的养子作为晚辈来对待了。

“他到中岛家去当养子，那还是我从中给牵的线呢！他是七年前从富山迁移过来的，当时根本没什么本钱，不过，他种水田有经验，人也不傻。……那个养子，叫什么名字来着，是我推荐的，美佐（这时，父亲把脸转向了母亲），今天我见了他，他说：‘假如你手头有余钱那可以另当别论，如果不是这样，有个一般常识上的学问就行了，最好从小就训练他有些实践经验。’”

而且，向母亲作出了一副似乎极为惊讶的表情。

然而，这不正是父亲谈到清逸弟弟时逢人便讲的话吗！恐怕给清逸邮寄学费补助（清逸入校第二年便因为自己成绩优良而成为校费生，除免费外每月享受5元的奖学金）时父亲对母亲有时也是说这种话的。

清逸已经没有必要再往下听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札幌念书对家庭来说早已是沉重的负担了。弟弟纯次几乎可以说是个低能儿，他念完普通小学就结束了学校生活倒也没啥，但是，妹妹阿靖要到小樽去当女佣人，这使清逸心如刀绞一般。如果清逸到公司或银行里找个事干（竟然能想象自己会在那种地方工作，清逸感到没有比这再叫人感到矛盾和滑稽的了），把阿靖接回家来恐怕是没有问题的。清逸一直认为，从自己的为人来讲，完全

可以忍耐得住，可以把唯一的妹妹，把自己特别喜欢的唯一的妹妹长期置于不自在的境地。然而，清逸却时常为此事辗转反侧，夜不能眠。不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清逸求学所造成的近亲不孝（父母确实都因此而失去了相当多的晚年欢乐）都不曾使清逸踌躇过一次，而是更加驱使他去追求学问。

清逸记得，从小学三年级时起，他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来是个天资非凡的人。在乡下的学校里，普通小学三年级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常常也要由各班学生代表朗诵些故弄玄虚的答词。那时候，担当朗读任务的是个名叫加藤的少年，但答词的原稿却是清逸应加藤的请求起草的。班主任老师读了之后大吃一惊。而且，当天郡长、孵化场长和郡农会会长等人列席毕业典礼。朗诵答词时，清逸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现上述这些人都表情不快地听着。清逸清楚地知道，他们都认为那份答词不是老师代笔的，就是剽窃别人的。当时，清逸并没有产生孩子气的自豪感，他只是清楚地感觉到：一般所说的大人物其实并不一定都是了不起的。他清楚地感觉到，作为一个伟人去博得人们的称赞，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打那以来，清逸对自己的估价便一直不曾改变过。而且，还有一点同样不曾改变过，那就是他对这一点，一直没有产生特别的自豪感。他的这种情绪支配着他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即便是对家里人，他也没有发现任何需要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斟酌的理由。

清逸回家来是要商谈去东京的事，但他只能说是想进一步加深学业，因为他不想说自己的健康情况适应不了如同刚刚挖掘出来的土块一样的北海道的恶劣气候条件。父亲深知，清逸说话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既然说了出来，以自己的水平来讲，是很难反驳的，因此不能采取对母亲说话时那种以势压人不容争辩的作法。然而，对父亲来说，眼下这件事实在是个并非容易的难

题。开始时，清逸本来说学费问题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但父亲对这一点似乎有些过意不去。清逸的为人决定他即使损害原本虚弱的身体也要自行解决学费问题，但是父亲又本能地不允许自己把这种难办的事情推给儿子一个人。但是，最使父亲感到不安的则是，这样一来清逸将一步一步地远离父母而去了。

父亲发觉自己是一个懒汉，没有全力以赴地进行生活。因此，始终陷入困境的生活并非全系倒霉的结果，给清逸寄的学费时常不够，还不得不让唯一的女儿去当佣人，这些都象一根人所不知的针一样，刺痛着他的良心。父亲知道清逸知道这一点。而且，父亲的这个情况清逸也是知道的。清逸绝没有责怪父亲上述行为的意思，但心情并不快活，他发现父亲正在使用轻浮的手段掩饰自己的错误，而且一有机会就要求家人作些自己本来没有资格提出的事情。

父亲跑到远离家乡三里多的岛松去见中岛的养子，其中就有这种心理。本来，清逸认为不必那样做，而且不止一次地劝阻过他。可是，他却独自满怀信心地走出了家门，声称一定会带回来好的消息。而且，最后结果正如清逸当初所预料的那样。

当煤油灯放出昏黄的光亮之后，弟弟纯次从孵化场下工回来，他腰部以下湿得水淋淋的，满身鱼腥味道。他到店上取些粗点心站着吃起来，同时象撒娇的孩子一样让妈妈帮他换上了和服。他对清逸连个招呼也不打。一有机会，他就会在言谈话语和一举一动上表现出这样一种神气：唯独清逸进城去，手脚连个口子都不裂，边享乐边等着出息，我成了他的牺牲品啦！——这一点使清逸的心甚为阴郁。

全家老少四口围着一张清贫而令人发窘的饭桌坐了下来。父亲面前摆放着那只叫人眼熟的酒壶和装有咸鱼干的小罐，父亲动作熟练地自斟自饮着。然而，却不曾说出一个“哎，挺好！”的口

头禅来，往常每当拿起酒杯他总会这样说的。饭里米少麦多，缺乏粘性，纯次把饭弄得满桌子满身，母亲则精心将饭拾起放进自己嘴里。母亲是位好母亲，但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她以自己没有受过教育而自悲，似乎以为遭受父亲欺压便是自己的天命。她对小儿子纯次怀有一种如同对待无知的动物一样的溺爱之情。这样的母亲，对清逸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

“鲑鱼已经上来许多了吗？”

清逸忍耐不住了，他朝纯次这样问道。

“嗯。”

纯次嘴里塞满了饭，他的回答是在嗓子眼儿里作出的。

“这次能孵化多少台呀？”

“不知道。”

“不会不知道吧？”

母亲突然爱管闲事地从旁插嘴说。

“就是不知道！”

纯次马上以低能儿所特有的杀气腾腾的眼光盯着母亲的脸膛叫了起来，同时用手里的筷子敲了两次桌子。

纯次饭量很大，还在继续吃，父亲还没有开始吃饭，所以母亲也没有动筷子。清逸因为感觉发烧有些坐不下去了，勉强吃了两小碗饭，喝了几口一种父亲引为自豪的称之为艾茶的气味浓重但味道极差的用艾草浸泡的热水，然后便中途退席了。

清逸走进门口旁边那间给纯次居住的独立的三张草席小屋，这才安下心来。母亲紧跟着也进来了。母亲又矮又胖，她仰视着清逸，极不检点地提着腰带，神色不安地说：

“看来还是不好啊！”

“天气一冷，总是不好。不过，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好象有点发烧，我先睡了。”

“对，对，那好。”

而且，她把纯次的铺盖放在房间的里头，把清逸的被褥铺在朝门一边，这当然是她无知的结果，不过对纯次的偏爱也是起了作用的。清逸躺下之后，她殷切地围着清逸的睡铺转了一圈，啪啪把被子都拍得紧贴着清逸的身体上。

清逸前天回到这里以后，一直睡得比较好。海边那时断时续的水声曾使得清逸分外地心焦，但河水这日夜如一的声响似乎又使清逸的神经得到了安慰。最近，清逸常常手里拿着书读到一半就睡着了，等书“啪嗒”一声掉在地下反又惊醒过来。这是他有生以来所不曾有过的现象。

清逸躺着漱了漱口，摘掉了围在脖子上的丝棉围巾，严严实实地盖上了被子。而且，闭着眼睛，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河水的声响。他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宁静的安息正从那里悄然而来。

然而，这天晚上，他并没能象预想的那样睡好。可能是他的疲劳早已恢复过来了。或许是他的神经开始变得更加敏锐了。

清逸突然醒来了。他还是不知不觉睡了一小觉的。他伸手摸了一把，感到湿漉漉的，连脖子周围都出了一层虚汗。

河水的声音依然响着。

现在有几点啦？——想到这里，清逸便把头伸进就在枕旁的漂白布窗帘里面，向外面张望了起来。

这是一个少有的月夜。这些日子，一到晚上就阴天，所以清逸竟然不曾察觉到，其实一个相当丰满的月牙形的月亮正挂在河对面那片树林上方的天空上，看上去月亮已不是上弦，倒可以说是左弦，使人觉得似乎已经到了初九前后。在比月亮所处位置显得更加遥远的天边，飘着银灰色的卷云。一片荒凉的景象。清逸借着月光朝流经自家后院跟前的千岁川上游望去。只见500米开外的一处地方有火影在树丛中时隐时现。那儿河面上设有阻水木

筏，岸上装着水车，捕捞着逆流而上的鲑鱼。看来，今天夜里阿伊努人同样在孵化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之下进行着通宵作业。有一个叫希姆奇的阿伊努人。这位老人手持白桦树皮火把，不时改变火把方向调节火力，同时采用把上半身伸向河面上方的姿势，注视着鲑鱼鳍尾露出水面黑鸦鸦一片竟相逆流而上的情况——这是清逸充当孵化厂勤杂工时获得的印象之一，每当见到火影之时，他马上就会联想起这个场面来。他平心静气地听着，除了河水淙淙流淌的声音之外，似乎还微微听到了水车咕咚咕咚转动的响声。窗户跟前耸立着两棵落叶松，它们长速惊人。那是几年以前纯次和阿靖分别从山上采来种植的。借着月光，那黄得象铁锁一样的树叶依稀可辨。两棵树都顺利地长了起来，但有一棵树的树梢部分可能是让雪给压断了象缠在一起的蚕丝一样呈园形。清逸连这一点都看得一清二楚。

突然，清逸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正房饭厅方面去了。纯次说话蛮不讲理，声音很大，父亲也不亚于他，声音高亢，咄咄逼人。争执的原因，尚不清楚。

“你看看人家中岛，他45岁之前一直是个下级武士，手持一把木刀身穿一件兜裆裤，但是在函馆时不知受了什么启发，突然来到岛松种水稻来了。你看，他现在在水稻种植方面成了北海道手屈一指的活神仙。根本不是什么有了学问才有做人的资格！”

“那为什么一个劲地让哥哥求学？”

“我这不是正在给你讲吗？清逸去求学，你可以实地锻炼，你出成绩让你哥哥看看嘛！”

纯次再也不说话了。父亲似乎平静了一些，他半好言相劝半自言自语地说：

“中岛在种水田的过程中发现，北海道水凉，稻子成熟晚，常受霜害。于是，他想了个办法在给稻田上水之前，先造个水池

利用阳光把水晒温。这种作法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他本人便因此而成了一代富豪。人的一生命由天定，根本不是……”

后来，声音完全平静了，只能微微听到一些。

“哥哥得的是不是不好的病？”

隔了一会儿，清逸突然听到纯次这样高声叫道。这一次，纯次似乎又和母亲争执了起来。母亲好象也说了些什么，不过听不清楚。

“妈，肺病是会传染的呀！”

还是纯次的声音。可以说那是故意说给旁人听的。

“恐怕不会象你说的那样……”

“很可能是！”

然后，又静了下来。清逸把脑袋缩到了被子里面，他觉得自己只有早早入睡算了。然而，临入睡时的咳嗽实在讨厌。

这时传来了纯次的脚步声，他拖拉着带子已松弛的木屐回来了。清逸决定假装已经睡着，因为他今天晚上已经不想再理睬纯次了。

纯次根本不体谅别人，粗鲁地拉开拉门，接着又“啪”地一声关上，随后便传来了上锁的声音。纯次常常洋洋得意地干些大可不必的事，随时上锁恐怕也是其中之一。在这样一间跟空房子不无不同的偏房里睡觉还要上锁，他的这种心情实在可笑至极。

过了一会儿，纯次便在清逸用过的那张连个抽屉都没有的桌子面前坐了下来。桌子上点着一盏三分灯芯的油灯，那油灯把玻璃灯罩的半边熏得黑黑的，灯光显得很暗。清逸知道桌子一角堆放着《青年文学》、《文学杂志》、《文艺俱乐部》等过期杂志和英语第四读本以及博文馆发行的记事日记。桌子对面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有纯次自己的拙劣透顶的笔迹：“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阳气发所，金石亦透。”

纯次似乎打开博文馆发行的记事日记用铅笔写了些什么，但是他摸摸索索写了十四五个字“啪”地一声又把日记本倒扣在桌子上，接着便直起身来叫了一声“麻疯病！”，似乎这样一来心里的话一古脑全都说了出来。而且，动作迅速地解开缠在身上的腰带脱了个精光，然后便“哗哗”挠起了后脊梁。等他把刚才穿的衣物从前面盖在身上吹了油灯之后，便响声很大地钻进了被窝。

纯次很快就鼾声如雷了。

清逸的耳边却一直响着单调的河水奔流的声音。

这些人是多么不尽情理呀！——想到这里老太太① 又一次用手绢擦擦眼睛。

一列长长的上行列车停在眼前，月台上挤满了乘客和送行的人。

西山站在靠近机车的一个三等车厢门口，表情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穿着打扮同平时没有任何变化——头戴鸭舌帽，下身没穿裙子，白官舍的书生和十四五个学生围在他身旁，其中的一个人一旦说些什么，立即就会爆发出一阵高声大笑。旁边不远的地方站着从夜校前来送行的一个男生和两个女生，他们在人群中被人拥过来挤过去，但始终关注着西山他们。三隅的母亲和阿缝，同领着妹妹前来的阿竹聚在一起，象是要避开拥挤场面一样，背靠在候车室的外墙上。西山对这些人根本不屑一顾。其他书生对这些前来欢送的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有所顾忌的神色。

老太太想再拉住西山多说几句，一直站在书生们后面寻找机会，然而她的目的迟迟没有达到。她很生气，心想：这些人也不

①白官舍照料书生饮食的人。

体谅一下别人的心情，多么不尽情意啊！就在这时，有人轻柔地把手搭在了她的肩上。她回头一看，原来是阿缝。阿缝那颗少女之心似乎为众人的喧闹所轻轻陶醉，两颊早已带上了红晕。

“您站在那里危险，到这儿来吧！”

阿缝规劝老太太说。老太太这才放弃原来的念头，在阿缝的精心保护下，来到三隅母亲所在之处，并同三隅母亲以礼相见——并非对等地，而是稍显卑下地。看到老太太那噙满泪水的眼睛，阿缝似乎更加激动了。老太太心想，阿缝真是不同于现在的年轻人，这姑娘多么可爱呀！总之，此刻老太太是无论如何不能不讲话。她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是在书生面前，她的话只能是马耳东风，所以她非常生气。眼下老太太正处在期望有人听她讲话的兴头上，所以她顿时变得无所顾忌口若悬河起来。

“星野不在，西山突然又要到东京去，我这老婆子心里很不好受。告诉你，他可是个好人。他个子长得挺大，却象个小孩子一样。他对我挺好，成天大娘大娘地叫……哎，我知道将来他们总有一天会全都长上翅膀飞走的，可是心里总觉得有些依依不舍。你知道，我唯一的一个儿子明治二十九年在台湾死了，后来，我就孤苦零丁地过日子，所以我侍候的年轻人个个都和自己的儿子一样，说起来这确实有些自私，不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分手就难过得很。……可是，年轻人真是奇怪，你看他离开我家家门的时候，这么拍着我的颧骨说：‘承蒙大娘百般照顾’……要不就是‘承蒙大娘多方照顾，非常感谢。祝您健康长寿，到东京以后给你寄好东西来！’……”

老太太想模仿一下西山说话的语调，但她眼泪夺眶而出，说不出来了。然而，当她想起下述情况时，她不禁又生起气来。因此，她接着又说：

“他虽然说了这么一番叫人感动的话，但来到这里就变了，

你们都看到了，简直都不把我这个老婆子放在眼里了。”

老太太力图要使在场的四个人全都听个一清二楚，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打着手势，说话声音越来越大，肥胖的身体在过往的人群中不时被撞来撞去。

阿竹似乎再也忍耐不住了，赶忙用她那花色漂亮的袖口捂住了嘴巴。三隅的母亲郑重其事地点头表示极为同情。阿缝脸上也带上了很感奇怪的神情。于是，老太太又把矛头对准了阿竹：

“你到了我这把年纪，也能体会到这个滋味的……”

阿竹终于红着脸以一种并非大家全都可以听到的声音笑了出来。然而，当她放眼朝西山所在方向望去时，不禁显出吃惊的神色，大惊小怪地说道：

“啊，新井田的太太！”

冈布象中间人一样站在那位看上去三十上下的阔太太一般的妇人和西山中间，其他书生则围成了一个稍大一点的圆圈在一旁看着。那位所谓的太太，正向西山赠送临别纪念品。周围群众的眼睛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太太身上。

老太太也吃了一惊，她问阿竹：

“那个人是谁？”

“你不认识。那是同渡濑来往的新井田的太太呀！”

阿竹说话时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那位妇人。妇人那沉实下垂的丝绸外褂使她的溜肩显得异常清晰可辨，洁白如雪的脖颈上规整地系着淡紫色的饰领，发带的颜色也跟饰领一样，看上去色彩非常协调。老太太看不清那位妇人所穿的和服的质地和花纹，但她显然看见和服袖里使的是红布。从斜后方看去，那位妇人显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人。

车站工作人员手摇铃铛在站内开始走动。与此同时，站内顿时一片嘈杂，人们不禁心慌意乱起来。老太太早已顾不上新井田

太太的事了。她拼命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朝西山那里走去，根本不把跟在身后提醒她“小心”的阿缝放在心上。

西山朝这里走来了，他身材高大，在人群当中，他看上去高人一头。老太太满心欢喜，恨不得一下子扑过去。然而，西山对她连看都没有看一眼，而是径直走到三隅她们那里，摘下了鸭舌帽。而且，大声这样打着招呼：

“我走了。一切都谢谢了。再见。请多保重。”

老太太对西山恨极了。照料他那么长时间，看来他还是对年轻姑娘分外留恋。人上了年纪是多么可怜啊！……老太太索性转过头去不再看西山了。

突然，有人在老太太的左肩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这便是西山。

“大娘 我们真的要分别了。天气挺冷的，请保重身体。”

原来他没有把我忘掉啊！——想到这里，老太太简直欣喜若狂，她握着西山的手，一声不响地鞠起躬来。

“行了。”

西山挣脱开她的手，直朝列车方面走去。老太太随后赶忙跟了过去。

“喂，这里，在这里。”

人见在车窗里面这样招呼着西山。

“危险呀！老奶奶。”

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拉住了老太太。她正在紧靠车门口的地方徘徊。这时，人见慌忙从车上走了下来。

放眼望去，西山早已坐在刚才人见伸头出来的那个车窗跟前。在吵吵嚷嚷的人群当中，车站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把手举起来，然后又放下去，突然一个声音把老太太吓得几乎跳了起来。原来是汽笛就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发出了轰鸣。老太太那肥胖的身

体在人群中被人拥过来又挤过去。她感觉到有颗钉子在她手背上划了一下。“哎哟！”——她叫着用另一只手按住了痛处，然而她还是垫起了脚尖，想看看西山。挤来挤去，老太太的身体突然向旁侧移动起来。其实，并非如此。那是火车开动了。许多人都从车窗里把头探了出来，西山也不例外，他神情镇静，戴着近视眼镜笑着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眼看着他远远离去，最后便看不见了。事情仅此而已。

由于三隅的母亲和阿缝的精心照料，老太太没有摔倒，而且走出了剪票口。然而，紧张情绪松弛下来以后，她突然又要流泪了。她举目四望，前来送行的书生们早已悠然自得地谈笑风生起来，相互开着玩笑各自散去了。老太太心想：真不晓得这些人是怀着什么心情前来送行的！白官舍的人也不例外，柿江拉着夜校学生的手走了，其他人早已不见踪影了。

车站前那条洋槐树街道点上了街灯。因为和阿竹走散了，老太太同三隅母子搭伴朝南走去。

“星野回去以后，有什么信来吗？”

来到中心大道附近时，三隅的母亲向老太太打听道。

“你说什么傻话呀。他们都是属子弹的，有去无回呀！”

老太太不禁发起牢骚。

“也没给我来信。”

阿缝说。

从中心大道往前，便是老太太一个人走了。她这才感到终于到家了，书生们肯定老早已经回来了，他们一定会闹着要快吃饭的。老太太心想现在动手准备根本不可能那么快就做好，但心里还是有些着急，于是她顿时加快了脚步，她那又胖又圆的身体简直如同在地面上滚动一般。

突然，手背剧烈疼痛起来。她低头一看，只见肿了一个足有

一寸长的道子。眼里不禁又涌出了泪水。

阿缝好象正在暗中摸索，极力要抱住母亲。她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母亲正睡在自己身边，她背朝自己，正轻轻地打着鼾声。

阿缝终于放心了。但是，她觉得非常别扭，心想我怎么总作这种恶梦呢。她伸手摸了摸枕纸，果然湿透了。她在梦里哭得死去活来，心想枕纸肯定湿透了，果然不出所料。她又摸摸眼睛，右眼角到左眼，左眼外眼角到鬓发等处，同样也残存着为泪水所濡湿的痕迹。阿缝轻轻卷起衣袖擦了一下。与此同时，嘴里发出了一声哽咽哭泣之后所常有的叹息。

阿缝所作的梦，无论是醒来之后仍然记得的还是已经记不得的，基本上都是同母亲走散、被母亲抛弃、让母亲厌恶的梦。她对刚才所作的梦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她觉得记不清楚的梦往往比记得清楚的梦更加叫人悲伤。

眼下，从阿缝的处境来说，天地之间唯独可以依靠的就是母亲一个人，而她刚刚所作的似乎是一个母亲把阿缝完全忘记了的梦。阿缝怀着一种如同要把可怕的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好奇的心情，从忘却之中寻找出了刚才所作的梦的片断。

她不是阿缝！——母亲斩钉截铁地对人们说。说这话时，嘴上还带着快活的微笑，看上去似乎还想说：这姑娘尽说傻话！周围的人也在帮助阿缝，坚持说：她就是你的女儿嘛！然而母亲似乎只当是在开玩笑。阿缝心想也许自己变了，便看了看自己。其实，自己仍然穿着平时所穿的衣服，虽然表情显得有些悲伤，但脸形毕竟还是自己的老样子。（奇怪的是，她能象观看别人脸形一样清楚地观察到自己的脸形）……阿缝在家里看家，正等着我

回去呢，我回到家里就会见到她的！——母亲满不在乎地说，但是阿缝深知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母亲回到家里以后肯定会深感吃惊并极为悲伤的，想到这里，阿缝觉得不但母亲可怜，自己也无限可悲。这种不幸的心情里穿插着阿缝平时所感觉到的全部实感。每当想到一旦失去母亲自己该如何是好时，阿缝总是束手无策，怕得几乎心脏停止跳动。然而，这种悲切之感却在梦中毫不留情地向她袭来。另外，关于那场梦的后半部分，具体内容她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觉得一切都非常可怕。好象是阿缝看着母亲，渐渐变成了一个并非阿缝的人，因此阿缝当时不禁心急如焚。接着母亲大步离去，阿缝便在后面追赶，但两者之间似乎乱哄哄地堆放着许多玻璃碴儿，脚一迈进去，玻璃碴儿就象磁石吸引铁屑一样刺进脚掌。

总之，阿缝悲苦万分，死去活来。她心乱如麻，连眼睛都看不清楚了。为此，她只是自以为是地张开眷恋母亲的双手寻找着母亲。而且，失声嚎啕大哭起来。

阿缝庆幸自己终于从梦中清醒了过来，但又担心更加可怕的真正的不吉事件会马上发生。戴有绿色灯罩的灯把一种如同在海底一般的忧郁的光芒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使阿缝那正向无底深渊滑去的内心越发感到阴森可怕。

阿缝不知不觉地把两肘支了起来。而且，尽管她担心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使一直隐藏着的灾难真地出现在自己眼前，但她还是情不自禁地低声叫道：

“妈妈！”

母亲快十二点的时候才从病人家里回来，阿缝的叫声丝毫没有打乱她那睡眠中的呼吸节奏。

阿缝已经没有再叫一次母亲的勇气了。她简直害怕自己的声音，于是悄悄地把头放在了枕头上。湿透了的枕纸一片冰凉，使

得阿缝那张正为不吉的预感而颤抖的面颊顿时一惊。

阿缝的嘴里又一次发出了长长的叹息声。

阿缝怀着一种连翻身都要受限制的心绪，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母亲那令人觉得已近暮年的背影，心中思绪万千。

每当心感不安之时，阿缝总会想起她14岁时去世的父亲。她那长脸枯瘦的父亲，苍白的脸上总是留着浓重的长长的胡须，而且总是目不旁视地用温情和蔼的眼光看东西——阿缝所能回忆出来的总是这个样子。父亲是一家小银行的常务董事，但每周最多去银行上一次班，成天在家阅读中国古典和圣经之类的书籍。既不吸烟也不喝酒，如果说癖好的话，除了读书以外，就是乐于为书生提供学费。正是由于这个关系，白官舍和其他学生至今也还毫无顾虑地到家里来玩。

阿缝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骨髓结核，最后半身不遂，一直卧床不起。得知丈夫患的是不治之症以后，刚强的母亲每天晚上搞完家务便请农校的学生到家里来，学起作文、习字、生理学和英语来。而且，三个月以后，考进了区立医院的助产士培训班。阿缝觉得事情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录取名单在报上公布的时候，为了不让父亲发现，母亲曾经费过很大一番周折。

阿缝的父亲是个好父亲。至少对阿缝来说，他是一位给她以无尽慈爱的亲人。

“她浑身上下长得都非常美，我不早死就好啦！”

阿缝曾经暗中听父亲向母亲这样说过。而且，体弱多病的阿缝一旦身体不舒服，父亲就让母亲把阿缝的床铺在自己床边，而且不顾自己有病，又检查体温又照顾吃药，根本不让别人插手。

相对比较起来，阿缝回忆父亲往事时，每每都不禁要想起父亲去世一周以前，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让阿缝帮他一把，他想在房间里走一圈。阿缝固然为之一惊，母亲则感到事出突然，极力劝

阻，根本不答应。于是，父亲静静地望着母亲和阿缝说道：

“你们也许不明白，其实男人们都有一种心理，就是一生中总要显示一次自己的力量，否则就不愿死去。以前，由于你们的限制，我一直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如今大局基本已定，我是要死了。今天，我今天是想试试自己心里还有多大力气。医生说我腰部以下的神经已经坏死，但是我想让你们看看我的奇迹。你们用不着担心。”

父亲走了起来。阿缝也跟着走动了，她感到自己肩上承担的父亲的重量比预想的要轻。父亲边走边对她说：

“阿缝，你已经快14岁了吧。肩膀挺有劲。很能助父亲一臂之力了。……你将来也是要嫁人的，如果嫁了人，你不要忘记今天的心境，要和丈夫一起往前走。千万不要忘啦。”

说着说着，父亲的手在阿缝肩上微微颤动起来。

父亲顺利地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当他在病榻上坐下来的时候，老少二人便自动拉起手来。而且，哭了。

“你们这是哭什么呢！我是因为高兴才流眼泪的。……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过。……但是，这一点根本不必告诉医生。因为，这种高兴的情绪应当珍存在我们各自的心中。”

父亲呼吸困难，好不容易才说完这段话，然后便躺下了。

母亲和阿缝照她父亲所说的做了，她们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越是不向别人透露，这件事对阿缝来说就越发神圣，简直根本不能用嘴去表述了。

阿缝凝视着母亲那令人觉得已近暮年的背影想起了这一切，眼角一热又流出了眼泪。她马上就要哭出声来了，她竭力控制着自己。……尽管父亲平时和蔼而又文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眼下，在这个家的任何角落里，他的那种刚强的内在活力都早已不复存在了。……太孤单了。她想要父亲。她想

再有一次父亲。她想再用自己的肩膀体察一次父亲那骨瘦如柴的双手。

她感到身单力薄，一种自己一个人根本无能为力的身单力薄。——她向往着能把一切全都拜托给一个可以依赖的人。而且，她为根本没有这种可以依赖的人而深感遗憾。……她想稳定一下情绪入睡，但越是这样，悲伤之情就越是源源不断，眼睛一直睁得大大的，尽管泪水早已使它阵阵作痛了。

阿缝终于轻轻爬了起来。而且，取下摆在厨柜上边的装有父亲照片的镜框又钻进了被窝。那是父亲身体还很健康时照的一张照片，父亲那张长脸神情清爽，微微转向一旁，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远方。阿缝把镜框往自己脸上贴了一次又一次。凉凉的玻璃镜面使她那发热的皮肤产生了一种爽快的感觉。这种爽快的感觉使阿缝得寸进尺起来，她干脆用两只手把照片镜框抱在了胸前。

眼泪又重新流了出来。

为了不再遭受恶梦的折磨，阿缝决心就这样坐待天明了。

夜，大概深了。母亲睡眠的呼吸节奏丝毫没有混乱，听起来极为平静。阿缝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把母亲吵醒。

柿江吃完夜宵马上就走出了白官舍，他要给夜校学生上课去。途经创成川河边时，他遇上了一个奇特的叫卖者。

那是一条车夫、工人和出售五谷杂粮的人所经常串来串去的街道，尤其是傍晚更加如此。然而，那个奇特的叫卖者特别引起了柿江的注意。

那人头发又长又乱，戴着一顶掉了帽衬的童用绒帽，身穿一件工作服样式的破旧的黄褐色外套，脚上系着军用绑腿。看上去是二十四五岁的样子，脸形酷似中国人，冷静而又机灵。他把一

个不大不小的包裹夹在两块木板之中，中间插进一根木棒，象衣箱一样背在肩上。而且，右手拿着一面业已变成灰色的白木棉小旗，小旗上还用一种毫不娇柔造作而且极为清秀的字体写着一行黑字：“把和服改一下吧！赶快改吧！”

那面小旗风起则飘，风停则垂，叫卖者毫不介意，连叫卖之声也没有，只是悠然自得地走着。

柿江也是25岁。他不禁想同叫卖者搭话了。而且，简直就要径直朝叫卖者走去了。这时，他想起了昨天夜里同西山所进行的那场争论。

“所谓轻浮，就是指你这种人，能说出一大套连自己都弄不清楚的高深道理，但却根本不准备加以实行。”——西山的这番话一直围绕在柿江耳边，久久不能离去。那场争论同这个叫卖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但柿江顿时又不好意思同叫卖者搭讪了。于是，他让叫卖者走了过去，然后自己过了创成川。

紧接着，柿江便决定在当晚夜校的修身课上讲一讲那位叫卖者的情况。他要告诉学生，所谓付诸实施者指的就是类似这位叫卖者的人。而且，他在心里盘算着，如果写得好，完全可以凑篇稿子寄给报社。此刻，他把左手深深地埋在怀里，手指伸在腰带下面，同时不停地用嘴咬着右手的指甲。

柿江觉察到自己的那个劲头又来了。但是，总地来说，一旦兴奋起来，他就不想再勉强控制自己了。现在，在柿江眼前，有二十四五个高等科男女学生，他们在柿江的兴奋情绪的感染之下，都程度不同地兴奋了起来，他们睁大眼睛倾听着柿江的高谈阔论。柿江则觉得，在学生们的促动之下，自己变得更加兴奋了。

“明白了吗？那旗子上面写着：‘把和服改一下吧！赶快改吧！’尽管我竭尽全力照料他，但是他还是呼吸越来越困难，最后终于死去了。……因为是在一个幽深的山谷之下，而且积雪很深，雪的表面虽然坚硬，但一旦踏上雪化之处，马上就会陷到齐胸的雪里去，所以我当时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了。……那位了不起的年轻人还没有达到改良和服的目的，就悲惨地滑下山谷摔死了。这该多么可怜哪！”

班里有个名叫渡井的16岁的女学生，她脸色绯红，浑身圆胖，肉感很强，丑陋异常，而且歇斯底里，动不动就悲切落泪。她把一块脏手帕按在眼睛上听着柿江的话，但听着听着突然以一种整个教室都可以听见的声音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这位女学生是把那个死在山谷里的了不起的年轻人当作了心上的情人，对他的死悲痛得简直超过了自己的恋人——柿江觉察到这一点以后，心中顿时涌出了一种并非嫉妒的某种不快的感情。男学生则获得了可以肆无忌惮地观看女生的机会，都向渡井那上下抽动的肩膀和手帕下面那绯红的侧脸，投去了好奇的目光。

总之，柿江又引起了一场轰动。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渡井，刚才那种感伤的神色已趋于缓和，现出了安慰劝解的笑容。

“哈哈，用不着这么哭嘛！……那个人死得虽然可怜，不过可以说他是为自己的重大使命而死的，所以他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要是那样，我更觉得他可怜啦！”

渡井泪流满面，说出了这句既不通情达理又过于迁就自己感情的话来。男学生则和柿江一同笑了起来，似乎在说：“这家伙真能大吹大擂！”

这时，普通科四年级的教室（它同柿江所在教室毗邻，中间只隔一条走廊）突然嘈杂起来，只听有人嘎吱地拉开了进有沙土

的拉门，接着便令人心烦地响起了孩子们吵吵嚷嚷跑出走廊的脚步声。他们各自都拿着砚台到水龙头上去清洗。柿江的话被打断了……

“老师，那个人后来还会活过来吧？”

嘈杂之中，一个男生欠身立起，向柿江提问道。

这时，下课的梆子声响了。

“不，他死掉了。”

那梆子声似乎使学生重又振作了起来，大多数人都劈劈啪啪打开书桌，开始用包袱皮包起书来。其中，也有人希望知道一下刚才所听到的那个故事结果。

“老师，您是怎么把那个人从山谷里弄上来的？”

“你以为是我呀？我弄不上来，所以便一个人爬上悬崖，报告给了村里的人。”

“老师，把那面旗帜给我们看看吧！”

原来，那天晚上，为了叙述方便，柿江在讲修身课以前，曾经说了这样一个开场白：我有一面奇特的旗帜，而这面旗帜的主人更是一个奇特的人物。

“好，好。明天晚上，我把旗帜拿给你们看看，同时讲一讲我把那个人死去的消息报告村民以后的情况。村民们是何等崇拜那个人的伟大……”

说到这里，柿江又产生了一种想在令人耳聋眼花的嘈杂声中把刚才的讲话继续下去的情绪。他觉得似乎有许多连自己也不曾预料到的戏剧性场面会马上脱口而出。这时，突然有人叫道：

“老师，您这全是编造的假话！”

柿江不禁一怔。接着，他朝声音发出方向望去，原来说话人竟是相对低能的、根本辨别不出事情真伪的小个子少年户泽。于是，柿江放心大胆起来。

“不，真的就是真的，老师亲身经历的事情嘛！”

这番会话使教室里的气氛稳定了一些。学生们都似乎别有用心地注视着柿江的表情。

“但是，今天晚上，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路上遇见了那个人！”

柿江心想：大事不妙……但在作此感想的同时，又极力控制自己，以求不动声色。而且，转瞬之间，他那业已成习的不可思议的机智便使他摆脱了这个困境。

“户泽是在作梦吧！……啊，我明白了。户泽是遇见了假冒那个人的人啊！那个人的事在我出生的钏路地区传开以后，出了五六个冒充他的人，在北海道各地流窜。……肯定是他们。你是遇上他们了。”

那位少年脸上依然带着怀疑的神色，但已经缄默不语了。而且，在场的学生也没有还想抓住这个问题不放的了，他们都坐立不安地作着回家的准备。

柿江见户泽虽然仍有怀疑但毕竟已经表示同意，心中不禁感到自己刚才口若悬河所讲的完全虚构的故事顿时又千真万确了。

当时，有几个一边担任当地贫民小学教师一边上农校的学生，他们自立炉灶作饭吃。柿江来到他们那兼做办公室的房间时，屋里只有担任普通四年级教学的森村一个人，只见他坐在一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上，那张总是干瘪而无生气的脸膛微微向上扬着，让火盆烤干了的双唇紧紧地闭在一起。

这里同样有一个用铁丝作的可以自由伸缩的简单吊钩，上面吊着一盏灯罩已经熏黑的油灯，油灯放射着昏黄朦胧的光芒。见此情景，柿江突然想起了一件不应再想的事来：向自己报以深情的女人的哭脸，除了自己和女人便别无他人涉足的房间，让人忘却一切的美酒、酒香和化装的香气……还有那淫乱地笼罩着这一

切的昏黄的静夜的灯光。……柿江觉得自己胡思乱想时的神色似乎已经映入了森村这面镜子之中。然而，森村的表情却呆如木雕一般。

“喂，你回去的时候，顺便把这个包裹替我送到白官舍去。”

柿江若无其事地说，同时脱下自己那件破烂不堪的裙裤，并用它把书包包了起来。森村连头也不回，脸上依然毫无表情，一直面朝眼前那扇窗子的横框，并且心不在焉地说：

“你现在还要到别处去吗？”

“嗯。”

柿江本来想回答得轻松一些，但事与愿违，连他自己都觉得回答中带有忧郁的成份。

“放在那儿吧！”

过了一会，森村这样说。

学生们还没有全走完。有的在走廊里打闹，有的三五成群地在门口大声喧哗着等待同教师一起回去，有的则翻箱倒柜叮叮当当地收捡着教师的桌椅。一般来说，柿江一旦走出门去，就会有十四五个学生口喊：“老师”而偎靠过来。柿江心神不安地看了看紧贴着低矮的天棚挂着的八角钟。9点已经过了17分钟了。然而，如果再磨蹭下去，其他教师就会走进房间里来的。那就更糟了。

“那么，拜托你啦！”

柿江万不得已地说道。接着便摸黑在胡乱脱放在看家人厨房里的鞋子当中找到自己的鞋子，随后走出门去。

外面寒冷，而且漆黑。于是，柿江觉得自己脸上突然发起热来，就象喝醉酒时一样红头胀脸的。同时，觉得心脏跳动异常激烈，自己几乎都能听到跳动的声音。他想尽量避开学生的眼睛沿

着树篱快步走去。然而，小学生们那尖锐的眼睛到底还是没有放过他。柿江身前身后跟了一大群孩子。

“老师，昨天晚上，可把我吓坏了，有一个醉汉张着双臂追我！”

“啊。”

“今天晚上，老师，往我家那边拐一下吧！”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声音杂乱无章地同时传到了因某种不可思议的内疚而激动异常的柿江的耳际。柿江故意用他那滑稽的声音说话，试图尽早把学生摆脱掉，说话之间来到了贫乏町大街。

除了一直纠缠在柿江身旁的学生之外，路上还不时遇到别的孩子，他们时而也同柿江答话。

“我今天有事，明天晚上……不，后天晚上，我送大伙回家，今天你们各自自己回去，好吗？哎，这就不好啦，别这么缠住我不放嘛！”

经过这样一番劝说，柿江好不容易才摆脱孩子们，在夜幕之中直朝西方走去。

越过创成川，市街便变了样子，顿时就象一座小城一般。夜晚是寒冷的，但是街道两旁的店铺灯火辉煌，路上的行人也络绎不绝。

突然，柿江的眼前闪出了“大黑座”的彩色招牌，柿江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到了薄野妓馆集中区的一个角落。这里耸立着一堵有一丈多高的木棒篱笆墙，还有一座仿古地涂着黑色涂料的消防望楼。柿江又一次痛切地感到自己的脸在发烧。

冈布——是他把柿江引诱到这个奇怪的世界中来的。恐怕他是在毫无意义的酒兴的驱使之下把柿江带到这里来的。然而，对柿江来说，这却是一件极为麻烦的事，一种极带诱惑力的冒险。“我不想去，你放开我！”——柿江推开了冈布那抱着自己的粗

壮有力的铁臂，但两只脚却不知不觉跟着冈布向前走去。两个人走着走着都把学生制帽揣到了怀里。随后掀开一家的织得很厚的藏青色门帘走了进去，那门帘给人一种如果白天观看一定是油污发亮的感觉，他们爬上楼梯，在满是油污和烧迹的铺席上坐了下来，显然这里同白官舍截然不同，楼梯虽然是新的，但踏上去每每都颤动地嘎吱作响，这时，来了一个淫乱得令人不敢正眼相望的女人，她身子紧紧贴着柿江一旁坐下，差点坐在柿江的双膝之上。冈布一个人大声吵闹着，于是酒端了上来。柿江想尽快忘掉自我，连续接受女人数杯敬酒。他不曾正式喝过酒，酒力很快就使他的头脑严重昏晕了起来。他眼睛发热，眼里浮现的事物都与往常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理应高涨起来的性欲渐渐退缩，只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兴奋使得他的体内火一般地颤抖起来。而且，不时有些小冰块（那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冰）边溶化边令人生惧地自喉咙流进他的胸中。

“怎么样，挺好吧？”

壁龛正面摆着一个花瓶，看上去就象是用粗点心捏制的一样，里面插着半枯的红黄色和白色的野菊。冈布把这些东西取下放在拉窗的一角，然后从自己怀里取出学生制帽毕恭毕敬地摆了上去，同时作了一个诚心叩拜的动作。柿江心里觉得象是作了一个恶梦一样，但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然奇怪地无意中笑了起来。声音很大，一直哈哈大笑。女人们见他逗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柿江离开“大黑座”往左拐，匆忙越过妓馆大门，在充满不安的内心深处回忆着这一切。

柿江意识到，在别人看来，自己无意中所干的一些事情，往往是一种破格的行为，而且常常被作为一种笑料。柿江心想：在妓女房间时自己也是存在这种情绪的呀！他产生了一种无法挽回

的后悔心理。同时也觉得，反正是那种女人，管它呢！另外，现在回想起来，使他对自己感到失去信心的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他一觉醒来，房间里早已铺满了朝阳的光辉。在一抹羞耻的情绪之下，最先浮现在他心头上的便是冈布那张难看的讥讽的一只眼睛的面影。现在，他肯定面带讨厌的奸笑正在哪里暗自欢喜着。而且，他肯定会到情投意合的朋友那里去大加喧扬，逗得众人哄堂大笑：柿江这小子平时摆出一副一钱不值的道德家的面孔，见到女人也装着毫不认识根本无动于衷的样子，可是他却很快上了我的圈套，他的画皮完全叫我给揭穿啦！——想到这里，柿江感到自己这个人已经变得体无完肤了。这样一来，柿江心里重又清晰地现出了烈日高悬时分跨出那家门槛来到户外时那种无以名状的焦燥感情。

这时，柿江的两脚依然朝应去的方向移动着。不知不觉之中，他来到了妓馆南侧。这里有一条16米宽的道路荒凉地朝西方延伸而去，这是一条行人稀少的道路，上面长的满是已经枯萎的苜蓿，它同妓馆之间隔有一条近两米宽的水沟。只要从那里拐过去，前面便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就用不着担心有人看见了。柿江急忙打量了一下自己周围的情况，然后飞也似地跨上那条道路。这时，他不禁自然而然地发自内心地仰天长叹一声。

哪有什么可顾忌的！冈布平时总是胡说八道，无论他怎么说，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会干那种事。如果冈布向我提起这件事，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是的，正如冈布所说，我昨天晚上到薄野去了，第一次同妓女睡了一觉。如果有人相信这一点，他们也不一定不感兴趣，他们也许会说：“啊，柿江还干这种事呀！”但是，大多数人肯定会一笑了之，甚至会提出：“冈布胡说八道也要有个分寸呀！”柿江下定了这样的决心，若无其事地来到了教室。冈布也在教室里。但他表情镇静自如，简直是把昨天晚上

的事完全忘记了。柿江感到冈布是个粗鲁放肆的人，在某些方面甚至对他抱有几分敬意。而且，柿江当天一直谨小慎微，老老实实的。因为他一直深感不安，担心自己随时都可能给冈布造成一种自做聪明的感觉从而遭到他的惩治。

“当时，我认定这种事干上一次就行了。确确实实是如此。如果再干下去，那么应当说我真的开始堕落了。”

柿江踏上那条偏僻的道路之后，马上放慢了脚步，待心情沉静下来以后，他这样告诫着自己。他简直如梦初醒，他那先前兴奋得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肌肉放松了，他变得无精打采起来，眼下正四顾着周围的一切。此刻，离开夜校时曾使他倍感昏暗的天空显现出了初冬所特有的皎洁，繁星满天，星光点点。道路左侧是苹果园，越过高丽篱笆可以看到大都落尽叶子的苹果树，树枝密密麻麻地在空中摇动着。也许是心情的关系，虽则是在夜里，似乎还能看见远在天边的惠庭奇峰。柿江对惠庭奇峰的景色是颇有感情的。他一个人外出散步时，这座山总是在一个地方等待着他。他有个习惯，在家里的时间不如在外边的时间长。而且，多半是一个人。只有这时，柿江才能摆脱伙伴们的轻度的蔑视从而获得自由，才能独自对自己作出评价。这已经完全习惯成自然了，虽然此刻并不存在任何格外令人激动的种子，但札幌的大自然却如此深刻地理解他的内心。

“对，该回去啦！”

柿江下了相当坚定的决心，慢慢地朝西迈开了脚步。而且，尽量不朝道路右侧张望。

然而，这是办不到的。那里并排立着好几家妓馆，所有的窗户都上着掩人耳目的木板，看上去不过是一片高高低低的黑色世界。然而，任何一家妓馆，都有女人喧闹放荡的声音传出，听得真真切切。妓馆中央大道的矮树篱笆里传出的节奏高昂的鼓声意

外地叫人产生肉感和冒险心理。仅有的一次嫖妓使得柿江的内心变得格外富于空想了，他能以一种极为淫乱的色彩，想象出那不透一丝阳光的窗户里面发生的淫荡情景：那先他上床，向他伸手，诱他动色的女人；那听到他身为童贞的忠实自白而对他满心欢迎的女人；那没有一丝美色然而因其身为女子才使柿江体会到过去不曾接触到的快乐、温暖和逸趣并将他俘虏的女人……柿江开始觉察到小小肉欲何等强大有力了。他对自己害怕了起来。因为，他作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是这样的人。这可不行——他一边告诫着自己，一边硬着头皮看看左边的苹果园，然而这一切全都无济于事。他急忙想了想自己家里的事，但没有任何感慨。他又想了想白官舍人士的看法，也没有任何效用。他接着回顾起自己身为夜校教师的地位。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想起了夜校女学生的面容、发际和手脚。这些东西，过去并非不曾给他以某种感觉，但那时毕竟能立即将其抛在脑后。……柿江对自己实在是怕得要死了。……他的全身并非因为恶寒而是因为一种病态的热感而颤抖起来。脑袋里面塞满了一种类似血棉的东西，连鼻孔都堵塞了。脑袋里装的满是某种东西，甚至使他都能感觉出脑袋的重量了。而且，每当柿江要作某种反省的时候，头脑里马上就会作出断定性的回答。例如，当柿江觉得世上总有心地更为纯洁、自制能力更强的男人时，他的头脑马上就作出断定性的回答：那是瞎说，男人都和你一样，可能比你还厉害，你虽然好吹牛但毕竟正直，以前你不过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罢了！而且，柿江对头脑的这种回答大有根本无言以对之感。

这么说，我去！——当柿江真地要把自己的身体转向妓馆方向的时候，不知什么地方又感到有一种制止自己的东西：喂，请三思而后行！如果受到的是女人的制止，自己会产生这种感觉吗？其力量并不强大，然而却又不能无端地予以拒绝。这是第二

次。有了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去了第三次，以后就会无休无止，会有第四、第五以致第六次。到哪里去筹措干这种事所需的金钱呢？久而久之，如果人们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又该如何收拾呢？

柿江顿时感到一阵不寒而栗。总而言之，这是个重大问题，因为柿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他是个异常离奇的空想家，而且往往作出一些反常的事来，但是他给任何人的印象都是：这正说明他的品行意外端正，为人诚实，是个天生有道德的人。他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一直依仗它维持着自己的存在。一旦他自己主动破坏人们对他所抱有的这一印象，那么他自然就会无地自容。

柿江不知不觉沿着妓馆走到了妓馆的西头。那里有一条类似水沟的名唤新川的小河，河里流水潺潺，柿江那异常紧张的耳朵仍然可以听到那水流的声响。柿江本来应当越过那条小河，离开妓馆而去，但是他非但没有离去，而且又转而朝东沿来时的道路迈开了双脚。不管柿江的心情朝何处变化，脚下却始终不背离他所向往的目标。不仅如此，他简直就象被什么吸引住了一样。渐次朝着沿妓馆而流的小河方面靠拢过去。而且，走几步停一下，走几步再停一下，同时不时使劲地咬着右手指甲，咬得指甲几乎要出血了。最后，来到那架在河上的唯一一座木板小桥跟前时，他终于停下了脚步。

柿江在这里使自己镇静下来之后，立即偷偷不安地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根本没有来往行人了。附近扔满了烟蒂、包点心的木纸、纸团，还有残缺不全的陶瓷器皿。通过这些东西，柿江想象出了许多幽情蜜话，一些使他那早已乱作一团的心绪更加兴奋的幽情蜜话。

突然，柿江发现有一个人影从桥对面的小巷里向他接近过

来。他大吃一惊，同时迈开一种似乎刚刚匆忙赶到那里的脚步，一往直前地踏上了小桥。而且险些同对面那个同样匆忙赶来的人（一个似乎受命出来办事的服饰不洁的女人）满怀相撞，他不顾一切地从女人身边走过，同时象和冈布同来时那样把制式帽子揣进了怀里。来到花街柳巷之后，柿江马上便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昏黄灯光之中了。他急忙在衣袖中摸了摸。钱包确实还在左衣袖里。他心中着急，认为今天晚上最好换个地方，但不知为什么又做不到这一点，于是他明知不妙，还是自然而然地飞也似地掀开冈布带他来过的敷波楼的门帘钻了进去。

这时，不知什么原因，一面写有“改一下和服吧！马上改吧！”的旗子清楚地浮现在了柿江的眼前，接着又马上犹如烟雾一般飘然而去了。

“星野清逸兄：

“我觉得还是东京这个地方有意思！在前往室兰或函馆途中，为了同北海道和以前的生活彻底告别，我把粘有北海道泥土的木屐抛进了大海。当然，那双木屐虽则抛进了大海却也并非怎么叫人可惜！但是，那双木屐本来是我和柿江共同穿用的，现在柿江那家伙可能有些不便了。我穿上夜校学生青森为我饯行时送给我的新木屐，隔了许久之后重又踏上了内地的土地。然而，我去北海道以后，前后足有六年没有看过内地情况了，不过现在看来，这里不曾发生任何变化。对你来说，内地还是一块陌生的土地吧！

“我也回故乡转了一下，父亲和母亲额头上的皱纹都增加了五六条，变得有些枯瘦了。依然只是默默地干些可以过活的事，谨小慎微地生活着。无论你说什么，他们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就

告诉他们说，我在札幌以优异成绩毕业了，现在要到东京去，到更高级的大学里进一步深造。总之，如果在谈话当中加上几句英语，不管你说什么，他们听起来都觉得是了不起的，所以事情办得简单痛快！例如，有这样的情况：

‘爸爸你不知道，东京有个叫University（综合大学）的大学，在那里可以学到比象山先生的学问还大的更伟大的学问。到那里以后，连我也可以获得Student（学者）的称号，也可以学到Sociogy and English grammar and Chinese literature（社会学、英语语法和中国文学）之类高深的知识。怎么样，我可以再出去几年吧？’

‘岂有此理！……超过象山先生以后你打算怎么的？’

我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可能成为比佐久间象山还伟大的人物。然而，我却是父亲非常引为自豪的，他碰上左邻右舍的人就眯缝着眼睛说：我大儿子生来就是我的继承人，老二则是一个无用之徒，总有一天会暴死在异国他乡的。母亲似乎非常可怜我这个业已离家六年之久的儿子，根本不想放我走，但是嘴上却什么也没有说。而且，边在土间的角落里洗着东西，边急得抽泣起来，鼻涕一直流到了盆里。

“然而，他们也知道，不管怎么说，东京毕竟离家还算是近的，因此，我终于离开了故乡。我还告诉他们说，我当了Student（学者）之后学费还会自己挣出来的，他们听了似乎也很高兴。

“东京，对我来说，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我首先到座落在神田三崎町的托英比会馆见了圆山先生。当时正赶上是吃午饭的时间，圆山先生把饭菜方盘放在厨房搁板上、面朝墙站着吃饭。他吃的大概是开水泡饭，在房门口就能清楚地听见他匆忙扒饭的声音。我根本没有想到东京还有过这种生活的人！托英比

会馆在我想象之中足有札幌练武场那般大小，可是前去一看，不过是一座只有半个白官舍大小的陈旧的建筑。我感慨良深地意识到，自己碰上洋文名词的时候，也是一个不亚于家里老子的乡巴佬。

我自我介绍说，我就是《丹敦小传》的投稿者。圆山先生表情冷淡，连笑都不笑，只是说了一声请进。我也就进去了。总之，那是一个西洋会馆，——总之，那是一个装有西洋窗户的日本客厅；里面摆着好象是安息日学校使用的长凳和方桌。圆山先生这个人如同装有西洋窗户的日本客厅一样，是个顽固而又冷淡的人。‘来干什么？’，‘来学习的。’，‘来学什么？’、‘来学习社会问题。’、‘没有学费吧？’、‘是的。’、‘你是让我给想办法吗？’、‘啊，是的。’、‘家里穷吗？’、‘是信州的普通农民。’、‘你打算和我们一起干工作吗？’、‘这还不清楚。’、‘这个回答好。’（什么？混蛋！——混蛋这个词儿是东京的书生们遇事每每都要使用的字眼，我是后来才学会的。然而，用它来表述我当时的心情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说真的，当时我心中久久未能平静，心想圆山先生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政策呀！）圆山又说：‘你打算在哪儿学习？’、‘我想去W专科学校听矢部先生的课。’、‘从札幌带来介绍信了吗？’、‘没有。’、‘那我给你写一张，你马上去吧！’……我躬身一谢……穿上别人送的木屐……踏上大路（这里花的时间很长）……早稻田这地方庄稼地很多。真是名符其实。……从外面可以看到大限那座公馆了。到了W专科学校……没有其他稀奇之事。

“矢部先生比圆山先生热情得多。我看过照片，知道他一只眼睛有伤疤，其实他是个严重的少白头。这似乎说明他是个相当虔诚的基督教徒。于是我也不能不相当地肃然起敬了，他说一位熟悉的信徒的家里可能有空余房间，要同我一起去看一下。那

位信徒的家，离学校有七八百米远。他把我领到那里去了。那一家的主妇见到矢部先生就象马耳他碰上基督一样躬身施起礼来，这使我很是为难。说老实话，我特别想表示钦佩的不是矢部先生，而是马耳他。在我眼里看来，东京的女子似乎都是天使！

“我的房间有四席半大小，在二楼的西角。东侧隔墙是个大房间，但已撤掉草席作仓库使用，不知什么原因，里面老鼠特别多。每到晚上，老鼠大肆活动，热闹非凡。然而，我这里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弄不好脚指头和耳朵鼻子会遇到危险，所以我作了充分的准备，以免让老鼠咬着。其实，前些日子，老鼠已经开始啃我的脚指头了。然而，廊前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明年葡萄发芽的时候，我肯定会大有王侯之感的。

“总之，在学校里，不穿裙衫和草鞋的只有我一个。他们声称，如果脚掌结实，不穿草鞋也可以，但是必须穿裙衫。然而，我对他们说，规章上并没有写必须穿裙衫，这不就是穿与不穿随便吗？因为，我脚掌当然结实，脚力（不知是否有这种说法，不过既然有张力的说法，恐怕脚力的说法也会有的。）也很大！我把这种作法同sans-culottisme（革命群众的过激主义）联系起来，称之为sans-bakomism（不穿裙衫主义）。

“矢部讲的课实在很有特色。崭然见头角。他本来讲授经济学史，但是如果让他把‘富国论’和‘资本论’作一下比较，他实在能超人一头。甚至旁人都为他担心；可不要露出马脚呀！图书馆里的书同札幌也没法比。现在，我正在攻读李嘉图的不可动摇的规律。

“那么，下面我还得△啊！

“请多保重！

西山犀川

十月廿五日夜

“冈布，你从今天开始到三隅那里去上课了吧？”

渡濑回答说“去了”。然后，把酒杯送到了嘴边——在此之前他早已把这只酒杯拿到眼前望着它冒着金黄色的热气。

“阿缝是个招人喜欢的姑娘呀！”

渡濑估计她会这样说，他嘴里含着酒作好了回答准备。于是，他马上便接了一句：

“比你还是差一些呀！”

他估计对方接下来就会说出“讨厌！”的话来，果然不出所料，新井田的夫人温情地瞟了他一眼说：

“讨厌！”

于是，渡濑感到好笑起来，他睁大了他那一只眼睛，作出一副鬼瓦般的表情笑了起来。渡濑清楚地知道自己发笑时的表情尤其类似鬼瓦。

“这个女人见我面貌长得丑陋，一直蔑视我，无论如何放松情绪同她挑逗，她都不越雷池一步。是不是以为面貌丑陋的男人就没有心思呀！我是不是突然抱她一下让她知道我受的是何种难忍的折磨呢！”

渡濑常常认真地这样想。总之，对渡濑、新井田夫人的言谈举止是相当坦率的，渡濑的心中则受到一种根本不可能有的诱惑的驱使。眼下这一瞬间，他依然产生了类似的冲动。于是，渡濑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代之而来的则是阴郁不快的神色。

“哟，好奇怪呀！有什么叫你这么可笑的呢？”

新井田夫人说着双手巧妙地托着酒壶的下部向渡濑递了过来。渡濑也把手伸了出来，去接酒壶。他那拇指肚上长着工作老茧的粗壮的手，不禁使他感到一阵心惊胆战。

“不过，听说阿缝对星野倒是很着迷的呀！”

妓女本性！……她的这番话奇怪地使得渡濑很不愉快。把

“阿缝”和“着迷”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无论如何总是令人不快。尽管渡濑根本没有要在人言碎语面前为阿缝辩护的狂妄心理，但他仍然感到不快。

“你感到嫉妒吧？”

渡濑不分青红皂白地瞪了她一眼。

“那你恐怕是搞错啦！”

接着，夫人便如同早已作好了准备一样紧逼过来。

“啊，这个女人的确正在为把我完全俘虏而自鸣得意，不过阿缝的存在却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某种伤害！……是不是干她一下子啊！”

渡濑心烦意乱，手痒难耐起来。时间虽然短暂，但夫人毕竟曾沦为妓女，只是今年年初才被新井田买作后妻——这一点使得渡濑格外地胆大妄为。而且不能不看到，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存在一种万一的侥幸：狠狠作弄她一下子！……如果真的弄假成真的话——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到时候自有道理……

“你的心事让我说中了吧？”

渡濑又哈哈大笑起来，而且胡乱地抓着他那因酒发烧的脸膛和那头发剪成半寸却长成八寸多的头部。

“不过，夫人，那是一朵高不可攀的花。她是纯洁的化身。就连我到阿缝面前时都总是谨小慎微的，根本不敢动手……你不要这么笑嘛！夫人，我说的全是真话。……什么，你不信？……你这也太不够意思啦！夫人。我这号人根本配不上阿缝。你是说什么叫‘配’吗？所谓‘配’就是成双吧！（渡濑觉得这个词用得太好了，急忙窥视了一下夫人的神色，但他意外平静，于是他顺水推舟地又说了下去。）成双啊！……我总是死心踏地地认为自己不配阿缝。一旦站到阿缝面前，我这个冈布都会完全痛悔前非的呀！”

“你有很多让你那么后悔的事吗？”

“你不要瞧不起人。不要……”

渡濑又一次用高声大笑把话头引开了。这个女人有生以来肯定还没有碰见过心满意足的男人。看来她曾在各种各样的男人手中被传过来传过去，然而正因为如此她世故得有时甚至令人讨厌，但却也具有某种类似爱套近乎的平易近人的特点。这种女人，一旦有年轻男子接近，不管她表面上如何端庄，总是会奇怪地露出诱人的表现的。何况，这个女人也有点太露骨了。在星野面前，她对星野那种难以接近的聪明的头脑和肤色苍白的苗条身姿颇感兴趣；看到我，她又想利用我的毫不客气、心直口快的顽强性情。但是，她还是在适当的地方设了一条防线，而且根本不从那里向前迈出一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星野也好，我也好，以及其他来到这个女人跟前的任何年轻男人也好，都毫无例外地成了她的装饰玩物。当了玩物倒也没啥，但就此罢休总是不合算。即便动手刺探一下她的防线，或者让这个女人吃惊地后退几步，那对她来说也是有益而无害的。渡濑瞪大了他那双眼睛，从饭盘上拿起酒杯，毫不客气地伸向夫人。夫人脸上根本没有有失体面的神色，立刻便把酒壶举了过来。

“夫人，你也拿个杯子来吧！我一个人喝太不好意思啦！”

渡濑毫无顾忌地采取了行动。

“我不会喝呀！”

她一边倒酒，一边低头用漂亮的眼睛看着滴落出来的酒，而且上眼皮那长长的睫毛微微向上翘曲着，这一切掩饰了她黑眼珠里的微笑。渡濑以稍带放荡成分的声音所说的那句粗野的语言和当时映现在渡濑眼里的夫人那睫毛的温柔构成了某种不调和，这种不调和使渡濑奇妙地洋洋得意起来。

“晚上总是陪伴别人喝酒，怎么能不会喝呢？”

“那么，我就用这个喝一杯吧。”

渡濑感到心里一惊。即便自己的防线遭到攻击，她也不准备逃跑。非但如此，她似乎还想向我更加接近一步。她规矩地重新把上半身放在双膝之上。虽然并不是故意的，但她那稍显肥胖的胳膊使她肩部到重叠朝上放在双膝上的手部构成了一个美丽的线条，而且双眸含笑，毫无顾忌地望着渡濑歪头思索着。她的神志镇定自若，看上去既纯真又无邪，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话和想要做什么。对渡濑来说，他所能做的便只是要警惕自己在关键时刻遭到对方的背弃。

“问题不大吧？”

“什么问题呀！”

她立刻这样回答。

“啊，你问我什么问题那就算了。那么是问题不大啦！”

“我是问你指的什么问题！”

“你既然问我什么问题，那就算了……正因为算了，所以可以举个例子，这就象循环小数一样呀！”

眼前本来就没有洗杯器。渡濑在饭盘角上澄干酒滴……一切都跟我毫不相干啦！……他把盘着的脚重新伸直，无拘无束地从正面把酒杯递给夫人。

“你是说一个人喝不好意思吧？”

夫人慢条斯理地说，同时毫不犹豫地伸手接过酒杯。

“蒙你同情，实在感谢。”

渡濑在紧要关头，控制住了自己，心中自语道：事情可不简单哪！而且，作出一种对酒杯默默一视的样子，然后把手缩了回来。

“哟！”

“我是想味道要是变了就不好啦！哈哈……夫人，我这个人

很自负，对一般的事情，往往都容易信以为真！下面，如果再开玩笑，我们最好事先打个招呼！”

“你真是太自负啦！”

话还没说完，夫人便把袖口送到嘴边小声咯咯地笑了……眼里带着简直过了界限的好意。渡濑尽管感到夫人的反映出人意料，但仍然让她那眼色给吸引住了。而且，对夫人刚才所说的话，作如下的理解也是未尝不可的：夫人那么说那是因为她把渡濑当作了一个撒娇的大孩子。然而，渡濑不耐烦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对他们之间的这种作法感到有些无聊了：他们本来清楚地知道最终并不会产生某种结果，但却硬在各自的心中作着会出现某种意外结果的空想，同时相互窥探着对方的心理。而且，在渡濑心里，也并不是不存在反正不能如愿以偿的失望情绪。况且，还应当考虑到，新井田先生很快就要回家来的。

就在这时，渡濑身后的门突然开了，紧接着新井田那瘦小的身姿便出现了。渡濑心里依然同先前一样思索着，但他发现自己依然对夫人抱有极大的留恋之情。因为，在新井田走进房间的那一瞬间，他的眼光情不自禁地变得尖锐起来，他没有忘记观察夫人是以何种态度迎接自己丈夫的。

“您回来啦！”

夫人话语简单，全身都在卖弄风情，高兴地站了起来。渡濑不能不注意到，夫人站起身来伸直腰以后，那从腰间垂摆下来的围裙带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妖艳之感。其实夫人照旧是往常的夫人，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她的上述形象几乎能印在他的眼睛里。他重新坐好，低头望着自己的膝部，嘴唇带上了苦涩的微笑。

一盏很大的汽灯在房间里撒满了强烈的黄色的光。然而，灯光之下，新井田先生仍然显得气色不好。他那一种空想家所特有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过高度近视的眼镜片不安而灵活地转动

着。

“实在对不起，已经开始了吧？哎，请，我因为有点事没办完，回来晚了。……天变短了呀！而且，外边相当冷啊！”

新井田先生用右手紧紧地拉着如蛇皮一般放光的棉衣大襟，规矩地在夫人刚才所坐的地方坐了下来。而且，声音很大地拔出烟袋筒，立刻从中抽出一根漂亮的女用烟管。

大约三十分钟以后，新井田先生和渡濑用过晚餐，来到了他们二人称之为研究室的如同暗室一般的没有窗户的小室，他们在一张方形的粗糙的桌子两侧面对面坐着。房间里除了小油灯那辣嗓子的气味便是此前不曾有人呆过所造成的寒意，屋子里死气沉沉，全无活力。

渡濑在自己面前放着四张上面满是代数计算和拙劣的机械图解的大张格纸，手里紧紧握着鹰牌铅笔，正试图向新井田先生作项式说明。新井田先生对当时流行的电影放映机发生了兴趣，正在进行有关的研究。他的野心是要亲手组装一架有声电影机。渡濑认为，要作到这一点，理应设法利用电影胶片转动的快慢去调节留声机的速度。但是，当时传到日本来的留声机都是简单的机械，所以势必要放弃对留声机的改造，而要研究按照留声机所具有的速度调节照相机的速度。然而，这倒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实际上，使用渡濑研制的小型中间机械，已经取得某种程度的效果。新井田先生对这一成功是欣喜若狂的，他渴望能马上着手制作能具体应用的机械，但渡濑对此却并不那么感兴趣。渡濑想从数理上解决留声机的机械复杂到何种程度才能作到以最低限度的复杂程度取得最大的效果。因此，他每天都埋头进行计算，把新井田先生希望着手制作机械的事拖了一天又一天。一开始，新井田先生似乎也以为如果取得新的进展将会有助于节省工费，因而一直耐心地等待渡濑获得成功。但是，后来他知道渡濑的计算工

作将是无尽无休的，而且有迹象表明即使计算问题得到解决在日本也很难实际制造出相应的留声机来，于是他渐渐性急了起来。渡濑发现，新井田先生似乎怀疑自己别有用心：渡濑借口计算数据而久拖不决不外乎是要把工作往后推！渡濑也不止一次地想干脆算了，但是如果那样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得马上停止，接下来就得考虑开始其它的研究。对他来说，这也太可惜了。因此，对新井田先生的想法一直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

今天，渡濑也同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运算，运算过程中，他时而看看面前画线的格纸，时而又看看新井田先生的脸色。

“这个项式表示快门转数和留声机圆盘转数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如果假设快门为A，圆盘为B，那么A和T的积就是一定时间里A的速度即V，所以从中可以引出这一项式。带到那边去，B就会变成这样。”

看上去，新井田先生是若明若暗，但是他还是弯着腰，俯在桌子上，温顺地倾听着渡濑的说明。渡濑一心要说得通俗易懂一些，他谆谆善诱地讲着。但是当眼前摆满无以数计的符号和数字的时候，新井田先生的概念便渐渐淡薄了。他那刚才眼盯夫人胡思乱想的头脑渐渐紧张起来，并且带上了水晶一般的透明。数字已经变得不仅仅是数字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似乎是一大群士兵。如同指挥官一样，他知道他们各自承担的任务和拥有的力量。他正是要利用它们这一点去夺取某种胜利。这简直比他的拿手好戏将棋和围棋还有趣。无论自己面前的敌人如何软弱，无论自己所处的地位如何有利，都不能保证命运不会从中作梗，这其中既有不能单纯相信自己力量的投机的奇妙成份，同时又有很大的诱惑力：可以看出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能作出何种程度灵活的随机应变。

在说明过程中，渡濑渐渐遇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如果

突破这个情况，问题的解决就会有明显的进展。他热情满腔，决心正视现实并将其征服。数字在格纸上或左右或前后或上下地活动了起来。渡濑那粗大的长有工作老茧的手指紧紧握着鹰牌铅笔，不停地在数字与数字之间纵横驰骋着。渡濑的铅笔很快便在格纸空白处写下了一大片细小的数字，而且渡濑的眼睛也象看见神文一样目不转睛地跟着铅笔移动，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的铅笔突然不动了。转瞬之间，渡濑便如梦初醒，重新看了看刚才所写的东西。计算上没有什么问题，不过项式却走进了再无发展的死胡同。

“奇怪！”

他不禁把铅笔从纸上移开，眼睛死死盯着试图对自己顽抗到底的项式。

“这里怎么啦？”

渡濑这才意识到新井田先生依然还在自己跟前。他模糊地意识到新井田先生依然还在之后，便不由得联想到自己成了他的顾问（新井田先生称渡濑为助手），而且自己的大部分学费是从他那里获得的。然而，对渡濑来说，这些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渡濑只是“哎”了一声，接着便又从头考虑起自己的难题来了。在尝受到一个大数终于被完全整除时所常有的那种欣喜若狂的欢快之前，渡濑心中的疑团是无论如何也消除不掉的。他哗啦一声把格纸翻了过来。转眼之间上面便写满了数字。接着，又翻过来一张。眼看着这一张又要写满了。然而，计算越来越理不出头绪，根本无法估计何时才能从中摆脱出来。

“奇怪呀！”

渡濑嘴上自然而然地这样说着。而且，手上紧紧捏着铅笔不动。

“不作那种复杂的运算，就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吗？”

新井田先生借机开了腔。显然，他这次说话带有立刻就要大动肝火，现已忍无可忍的语气。渡濑听了，深感大势不好。而且第一次真心把新井田先生的存在置于自己的意识中来，望着他作出了敷衍的笑脸。这以前，他一直咬牙切齿地计算着，现在嘴角一旦松弛下来，顿时感到牙床上发出一阵轻微的疼痛。

平时，新井田先生表现得相当具有平民作风，显得非常尊重就学于高等学府的秀才，然而现在他却突然翻脸不认人了，他毫不客气地向渡濑投去了傲慢而鄙视的目光，他气得简直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但是，渡濑根本无意为这点小事中断自己的工作。他故意装起糊涂来了：

“那倒也不是不行，不过……哎，请再等一等。马上就完。只要算出这个，问题就全解决了……”

渡濑说着目光又落到格纸上去了。听了渡濑的话，新井田先生并没有多说什么。不过，渡濑的神经系统已经清楚地觉察到，新井田先生的认为渡濑“顽固不化”的目光正心术不良地徘徊在渡濑前额发际之上。渡濑认为眼下还没有问题。于是，他再一次抛开了新井田，又去寻找突破计算僵局的线索了。

这次非搞出来不可！——渡濑重新振作了精神。数字在他眼前渐渐恢复了生机。这一次，他想用三角法完成上述项式的分解。他的脑海里隐隐约约有好几个似乎有助于解决这个难题的定理。在下笔运算之前，他必须从中精选一个看来最为恰当的定理。他一口咬碎了铅笔屁股上的橡皮，边在牙齿之间玩弄那富有弹力的碎块边苦心思索起来。

突然，他犹如得到神灵启示一般想起了一个定理。他极力控制着涌上心头的喜悦之感，就象决定采纳参谋提出的作战方案的指挥官一样，故意镇定自若地拿起了铅笔。看来，这一次，一切都会按预定计划顺利取得进展。一度分解开来的项式重新结合之

后渐渐简单起来，由此看来最后很可能得到一个单一的结论性项式。渡濑把刚才放进嘴里的橡皮块儿胡乱地吐了出来，死死地扒在格纸上面去了。

然而，还是一无所获。百分之八十的运算都顺利通过了，马上就可以把好不容易才归纳出来的两个项式结合起来了，就在这时他发现这种结合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了。

“他妈的！”

渡濑情不自禁地把铅笔摔在纸上叫了起来。

“渡濑，我该走啦！”

听到新井田先生这个刺耳的声音之后，渡濑马上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了。周围早已充满了新井田先生要大动肝火的气氛。渡濑不由得茫然若失起来。

“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是有苦难言啊！的确，这是一项研究工作，不过，对我来说只要能把机械搞出来，那就行了。你让我在这里瞪着眼睛看着你干这种事情，这对我根本毫无作用，为此恕我失陪了。我冷极了……”

“啊，先生，你是生气了，想明天辞退我吧！那可万万使不得啊！”——渡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是这个问题。不过，他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立刻采取了足以使自己摆脱危险境地的方策。他以类似绸缎商拉拢顾客的那种气概，频频鞠躬行起礼来。不过，言谈话语却豪爽豁达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

“哎呀，实在对不起。来这里以前我就作了这样一些运算，只等最后出结果了，所以我满以为马上就会成功的，可是……运算这玩艺儿实在是高深莫测呀！那么，我今天就此告辞，回家深入考虑考虑。既然要造，就不能造一个不三不四的……”

“那当然了，我也认为，既然要造，就应当造一个完美无缺的。不过，连运算工作都要在这里进行，那么我就会无所事事，

闲得手痒难耐呀！”

运算也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嘛！哪里会有在家磨好工具再到工作现场来的木匠？借口给我那么几个不痛不痒的钱就放肆起来了，放肆也应当有个限度呀！——渡濑心里虽然这样想，但表情上没有流露出这种情绪。

“实际上，我也是想早一点结束这项工作的。我正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做着实验，从土豆里提取优质威士忌的工作很可能研究成功。我想，如果这里的工作进展顺利的话，也请你了解一下那项事业……”

时髦、好奇和贪心是新井田先生生活的三个特点，土豆提取威士忌的事自然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渡濑为自己的成功暗自欢喜起来，因为他发现新井田先生刚才那种倨傲得有些冷漠的表情已经变成了稍带巴结讨好的神色，而且他对自己的这种急剧变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表现出内疚之情。

“啊，那恐怕也是呀！为此也应当先把这里的工作结束下来才好啊！”

他的表情确实是阴沉的，然而那是一种迫切希望得到某种东西的阴沉表情。有声电影机即使搞成功，但是需要量似乎并不会太大。在日本酒价不断提高的时节，威士忌肯定会走俏的。这是新井田先生立即就能意识到的事。威士忌这个名符其实的新时代的名称本身，对新井田先生来说就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量。

渡濑把计算用纸卷作一卷藏在怀里，同时不无外行嫌疑地向新井田先生讲解了用土豆制造廉价烧酒和当时价格高得惊人的威士忌的化学过程。新井田先生的表情渐渐温和下来了。他那似乎投机者所共有的神色瞬息万变的大眼睛（再进一步说，它同骗子的眼睛是如出一辙的）的眼角出现了能给此人添加意外魅力的小皱纹。这类小皱纹在他力图驱使别人同意自己意见时常常自然而

然地就会出现。如果让相面的人来说，肯定会说这是此人天授的德相。

研究室是个不折不扣的寒冷的房间。渡濑埋头运算期间对此毫无觉察，现在他认识到新井田先生发牢骚也并不足怪。天棚这么高的房间，眼下这个季节，光靠一个火盆是根本无济于事的。而且，夜也相当深了。何况酒劲儿也快过去了。

渡濑来到门口刚要同新井田先生挥手告别，新井田先生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了一声"等一等"，便快步到里间去了。渡濑出于无奈，只好立在那里，看着自己的木屐，又看着新井田先生脱在那里的鞋子。这时，在他头顶上方，突然发出了声响。他不禁一惊抬头望去，原来正门对面的被烟熏得有些发黑的白色墙壁上挂着一座镶着金边的大圆钟，钟的金色的时针正指着9点。渡濑感到新井田先生在门口放上一座时钟乃是一种奇特的奢华表现，但他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座放射着金色光芒的挂钟，对它的价值作了一番估量。

过了一会儿，新井田先生在夫人的陪伴之下走了出来。渡濑吃晚饭时呆过的那个房间房门大开着，屋内那暖烘烘的空气和说明刚才有女人呆过的某种温文的香气，毫不掩饰地飘散到寒冷的门口的空气中来了。

"让你久等了，实在对不起。"

新井田先生说话的语调变得既尊重又殷勤了，在有第三者的情况下，新井田先生对渡濑总是这样。

"这是这个月的……是这个月的谢礼，正好方便，今天晚上给你。所以，那么，明天不是你来这里的日子啦！不过，后来我有一点急事要办，怎么样，你提前到明天来如何，没什么妨碍吧？"

"哈哈，从明天起您就不想搞电影的事啦！您是迷上威士忌

了吧？真象小孩子一样啊！”

到月底还有三天，今天晚上就付给我报酬，这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不过，从我这方面来说，既然领了报酬，就可以表示这个月不再来了，这是有言在先的行动。

“唉，没什么。我一定来。”

“请您千万要来呀！”

夫人用一种在其丈夫听来是帮助丈夫说情、在渡赖听来则是诱惑渡濑的语调说。

“总之，新井田先生是个幸运儿啊！”

渡濑来到大街上，当他接触到寒冷空气的时候，他便切实地想象出了夫人那温柔的笑脸和肉体，心中不禁这样自语起来。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也是温暖的，这一点他是无法拒绝的。给母亲寄去一些，给卯三公一些，再用一些买书……还有剩余！可以去玩两个晚上啊！……不，等一等！刚才一筹莫展的运算问题突然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来了。哼，……等一等！渡濑顿时忘记了一切。一大片数字又跃现在他的眼前了。渡濑得意地歪歪脑袋，又将两臂交叉放在胸前，在雪花飞舞的晴朗的寒空之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同时“噔噔”地朝南方走去。

冈布曾经笑着说过这样的话：“你不要总这么勒索阿园啦！欺侮那样的公子哥儿，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你那样做也太不象话啦！连我这种人都不曾勒索过阿园。况且，为了防备万一，哪怕是一个人也好，如果不交下一个人，你可就不应该啦！哈哈！”——人见站起身来想去隔壁阿园房间的一瞬间想起了这一点。可是，眼下除了到阿园那里去说以外，再无别的办法了。

人见在桌子前直起他那瘦长的身驱之后，马上打了半个令人

不快的呵欠。说起来，他从自己的见识上来说，也知道自己这样三番五次去求阿园也是个问题，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只有阿园才最有可能顺利成交。其他人，有的对他带搭不理；有的瞧不起他，不同他交往；有的知道他钱不多，想榨他的油。如果上了这些人的当，那就太麻烦了。……他也想过若不然就再央求一次老太太，但是他又不愿意为了得到不起眼儿的几个小钱强忍着去听老太太那冗长的牢骚话。还是阿园最好。在所有各方面，数他障碍最少。好的……人见走出自己的房间，伸手敲了隔壁房间的门。这时，他又打了半个呵欠。

“阿园在吗？”

“啊，请进。”

里面立刻传出了这种低声的回答，不过阿园似乎正坐在桌子跟前，声音听起来有些别扭。人见估计阿园正在学习，随手轻轻把门打开。

在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宽阔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桌子，阿园果然正在一盏灯罩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台灯的灯光下平心静气地读着书。外面正刮着既不带雨又不带雪的凛冽的大风，但这个房间里的气氛却是平静温和的。人见尽量不出声音地关好门，然后脚步轻轻地移到桌子跟前。过了一会儿，阿园这才抬头看看人见。因为背光，阿园的脸上显得很暗，但看上去并不存在特别的不快。而且，说了一声“风刮得很大呀！”，同时文静地直起身来，把原本铺在座垫上的折叠起来的毛毯重新放在火盆的对面。人见不无拘谨地在毛毯上坐了下来，上面带着阿园的体温所造成的适中的暖意。

擦拭得一干二净的台灯油壶是深蓝色的，下面连着一个乳白色的玻璃灯座。台灯本身是极其普通的物件，但也许是使用精心的缘故，深蓝色的油壶部分清澈透明，带有美丽的光泽。白银灯

罩上装有支架，形状如同洋伞，它更是平常普通，但却给人一种清爽愉快之感，仔细一瞧，上面还有一处用针尖挫了许多小孔。那肯定是阿园思索什么问题时无意中用手边的衣针搞出的把戏。阿园用他那如同孩子一样纯真的眼睛目不斜视地望着台灯在干透了的西洋纸上挫孔的形象简直依稀可见。

“学什么呢？”

对阿园说话，人见的声音自然而然就变得温柔起来了。

“对我来说，这可能有些不务正业，不过星野君回老家临走时曾经让我读一读，所以……”阿园说着把书翻过来让人见看了看封皮。只见深蓝色的封皮上只写着几个金字：“Mutual Aid”。

“其中也谈论理学问题吧？”

“作者是个名叫克鲁泡特金的人。”

“什么？克鲁泡特金……那么，哦，那是俄国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星野和西山辩论时人见在场，他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个人的名字。不过，他在学校里选的是“农政及农业经济学科”，不曾调查过此人都有什么著作。

“听说是的。我对无政府主义不太了解，不过，据这本书的序言说，除了达尔文派生物学所极力主张的生存竞争之外，动物界也有这个mutual aid……翻译成什么好呢？反正存在这种现象，据说达尔文也这样说过，据说……我想，《物种的起源》和《旅行记》里肯定也会谈到这个问题……不过，看来本书的第一篇里论述得相当周密呀！”

“在科学上也有价值吧？”

“里面搜集了相当多的数据呀！”

阿园说着把手边一张明信片当作书签夹进书中，随后把书扣了过去。看到柿江（他读书数量惊人）等人读书时，人见根本无

所谓，但眼见阿园面前摆着书，人见却不能不感到某种压抑之感。看上去，阿园读书的时候是以其镇定自若的态度对书上每一句话的份量都一一作着测定，同时将其中包含着的营养成分毫不遗漏地吸收进去。而且，给人的印象似乎他读过的书简直都再也没有一丝的油性了。在一旁实际看看阿园认真读书的样子，人见觉得阿园简直在一刻不停地茁壮成长着，而自己则被他抛在了后边，顿时感到一阵不安。但是，仍然没有丝毫理由要反对他在读书上的作法。

话题一旦中断，阿园便对人见讲起了刚才读过的内容，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串人见前所未闻的新奇之事。而且，阿园对作者做的论述还作了很有见地的评论。如同天真的大姑娘一般单纯无邪的阿园的头脑竟然能够吸收如此众多的知识！也就是说，人见（为自己所拥有的实际作用增加某种自信心地）觉得阿园这家伙的头脑天生就适合于从事学者这个行当的工作。因此，尽管阿园所说的东西都是新奇而且令人吃惊的事情，但它毕竟对人见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虽然可以记住那些东西，但对人见来说那只不过是鸡肋骨一类的东西，虽然舍不得扔掉但又不便放在任何地方。最后，为了应付场面，他只好边听边说是，听完了事。因此，人见听着听着渐渐兴味索然起来。事情还不仅如此，他还趁机开口讲明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占据他的整个头脑。

过了一会儿，也许是看到人见表情兴趣淡薄的缘故，阿园突然中断话题缄默不语了。然而，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这样做并不是鄙视人见，而是带有一种反省抱歉的成分，似乎是他自己说得太多了。

这回可该我说了。人见认为现在正是好时机，但在阿园面前，他总有一种拘束的感觉。他硬强迫自己全面想起了明天为最后一天的月末的苦衷。与此同时，他也产生了这样一种内疚的心

情：自己不止一次地求助过阿园，而且每每都是说求他暂时通融通融，但至今尚不曾还过一次钱。这次如果借了，哪怕是一次也好，非干净利落地还他不可，否则也太不象话了。就这样定了。于是，人见终于决定借钱了。

人见学着星野的样子伸手重新系好缠在脖颈上的旧毛巾，同时抬眼望着阿园。

“可是，阿园君，怎么样？你手头有没有多余的钱？实际上，我左一次右一次地给你添麻烦，实在过意不去（推脱责任地），不过现在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如果西山或者星野他们在，我可以让他们给想个办法（人见一时觉得这个谎撒得有些过火，但看上去阿园对此并不介意，于是人见赶忙把话接了下去），但是正好他们不在，实在是没法子啦！书店里要付的款太多了……已经三个多月没付了，这次如果不付完，将来就不好办事了……是啊，如果有五块钱就……（五块钱够一个月的饭钱，人见觉得提的数量也许太大了，所以又看了看阿园的脸色。）什么，如果这个数有困难，少一些也行……”

人见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阿园，阿园反而不好意思把视线移开，转而看起火盆里的火来。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火思考了一会儿，并没有回答。

人见并不认为阿园是个格外富有的学生。但是，他知道阿园并不是一个不得不借宿白官舍的学生，他到这里来是因为星野劝他说要同他在一起。但是，自己把学费不足的困难转嫁给阿园毕竟有些过分，家里每月都多多少少给自己寄些学费来，而自己却将其消费（用消费二字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只是为阿竹和克娄巴特拉花费少许金钱）在其他方面了。不过，眼下确确实实是缺钱花。阿园会如何回答呢？人见对这一点甚至抱有兴趣了。

“你是实在困难，特别需要吗？”

过了好一会儿，阿园才抬起头来安祥地望望人见。人见认识到这又是阿园极其认真地思索的结果，于是他踌躇起来，一时没有立即回答。随后，他立刻把当时偶然想起来的一项方案付诸实现了。他在怀里摸了半天，掏出了钱包。并且从中一古脑儿倒出了仅有的一块五毛钱和一些大大小小的银币。

“其实，我只有这些了，这几个钱根本派不了什么大用场，不过我留下这些是打算偿还一部分你借给我的钱。但是，昨天书店的人来说了很多催债的话，所以，实在对不起你了，我想干脆长个志气给他们看看，把他们的钱还个干净利落！那么，你能不能把这个先收下，再借给我五块钱？”

“当然可以。”

阿园听着人见的长篇大论，简直都要睡着了，等人见的话音一落，他马上这样说道，并且把脸转向桌子方向。同往常一样，阿园从衣袋、抽屉和笔记本里搜罗出一些纸币和银币来。人见觉得，对看上去谨小慎微的阿园来说，这种放钱的方式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同时他还觉得，看样子阿园心中对何时何处放了多少钱都是一清二楚的。

阿园在桌子上笨拙地数着搜罗出来的钱，然后正好留出五块放到了人见面前。而且象是他自己借了钱似地涨红了他那男人少有的光滑的双颊。

“实在对不起啦！谢谢。”

人见情不自禁地急忙这样说道，但又觉得自己所说的话有些庸俗。

外面似乎猛烈地刮着寒冷的干风，开关不严的拉窗在磨损了的窗沟中间摇动不停，咯吱咯吱乱响。这时，人见才觉察到天气的变化，他感到找到了话题，于是他故作镇静地把铺席上的钱装进钱包说：

"唉，冬天又快到啦！今年天长节恐怕又要下大雪啦！不知道星野近况怎样了。"

人见终于把谈话引到了看来占据阿园整个内心的一个名字上去了。

"昨天，我接到了星野的来信。说是他要在千岁呆到隆冬季节。倒也不是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不过气候变化时节对他那种病总是不利呀！"

阿园说着轻轻抬头看看人见，然而他的眼睛与其说是在看人见，不如说是在眺望遥远的千岁方向。人见则意识到一封阿竹的来信正折成两折放在他刚刚放进钱包的那个衣袋里。他摸了摸那封信。心中顿时充满一股对阿园所完全没有的温暖轻柔之感。

"你最近怎样？"

过了一会儿，阿园这样说。这一次，阿园的眼睛确确实实是望着人见。人见感到被戳到了痛处，一时有些狼狈，当他匆忙之中伸手去摸围巾时，竟然觉得刚才根本没有咳嗽的嗓子有些发痒了。然而，人见特意把咳嗽憋了回去。

"哪里，我没什么大事！"

确实，医生每次来看，都说没什么大事，人见对此一直心感不满，但他认为现在这种场合还是使用医生这句话恰到好处。而且，他认为阿园这家伙是个相当古怪的禁欲主义者。

"天这么冷，你又要出去呀！"

母亲身着蓝色罩衣，一条旧毛巾裹着头，背着脸站在店铺的一个角落，在挂面箱里翻弄着。清逸对母亲的话全不介意，终于走出了家门。

这是一个傍晚。眼前隔着一条道路便横着一个陡峭异常的悬

崖，悬崖上面则是微带黄色的清寒的天穹，天空平阔无垠如同镶上玻璃板一般。即使留在家里，清逸也要趴在火种不足的火盆上忍受不时窜进屋来的冷风的袭击，因此他对户外的寒冷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从总体上来说冬天基本已经到来的山间的空气简直象针刺一样叫人难受了。他缩着脖子，两手揣在怀里，在满是落叶和朽叶的泥泞的粘土县道上，艰难地沿河边逆流朝孵化场方面走去。

风住了，简直死了一般。然而，树叶离开枝头落地的声音却片刻不停。杂树树叶沙沙掉落，朴树阔叶忽忽飘扬，……朴树树叶干枯得雪一样白。

来到离自家约一百米的地方之后，清逸找到了自己在河边踏走出来的一条小路，并朝小路方向走去。干枯腐蚀得呈红、黄、紫色的野葡萄叶和枯叉纵横交错在连昆虫的叫声都没有的地面上。除了常年湿气不消的黑土之外，还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圆石头阻碍着行人的去路。清逸在这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边走边保持着身体平衡，不久便看到水量业已减少的千岁川河面只有 7 米宽窄，正在波涛汹涌地向前奔流。清逸到老地方扒开落叶。一夜之间落叶的数量竟有如此之多。他从和服衣袖中接连掏出许多纸团扔进坑里。夕阳的微弱余光照射着大地，纸团纷纷落地时在清逸的眼里留下一种青白色的错觉。有好几个纸团是痰中带血的，清逸见了不禁叹息了一声。在原来的旧纸团之上又盖上了一层白白的新纸团。过了一会，清逸郑重其事地在上面盖上落叶便站起身来。而且不由自主地站在那里向河面眺望起来。即将进入半年之久的长期冬眠的大自然，似乎正以一种足以使眺望它的人心寒如锁的寂静，平和地进行着最后的呼吸。这时，清逸看见一片脱离枝条的树叶，如同飘在水面上的小船一样，在沉重污浊的空气中并不下落，而是随风飘动着。他顿时对此产生了兴趣，他要看看树叶究竟会飘到什么地方去。在众多的落叶当中，只有那片树叶稳稳

当当地离岸而去。大约向下游飘了近20米的距离，当它接近一个急流的时候，也许是受了急流造成的气流的影响，它忽然不安地转动起来，并且翻了一个筋斗，向旁飘了几下，随后便跟着消失在水里去了。看到这里，清逸不由得在心中微微寂默地一笑。而且，又叹息一声。

这些日子，清逸觉得似乎任何地方都不便自己居住。如果住在札幌，花着冤枉的学费又不去上学，也太傻了，即使去上学，也没有什么意思。他所专门研究的农政课讲义内容空虚得很，闷在家里一天就可以弄懂半个月的讲课材料。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虽然他不善于制作标本和绘制示意图，但除此之外的所有的内容都不过是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排列而已。应用农学则根本不配称之为“学”。可以说那不过是把农民从事的工作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再分章分节加以叙述的结果。至于所谓语学和数学等基础科学更是不在话下，有的同学理解慢得惊人，清逸看了光是跟着着急上火。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想在第一学期的考试来临之前，老老实实在自己家里休养一下。然而，他那个爸爸，他那个妈妈，还有他那个弟弟。父亲一有空儿就抓着母亲一个劲地发牢骚或者高谈阔论，弟弟则往往恬不知耻地耍起他那任何人见了都会精神上受到刺激的倔脾气来，一天到晚总是人们侮蔑和叹息的对象。而且，再加上清逸自己——一个健康状况遭到严重损害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变得相当任性无情的人。回到自己家中以后，清逸不过是一个高傲无用的人物。而且，还是一个吐着带有可怕传染性质的血的危险的麻烦人物。也就是说，在朋友中间为人畏敬的清逸，在自己家里变成了一个连地都不想扫的懒汉。他的归来为他的家庭带来了多大的不快啊！为了这一点，父亲的酒喝不香了。母亲和弟弟常常发生争执。以前基本上以沉闷状态保持安静的家庭气氛顿时被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取代了。清逸觉得那种

令人不快的情绪简直就停在自己的舌头上面。他的嘴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要吐口唾沫将它一起吐掉的冲动。

但是，他毕竟无法即刻前去东京。如果户田教授还在，那么他会帮助想办法的，可是现在他为了调治神经衰弱症全家已经到美国去了。若是去找新井田先生或者三隅的婶子，他们可能也不会袖手旁观，但是清逸不想再去他们那里求助了。这时，清逸转瞬之间突然想起了农校一位前辈发迹的故事。那是品川弥三郎担任农商务大臣的时候，那位前辈曾站在农商务省的大门旁边等待大臣出来。他看到大臣坐着马车飞也似地出了大门，便立即跑了过去，硬是跳上了那辆马车。而且，在马车到达官舍之前，一直滔滔不绝地说明自己的意见，根本不给大臣开口的机会。车到官舍之后，他又抢在大臣之前跑进官舍，以一种似乎自己就是那座房子的主人的姿态迎接了大臣，而且，接着又喋喋不休地讲起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大臣终于屈服了，认真地倾听了他的见解，结果他受命前往欧美进行视察，回来之后立即任了所谓要职。清逸当初听到这个故事时，曾经认为这同木下藤吉郎的发迹大同小异，卑鄙而又令人不快。他们并不是没有实力，正是因为拥有实力，他们才在那种离奇的冒险中获得成功。但是，藤吉郎也好，那位前辈也好，都不是让人承认自己的实力，而是希望自己的实力被人承认。这一点不能说是坏事。最后，让人承认和被人承认都是一回事。尽管如此，清逸却认为这被人承认的做法实在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不良趣味。他的这种情绪使得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向三隅或新井田先生表白自己的企图。清逸认为，让渡濑等人去干这种事也许是合适的。清逸凝望着眼见陷入夜幕之中的河面想道：

“我不愿意帮助别人，也讨厌别人帮助自己。……我是个利己主义者。但是，很多人好象都以为我的利己主义是由于我的头

脑比较好使才产生的，这种看法也太肤浅了。我既贫穷又病魔缠身，即使头脑再好使，也有充分的资格主动请求别人照顾的。但是，我讨厌别人帮助自己。……我要更加去接近大自然。是大自然让我生来如此的，是大自然让我病到这步田地的。而且，这并不是大自然所完全知道的。大自然这东西有一种可憎的形象。”

清逸凝视着滔滔远去的河水想了这许多。而且，突然若有所思地抬头看了看周围的情况。实际上，清逸所眺望的大自然同清逸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匆忙地要同夜幕联系在一起。河水尽情地流着。天空尽情地黑下来。树叶尽情地落着。枯枝尽情地耿直着。相互之间似乎不存在任何联系。清逸感到一种极为深切的哀伤。同时还感到一种强烈的爽快之情。他那长久站立的双腿有些麻木，冷得简直失去了知觉。与此相反，他的头脑却充满生气，兴奋而热烈。

不知是兴奋作怪还是夜间寒气逼人，即将踏上归途的清逸突然激烈地咳嗽了起来。自从得了喀血的毛病以后，咳嗽对他便是最大的忌讳。他立刻感到了死的威胁。他几乎是反射性地当场蹲下身去。弓身把胸部压在双膝之上，极力想压低咳嗽的声音。但是，胸中爆发一股涌现出来的力量是不那么容易控制的，他还是一连激烈地吐了二三十口粗气。一旦血管破裂，里面会流出多少鲜血，这是任何人都难以知道的。如果流出半升左右的血来，那么生命就同他挥手告别了。每当喀血的时候，清逸都能悲切地意识到这一点。

“哥哥！”

这时，从树丛对面的道路方向传来了弟弟呼叫的声音。清逸感到太不凑巧让他给看见了。他当然不能回答，不过他也不想回答。

过了一会，纯次以咳嗽声为目标沿小路下来了。看上去他是

刚从孵化场归来，他一走过来，周围马上充满了腥膻气味。一个模糊不清的黑影矗立在清逸背后了。

“现在到这种地方干什么？病情是会加重的！你根本不考虑自己的病情，那可不行！大家要跟你受牵连的。”

纯次说话声音异常粗鲁。

“给我揉揉背。”

清逸上气不接下气地这样说。接着，一个粗大的手掌便在清逸的背上上下移动起来。清逸在这个手掌之下又咳嗽了一阵子。

清逸不咳嗽了，但纯次依然揉着他的背。清逸把咯痰吐在纸上迎着微弱的亮光看了看。看上去近乎黑色，血吐得相当地多。他想马上将纸揉成一团儿抛进水里去，但又改变了主意把纸团放到自己的木屐下面踩进泥里。这是因为住在这条河下游的人是直接饮用河水的。

纯次依然拼命地揉着哥哥的背部。清逸对纯次产生了一种亲近之感，于是说：

“已经可以了。走，回家吧！你刚干完活，一定很累吧？”

“当然啦！”

纯次这样答道。而且，走到河边，把为清逸揉背的两只手狠狠地洗了一通。清逸不无同情地、目不转睛地、悲切凄凉地望着他。

弟弟满脚是泥，毫无顾忌地在泥泞之中走着，清逸跟在后面，脚下异常小心，常常落后。天黑到可以称作黄昏的时候，在前方干枯的树丛中间露出了清逸家的灯光。纯次不时停下脚步焦急地回头望着哥哥。清逸让他先回去？他也不走。

“哥哥，你还回札幌去吗？”

走到一个地方，纯次边等哥哥边突然问道。清逸回答说“是”。

“那样你会送命的！还是不回去好。”

这话竟出自曾经对母亲说过“肺病是要传染的呀！”的弟弟之口。从总体上说，纯次是个说话颠三倒四的低能儿。但是，清逸感到他刚才所说的话里却包含着自己从任何并非低能儿的人们那里都无法获得的地道的好意。

等到哥哥走到跟前，纯次又这样说道：

“你就是因为总想出人头地才得上肺病的。留在乡下吧，病很快就会好的！”

“是啊，这些日子，我也常常这样想。阿靖也很可怜呀！”

“就是嘛，大家都够可怜的呀！姐姐会哭的！”

清逸竟然产生了一种要默默进行一番沉思的心绪。而且，不知为什么在他眼里遭到众人白眼的纯次的邋遢身姿竟变得令人可爱起来。此外，清逸觉得他那偶然出口的话语当中分别都具有似是而非的真诚。纯次浑身上下松懈无力，不停地歪歪扭扭地迈着两条长腿，双手一直插在外套衣袋里，令人担心地走在清逸的眼前。所谓的“人生”在清逸的眼里留下了暗淡的一个影像。

这天夜里，清逸在纯次的房间里工作到很晚。他推开纯次桌子上的无聊的杂志和无用的玩具之类。一直在稿纸上写着。纯次则在他身旁昏昏入睡了。清逸身穿棉袍，外面披着毛毯，但仍然寒气逼人。他不顾天寒，一心要完成一篇题为《烧柴记和新井白石》的论文。埋头做事时总是如此，眼下清逸根本不咳嗽了。除了偶而可以听到树叶坠落的声音和远处河水的响声之外，便只能听到纯次那极不协调的鼾声。清逸不时放下手中的笔，伸到火盆上烤一烤。每当这时，他都回头看看弟弟的睡脸。纯次仰面躺着（清逸无论如何也不能仰面躺着。他认为仰面睡觉的人都是愚蠢之徒），咧着大嘴，就象鼻子和嘴里有什么东西似的，大口大口地进行着痛苦的呼吸。他半睁着眼睛，但瞳仁儿却吊藏在上眼皮

里。他那顽固不化的脸膛给人一种根本无可救药的感觉。

清逸烤手过程中仔细看看纯次，然后又写起稿子来。清逸认为白石是德川时代杰出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清逸想要证实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儒教最盛时期，荻生徂徕荒诞地生吞活剥外来思想，不将外来思想同自己这个具体人结合起来，而是用傲慢的态度大吹大擂；与此相反，白石的思想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既平凡又单调，但是其中没有一点不是来自自己本来面目和生活，而且在此范围之内，他又决不是所有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出的平凡的思想家。清逸想论述的是：无论是徂徕在野也好，还是白石仕幕也好，如果仅从表面去观察，最终是容易犯错误的。对清逸来说，这项事业并非仅是儿戏。他的这篇论文是要强调他自己。可以说这是对西山以及西山派青年的一种挑战。

清逸几乎忘记了寒冷，他对照着从白石文集特别是《烧柴记》上精选的摘录一直握笔而书。他把全部热情都深深埋藏在内心深处，决心运用冰冷正确的论理实事求是地阐述自己的主张。他强迫自己压抑着笔端动辄迸发出来的任何激情。他手中的笔动得并不顺利。

千岁过去曾被人认为是虾夷人、狗熊和桦户监狱越狱犯的藏身之处，现在千岁的山中即将给中央的学界发去一颗榴弹。而且，这颗榴弹同时还将使清逸本身的存在价值得到明确，借此机会也许还会使他找到前去东京游学的门路。清逸轻松一下有些疲倦的头脑，边在火盆上烤手边这样想。而且，若无其事地眼盯盯地看着睡梦中的纯次的脸膛。与此同时，他还想起了身在小樽的妹妹。呈现在兄弟姐妹三人中间的巨大的距离……一种让人重新吃惊地认识到人生多变的距离……但是，他马上鞭策了自己的这种心情，认为它太儿女情长了。他无论如何都必须不受任何妨碍地在自己的道路上突进。小小的顾虑和怜恤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呢？

那只能是一片树叶孤独地在沉重的空气中离群飘去。是的，就象自然一样，就象那大自然一样。清逸冷静地从弟弟的脸上把视线移向了稿纸。稿纸上有一片空白，似乎正在等待他的头脑去支配。他端端正正坐下，全身扑到了稿纸上面。而且，他写了又写，一直写个不停。

突然，灯光昏暗了下来。他定神一看，原来小油壶里的煤油全都用完了，灯光靠灯芯所含的煤油亮着，油烟缭绕，火苗昏黄。灯芯的顶部烧成了丁字形，就像干艾一样燃烧着。仔细一闻，小小的房间里已经充满呛人的气味。觉察到这一点以后，清逸立刻觉得要咳嗽，情不自禁地在鼻尖儿前用手煽了煽，随后站了起来。

纯次对此一无所知，仍然睡着。

从许多方面来讲，清逸都不便到正房去取煤油。首先，清逸害怕自己会咳嗽起来。而且，清逸的脑海中有许多思想需要表达，它们正在他的思绪中纵横驰骋，好象马上就要迸发出来。一旦错过这个机会，这种思想的某些部分也许就将永远和他告别。清逸急忙在桌前坐了下来，但是，看来灯油的寿命不会超过五分钟了。他挑了挑灯芯。于是，昏黄无光的火焰顿时大了起来，把灯罩里面熏得漆黑，象鬼火一样燃烧着。

已经不行了。清逸干脆按下灯芯对着灯罩口吹了一口气。灯灭了，只剩下红亮的灯芯冒着缕缕发着带有怪味的青烟。陷入绝望的清逸满腔懊恼，望着灯呆呆地坐在那里。

“喂，纯次，起来！喂，该起来了。”

清逸拽着弟弟的被子摇动着。一直对此一无所知的纯次发觉有人叫他，黑暗中立刻跳了起来。

“纯次！”

没有回答。

“喂，纯次，你到正房去给灯加点油来！”

“把灯怎样？”

“给这个灯加些油来。快去！”

清逸不由自主地盛气凌人起来，发出了严令。

“你自己去不就行了吗？”

纯次用微带懒散而不可一世的口气答道。清逸本来应当心平气和地央求纯次前去，理由可以是自己一接触冷空气就会咳嗽而且也不知道煤油放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懒得这么说。

“混蛋！你敢不听我的！”

弟弟没做任何回答。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这时，纯次突然站起身来，猛地向清逸扑去，紧握拳头劈头盖脸打了过来。其行动出其不意地快，简直使清逸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你给我滚出去，这是我的屋子。你不出去，我就打死你！”

过了一会，纯次便站在原地发出了犹如牛吼一般委屈的哭声。

清逸感到浑身麻木，只好低头不语。

“你还不给我滚？”

纯次抽抽嗒嗒地哭着叫道，同时焦躁异常，顿足捶胸地大闹起来。他蛮横狂暴地对待清逸，几乎很难预测他接下去会干出什么事情。

清逸凉透了的心中模模糊糊地听到了似乎是从孵化场方面传来的第一遍鸡鸣之声。但是，房间里依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纯次开始在床边摸摸索索地活动，好象是在寻找合适的家伙。他那逐渐加剧的哽咽之声令人恐怖地笼罩着整个房间。

“等等，纯次。我到正房去，你等等。”

清逸陷入了无名的恐惧之中，他百倍地警惕着可能的突然袭击，直起身来朝门口走了几步。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想起了自

已刚刚开始的工作，急忙从其所在位置向桌子俯下身去，尽凭双手所及，把稿纸抓在一起。而且，精心地将稿纸夹在腋下，沿着板壁，向门口摸去。

房间里，纯次疯狂地嚎啕大哭着。清逸穿上一双不知是谁的木屐，停立在黎明前刺骨的寒气之中。

这时，清逸又一次产生一种笑的冲动。然而，他的脸上并没有笑出来。

“阿缝。”

正在隔壁房间作出诊准备的母亲叫了阿缝一声。

阿缝的眼睛离开尤尼昂的第四读本，把脸微微朝向母亲所在的方向答道：

“啊。”

但是，母亲没有马上再说话。

“今天是渡濑该来的日子吧？”

过了一会，母亲这样说。阿缝立刻觉悟到母亲这样说话心里是别有用意的。

等阿缝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母亲又停了一会儿才这样说道：

“你觉得他怎么样呀？”

阿缝觉得母亲向她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而且，还没等她来得及说明自己对渡濑的看法，母亲早已作完准备来到饭厅。母亲同往常一样穿着极为朴素的外衣，弯曲的左臂肘部抱着一件棕色披巾和一个包着出诊用具的小包。不用任何香料，干净利落的打扮，这对母亲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母亲看过火炉里的火势之后，和蔼可亲地来到阿缝身边坐下。而且，用没有拿东西的右手

替阿缝整了整拉开的外褂衣领，又一次温文尔雅地问道：

“你觉得他如何？”

“我觉得他是个快活有趣的人。”

阿缝满不在乎地如实作了回答。

“你是见到谁都好啊！”

母亲微笑着这样说，然后停了一会儿又说：

“实际上，我的感觉也和你一样，不过看来旁人并不是这样认为。其中，有的人说得可严重了，我觉得我们教会的人简直都听不下去。从说话的口气来看，他们甚至怀疑星野，他们不明白星野为什么推荐这么个人来。我也觉得不能象你那样一味认为他是个好人，不过既然是星野提出来的，我认为还是可以信赖的。……但是，人言可畏，不能等闲视之，你同他接触时心里也要有个数才好。因为有人说连妓院他都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呢！……”

从母亲口里听到妓院二字以后，阿缝羞得身子缩成了一团，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母亲对此则似乎作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理解。

“是啊，我相信星野和渡濑，但更应当相信你呀！你与其提防渡濑，不如自己保持心地纯正，这样就没有任何可怕的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怀疑别人总是不对的。只要自己品行端正，其余的事就可以放心地拜托上帝了。……那么，我出去了，渡濑来时代我向他问好。”

母亲说着精神抖擞地冒着漫天飘舞的雪花向病人家中走去。

阿缝送走母亲，在火炉里加上新柴，扫过炉门口漏出的炉灰，然后看看时钟、已是下午3点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从接待客人的角度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漏洞。阿缝也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打扮，并且准备重新再在桌前落坐，这时她突然对母亲留下的话语有些放心不下了。往常渡濑来时母亲碰巧都在家，今天母

亲不在，她觉得母亲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说出那番话的。这么想来，似乎母亲的每一句话里都包含着不能轻易听而不闻的内容。这么说，渡濑这个人是有些不同于星野、阿园和农校的其他书生了。尽管自己在他面前马上就会心情舒畅无所不谈。而且，如果遇到困难，同他一商量，他似乎马上就能爽神麻俐地帮助解决，但是对他将来的将来会如何变化，看上去渡濑自己也满不在乎。对他人的事他马上就可以认识清楚，而且决不会作出攻击别人弱点的事来，但反过来对自己的事却马虎到了放任自流的程度。回想起来，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小事，如果自己首当其冲的话，他决不加以理睬。不过，从本质上来讲，他决不是坏人，而且人世间真有从本质上来讲是坏人的吗？……阿缝眼睛望着读本，连一个字也没有读，心里这样想着。来我们家的书生们常说渡濑粗野下流，可是……我从来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难道我天生跟其他人完全不同吗！我是不是在生活上有些过于不敏感呀！我自己的想法跟别人的认识相差太远了。……实在相差太远了。这大概是因为我还什么都不懂吧！……阿缝觉得自己来到了最最令人羞耻的地方。而且，不知不觉浑身炽热如火了。

想了这类事情以后，阿缝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警惕。她发现自己那绯红斑驳花布的带衬露在胸前，慌忙将其掖进腰带里去，使它同胸部紧紧连在一起。她拉紧了和服衣领，以便使那藤紫的衬领尽量不露出来。知道发束上连一条发涤都未带，便稍显放心地向上拢拢两鬓的短发。而且，恰到好处地摆开和服两个袖口重新坐下，这才感到心神安定下来。阿缝面朝读本平心静气地开始学习了。

稍微过了一会儿，有人一下子把格子门推开了。这一定是渡濑。阿缝并不怎么慌张，她心情镇定地准备起身前去迎接。这

时，她看见房间门口的柱子上挂着母亲和她自己的袖子系带，便马上把自己那条颜色鲜艳的带子揣进了和服袖子里面。

“我照例还是随便坐呀！我是木匠的儿子，长时间规规矩矩地坐着，就再也站不起来啦！”

渡濑说着，眨亮一只眼睛，哈哈一笑，伸直了两条腿。虽说是哈哈一笑，但渡濑并没有笑出声来。

“茶水什么的，等过一会儿再说！来，咱们开始吧！”

阿缝按渡濑所说的那样，同他面对面坐了下来。跟往常一样渡濑的嘴里呼出的气息带有一股酒味。那气味并不是刚刚饮过酒的那种味道，而是一种特殊的气味，似乎习以为常的酒癖已经使这种气味成了他个人体臭的一个组成部分。闻到这种馊烘烘的气味，阿缝甚至产生了一种轻微的想吐的感觉。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产生鄙视渡濑的心理。尽管她生长在一个从父亲那一代起就滴酒不沾的家庭，尽管母亲和她本人都是禁酒协会的会员之一，但是她对别人饮酒的事并不想笼统地一概加以反对。这是一个忠于自己信念的态度吗？——阿缝常常这样思索。有时她也认为，既然身为禁酒协会会员就应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解饮酒行为。考虑到当事人沉溺的恶劣习惯即将造成的后果，自己理所当然地应当克服不快情绪提出劝告。然而，从感情上来讲，阿缝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阿缝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反正她是做不到。她也曾经认为是因为自己没出息，不过那也未必。是嫌麻烦吧？也不是。到底是什么情绪作怪呢？……阿缝象是乞求解答一样望望渡濑。大概是酒精刺激的结果，他那肌理粗糙的皮肤逞紫色，整个脸膛浮肿，只有眼睛放着锐敏的光芒，但是白眼球上布满血丝，看上去叫人可怜。……太惨了，渡濑为什么要饮酒呢！但是，尽管弊病如此明显，他仍然不断饮酒，这里边一定有我所不能理解的原因。我觉得渡濑有些可怜。但是，我不了解佳

何具体情况，靠我的力量又能如何呢！……换句话说，只有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好，今天从哪儿开始……噢，你怎么看着我呀！哈哈，我的长相不好啊！若不然，是我脸上沾了什么东西吧？”

渡濑立刻把那简直是捏合起来的奇怪的脸膛向前微微一伸。阿缝觉得自己办了一件相当不妙的事。她感到自己厚着脸皮去注意人家的有缺欠的地方实在不礼貌。……尽管自己不是别有用心……但是，她毕竟无法辩解。她不仅仅是因为新奇才去看渡濑丑陋的面容。为了让他了解到这一点，她一往情深地微微笑着。

于是，渡濑突如其来地问了一句：

“对不起，你多大啦？”

当她如实回答是十九岁以后，他又钦佩地叹道：

“噢，少有啊！真叫人不敢相信哪！”

现在渡濑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望起了阿缝的脸膛。阿缝不由得感到一种轻度的羞耻，进而则是一种微弱的恐惧。但是，当她意识到这种场合根本不存在任何值得害羞和恐惧的情况时，马上又恢复了往常的心境：

“那么，开始吧！”

她说着把书拿到了桌子正中。渡濑似乎也想开始了，他上身爬在了桌子上边。

阿缝忘了刚才这一切，认真地复习着上次所学的知识。第四读本读起来有些吃力，但其中所叙述的内容却远比第三读本丰富，因此她读得非常起劲。这一章节是一个名叫欧文的人写的，题目叫《恋爱悲剧》。刚学这本书的时候，星野曾经按照目次大体上介绍过文章内容，据说这一章写的是爱尔兰的一个年轻勇敢的爱国者和一个同他已经定婚的姑娘之间的真实故事，所以阿缝倍感兴趣。上次渡濑讲解这段文字的时候，阿缝就曾不止一次地

产生过美好的悲伤之情，她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心里对渡濑泰然自若地象解数学习题一样地讲课很不理解。而且，渡濑走了以后，她曾经要把事情一五一十地都讲给母亲听，可是她马上又考虑到母亲所处的境地，认识到自己差一点又要胡说八道了，于是马上又只字不提了。

今天要高声朗读这一章，对阿缝来说这是相当痛苦的，她不能不担心，如果象上次那样感情同书中的情节发生共鸣那该如何是好呢？阿缝竭力强迫自己认为文章整个的内容都是虚构的，并且从头开始意译起来。但是，一开头她就感动得直想流泪。阿缝从老早以前就有思想准备，认为恋爱的事总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但是，也不知为什么，她总认为那将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以致使人怀疑它是否真会到来的事情，而且一旦受到它的冲击自己就会明明知道但却无可奈何地陷入痛苦和悲哀中去。实际上，笼罩在她内心深处的所谓恐惧就是如此。现在，在阿缝眼前谈论的便是可以证明她的内心恐惧的事实。读着读着，阿缝的心不止一次地为悲伤和苦恼而战栗起来。阿缝时而声音颤抖，时而热泪盈眶，但她一点也不想让渡濑觉察到自己的这种情况。每到那时，她每每都不得不缄默不语，装作遇到了不理解的文字（啊，这该多么不好啊！我最近也要在别人面前粉饰自己啦！——阿缝在心中这样叹息）。

“这个地方吗？这不没什么难的吗？”

渡濑直截了当地说，而且如同头脑灵活的人一样，为她讲解得一清二楚。阿缝则利用这段时间勉强把感情稳定下来，接着再往下读。而且，类似情况发生过两三次。阿缝又不读了，一种强烈的感情，一阵心酸涌上她的心头。然而，这次渡濑并没有马上给她讲解。她感到奇怪，过了一会儿她微微抬头一看，原来渡濑正以一种充血而且多少有些发呆的神色盯着阿缝的前额部位。知

道这一情况以后，阿缝竟然也本能地吃了一惊。渡濑也和平素大不相同，他稍显惊慌地涨红了脸，马上把目光转到书上去了。

“哎，这……是哪个地方来着？”

渡濑说着焦虑不安地把脸伸向了书本。

就是在这个时候，阿缝想起了母亲临走时留给自己的那番话。而且，对渡濑产生了一种恐惧和不安。和渡濑面对面坐在没有其他人的屋子里简直可怕得要命。阿缝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天上的爸爸”（阿缝讨厌神仙一词。父亲死了以后，她对天上的爸爸这个词感到无比亲切），并且，如同乞求父亲帮助一样迅速地往四下看了看。“如果我不由自主地诱惑了渡濑的话请您千万饶恕我。”

“只要自己心地纯正，其它事完全可以拜托给上帝。”……她又想起了母亲的这番话。阿缝如梦初醒，认识到了自己刚才的懦弱的态度，她觉得，自己竭力不让渡濑了解心事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她顿时神清气爽，充满活力，平心静气地读起书来，当然朗读过程中感情仍然十分激动，但是终究再也没有中间停顿，一直读到了最后。此后，渡濑也一直相当认真地关照着阿缝的译读。

读完以后，阿缝早已是热泪盈眶。现在她在渡濑面前已经不再掩饰自己了。

“有好几个地方没有读下来，请原谅。倒不是不理解意思，只是内容太叫人伤感，所以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如果是虚构的故事，内容再可悲我也不会伤感的，但是一读这种真实的故事，我就……”

阿缝用手绢擦着眼泪毫无保留地这样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渡濑毫不羞愧地这样问道。

“星野是这么说的。”

“说是真实的，实际上都是虚构的，人们就是善于添枝加叶的嘛！”

渡濑无拘无束地笑了，但是接着又认真起来。

“今天，你妈妈……不在家吧？”

“她出去了。……她让我向你问好。”

只要个人心地纯正……阿缝镇静异常，毫无恐惧心理。

“那么咱们往下来吧……”

渡濑拿起书来毫无目的地翻来翻去，接着又死盯盯地望着阿缝，甚至叫人感到有伤大雅：

“阿缝。”

对阿缝来说这是渡濑第一次叫自己的名字。

“是！”

阿缝目不转睛地望着渡濑。

“哎，你这么郑重其事的，我可受不了呀！……你说这个故事使你落泪，……那么你也有类似的经历吗？”

“没有。”

阿缝感到事情不妙，斩钉截铁地答道。

“那你落泪就有些不好理解啦！”

渡濑有些故弄玄虚地这样说，同时站起身要去取些劈柴往炉子里放。阿缝也习惯地站起来朝同一方向走去。但是，当他们两人接近得几乎碰到一起的时候，她感到渡濑身上将要迸发出一种威胁她的安全的力量，于是她赶忙转身回到了原来所坐的位置。

渡濑把劈柴放进炉里，拍着手上的尘土坐到了桌子对面。

“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产生共鸣，这不合情理吧！”

听了这后一句话，阿缝觉得他实在太强加于人了。感到他真象传说的那样肆无忌惮。

“我只是这样想，总觉得恋情是个既可怕又可悲的东西。我现在就悲伤，觉得如果有朝一日它降临到自己身上，我甚至会去死的。正因为如此，读了这种故事，我就觉得象是在讲自己一样。”

“事实上，比如你对星野或阿园都没有产生过爱慕之情吗？”

阿缝已经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想，如果母亲在家就好了。悔恨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而且，连个手绢都来不及掏，只是低下头去用两个中指死死地按着泪眼。

渡濑一时呆若木鸡，慌了手脚。

“阿缝，是我不好，我不好。……我毕竟还没有同你这样的人打过交道……对不起了。……我是个如此粗鲁的人，但是今天我实在是告饶了。……原谅我吧！我这里向你表示衷心的歉意啦。”

阿缝虽然捂着眼睛，但她清楚地知道渡濑已经重新坐好在向自己低头致歉。而且，使她更受感动的是，他刚才断断续续说出的那番话语决不是一种信口开河。

然而，阿缝一旦产生的感觉是不那么容易消失的。于是，她终于避免了理应激烈的言辞：

“不，我已经没什么了……没什么了。请你原谅我吧！不过，今天你这就可以回去了。”

她只是勉勉强强说了这么几句。

“好……我回去。”

渡濑这样说，马上直起身来走出房间。阿缝本想再作出一些和解的表示以温暖渡濑的心，但是又觉得再说别的总是不自然，于是她决定什么也不说了，只是把他送到了门口。

“请你原谅。”

穿上木屐以后，渡濑转过头来这样打了招呼。阿缝也满怀好意地抬眼看了看她。渡濑脸上现出了笑容。而且，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那尚且完好的那只眼里竟然噙满了泪水。

屋里只剩下阿缝一个人了，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当她想到会给渡濑造成某种自己意想不到的恶果时，似乎她自己倒是令人可怕的。阿缝觉得她拥有她所不知的巨大力量，甚至可以把她带到一个她并不希望前往的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她对没有父亲一事感到格外悲伤。阿缝半开拉窗，呆呆地目不转睛地望着道路上纷纷落下的鹅毛大雪，一直保持着欢送渡濑时的姿势。

“我这也太懦弱了！”——过了一会儿，阿缝责备起自己来了，并且站起身来关好拉窗，紧接着又把油灯拿到饭厅点燃。这时，时钟的指针已经接近五点半了，已经到了该准备晚饭的时候了。

阿缝急忙把书收拾起来，又把桌面整好，来到厨房，然后把一件白围裙连同和服袖子齐胸系好，又从系好了的和服袖子里好不容易掏出那条带子，要把它套在头上，那条带子的鲜艳的颜色在夕阳的余辉中显得特别耀眼。阿缝立即把一度展开的带子重又揉成一团将其紧贴在柱子上，并且低下头去，产生了一种要为所有的并非任何具体的人默默祈祷的心绪。

阿缝就这样久久站在连灯都没有点的厨房的一角稳定着自己那颗简直就要崩出来的心，千方百计地要把无故涌上心头的一种无名的不安驱散开去。

通过创成川的时候，渡濑发现有位妇人正在下游的一座桥上同自己相向而行，尽管雪花飘舞看上去有些模糊，但那人显然是三隅家大嫂。他的面颊上立即掠过一缕似要胡来的微笑，心想：

今天肯定是阿缝一个人在家啦！

到阿缝家一看，果然阿缝一个人在家。她殷勤地把自己摘下的帽子上的雪拍打得干干净净。同往常一样，饭厅里升着火炉，温度适中。而且，家中充满女人家庭特有的温柔和香气，同他那到处乱七八糟而且肮脏的家相比，简直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对于这个饭厅，与其说渡濑感到的是一种恬静的安稳，倒不如说是某种强烈的诱惑。但是，当他面对桌子同阿缝相对而坐之后，却怎么也拿不出往常的那股劲头了。他一路上反复琢磨过来的那种心情硬是被打消了。阿缝的言行举止总是彬彬有礼的，规矩极了。她的这种表现也许并非出自故意，而且其证据之一是她的所有举动都带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和谐特色。但是，看到她连一根鬓发都拢得整整齐齐的保持绝对规矩的神态，又感到实在是无隙可击。然而，对渡濑来说，这反而成了促使他冒险的原因之一。有什么了不起的，阿缝不过也就是一个女人而已。用不着提心吊胆的。一种要最大限度地打乱她的阵脚的想法油然而生，他突然盘脚而坐说：

“我照例还是随便坐呀！我是木匠的儿子，长时间规规矩矩地坐着，就再也站不起来啦！”

说着，这次他完全以他特有的声调笑了出来。当时，阿缝已起身来到茶具架前，她回首越过肩头朝这里看看，并不特别吃惊地微笑着答道：“请吧！”

渡濑并不是想喝茶，他倒是想和阿缝面对面多坐几分钟。当他表示不要喝茶之后，特意去取茶具的阿缝马上顺从地顺手又把茶具放下，回到了桌前的坐位上来。这时，他在心中迅速地把新井田的夫人同阿缝作了一番比较。实在不行，她们哪能相比呀！哪里会有这样一个年近二十却没有任何春心的姑娘啊！新井田的夫人在脸形上也许更好一些……算了，不能同日而语呀！首先，

这里这一位根本就没有化妆。再加上她不卖弄风情。尽管如此，这个姑娘散发出来的……散发出来的什么呢？……散发出来的X，其X的量如何呢？而且，眼下这种东西正在根本毫无意义地散发着。阿缝对此则根本不感到可惜。谈到这一点，新井田的夫人简直令人作呕。哪怕是散发出一点点，她也得意洋洋的。她一旦不露风情即说明她风情殆尽。中央寺的和尚动辄口唱“珍重珍重，”她对自己的风情就是如此百般珍惜。等阿缝将其X的全量散发给某人的时候看你如何……渡濑不由得感到浑身发抖了。

先把作战计划往后放一放再说。

“好，今天从哪儿开始……”

他说着看看阿缝。他原以为她在入迷地看书，其实她正睁大她那温情脉脉的眼睛疑惑地看着他。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渡濑一时慌了手脚，但他马上又重整旗鼓决心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噢，你怎么看着我呀？哈哈，我的长相不好啊！若不然，是我脸上沾了什么东西吧？”

他说着便滑稽地特意把脸伸了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姑娘都会羞怯地涨红双颊，如果是阿竹之类的姑娘则会发出低能的大笑给男人以可乘之机，若是以机灵为自豪的姑娘则会高傲地板起面孔让他收回这一套。渡濑满怀信心，他要顶住任何可能的情况。但是，阿缝既没红脸也没板起面孔，更没有大笑，她往常那毫无顾虑的脸上微微带着笑容，只说了一声“不”，然后便把头微微低了下去。

她这决不是硬装出来的。我没有资格评头论足，不过她这实在是神灵一样的纯真表现。这种表现完全可以原谅。十九岁……十九岁……这完全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的所作所为吗？渡濑不禁又稍带顾忌地死盯盯地望望阿缝。从她那骨节舒展稍显瘦弱的优美身姿来看，也许可以说她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但是，她胸

部那和谐的突起、鼻翅以及发际的平滑的脂肪却无可争辩地成熟了。而且，只要抬眼一看就可以发现她的脸上明显地带着一种坚实的善于明辨是非的神色。尽管如此，她仍然具有看上去极为自然的孩童一般神圣的纯真。渡濑心里本来明明知道，但他还是想了解一下阿缝的年龄。而且，突然问道：

“对不起，你多大啦？”

阿缝的脸顿时带上了红晕，但马上又毫不掩饰地、对渡濑满怀信赖地、老成温顺地答道：

“已经19岁了。”

她的X一直在散发。然而，渡濑知道自己是很难接近过去的。而且，感慨万分，不禁叫道：

“噢，少有啊！真叫人不敢相信啊！”

实际回想起来，渡濑以往接触过的姑娘多多少少都是了解男人的。他万万没有想到真正不了解男人的女性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秘密。看上去渡濑似乎早已被取消了接触这一宝贝的资格。他吓得有些目瞪口呆了。

“那么，开始吧！”

阿缝用一种听起来威风凛凛的声音说道，接着便在茫然无措的渡濑面前打开了书，渡濑终于恍然大悟了。阿缝复习的内容是欧文的《见闻杂记》中的对一个甜蜜异常的失恋场面的描写。这以前渡濑曾给阿缝朗读过这个部分，当时他的印象是一个男人竟能如此厚着脸皮描写这种无聊的迷梦！但是，今天一听阿缝复习这一段故事，又并不觉得是一种迷梦了。她的朗读简直就是专门给谁听的一样。声音娇柔优美，既字字清澈甜润又带有迷人的温情，它把一个悲伤的故事如实地传送到了渡濑的耳朵深处。一开始，每当阿缝卡住时渡濑总是马上抬头看看她，但是后来他渐渐顾及不到这些了，最后终于对她的声音听得入迷了。阿缝的声音

似乎也渐渐热情奔放了起来。渡濑的眼睛不知不觉离开了书本，有意无意地看起坐在自己跟前的阿缝来，头发、前额、鼻梁、细长的眼眉睫毛以及说话时微微颤动的稍稍发红的面颊上部……这一切都是何等令人嫉妒的诱惑呀！这是一席叫人垂涎欲滴的美餐。渡濑兴奋异常，似乎耳朵和眼睛都陶醉得不听使唤了。这是渡濑所很难独占的宝贝——他越这样想其蛮不讲理的要求越加激烈。他不知不觉地渐渐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教师正在得到阿缝极大信赖的内疚心理。一种令人陶醉的欲望的热感流遍了他那过度健康的全身。

对习惯于色欲游戏的渡濑来说，所谓恋爱之类动听的东西都是骗人的，它不过是为肉体接触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根据以往的经验，渡濑认定男女之间的情爱要在肉体接触之后才会升华。现在他已经无力控制如此激烈起来的可怕的内心冲动。他甚至觉察到脸上都充血了，他怜悯地在心中对蹲在自己面前的丰丽鲜艳的肉体小声说道："阿缝，你要是想跑就赶快跑。你要是不跑，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事来！"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力量又渐渐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你要跑就跑！你想跑我也不会让你跑掉！"他变得双眼朦胧不明事理了。

不知不觉之中，阿缝的声音停止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渡濑也如梦初醒了。而且，对自己深感羞愧。阿缝正置身于同自己刚才胡思乱想的境地相距甚远的清白无邪之处。他把脸移到书上，敷衍地说道：

"哎，这……"

但是，他根本不知道阿缝是何处不懂。

"是哪里来着？"

他不得不用连自己都觉得慢吞吞的声音这样问道。

阿缝脸色严峻而且气得有些苍白，她的脸颤抖着，用手指了

指读不下去的地方。这一次同样是一个极其容易的地方。渡濑今天同样觉得阿缝有些反常。

复习结束以后，阿缝脸色苍白得很。而且，眼里含着泪水。见此情景，渡濑意识到她是觉察到了自己的心思。一切肯定是不可能的，即使向她母亲提出要和阿缝结婚，肯定也会被一口拒绝的。即使自己一度以武力把阿缝征服过来，她能同自己共同生活到何种程度也是一个疑问。这是因为渡濑对如何驾驭阿缝这样的人一事没有充分的把握。但是，自己的心思很难抛却，这也是明摆着的。

渡濑心想：干脆……

这时，阿缝轻声说道：

"有好几个地方没有读下来，请原谅。倒不是不理解意思，只是内容太叫人伤感，所以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

然后，她便有些害羞似地定睛望着渡濑这里。渡濑感到心里凉了半截。哪怕是憎恶也没关系的，如果阿缝为渡濑而感到苦恼，那么渡濑是会高兴的。他想说个随心所欲的俏皮话。而且，故意高声大笑着说：

"文人们就是善于添枝加叶嘛！"

毫无疑问，仅此并不足以报复她。她没有任何手腕，仅为纯洁所支配。想到这里，渡濑格外难以忍受。他心里一直认为纯洁这种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且他从17岁起便完全抛却了纯洁），他对阿缝简直有些恼火。然而，她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动物啊！渡濑想象着阿缝在他的残酷拥抱之下悲苦欲绝地被他夺去贞操的那一瞬间，不禁又一次产生了令他头晕目眩的欲望的冲动。其后，不管她是离他而去还是进一步随他而来，那都问题不大。

渡濑放眼对饭厅作了一番打量。而且，假想地盘算着要做的认真准备问道：

"今天你妈妈不在家吧？"

这句话足以使阿缝产生胆怯心理（如果她是一个了解世事的女人的话），同时也完全可以促使她作出反抗或屈服的抉择。

然而，阿缝在这句话面前也没有显现出惊慌的样子。而且，显得非常信赖自己的老师，别无他意地宣布母亲不在：

"妈妈出诊去了……她向你问好。"

这种情况，能进行武力威胁吗？渡濑又遇到了障碍，他无所事事地拿起桌上的读本摆弄起来。

但是，渡濑无论如何不想就此善罢甘休。他抬起那双不知羞耻的眼睛上下打量着阿缝。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阿缝已经有了意中之人的念头。没有比热恋中的女人再对其他男人无情无欲的了。如果上了阿缝纯贞无邪的当，那可就太傻了。19岁的大姑娘没有恋爱对象……他心里盘算着：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他看着阿缝叫了一声：

"阿缝。"

他虽然处在无聊透顶的嫉妒情绪之中，但也对自己的声音感到陶醉。这是他第一次当着阿缝的面直接称呼她的名字。

"你说这个故事使你落泪，……那么你也有类似的经历吗？"

这回可要好好整治你一下！

阿缝立即答道：

"没有。"

她的回答没有丝毫隐瞒，斩钉截铁。渡濑显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次多么简单的失败啊！实在太简单了。然而却也非常明快。她完全抛开了一切，简直摆开了背水一战的架势，想到她的这种情况，渡濑突然甚至感到有一种要流眼泪的奇怪感觉。渡濑本来并不嫉恨阿缝。但是，在每隔一天即同她相对而坐的过程中，在两人的距离和他自身内部自然产生的无礼的欲念之间，

逐渐感受到了一种几乎可以称作是嫉恨的根深蒂固的迷恋。甚至萌发了某种残暴之心。但是，同阿缝面对面坐下，接触到她那清澈纯洁的心境和白露一般的身姿之后，自己甚至又产生一种强烈的焦躁情绪，迫不及待地要彻底打消自己的心思。想到一切结束之后阿缝所要经受的烦恼和痛苦，渡濑简直不寒而栗。他不能不认识到人世间还有不可思议的女子存在。他不能不体会到自己的心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对于这一点上，渡濑也有焦躁不安之感。

还顾得上这些！再作弄她一下！渡濑不由得又产生了想干坏事的心思。而且，简直是在自己挑唆自己，现出故弄玄虚的神色，死乞百赖地追问道：

“那你落泪就有些不好理解啦！”

接着又说：

“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产生共鸣，这不合情理吧！”

他自己都感觉到话里增加了讥讽的情绪。

阿缝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而且，过了一会，微低着头用颤抖的声音然而却非常清楚地说道：

“我只是这样想，总觉得恋情是个既可怕又可悲的东西。我现在就悲伤，觉得如果有朝一日它降临到自己身上，我甚至会去死的。正因为如此，读了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象是在讲自己一样。”

这个女人接受我的恋爱观就好了！你这么笼而统之一说，我就放你过去不成！

“事实上，比如你对星野或阿园都没有产生过爱慕之情吗？”

提出这么个问题，她能回答不了吗？

这时，刚才一直竭力保持坦然直率的阿缝脸色一下子变了，变得如同死人一般苍白。她低着头，头上的长发激烈地颤动着。

渡濑以为这一回她大概会真地生气讲出忠贞之言来，但阿缝却急忙在和服袖子里摸来摸去，但最后还是没有来得及，而是赶忙伸出两手按住了眼睛。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简直就象变成了石头一样。

渡濑被弄得措手不及，一时呆然若失起来。……他这才知道自己刚才干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如此残酷无情的男人。他怀疑那残暴的情绪为什么会连续不断地涌上心头最后使他口吐那种露骨的狂言。我是恶棍。我是坏人。阿缝是好人。我非常清楚。哪里，这一点我早就知道。然而，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些阿缝讨厌的事呢？阿缝，我是恶棍，但并不是那种要把好人也拉到恶棍中来的恶棍啊！

“阿缝，是我不好，我不好。……我毕竟还没有同你这样的人打过交道……对不起了。……我是个如此粗鲁的人，但是今天我实在是告饶了。……原谅我吧！我这里向你表示衷心的歉意啦！”

他说着重新规规矩矩坐好，把两手搭在膝上，微微点了点头。

他的这种情绪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后来的情况渡濑已经记不清了，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说的，反正他的心情非常不好，象针扎了屁股一样惊慌失措地从阿缝家里逃了出来。

已是黄昏时分了，雪下得大了起来。北海道少有的大片雪花，不时飞进渡濑的脖颈，使他每每都感到一股寒气。

他急急忙忙朝新井田先生家中走去。“啊，不行！”——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似乎被人完全打翻在地了。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极度空虚。空虚得简直发冷。

“新井田那里等以后再说。”——他又一次自言自语地这样

说道，然后进了狸胡同的一家常去的荞面馆。而且要了一盘炖鱼，连续喝了好几壶热酒。确实完全醉了之后，他离开了那家店铺。

但是，渡濑生怕醉意立刻消失。于是，一路上遇到酒店，他便每每都拐进去喝上一杯冷酒。

“其实，我最终并不是要和阿缝怎么样。只是觉得她特别可爱。就象逗着一只可爱的小狗一样，不让她“汪汪”地叫出声来总是不过瘾。可以说就是这么回事。不过，请等一等，恐怕也不是这样！”

在一家酒店里，有个小伙计嘲笑渡濑说：

“大学生，你醉啦！”

哼，能看出我醉了，是个了不起的小伙计。

“你还没嫖过女人吧？”

“别开玩笑啦，大学生。”

渡濑摸了摸那个看上去十三四岁的小伙计的园园的秃头。

“你以为我是喝醉了才哭的吧？……好，你那样认为好啦！眼泪是水的一种，同小便是一样的。”

他这样说着又蹒跚地走出了那家店铺。

不知为什么他的情绪非常消沉，他迎着北方吹来的大雪行走在行人稀少的刺槐大道的广阔路面上。他觉得自己具有大忠大义之士的心境。也象追随伏姬的八房。啊，我同那个畜生完全一样！他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不知为什么，他感到非常难过。

渡濑一步三晃地来到新井田先生家门以后，便用拳头胡乱地擦了擦眼泪和鼻涕，大叫了一声“夫人”，然后就在门前地板上噗通一声摔了个屁股蹲。

夫人马上推门跑了出来。

"啊，可不得了！你也不把门关上，雪要刮进来的呀！"

她说着一只脚套上那儿放着的木屐，斜着探出身子关上了房门。夫人叉着双脚，腰部以下就近在渡濑眼前。

"所谓没有礼貌者……即为鄙人之类！……醉啦？要是问我醉没醉，我醉了。……你见冈布醉过吗？……现在，哈哈，……除了现在以外……"

夫人用她那柔软的双手轻轻拂去了渡濑肩上的白雪。

"疼，……疼，……好疼呀！夫人。"

"你今天实在有些反常啊！……来，进来吧！"

渡濑摸摸夫人手碰过的肩部，顿觉自己没有出息起来，抬头看了看她那艳丽如花但却全由色情构成的脸膛。

"没出息，实在……看到你的脸，冈布就……哎，算了……那且不说了。那么……夫人，我今天醉成这样一滩烂泥了，请告诉那口子，……不，是告诉你，……是你所说的那个'你'！……哈哈，请告诉那个'你'，就说我喝得酩酊大醉，今天休息……休息一下。再见。"

渡濑说着便想从容不迫地直起身来，但他仍然担心自己会从醉意中醒来。于是他坐着不动了。

"夫人，请你积德修好给我一杯威士忌喝吧！"

"你这么个喝法，能行吗？"

夫人似乎很是担心，她说着立起身来，而且紧锁双眉窥视着渡濑的脸色。渡濑满有把握地默不作声地深深点了点头。他简直一说话就会哭出声来。

"不行啊！……要不你等一下。"

等待过程中，他的眼泪一直流个不停。

递到渡濑眼前的，是一个斟满白水的大玻璃杯。渡濑悲伤极了。他恨不得一口把它完全喝光，但又不能喝，因为那样做自己

会清醒过来的。

“那么，再见。”

夫人一时吓得目瞪口呆起来，她拿着杯子目送着他。渡濑满怀感激之情，离开房门来到大街上。

雪越下越厉害，但渡濑怎么也不想回自己家去。从他开始饮酒那一阵子开始，一个薄野、薄野的声音就一直不绝于耳，但是有一个巨大的讨厌鬼（它简直象一个大狗熊）死死地缠住了渡濑。渡濑的双脚自然而然朝白官舍方向走去。

阿缝……我保护你……豁出命来保护你！……什么，不保护也行？……你说这种话也太叫我伤心了。……我还没有碰见过象你这样的神仙……我一无所知。……星野这家伙办事也太绝啦！由于他，我……我今天暴露出了自己不可救药的堕落丑相。阿缝好漂亮啊！……叫人感动得会落泪的！我真想跪在地上顶礼膜拜呀！……可是，即使是现在我也……即使是现在，只要有机会，我还是想达到把她据为己有的目的。我完全是个疯子……还是个野兽？……哈哈，野兽又如何呢！我，要是长得象阿缝一样漂亮，生长在银行董事家庭，最后变得相当贫穷的话，那么我现在也会变成神仙的。……既有神仙一面又有野兽一面吗？……我觉得阿缝可怜……我总觉得阿缝特别可怜。……毫无道理地觉得她可怜……越喜欢她越觉得她可怜……总之是我不好啊！……我要不是来世再托生，就连阿缝的手指都不能碰……现在就是碰一下最后也等于没碰……我觉得连自己也可怜起来啦！……

他不知不觉已经来到白官舍门口了。

昏暗的灯下有五个脑袋聚在一起吃着饭。渡濑冷不防钻到中间坐了下来。

“是冈布呀？我们正在吃饭。你到一边去回避一下吧！今天晚上你是格外高兴啊！”

说话的是人见。阿园也在场。还有谁就不太清楚了。

“你是谁？（伸过脸去才看清楚）噢，是柿江啊！在那里的那二位是谁？”

“那不是森村和石冈吗？是顶替西山搬到白官舍的呀！酒味好大呀……你还要挨石冈训斥的呀！告诉你一边去你就一边去吧！”

人见又说。渡濑一动不动。

“你说什么？今天哪有什么石冈石金的？……要是看人家醉了就欺侮人，我可不答应！哈哈……喂，人见，这里没有酒吗？酒！……没有？没有就只好罢了。喂，老太太，……你也要多露露面呀！你虽然排不上号但长的也是善人模样嘛。……给我摆酒来！这里有没有谁身上带着钱哪？就当是为我延长寿命，快摆酒来。哪有光顾吃饭的，你们都成了仙人啦？”

柿江匆匆吃完饭站起来想走。见此情景，渡濑顿时无名火起：

“柿江，……你不要逃避。我今天来就是要揭开你的画皮。来，没关系的，坐下。……我说了，我是来揭穿柿江画皮的。是……也不是。我是来请大家哭的。石冈，你不行。象你这种狂热信徒是不行的。……喂，大家都不要站起来嘛！……什么？是考试。……考试这么点小事，你们到教室，打个盹的时间，不就能答好吗？”

“要是跟我没关系，我走啦！”

石冈不动声色地这样说着从座位上直起身来。

“石冈，你是一个基督教徒。一个罪人……你总是这样说我！不，这样说我。……罪人说要请你哭，你没听见吗？……即使我这个人不行，你……唉，坐，坐下。……哪怕走一个人，我也会感到不快的……喂，坐下。我下命令啦！”

老太太嘴里唠叨着撤了饭桌。五个人走到墙边各自靠墙站着，他们的形象朦胧不清地映现在渡濑的眼里。只是不知为什么他一个劲儿地流眼泪。他感到非常无聊，大声笑了起来。

“这不是阿园吗！阿园在吗？阿园。是这一位？你……不，你这家伙迷上阿缝了吧。快坦白！嗯，我喜欢她。特别喜欢。特别呀。真是特别呀。因为，我是罪人嘛！悔改吧，那个人一定要进入天堂……哈哈，如果是个能、能悔改的罪人，那么一开始我就不会犯下罪过！我是一个罪人。嘿，悔改了。嘿，请送我上天堂……他妈的……老头子是个赌徒酒鬼，妈妈患上梅毒腐烂……看我的眼睛……光吃咸菜喝酱汤长大的人……冒昧地讲是个畜生就不错了。我这并不是说话奉迎！我今天是彻底弄清了畜生的含义。这正是星野那家伙所搞的鬼。”

“喂，冈布，你这么边哭边说，我们也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呀！今天就说到这里吧，等你不醉的时候再听你往下说吧！”

这好象是石冈的声音。

“你胡说，你怎么会这么快就听明白呀！你不知道有句谚语说酒不乱性嘛！……老太太，酒怎么样了，酒……然而……就是你的然而，喂，西山……噢，西山已经不在了。反正是然而，如果你们以为我对自己身为罪人不感悲伤，那是大错特错！……哈哈，这种事情，由它去吧。首先，这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事情啊！……总之……你们大家都认识阿缝。不过，你们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她同天使是多么相似。我今天却知道了。由于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醉成了这个样子。明白了吧？”

“不明白。”

这是人见。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

“哈哈……（他胡乱地揉擦眼泪）我也不明白！……阿园，你迷上阿缝了吧？”

阿园微微一笑，轻轻摇了摇头。

“没有那回事。”

“那么，你爱她吧。一定要爱她。好不好？我将排除万难去帮助你们。我要豁出命去帮助你们。……阿园，今天我发现了一个真理。人生远比我想象的要美好。不过这个问题儿……不行……应当是因此。不是然而。而是因而。应当是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如此我这种人不太适当。就是这样。这不是只好悲观失望了吗！……但是，我决不会干出诅咒你们的事来！你们放心好啦！我祝福你们。我会豁出命来帮助你们。……哈哈……你在说什么呀！怎么，石冈。石金先生，你还是很忙吗？如果你对我发酒疯不说坏话，那么你的身价是完全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啊！……不过，对你的老爷式的好意，我是暗中落泪的！……余子碌碌……喂喂，你们也说几句嘛，不要光叫我一个人讲……阿园，你爱阿缝吧！怎么样，爱她吧！”

“冈布你不对，你总是独断专行自作主张。你尊重一下别人的意志自由嘛！阿园君也会有自己的考虑的。”

这是一个戴着帽子的人说的，渡濑也知道他是森村。

“噢，是吗？……是这样呀！……”

“阿园君，你可以回去了……另外，冈布也回去吧，我送你。今天晚上下雪，回去晚了不好。”

人见面带调解的神色这样说，但阿园根本没有从自己的位置上离开。渡濑是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答应。他知道阿园平时就言语不多总是客客气气的，但是阿园只说了那么一句就不再吱声了，这实在叫他感到有些受不了。更为严重的是，渡濑感到一切都不可依靠了。他难过极了，他那自己不知不觉长时间压抑在心中的孤独之感简直一下子就要全都迸发出来了。

“阿园，你可以说点什么嘛！我醉了。……虽然醉了，但渡

濑造作还是渡濑造作。要不然是我渡濑造作这个人……咳，好了，阿园，和我握一下手吧！是的，再使点劲握。如果我是没有尊重你的自由意志的话……我承认错误……怎么样？”

有着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的阿园的面孔，就在渡濑的眼前。眼泪使它在渡濑眼里显得模糊不清了。阿园的手紧紧握住了渡濑的手：

“刚才听了你的话，我感到非常难得，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美男子，遗憾的是不通兵法……哎，好，你可以走啦！”

“我也和人见君一起送你回去。”

“醉不成欢惨欲别吗？……柿江，你从一开始就一言不发地咬着指甲呀！……大家听着，这小子是伪君子。他和我一起逛过窑子！”

“喂喂，冈布，醉了倒没啥，但是要知道羞耻呀！”

这完全是一种要将一切全都付之一笑的腔调。

“知道羞耻？哈哈，哈哈，你说的可真好听啊！……”

尽管渡濑还是一味地想说话，但是此刻他已经感觉到自己醉意快过了。这使他更加悲伤。如果不是睡下去让醉意自然过去，那么醒酒那个难过劲儿渡濑实在是忍耐不了。他站了起来。

“上厕所吗？”

人见也同时站了起来。来到廊下，刺骨的寒气立刻扑面而来。老太太也担心地跑过来照顾着渡濑。渡濑一边小便一边说：

“老太太，小便是眼泪的一种，和水是一样的……不是吧！……总之，这种事你知道吗？哈哈，哈哈。”

渡濑说着勉强笑了起来，但是就连他自己都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总之，如果弄不到酒喝，恐怕就再也挺不下去了。

他在人见和阿园的搀扶之下从白官舍出发，摇摇晃晃地朝着

铺满白雪的大道走去。

来者是一个无论如何不能轻易信赖的人。但是，父亲表面上显得对他极为信赖，他在父亲面前又打开文件开始讲解了（父亲可能实际上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但在阿靖面前又装出相信的样子。换句话说，就是令人怀疑父亲是和来者串通一气的）。

“我接受的是这样一种委托。作为土地，这是绝好的，而且，你瞧，差一点就73町步①，是相当可观的。不过，款额大一些，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劝业银行会不会给予资金通融啦……其实，除此之外，那人还有相当多的财产，十胜的牧场竟有牛马共50多头，而且自己的住宅也是相当有水平的呀！另外，有价证券和存款之类加在一起，足有5万之多，所以我想在银行方面也是相当有信用的。”

说这番话的过程中，那个男人金框眼镜背后的眼睛也不时偷偷地打量着阿靖。那眼神有时温柔有时又突然令人生畏。

“那么，借这笔钱干什么呢？”

父亲拿起文件问道。那个男人象是正在等待父亲的提问一样，又从文件皮包里取出其他一些文件。

“是这么回事。这同样相当了不起呀！这是胆振国长方部字沼泽川原野。是想请道厅向那里提供100町步土地的贷款，要进行新的土地开垦。今天来时我顺便到道厅去了一趟。所谓借款用意就是如此。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总之，他那么年轻就要干这么大的事业，所以……说是年轻，其实40了。可是，男人如果年近40，咳，那干头还在后头呢！哟，我实在把话说走了，怎么样？小姐的想法……看来，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年龄差距。”

①町步是丈量田地、山林的面积单位，每町步相当99公亩。

他说着正眼望望阿靖，接着又说：

"你想想，你30岁的时候，他才刚刚49岁。正好是天生一对嘛！一般说来，男人在50左右妻子四十一二岁时总是容易见异思迁的呀！……另外，你父亲和我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体验嘛！"

听他说出这种话，阿靖感到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答应。听来听去，她对他厌恶起来，甚至想拂袖而去了。父亲双臂挽在衣袖下面，一直在沉思。阿靖心中始终在琢磨两天前哥哥清逸给她的来信。父亲似乎在考虑你的婚事，但根本不同家人作任何商量。昨天也从札幌来了一个象是中间商的名叫浅田的人，他同父亲原来在孵化场是同事，他们谈了好半天。母亲一直在偷听，看来很可能是谈你的事。而且，我估计，要娶你的大概就是札幌的一个名叫阿梶的男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那个男人就是有名的高利贷者，而且家里有好几个小老婆。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也不要听信父亲的话。我极端贫穷。而且，我总是过着书生生活，致使你也跟着长期受苦。明知道你的婚期已经推迟，但我对此又完全无能为力。每当想到这些，我就非常痛心。不过，这次的婚事，请你无论如何不要同意。清逸哥哥的信中这样写着。

"怎么样呀？"

那个身穿印有五处家徽的捻线绸外褂的男人，又一次死盯盯地看着阿靖，接着又把视线转向了父亲。

"怎么样？阿靖。"

父亲避开那个男人的视线，看看阿靖。阿靖觉得自己似乎缩成了一团，抱怨地反瞪了父亲一眼。

"浅田先生刚才把事情讲得这么详细，你也该有个回答呀！我也不能这么一次又一次从千岁往这里跑啦！"

父亲双臂抱得更紧，低着头苦口婆心地一字一句地说。

但是，阿靖根本没有办法回答。她好不容易才咽下一口唾

沫，重新坐好然后把头低了下去。

“不，我在这里，事情反倒不好商量。我还要到劝业银行去办点事情，我就先走一步了。……好，小姐，请好好考虑一下吧。如果你以为我是媒人那可就不好了，不过你父母和我是老相识，我决不会信口胡说的，这一点请你不要忘记……”

然后，那个人便和父亲简单打了个招呼，把眼前的文件一一精心地装进提包站了起来。阿靖本想跟在父亲后面前去送行的，但浅田说：

“小姐，已经可以了。要不，请星野先生过来一下。”

于是，阿靖故意回避了。他们两个人在房外的楼梯上低声细语地谈了大约十分钟左右。阿靖不知为什么全身发抖，她想也许是天冷的缘故，便弯腰把手伸到火盆上边去烤着。这是一个6张铺席的房间，一处墙壁似要倒塌的地方，交叉放着两面日章旗，其间挂着用勘亭体书写的字面为“祝贺佐渡店开业”的招贴。开关不紧的玻璃窗迎风乱响，冷风阵阵，如同户外。

过了一会儿，父亲面带难色回来了。他环视了一下四周说：“这房子可真冷啊！”这话使阿靖感到一阵羞耻，因为她对千岁的家屋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

“怎么样？”

“我不同意。”

阿靖当即答道。父亲似乎不由心头火起，但不久又硬是和颜悦色地说道：

“光这么说气话，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正象浅田所说的那样，在年龄方面似乎相差了几岁，不过你应当知道，我们家过着这种生活，根本不可能做到万事如意的。忘记这一点，事情就不好办啦！……对方表示用不着我们做任何准备。如果需要什么准备的话，说句丑话，爸爸现在是毫无办法呀！”

“对方是个什么人？”

“正如刚才浅田先生所说的，对方是个相当有钱的人。他说，自己是从贫穷之中挣扎出来的，所以还是希望找一个经过痛苦磨练而成长起来的贤惠的妻子，哪怕是没有文化也可以。这在当今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他叫什么名字？”

“名字吗？他，名叫阿棍，在札幌……”

果然跟哥哥说的一样。阿靖感到，如果说过分，那么父亲也太过分了。

“那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到一个有好几个小老婆的高利贷者家里去……爸爸你也应当再仔细想一想呀！”

她说着心里一热，眼泪汪汪起来。哥哥，从小那么喜爱自己的哥哥都只考虑自己，父亲也不例外，对自己的态度胡涂到了简直不知道自己是他亲生女儿还是别人女儿的程度。想到这里，阿靖感到自己实在是无依无靠。她回想起了自己这五年的痛苦的佣工生活——那是一段没有任何光明的漫长的痛苦过程。她初次被送到小樽时是17岁。受到的是类似从山里抹来的一只猴子一样的待遇。就连筷子的拿法都要遭到耻笑，有半年多时间一躺下就为想家和窝心而偷偷哭泣。得到的工钱都一文不留地寄回家去，而家里偶而寄来的衣物却都是在小樽根本穿不出去的，为此既遭太太挖苦的白眼又受同行背地里造谣中伤。对此，她必须一忍再忍，万事唯命是听，痛苦极了。岁月流逝过去，小学时学会的很少几个字也渐渐忘却，而东家的小姐们却悠然自得地学习，一天天懂事，越长越漂亮。对此，她只能默默地看着，悔恨满腔。晚上不到7点是不能吃饭的，当她饭后收拾碗筷努力不损坏任何一个小碟的时候，东家一家人却轻松愉快地集合在里间吵人地谈笑风生。听到这些，她异常嫉妒。更令她难以忍受的是太太常常使

坏。太太有个怪癖，她在家人当中每每必定要找一个人供她发泄不满，否则她就不舒服。她的诅咒对象是时常变化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阿靖总是不走运。她常常无中生有地拿出一件事来，用她特有的阴险讽刺，把人训斥到无地自容的地步。这种训斥厉害的时候，阿靖本人简直都要疯了，有时她甚至想干脆赌气上吊算了，因为她觉得仅仅辞职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比这更令人讨厌的是老爷的卑鄙下流。那个老人背着太太耳目所布置的圈套简直狠如蛇蝎。对此，阿靖必须巧妙搪塞躲避。这是一种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丢丑的事。还有，阿靖更感痛苦的是，在东家那人称少爷的长子的情义。他是一个任何人见了都说漂亮的男子。再加上，他同老爷截然相反，是一个高尚的、感情强烈的人，不知为什么，他在家人当中似乎有些孤立。他给人一种心境寂寞的印象。阿靖来到这里时就让这位少爷吸引住了。每当听到同行饶有兴味地议论他时，她的心便自然而然激烈跳动，不禁脸红起来。然而，她早就完全死心了，她认为自己无论怎么想最终毕竟是不可能的。她为死心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是去年，一个偶然机会，他对阿靖开始挑逗了。阿靖闭着眼睛尽最大努力避开了他的引诱。而且，无限的悲伤使她放声大哭起来。尽管她在后来的每次危险的机会里都曾经想把20个岁月一直深深埋在自己心中的火一般的悲伤情绪全都倾泄出来，而且看到他苦不欲生的样子她还曾怜悯同情之心大发不止一次地想干脆同他来个不顾一切算了。但是，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忘记自己家境贫寒的事实。没有忘记体弱多病的哥哥。没有忘记同白痴毫无二致的弟弟。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离开千岁时父亲提出的再穷也不要给父亲脸上抹黑的严厉要求。对这些令人觉得几乎有可能把自己的心灵都加以歪曲的辛酸、悲伤、嫉妒和痛苦，阿靖以前一直采取着一忍再忍的克制态度，这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阿靖心口泛起一阵针扎一般的疼痛，她把手伸进腰带死死摁着。阿靖的极度沉思使父亲不禁一阵犹豫，一时竟答不出话来。

两人第一次体会到这种令人窒息的心境，相互之间连看都不看一眼，只是面对面坐着。

"你是怎么也不同意吗？"

阿靖已经没有眼泪了。嘴唇干干的，一个劲儿地在抽动。

"爸爸，这件事，请原谅我吧！"

于是，父亲恢复了原来的腔调噘着嘴说：

"你让我原谅也没用，这是你自己的事，可以随你的便，不过你不讲清楚为什么，只是要我原谅，我也不好办呀！"

"爸爸是想让我……让我去给高利贷者……当小老婆吗？"

"胡说！……你刚才一直高利贷高利贷地乱说，那是没有工作的人对别人的成功所抱的偏见，他也不是靠偷发的财，而且你应当知道，在赚钱这个问题上，只要不是去偷，人们是可以自由选择手段的。若是不想发财，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只好象我这样了。听说安田也好岩崎也好，都是狂热的蓄妾人物。人世上纳妾的人多得很。虽然阿梶同样蓄妾，但他不加隐瞒，虽然社会上会说三道四，但是我觉得他这一点倒是值得钦佩的。而且，他也没有说一定要拿你为妾……"

"但是，他不是有个太太吗？"

"这，这倒是，不过……对方提出要娶你为妻，至于现在的夫人如何处理，我想对方一定是自有打算的，你说呢？总之，我们应当相信对方的话……"

阿靖一时目瞪口呆起来。她怎么也想不通父亲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就是不懂任何世事的阿靖都清楚地知道，对方是根本不可能迎娶自己这种既贫穷又无知的陌生人作为正妻的。然而，父亲却装出一副对此一无所知的表情，硬是要欺骗自己的女儿。

阿靖觉得父亲简直就象心狠手毒的魔鬼一样。

"你不能什么事都按社会上的看法去理解。一提起高利贷者，人们马上就会认为他们一定象魔鬼一样冷酷无情，一提到纳妾人们马上就会以为他们一定象狒狒一样淫荡无度，其实事情并不能这样一概而论。总之，据浅田介绍，阿棍看上去小巧玲珑，既通情达理又和蔼可亲，有时甚至能叫人恍然大悟，惊讶地认识到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棍啊！他在合田先生家里见过你两次，这才提出一定娶你的。你不记得给他送过茶吗？听说他下巴左边有一处比较显眼的烧伤疤痕……"

听到这一点，阿靖简直缩成了一团。全身僵硬起来，就象肩部酸疼到极点的时候一样，脖颈到后背发硬，血液的循环迟缓不畅，似乎只在身体的深处流动，最后它则令人不快地自下朝胸口冲击。视野越来越狭窄，伸在火盆上方的长长的手指一直不停地颤抖。只有父亲那满是皱纹的双手像是断开了一样模糊不清地呈现在她眼前。"那个人什么时候看见过我呢？"一想到这里，惊恐和惧怕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你没见过吗？"

"没有。"

阿靖的视线从父亲的手上移开，落到了自己的搭在膝盖上面的手上。她把眼泪弄得精湿的手绢揉作一团紧紧捏在手里，那双纤细的手似乎也是他人的了。少爷曾经把这双手夹在自己手中温情地抚摸搓弄。这双手硬是拒绝了他的要求。……她的眼里重又吧嗒吧嗒地掉出了眼泪。

随后，便是一阵令人不快的沉默。

干脆……啊，少爷和我身份不同。

肯定马上就会被抛弃的。想到那时的痛苦，实在只好一切照旧了……不过，我肯定有一天要倒霉的。……即使被抛弃，哪怕

一次也好，也要……阿靖以一种万不得已的心情在心中描绘着一个个悲伤和喜悦的瞬间。这至少可以起到自我安慰的作用。……而且，就那么死了不也好吗！……

“我并不是强求你……不过，你是说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是吧？……”

阿靖吓了一跳，又从令人心碎的梦境中回到了冷酷的现实世界。她不知不觉又用手绢按住了眼睛。

“唉，你也听听爸爸的心里话吧！我今年已经52岁了。要是在过去，这正是老爷们提出隐居安度晚年的岁数，尽管时代不同了……另外，也不知道清逸那小子是怎么想的，那么大岁数了，还是不知好歹。最近也是成天呆在家里，看着家里每天的情况，他连地都不扫，闹得满屋子乱七八糟。别人说他能搞出什么学问来他就信以为真高兴得了不得。他身患那种重病，光药钱就非同一般了，还提出要上什么东京去。我更是不同意。我虽然这样，但事到临头还是尽量张罗的，我四处苦苦求援，结果他还口出不逊，说什么他讨厌从那种地方借钱来……”

接着，父亲借这次发牢骚的机会，把积在心中的所有的愤懑，一股脑儿全都倾泄出来了：什么母亲根本没有用啦，什么纯次越来越不明事理，只是和父母吹胡子瞪眼的劲头越来越足啦，什么孵化厂换了场长以后节减经费，自家店铺收入不理想啦，什么这次新来的场长人品低下啦，等等，阿靖在一旁倾听着这一切，她觉得父亲实在可怜。他虽然52岁，但老得象个60开外的人。尽管痛苦，尽管辛酸，阿靖心里还是埋怨父亲，在她看来家境落到这步贫困的田地，不能不说最根本的原因是父亲没有好好劳动。但是，眼前看到在社会面前无能为力的茫然不知所措的父亲，又觉得母亲也有责任，哥哥也不例外。

“我说的全是牢骚话……虽然全是牢骚，但是如果不发给

你听，爸爸就再也没有发牢骚的地方啦！哎，对不起你……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只说给你听，实际上，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求浅田先生为我通融了600元现金……”

阿靖这才弄清事实真相，意识到原来是这件事从中起了作用。

“其实，浅田先生也一样，是个好心人，他决不会为这件事记仇的，不过我这个人旧观念顽固，总是睡不安稳。我很伤脑筋啊！……”

父亲在膝边摸了一圈，拾起分别放在不同位置上的烟口袋和烟管，慌忙塞上烟叶，但却没有吸，连火都没点着，叹了一口气又把烟具放到铺席上了。这期间，阿靖一直胆怯地窥视着父亲的脸膛。父亲那肮脏的、布满皱纹的黑红色面颊上残存着用巴掌擦抹过的潮湿的泪痕。上面有个长着三根白毛的很大的疣。父亲小时候，兄弟几个曾经把它叫做奶头，一起挤过来吮吸过。……原来，所谓没法处理的是这个钱的问题呀！她的心顿时呈现出一片平静，丝毫不想再开动了。阿靖自然而然把脸埋进衣领之中了。她悲伤到了极点。

看来业已精疲力衰的父亲，象是要作最后的努力那样，转身朝向阿靖，把两肘支在膝上，身体缩成了圆圆一团。

“阿靖……”

他抽着鼻涕，同时抓了一把鼻子。

“你可不要以为爸爸不中用啊！我年轻时还是过了几天好日子的，到了这把年纪，对贫穷是深有体会的。我这決不是想一个人享乐，不过现在确实是每天连下锅的米都有困难啊！……这4年多来，你所经受的痛苦，我是心中有数的。作父母的就象神仙一样，对自己的孩子是什么都能了解。你从小就是个老实的孩子，越老实就越……”

“爸爸，别说那些啦……”

阿靖悲哀得几乎要发火了，她不得不这样叫道。

阿靖终于走出了父亲住宿的地方，她同父亲说定要在两三天之内作出明确的答复。

天已经全黑了。阿靖把眼睛以下全都包在围巾里面，吃力地行走在动辄便会滑倒的满是冰雪的坡路上。码头上传来了阵阵涛声。其间，还响起了轮船刺耳的笛声。有好几架空载的运货雪橇由脖子上系着大铃铛的长毛大马拉着从阿靖身边驶过。一个面部全用头巾包着，手捏长长一条缰绳在远处驾驭雪橇的人还特意转过来窥视阿靖一番。路上还碰见过几个男女行人。还遇见过跟在后面乱叫的狗。但是，对阿靖来说，这些似乎都不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就连刚才同父亲呆在一起一事似乎也是一场梦。闹市街道上数以万计的行人来来往往，阿靖在这里遇见的人成千上万，难道他们当中也有人怀着阿靖的那种心情走路吗？如果有的话，那么自己以前是多么悠然自得啊！自己以前似乎不曾看见过任何一个遭受这种痛苦的人。……人毕竟还是要如此各自分散地生活下去。——她产生了一种无限孤独的感觉。情不自禁地这样想着。

阿靖来到了东家大门门前。同伴们对阿靖迟迟不归早就嘟嘟囔囔了，一想到还要顶替阿靖干活，心里更是不满。她匆忙跑进屋去。

还没等她打招呼，一个在厨房干活的女佣人就开了腔：

“你回来挺早呀！太太都等急啦！”

“少爷也等得心焦啦！”

另一个佣人又说。阿靖觉得这些人说话实在是肮脏之极，不堪入耳。

阿靖首先来到里间，手扶铺席在好象在阅读故事的太太面前

跪了下来。而且，说道：

“我回来了。太晚了，对不起。父亲向您问好。”

接着，一直象往常那样眼睛透过眼镜上边瞪着阿靖的太太便说：

“父亲说向我问好吗？那么（说着看看挂钟），你已经用过晚饭了吧！”

她说完又愤愤地拿起了书。阿靖知道，她这个人有时会热情得让你心惊肉跳，有时她又会把你挖苦得简直要发疯。但是，听了她这番话，阿靖还是不禁眼泪汪汪起来。

当天晚上，阿靖没有吃饭，因为太太一口咬定她吃过了。实际上，她根本也不想吃。

但是，等到半夜时分，她却饿得简直忍无可忍。她悄悄走出女佣房间，摸到了冰冷的厨房，打开了厨柜。而且，想偷吃一些里面放着的东西。

就在这一瞬间，阿靖突然悲伤起来，而且把身体靠在那里，用两个袖子捂着脸，低声哭泣起来。

这一天，阿园到阿缝家里去上课，掌灯以后踏着已经结冰的雪路回到白官舍。就在这时，他接到了父亲病故的电报。

柿江和森村好象都在隔壁人见的房间里，三个人说得热闹非常，但阿园没有心思到那里去，他悄悄地直接回到了自己房间。

渡濑酩酊大醉来访白官舍的第二天就提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教阿缝了。而且执意要让阿园去教。阿园出于无奈，又每隔一天到阿缝家去一次了。现在，这已经连续半个多月了。

老太太等他回来，到门外张望过好几次了，她面带某种不祥的预感把电报交给了阿园，当时阿园也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某种不

安，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么健壮的父亲会死。就是在阅读电文时，他也没有认为父亲已经去世，只是眼前清晰地浮现出了自家那一如往常的样子。

老太太问他家里是否发生了什么意外，但他没有向她说明具体情况，随后便回到自己房间里来了。

真是奇怪……阿园甚至突然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自己的房间还是自己的房间，里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桌子旁边老太太为他备好的炭火微微放着红光。阿园同往常一样，把大衣和帽子挂在门后的钉子上，摸出放在书箱一角的火柴点上油灯。桌子上放着两三封来信。其中有一封显然是父亲来的。阿园还没来得及坐好便伸手拿起了那封信。确实是父亲的笔迹。上面写有用秃笔硬描出来的日期：11月23日。看到这个日期，阿园的心情变得有些不安了，他从衣袋里掏出电报，重新查看了日期。发电时间是11月25日上午9时40分。

阿园把来信和电报放到桌子上，这才就座。而且，久久没有拆开信来，只是轻轻按着桌边用食指连续不断地敲着，眼睛则一直盯着面前的墙壁。就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这是在干什么。不过，他显然开始意识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压迫感，过去早就并不是不感不安的这种事来得竟然如此之快。它将导致自己的研究一时中断的悬念越来越深重了。

阿园故意放开了父亲的来信，拿起另一封信来。那是一个联系中断许久的幼年时代的朋友的来信，在这种情况下阿园对它并不那么感到兴趣。从字体上看，另外一封显然是星野写来的。阿园赶紧拆开，从中取出三张写满蝇头小字的信纸来。对当时的阿园来说，信写得越长越能得到信息。阿园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皑皑白雪封满山川。笔端自寒亦属万不得已。”

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昨夜二更一狗至窗下频频哀叫。恨碍笔墨之功开窗而望，见其身在一望明月之中。寒威惨淡，毫无动摇。来狗白毛黑斑，惶惶踞踽屋壁，四肢侧立，举眼望吾，耳尾频动而诉。其状可哀，不堪谛视。它究竟何方而来。思前想后，村人皆已睡去，灯影泄漏之所，仅吾小屋而已。它无所去处，一无所有之中，竟欲前来乞求一物。吾身边无一片之食。即招其入室，亦任狂弟虐杀。吾之所有，唯文章一篇。文章对它究有何用。吾遂决意关窗而避。

次日，该狗绝命吾窗之下。

呜呼，吾何以要表此普通一狗呢？对待自然万物皆正如此。吾茅屋中有该狗之类者。日夜闻其哭啾。吾不止一次欲折笔与世人共举浊波欢度一生，此乃恰恰证明吾耿耿之志尚欠，或至少尚未得仁兄之怜。且一顾古人之丰功伟绩，顿觉惭汗背流。尽管贫穷、病弱、才疏学浅压吾双臂，动辄令吾瞠若后退，然吾将叱咤心里之牙兵不畏决死一战。《烧柴记和新井白石》终将接近完稿。考试结束之后，仁兄可望回乡而来。若要如此，请不辞劳苦携带此稿，烦请四宫霜岭先生示阅，据吾平时观察，先生对本稿定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吾东京之行亦可借此获得光明之良机。进而，如能依赖仁兄，请对小妹予以关照。她系吾家牺牲之羔羊。正如仁兄所知，她现正在小樽饱尝辛酸。如默默置之一二载，必将身心尽遭摧残。吾实不忍坐视，如东京幸有良家为其提供机会，她不但可以侥幸获得身心再生，而且可以得到发挥其天生才能之良机。我之所求即望她前去东京拜求圆山先生，服劳之余求取一般现代知识。若能如愿，不胜荣幸。”

阿园阅读这段文字过程中，就不止一次地想象过自己家里的情况。其实并不是想象，而是一些东西在眼前真实地时隐时现，其中包括孕育自己成长的东京郊外的田园景色，以及父亲、母亲

和哥哥的面影。正因为如此，阿园没有安稳地读完星野的来信，他把信放到桌子上，然后便看着上面那一片成熟的字，渐渐陷入了对自己家事的沉思。

父亲那似有若无的眉毛上方，带上一条深深的横向皱纹，他把那留着寸头上面长着黑白各半的斑秃头发的大脑袋微微伸向前方，目光敏锐，神色傲慢地扫视着别人（这副表情是阿园今年暑假快要结束时看到的），当时父亲和哥哥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龟裂。他比平时还不高兴。也许是病情的关系，哥哥特别忧郁。他年纪轻轻的却气喘嘘嘘，象患了肺气肿一样，动不动就不同任何人开口，有时一两天顽固地缄口不语。母亲爱憎极为分明，对阿园溺爱非常，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相反，她对哥哥却事事不满百般挑剔。她夹在两人之间，把两者的关系搞得一塌胡涂。当时，父亲以一种似乎焦躁情绪已经传到了手指尖上的样子，用烟管猛烈得令人吃惊地敲着烟灰筒，同时从就在自己身后的客厅保险柜里取出2张10元的票子，然后象是施舍乞丐一样将钱扔到阿园面前，表情极为不快。阿园在拿起那两张票子之前经历了一番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复杂思想斗争。父亲不仅严密监视着阿园默默点头并伸手去拿票子的一举一动，而且没有放过对阿园情绪的任何变化的注意，从他的表情来看似乎阿园如有些许冒犯父亲威严的行动，他就不会漠然置之……他虽然是自己的生身之父，但阿园对他眉毛上方的那条深深的皱纹是深恶痛绝的。不知为什么，每当照镜子的时候，阿园都要神经质地看看自己脸上是否出现了类似的东西。也许跟年龄有关。阿园脸上还没有。但是，哥哥脸上显然出现了类似的皱纹，父亲的这种表情……它色彩异常浓重地一直不离阿园眼前。他怎么也想象不出父亲的死相。首先，父亲病故一事奇怪得叫人不敢相信。阿园虽然对葬礼和祭辰之类仪式早已司空见惯，但自家死人还是他有生

以来第一次，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上述不敢相信的感觉越发强烈。母亲还是平时那种表情，哥哥的表情还是今年夏天分别时那个样子。从大门口开始有段缓缓的坡路，前面有一座上面铺着大瓦业已开始东倒西歪的山门。寺门的左侧是有名的“香樱”上面挂着变得微黄的叶片，高高地耸立在那里。阿园迎着朝阳回顾“香樱”时，发现它那粗糙发黑的树干上斜着贴有一张参拜纪念的纸条，上面爬着一条毛毛虫，就连这种事情都仿佛按夏天的样子浮现到了阿园的眼前。

而且，在这些变化实在太少的心中印象出现之后，阿园又预感到将要发生某种讨厌的动摇。说老实话，阿园本想不回东京，只在札幌安稳地吊唁父亲之死，而且也准备考虑一下一家的善后之事，但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违背“速归”的电文。

阿园从星野的来信下面抽出父亲的来信。他本想把信拆开，但不知为什么又没有拆。他总觉得从中会飞出一个什么事件，从而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阿园心中引起一场难以简单收拾的混乱。

阿园又眼睛盯着父亲的来信，右手手指敲着桌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之中。

“总之，今天夜里马上回去吧。”

突然，他的心中产生了这样一种肯定的想法。这是一个简单的决心，简单得人们不禁要问作出这个决心有什么理由要考虑这么长时间。

然而，在下定这个决心的同时，阿园的心脏马上激烈跳动起来，心慌意乱得脸都发烧了。他感到非常恼火，但还是马上站起身开始收拾房间。但是，房间里并没有特别需要收拾的东西。在帆布旅行提包里放上两件换洗衣服、四本书、一个日记本，外加一些手绢之类就可以了。然后所要干的便只是应当上锁的地方加

上锁，再求人见或柿江把书箱上面同自己的书分别放着的借用书籍还回去。尽管心中怀有一种忐忑不安的不快情绪，但他还是举止较为镇定地完成了上述准备工作。而且，把桌子上放着的三封信精心收藏到西服口袋里。除了油灯、墨水瓶和砚台盆之外，桌子上什么也没有了。于是，阿园重又想想没有什么遗忘。还没写请假条。他又打开桌子上的锁，拿出信纸写好。而且，随便给星野写了一张明信片。

“仁兄来信，今天傍晚收悉。同时，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今夜启程返京。待以后详细复信。”

但是，写完以后，阿园又感到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应当写上。这便是关于阿缝的事。不过，那种事是不便写在明信片上的。阿园心想干脆等以后写封全面的回信算了，于是他便把写给星野的明信片撕碎抛进了纸篓。

隔壁房间里，人见等人正欢声笑语，高谈阔论着。与此相反，阿园那早就检查过了的自己的房间却万籁无声，每个角落都整理得不能再整理了。看到这一点，阿园顿时切实地意识到了父亲已死的事实。他无形之中感到心胸烦闷得很。然而，这种烦闷很快就过去了。

他敲开隔壁房间的门，把突然回京的事说了，在场的三个人一同站起身来把他送出门外，他们震惊得简直都有些要发狂了。老太太也慌忙穿上木屐送出门来，嘴里还劝说道：饭已经好了，吃了再走吧。而且，用衣袖掩着脸，一直目送他很远。

阿园手拎一只提包，沿着早已踏得十分坚硬的雪路朝东走去。他想曲肘自头上向下方使劲挥舞手臂的冲动，使得提包无谓地前后悠荡起来。他轻而易举地就作出了今晚要把一切全都同阿缝和阿缝母亲说明的决定。这个决心是他决定返回东京时没加特别考虑便自然形成的。本来，阿园是不知道阿缝对他是怎么认为的。

也不曾考虑过她母亲是怎么想的。这十几天以来，阿园只是清楚地发现自己喜欢阿缝。他也曾几次迫使自己尽量冷静地反省和毫不留情地解剖过自己的心思。但是，他没有发现其中带有什么轻浮的成份。渡濑酩酊大醉叫着让阿园去"爱阿缝"时，阿园根本没有一点心思去理睬这个问题，可是过了四五天以后，不知是借个什么机会，阿园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要求，希望彻底清理一下自己对阿缝所抱的心思。为此，他虽然有三四天白天学习不下去晚上睡不好觉，但是并没有产生过任何焦躁和苦恼。他只是以一种被人拉到一个神圣的存在面前的心情，毫无隐瞒地、专心致志地进行了一番思考。而且，最后他清楚地发现自己对阿缝怀着无限深切的爱慕和情意。这对阿园来说是极为自然美好的。这一发现把阿园的心带进了一个过去不曾体验过的温暖而快活的境界。当时，阿园曾经突然联想起星野来了。但是这对阿园来说，早已构不成任何阴影了。他以整个良心无限深切、无限温情地爱着阿缝，已经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这种令人陶醉的满足了。甚至阿缝不爱阿园的怀疑也是多余的。阿园的内心是平静而充实的，即使阿缝真的不爱阿园，阿园恐怕也会镇定自若的。

剩下的问题只是寻找一定的时机和方式以便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传达给三隅母子。不过看来这对阿园来说也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尽管看到父亲病故的电报时，阿园根本没有考虑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那个问题的事，但是当他写好请假条之后，便考虑到保证人枪田先生是三隅婶婶的朋友，可以在通知他时拐到三隅家去求其认可。并决心顺便把自己的心思也讲个明白。

阿园在路上走着走着，感到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徐徐然而确切地充满了自己的全身。他眼下即将开始一项过去不曾有过的重大事业，一项不管它本身成功与否都丝毫无损于事业本身价值的重大事业。而且，阿园的心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尽管他不知道自己

是否果真具有进行这项事业的足够力量，但是他毕竟对各个方面进行了过细的思考，而且感到没有一点亏心之处。一种勇气使他五脏六腑为之波澜起伏。映入阿园眼帘的大路雪景同他内心一样广大而高洁。夜幕即将降临，路雪的平面带上了一层淡紫色，阿园满怀亲密感叹之情远眺着这一切。

同刚才一样，三隅婶婶和阿缝都在家里，她们正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晚饭。她们二人对刚刚归去的阿园突然再度来访固然感到吃惊，但还是欢天喜地地争先恐后跑到门口来了。对于每天所干的事都千篇一律的，寂寞地相依为命的母女二人来说，这种小小的突然恐怕也是能够使她们感到如此兴奋的。至少这一家并不把阿园视为多余的人。能够知道这一点对阿园来讲也是无限快慰的事。

阿缝慌忙摘下和服袖带和围裙，到客厅拧亮了油灯灯芯。那盏吊灯下面，那张他司空见惯的小桌上，郑重的备好了精巧的餐具。看看婶婶，看看阿缝，再看看那张可爱的小桌上的摆设，阿园的心不由得突然激烈沸腾了起来。

“你拿这个提包……”

伯母疑惑不解地问。

“我马上要讲给你们听。”

阿园看着伯母那怀疑的脸膛作了暧昧的回答，同时来到给人一种美丽的椭圆形感觉的客厅，按捺着心跳在老地方——可以背靠房柱的地方——坐了下来。

“怎么啦？……也许是光线的关系，……你的脸色不好啊！……”

当伯母在火盆旁边坐定、阿缝在远离阿园的茶柜前面落座时，阿园面前的小桌已经收拾了。阿园本来就一直以为自己脸色会象充血一样难看的，让伯母这么一说他简直感到连手指尖儿都并非仅为寒冷而发木了。一种轻微的不安笼罩了他的心头：我

能如实地把自己的心情传达给对方吗？尽管这种不安是极其轻微的，但事到如今他还是感到痛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得不说话越来越谨慎了。那种一下子把话全都向她们二人述说清楚时必然会体会到的心情舒畅之感同害怕自己的话引起对方曲解的不安之情，令人难忍地交织在阿园的心中。

阿缝和往常一样文静温柔地为他斟了茶。伯母似乎是想先避开重大问题，在他喝茶过程中光是同他拉家常，问他路上冷不冷。阿园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伯母对自己的心思是很理解的。他知道这正是长期的生活经验和身为母亲的力量的完美体现，因而他对那些普普通通的话根本不感不快。

阿园轻轻喝了一口阿缝为他倒的茶。那茶有些太热了。他用冰冷的双手紧紧握握那个散发着茶水余热的茶杯。那上面也有一种令人快慰的感触，它温存地传遍了自己的每根神经末梢。他猛然抬头一看，正好同阿缝的视线相遇。那是一双黑眼珠很大的眼睛，里面没有任何惶恐、温和纯洁，而且充满了一种足以诱使阿园的心为之自然感动的寂寞——不是寂寞。不能称之为寂寞。那是一种类似寂寞的更为深刻的东西，没有合适的语言去表达——之感。在那谨慎谦恭的脸上，似乎只有这双眼睛朦胧地带着笑意，想要更加深刻地凝视眼前日益展开的世界。阿缝有这样一双眼睛。而且，它温柔而直接地向阿园传送着清澈袭人然而情深无限的光芒。阿园不由得目不转睛地看看那双眼睛。就在这一瞬间，阿园打定了主意。他离开房柱起身端庄而坐。而且，毫不胆怯地把脸转向伯母方面。刚开口的时候，他曾想先说说父亲的事，但他马上觉悟到那样做是不对的。

“我也以为现在说出这种事来可能还为时过早，不过情况似乎不允许我再犹豫不决了……”

阿园说着意识到自己两手还握着茶杯。而且，他盼望有人再往

这只茶杯里倒一杯茶。但是，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我认为自己已经考虑到了不能再考虑的程度。如果有失礼仪的话，请原谅我。假如我能和阿缝相约成婚，那我将感到万分高兴……我希望如此。”

阿园也想向阿缝提出同样的问题。但是，当他觉察到在一旁听了上述讲话的阿缝的苦衷以后，又怎么也不敢抬头看她了。尽管如此，阿园还是深刻痛切地感受到了阿缝出于少女特有的羞怯把头低得不能再低的情况。

伯母听了阿园断断续续的话语，似乎不禁心中一惊，嘴角微微一松，眼里闪出了锐利的光芒。但是，还没等“过了一会”，她便不停地看着阿园默不作声地深深点了点头。而且，她那疲惫的面颊带上了一层轻微的血色。她的表情督促着阿园，似乎在说：我现在想回答你也回答不了，你再说几句罢！阿园也想再说几句。然而，眼下已经没有任何应该再说的了。他甚至觉得如果再说就是罪过了。

阿园和伯母都默默地脱离对方的目光低下了头。火炉里的劈柴在缓缓燃烧着。只有劈柴燃烧的声音在狭小的房间里轻轻飘荡。

这时。阿缝一声不响地站起身来，然后打开槅扇悄然退到隔壁房间去了。伯母似乎想借机向阿缝说些什么，但是后来她也许改变了主意，只是以放心不下的目光送着阿缝的背影，一句话也没有说。

槅扇轻轻地关上了。

阿园想起还有一件事要说。因此，他重又抬起头来看看伯母。伯母竭力避开阿园，焦躁不安地戳着火盆里的炭火。但是，阿园清楚地知道其实那并不是焦躁不安，而是有些心神不定。他望着伯母那严肃的侧脸开口说道：

“这件事，我一开始是不知道只对你说好，还是光对阿缝说

好的……但是，最后我认为还是在你们俩人面前说为好。……本来请枪田先生帮一下忙也许更好……不过，请他帮忙，万一我的心情不能如实表达……我觉得那是一种痛苦，所以……请相信我吧！无论你们给我什么回答……我都是有思想准备的……”

这么一说起来，阿园现在又觉得该说的事似乎多得很，一件接一件。他感到事情多得简直永无尽头。阿园对自己感到惊讶，又缄默不语了。而且，意识到手里还拿着茶杯，随后才把茶杯放回茶托。

伯母似乎稍微思索了一会儿，突然她重新坐好，把脸直接转向了阿园：

“阿园，你说的我全都明白了。你说这些，我作为阿缝的母亲，感到非常难得。不过，我女儿不才，好象根本没有考虑这类事情，……本来应当慢慢地再详细问她一下，但是……而且，这也是一件应当认真考虑的事情，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知道这件事就是了。……你可不要理解错啦！……你这样毫不掩饰地提出问题，我是高兴的，真的。……不管最后什么结果，阿缝对你的心意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伯母的语气出人意外地阴沉颤抖。阿园本来就没有指望今天晚上的告白会立即得到结果。他心里简直想说我当然不是想立刻听到回答的，但是嘴上没有说出来。

隔壁房间里，阿缝正在低声哭泣。……阿园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内部就象结冰一样僵硬。极度的紧张，使他全身充满了一种肩部酸痛时的感觉。想到自己这么几句话就惹得阿缝哭哭啼啼，阿园对自己今晚的失策甚至产生了后悔的心理。但是，阿园又觉得自己的所做所为并不是失策。如果真正喜欢阿缝，就必须绝对尊重阿缝的意志自由。如果把某种义务强加给阿缝并让她陷入痛苦之中，他是于心不忍的。他的这种心情

是压倒一切的。

“我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似乎有些太粗鲁了……如果真是这样，请原谅。我对任何结果都不感到可怕，请绝对自主地对待刚才这件事。……今天夜里，我突然要赶回东京去。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不幸。关于这件事，等以后再写信告诉你们。……好，时间不多了，我告辞了。……英语学习的事又不得不暂停了……”

阿园本想使用尽量冷静的言词来说这番话，但现在就连他自己都感到窝囊，说话声音有些颤抖。如果事情不成，以后就再也不能到这里来了。他突然想到这里，心中感到无限悲伤。

阿园把请假条委托给伯母，简单说明所谓不幸是指父亲突然故去的事，然后起身要走。他以一种再也看不到了的心情对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客厅快速扫视了一番。时钟下面的挂历上并排写的伯母和阿缝的笔迹——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说明要教阿缝英语时发现的——也使他非常留恋。他发现，自己所干的事对他反倒是一个预想不到的致命打击。

“阿缝，阿园要走了，来送送他。他准备回东京去的。”

伯母立起身来把阿园送到门口，同时这样向里间喊道。但是，没有迹象说明阿缝会出来。阿园认为这倒是阿缝的为人。心里虽然这样想，但是他毕竟无法解脱浓重地沉积在内心深处的一种无以名状的空虚不足之感。

阿园穿完拖鞋，穿上大衣，又一次跟伯母简单道了别，等他打开格子门时，发觉阿缝自里间走出，他情不自禁回过头去。果然阿缝碎步跑到母亲身后，紧贴母亲后边坐下之后便把头低了下去。阿园默默摘下了帽子。这时，他见伯母眼里含满了泪水。

阿园关上格子门以后，又恋恋不舍地看了阿缝一眼。阿缝则把原来扶在铺席上的两手并在一起照直向前一伸，将头低得连颈部的发际都看得一清二楚，整个肩膀也显得比平时窄了许多。那

样子简直是在向长者表示深切的歉意。话说回来，那样子还象是在极力忍受致命的痛苦。阿园心急如焚，他怎么也弄不清楚阿缝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园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总有热泪盈眶之感。而且，为了驱除这种感觉，他不止一次闭上眼睛，把头仰向阴得象要下雪的夜空。

意想不到的惨重痛苦和迷惑不解一齐向他袭来，甚至加速了他那年轻的心的老化过程。他对自己的失误简直目瞪口呆了。看到市区随处可见的老榆树，他每每都用它们激励自己的心。……对一个决心献身科学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失策。自古以来，在世人眼里，学者的生活显然都是悲哀暗淡的。对于这一点，自己开始时不是曾经引为自豪而早有准备吗？那些大榆树显然无人理睬，但每到春天便都默默地枝叶繁茂起来，它们流过一次有失身份的眼泪吗？你还没有摆脱文人的感伤主义影响。你应当具备科学工作者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应当具备在真理面前牺牲任何东西都能保持乐观的热情！要把这种热情稳妥地埋藏在任何人都看不见的内心深处！这并不是说你要停止追求阿缝。很难说你的爱是错误的。既然在她面前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情，你的心就应当是豁达舒畅的。但是，你现在不是正相反吗？你多么喜欢愚蠢的痛苦。……你的所谓科学现在跑到哪里去啦？阿园不顾一切地朝车站走去，边走边这样自我鞭策着。

他时而感到恍然大悟，认为应当如此，时而眼前伸手可及之处又闪现出阿缝同自己在门口告别时那种可怜的形象。最后，阿园甚至自我可怜起来了。而且，他处在刚刚得知父亲去世消息的悲痛时刻——阿园简直是气喘吁吁地走在妖魔鬼怪的巢穴当中。

车站上只有白官舍的三个书生前来送行。柿江没有露面，听说他夜校有课。老太太也没有来。人见说：“到东京去可以看到

有趣的议会活动呀！应当看看伊藤率领政友会是怎么操纵元老派的。”这句话对阿园实在是没有缘分，不过它反而久久回荡在阿园耳边。

三等车厢的中央放着一个溜圆的铸铁火炉，炉子烧得通红，四周横七竖八地睡着许多远道旅客。8点钟从札幌始发的列车，在看上去雪都呈现黑色的黑暗当中向前飞奔而去。阿园在离火炉相当远的地方找个座位，立起大衣领子，默默地坐着。脚在车厢地板上每一挪动，都可以听到先来的旅客吃剩下来的花生皮发出令人不快的声响。车内的空气本来就污浊难闻，油灯则随车厢晃动，灯光时明时暗。

（张云多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一个女人的面影
作者＝（日）有岛武郎著　张正立　赵德远　张云多译
页数＝４０１
ＳＳ号＝１１８０４０１９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